武俠世界

老少江湖（新派脫俗俠情故事）　司空羽・著

幾個十六、七歲的孩子在處處陷阱的江湖上流浪，全憑過人的機智和花梢，有些人行爲雖荒腔走板，卻能有所不爲。再加上一位遊戲風塵的老異人，併成了一個曲折驚險而又令人發噱的故事……



第28年

27

$5.00

編者話 今期刊出的﹂老少江湖﹁，是一部超級巨型新派脫俗俠情故事，既有令人發噱惹笑的情節，也有曲折驚險打鬥的場面，內容敘述幾個十六、七歲的小伙子，他們不知天高地厚在到處陷阱的江湖上流浪，雖然憑着過人的機智和花梢，但難免做出一些荒腔走板的趣事來，也連串地遇到驚險重重的困境，可幸吉人天相，化險為夷。後來竟遇上一位遊戲風塵的老異人，於是……欲知整個故事的精采發展，請參閱今期本刊第3頁。

☆ ☆ ☆

下期王寶寶的風趣惹笑、清涼有勁的﹂小草包﹁開始連載，本文作者是個東南亞傑出的新秀，他力求自己的作品要創新，一變再變，變前人所未創，變後人所不敢，至於變得如何？下期請拭目一看。

☆ ☆ ☆

蕭原由於﹂多管閒事﹁，下期在民初追捕故事﹂衝天炮﹁遇上了一個危險的勁敵，幾次險些被這個悍匪特製的炸彈炸死，但他福大命大，安然無恙，後來還惹上一段令他不知所措的兒女私情，欲知整個故事的結局，請閱下期本文便知分曉。

督印人：羅威
主編：羅斌
執行編輯：鄺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半年港幣$142.00
一年港幣$283.00
澳門·台灣：半年港幣$168.00
一年港幣$335.00
外埠連郵：半年港幣$228.00
一年港幣$455.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 $1800半年26期NT. $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環球出版社廣告部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式樓
電話：H四六六七九九

武俠世界

第28年
第27期
（總號1419）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冊港幣五元·
H.K.$5.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總督夫人的情書

新派脫俗俠情故事／司空羽·文　可飛·圖

老少江湖

每到傍晚，這家賭場的生意就興旺起來，也許是由于這家「大發賭場」有很硬的靠山，周圍三十里內獨此一家，別無分號。

到這兒來的有腰纏萬貫的大財主，也有淺嚐即止的過路商客。

當然，任何賭場中都會有精得出油，滑不溜手的光棍。

他們以此爲生，贏了不貪，輸了不餒，夠三兩天的開銷，他們就會拍拍屁股走人。

光棍（也可以說是賭棍），並不一定都是賭王，他們最難能可貴的是，能在任何情況之下都能不戀棧，說走就走。

有所謂：「不怕輸得苦，就怕斷了賭。」這是指賭棍，也是指那些爲賭而賭，而不是爲錢而賭的人。

阿輝穿戴了一身的皮貨，由于長得也不賴，看起來很像某某綢緞莊或某號的小開。

事實上，他只是一個吃了早飯不知道有沒有中飯可吃的小混混。

由于三天前在七十里外一家賭場上贏了幾十兩銀子，就到故衣攤子上把他自己裱糊起來。

人要衣裝，佛要金裝，一點也不錯。

不信看看，阿輝提着水貂皮袍下擺，走上大發賭場的第二道門石階時，賭場總管「黑手」張旗躬着腰道：「這位小爺裏面請。」

先敬衣冠後敬人，一點也不錯。他的荷包中有沒有銀子，那只有阿輝自己知道了。

他的本名叫歐陽輝，可是友輩叫慣了，阿輝比歐陽輝响亮多了。

「東廂是牌九，西廂是紅黑寶，後屋是麻將，骰子在西跨院哪……」張旗哈着腰報告。

阿輝進入東廂，他對牌九有點偏愛。

這兒有六七桌，男女老幼都有。

有所謂：人在法場，錢在賭場，是不值錢的。

有客人來到，自有抱枱腳的伙計接待，道：「這位小爺，請這邊來……」

這一桌本有四人在賭。這伙計對其中的「出門」耳邊說了幾句話，這人立刻讓出，叫阿輝坐下。

這幾個賭客以「天門」的年紀較大，約五十左右，模樣像個生意人，他的身後還站着一個十六七歲的姑娘。

這姑娘衣着很樸素，卻掩不住她的美好。

她顧盼自若，在這場合中一點也不怯場。

阿輝看準了押上唯一的五兩銀子，一下子變成十兩，手風順，連下五七次，都有收穫。

他的面前已有二三百兩了。莊家連連賠錢，就把莊讓他來作。

阿輝也毫不客氣就坐了莊，但是，才兩三把就把銀子輸光了，在賭桌上是很現實的，不能光是數指頭。

正在賭友們一齊望着他時，忽見一位闊貴公子由一個長隨陪侍走了進來，看氣度就不是平常人。

幹賭場的人眼皮子雜，對地方上的大人物必熟。

總管張旗急忙上前大禮參見，道：「貝勒爺，您眞是稀客……快請……」

他一邊肅客，一邊吩咐迎面的人準備茗茶點心。

這位滿淸的貝勒爺只微微點頭，來到阿輝這桌旁，負手觀看，此刻，也正是阿輝輸光難堪的光景。

「表哥……玩玩吧……」

阿輝對貝勒爺叫表哥，自然是語驚四座。

這貝勒爺的身份一點不假，這小子大聲叫他爲表哥，看來也必是皇親國戚了。

貝勒微微地愣了一下，說道：「表弟你……」

阿輝道：「表哥要不要玩玩？」

那長隨道：「貝勒爺只是來走走，無意在此留連……」

阿輝大聲嚷道：「下注，下注！越大越好，各位應該信任在下了吧！下……下呀……」

賭客們見他枱面上已無賭資，都遲遲不下注。

阿輝笑笑道：「怎麼？怕我輸不起賴債嗎？」

這麼一說，有兩人就下了注，但卻很少。

最多的人也只有五七兩銀子。

阿輝大聲道：「早知是這樣雞毛蒜皮的賭法，我才沒興趣！這樣吧，我就賭表哥的玉珮。」

原來，貝勒爺腰上綴了一塊很大的玉珮。

貝勒佩戴之物，自然不會是假的，也必貴重。

如果能自貝勒爺身上親自贏過來，這東西就更珍貴，也就更值錢了，於是紛紛下注。

最大的注是「天門」，推出了一千兩銀票。

「好極了……好極了……離手……」

立刻打出骰子，分了牌。「叭」地一聲把兩張牌翻砸在桌面上，竟是個「天九王」，自然通吃。

「天門」這位富商輸得很慘，走吧！不甘，不走吧！賭資又完。這工夫阿輝又在叫着「下注。」

這位商人道：「如果在下把這位小姑娘押上，作價多少？」

這話一出，全場大嘩，這世上還眞有押活人的。

儘管有些人對這一手很不諒解，但那少女似乎不大在乎。

阿輝問道：「請問這位姑娘是你什麼人？」

這商人道：「是在下花了一百三十兩銀子買下來的。可以說她是我的丫頭。當然作老婆也成。」

阿輝道：「好吧！就作價三百兩。」

他是一百多兩買來的，一下子就賺了百多兩。

這生意當然作得，那人道：「一言爲定。」

・這麼一來，「出門」及「末門」都變成陪襯的了。主要是莊家和這商人賭這個小姑娘。

賭人的消息傳開，其他賭局的人多來觀看。

這賭場開張以來，這還是第一次爲賭而押人。

結果莊家是七點，「天門」正好是六點。其餘兩家一個七點一個九點，但他們下的注都很少。

這工夫貝勒爺和那長隨已經走了。

阿輝手中的現銀有七、八百兩，還有個女人，自不願再賭。

輸的人要求賭他已毫無興趣，離坐就要帶人離去。這麼一來，就難免有人懷疑他的身份了。

「末門」的賭客道：「這位兄弟既是貝勒爺的表弟，能不能賜告大名？」

「當然，當然，我叫歐陽輝……」

等到有人認爲沒有姓歐陽的皇親國戚時，阿輝已帶走那小姑娘紅棗出了賭場不知去向。

其實此刻阿輝和紅棗在一家酒樓上的雅座中。

阿輝就是這樣，有了錢他很會花，沒有也能忍。

桌已上了四個菜，紅棗道：「這麼太浪費了。」

阿輝說道：「爲了妳浪費一點也無所謂。」

紅棗問道：「阿輝哥，你是作哪一行的？」

阿輝道：「我本來是個銀匠（打造首飾的），後來又學過鐵工，所以鑄造較粗劣的刀劍我也內行。」

紅棗道：「人家說：家有萬貫，不如一技在身。」

「嗨……嗨……是的。」阿輝道：「紅棗，不要客氣，以後妳就是我的人了，用不着客氣。」

紅棗道：「是的，阿輝哥……」

阿輝道：「紅棗，妳眞是他花錢買來的？」

「是啊！我娘去世，無錢料理後事，他就花了一百三十兩買了我，他本來要在我十七歲就和我成親的。」

阿輝道：「妳才十六歲？」

「是的，阿輝哥。」紅棗道：「你不會把我賣掉吧？」

阿輝搖搖頭道：「不會的。不過妳跟着我恐怕會受罪的，我這人成年累月地，東漂西蕩。」

紅棗道：「阿輝哥，我不怕吃苦，只要不被賣來賣去就成。」

阿輝道：「如果三餐不繼，妳不抱怨嗎？」

紅棗道：「不會的，一兩天不吃飯算不了什麼。」

阿輝心想：妳眞會吹牛……

紅棗道：「阿輝哥，你既是貝勒爺的表弟，又怎麼會三餐不繼呢？你這麼太客氣了。」

阿輝道：「妳不知道，我這人就是這樣隨便慣了的。」

飯後離開此鎭，那商人在後面暗暗窺伺。

大約快到三更，二人在七八里外小鎭上投宿。

紅棗道：「阿輝哥，你怎麼只要了一個房間？」

阿輝道：「爲了節省，一個房間也夠了！」

紅棗道：「阿輝哥，這樣人家會不會說閒話？」

「誰說閒話？」

「難道你就沒有親戚朋友？」

阿輝道：「紅棗，妳既然歸我所有，就該由我支配，對不對。妳在乎同屋而眠嗎？」

紅棗道：「當然，只是不希望別人批評你。」

阿輝說道：「別人批評我干妳什麼事呢？」

紅棗道：「阿輝哥，既然我是你的人了。自然不希望別人說你的壞話，那你自己也必檢點一些才行。」

阿輝道：「我當然會檢點的。」

這房間中只有一張大床，而且棉被也只有一條，兩人上了床合蓋一條棉被，紅棗蜷着身子。

她似乎很害怕。

那知阿輝不一會就傳來鼾聲，紅棗苦笑一下，有點失望，但至少她以爲阿輝哥不是胡來的人。

那知她剛剛睡着，忽然被他抱住而驚醒。

她掙扎着，道：「阿輝哥，你怎麼可以這樣？」

阿輝道：「怎麼不可以。」

紅棗道：「阿輝哥，我雖是你的人，可是還沒有成親呀！」

阿輝世故地笑笑：「未成親可以抱抱

，成了親以後就不能抱了！」

紅棗道：「爲什麼成了親反而不能抱了呢？」

阿輝道：「如果成了親我只是可以抱抱妳而不作其他的事，妳會不會抱怨我佔着茅坑不拉屎？」

紅棗想了一下，道：「其他的事是什麼事？」

阿輝道：「連這個妳都不知道？」

紅棗道：「不知道這些事是不是很丟人？」

阿輝道：「當然，只不過我是不會笑妳的。」

紅棗忙問道：「到底是什麼事？阿輝哥？」

阿輝道：「就是作了這個就能生孩子的事。」

紅棗喜形於色，說道：「你眞的有把握？」

阿輝道：「什麼有把握？」

紅棗道：「就是使我生孩子呀！」

阿輝道：「怎麼？妳似乎對生孩子挺有興趣！」

紅棗道：「這倒不是，我們家自家祖父起，一直是一脈單傳，人丁單薄，到了我這代，只有我這個女兒，連個男孩都沒有生……」

阿輝說道：「原來如此，這麼還不容易！」

紅棗道：「阿輝哥，你眞能要男有男，要女有女嗎？」

阿輝道：「我想大概是可以的……」

紅棗不出聲了，是默許了想要孩子還是不信他有這本領？但不久，阿輝又傳出了鼾聲。

紅棗輕哼了一聲，又把內衣中的刀子藏好。

拂曉時光，阿輝悄悄下床，穿好衣衫，自後院越牆而出，到林中去練武功，他從不荒廢武功。

他似未想到，正有一雙眼睛在暗中偷看。

他快練完時，那人已悄悄離開，阿輝似乎不知道。

返回客棧，天剛亮，紅棗還在睡。

這是一個乍看不怎麼好看，卻是越看越好看的女人。

他仔細打量她，忽然又警覺地走開。因爲他忽然有一種接近她或犯侵她的意圖，他很吃驚。

他雖然已有十七歲，卻是從無此種念頭。

早餐後他們又上了路，她道：「阿輝哥，你爲什麼要在外流浪，你難道沒有家？看來卻不像。」

聽口氣她顯然不信他是貝勒爺的表弟了。

阿輝道：「父母都去世了，親戚朋友都不可靠，所以只有出來謀生，這樣不也很好？」他當然不是貝勒爺的表親，只是他知道貝勒爺有健忘症而已。

紅棗說道：「只怕隨波逐流會染上惡習。」

阿輝道：「那倒不會，我有把握。」

傍晚又落了店，阿輝道：「紅棗，我要到澡堂子去洗個澡，大約要一個時辰回來，要是妳餓了就先吃。」

紅棗道：「不，阿輝哥，我等你回來一起吃。」

阿輝道：「好吧！我走了……」

阿輝一走，紅棗就自後面越牆而出，居然還會武功。來到這小鎭後街另一家客棧中，一個中年人在等她。

這中年人正是在賭場中把紅棗輸掉的人——商晨。

紅棗道：「師叔，他去澡堂子洗澡，我是溜出來的。」

商晨說道：「很好！可有看到他練武了？」

「看到一點，我這就研練……」紅棗練阿輝的武功，雖然只看了一會，居然仍能緩慢地演練出來。

練畢，商晨說道：「紅棗，這仍是皮毛。」

紅棗道：「可是別人的武功，不可能看一次就全部記下來，師叔說過，只要看到都要報告。」

商晨道：「對，我是說過。」

紅棗道：「師叔說過，要把他的武功混入我們的武功之中。不然的話，日漸累積也許會忘了。」

商晨道：「當然，我是說過，妳看看……」商晨邊練邊說，一遍不懂還會再練一次。

紅棗練了兩次，道：「師叔，我已經懂了。」

商晨道：「紅棗，歐陽輝會不會懷疑妳？」

紅棗想了一下搖搖頭，道：「現在還沒有。」

商晨道：「妳要小心！這小子可精得很。」

紅棗道：「師叔，我知道。我要回去了！」

商晨道：「快點回去，免得他疑心妳。記住，我隨時都在妳的附近，但沒有把握不要來找我。」

紅棗回來的時候，阿輝果然還沒有回來。

阿輝回來時，紅棗正在爲他洗內衣，阿輝道：「紅棗，這太不敢當了！」

「阿輝哥，什麼事不敢當？」

「以後不要爲我洗內衣。」

紅棗道：「阿輝哥，我爲你洗內衣是應該的，莫非阿輝哥不要我了？是不是我作錯了什麼事？」

阿輝道：「妳沒有作錯事，只是不忍叫妳作這等粗活而已。紅棗，妳的命和我一樣的苦。」

紅棗淡然道：「有阿輝哥疼我，再苦也不怕了！」

阿輝說道：「走吧，我們到前面去吃飯……」

紅棗道：「等我把這衣衫晾起來再去

嘛！」

晚上，阿輝在後院練功，紅棗又在偷看。

然後她再抽空去報告商晨。

而每次她把偷看阿輝的招式報告商晨之後，他必定把這些招式融入自己的武功招式之中。

這樣一路行來，紅棗已偷看了阿輝不少的精粹之學，自然都報告了商晨。

這已經是一個多月之後了，阿輝和紅棗由河北來到了河南開封。一落店，阿輝又去了澡堂子。

而紅棗自然又偷偷去見商晨，說出了一路上偷學到的招式，而商晨立刻就演練融入自己的武功中。

商晨道：「紅棗，似乎他的武功已經都練完了。」

紅棗道：「是的師叔，近二、三天的大多重複。」

商晨道：「經常重複，一定是全部練完了。」

紅棗道：「師叔，如再重複，我還要不要再來？」

商晨道：「如果確實沒有新招了，就不必再來。」

紅棗道：「然後呢？」

商晨語氣一冷道：「我過去對你說過不必重複。」

聲音像兵刃交擊聲，令人不寒而慄。

紅棗走後不久，商晨立刻又開始演練，而且是自頭到尾把阿輝的武功全部融入的都練過了。就在這時有人出現了，這個人蒙了臉。

商晨道：「閣下來了多久？」

蒙面人聳聳肩不出聲。

商晨說道：「閣下要幹什麼，不妨明言！」

蒙面人以手作勢，似乎是要他項上的人頭。

商晨在武林中不是泛泛之輩，他的名字是假的，眞名字叫霍長春，乍聞蒙面人之言不由盛怒，道：「就憑你？」

蒙面人笑笑，表示他可以辦得到。

霍長春眞想放聲大笑，因爲他隱隱可以看出，這蒙面人的年紀不大。他怎會不笑，道：「你眞是找死！」

蒙面人又攤攤手，似乎視死如歸。

霍長春說道：「你可知道我是誰嗎？哼！我就是西北道上的『沙漠神龍』霍長春……」

蒙面人聳肩笑笑，表示也不過如此。

霍長春可沒受過這等輕視，沉喝一聲出了手，這位西北道上的黑道大豪，當然不是浪得虛名的。

他的膂力驚人。

他的招式威猛而富有機變，不愧爲成名人物。

十招之前，他只攻未守，似乎這蒙面人只守不攻。

霍長春冷笑道：「就憑你這兩手，也敢來找我！」

這句話剛說完，蒙面人的招式陡變。

霍長春在毫無心理準備下，招式立刻凌亂了。

他絕對不信如此年輕的人會有此犀利的攻勢。

更可怕的是，蒙面人的招式中有他的武功路子。

這一驚，使他這麼老練的人物也慌了手腳。

他的招式一滯，蒙面人也立刻乘虛而入。

似乎這人的反應也是一流的，絕不糟塌任何一點點的機會。

「啪」地一聲，蒙面人的右胸中了一掌。

這一掌足有七八成力道，至少折了兩根肋骨。

他退了兩大步，一字字地道：「原來是你……」

蒙面人低笑道：「『沙漠神龍』也不過如此！」

霍長春抹去口角的血漬道：「我會連本帶利找回來的。小子，你眞夠狠，霍某雖恨你卻也服了你。」

蒙面人道：「一年以內，你別妄動眞氣，不然的話，你的老命會不保，可別說我沒有向你打招呼。」

霍長春道：「原來你是那老鬼的徒弟，罷了，罷了！」

霍長春正要走，蒙面人道：「姓霍的，你想走？」

霍長春說道：「怎麼了？你想趕盡殺絕？」

蒙面人道：「是你想賺我對不對？」

霍長春道：「哦？你小子就那麼有把握？」

蒙面人道：「試試看如何？」蒙面人攻上，霍長春突然揚手飛出一物，帶着勁風疾射而至。

蒙面人不能不閃不退，人急造反，狗急跳牆。

但霍長春倒射而出，兩三個起落，已在牆外消失。蒙面人知道追不上了。有此結果也算不錯了，射來的東西只是一個鼻煙壺而已。

× × ×

阿輝已不再和紅棗同睡一床，總是要兩個單人床的房間，紅棗道：「阿輝，你變了！」

阿輝道：「我還不是一樣？」

紅棗道：「阿輝，怎麼又不睡一張床了？」

阿輝問道：「妳是不是喜歡我和妳同床？」

紅棗道：「才不哩，我只是想不通爲什麼忽然改變了？」

阿輝道：「單男獨女同床，總是不大好的。」、

紅棗笑笑，這笑容有點怪，阿輝似未注意。

深夜阿輝先下床睡了，面向床內，發出鼾聲。紅棗站在他的床前，自袖內取出一柄七首。

如果退回一個月前，七首一出就會立刻捅下去。

這一個多月來，她雖然未忘師仇，但人總是有感情的。

他關心她，照料她，而且很尊重她。

如果他要佔有她，她相信絕對逃不出他的手掌。

爲了師門報仇，任何犧牲都在所不惜的。

她的七首揚了起來。

如果他在賭場中把她贏到手立刻就想佔有她，這份情感就打折扣了。可是他一直沒有，但卻可以看出來，他不是不喜歡她的。這就叫着有所不爲吧？

但是，這是師父的仇人之徒，不殺他就等於背叛。

她的七首硬是遲遲不能戳下。

霍長春是她的師叔，如今也重創而遁，如今重擔已落在她的肩上。她的手有點抖，但目光已盯住他的背心，相信這一七首戮下去，包死不活，她的責任已了。

這樣作是盡了忠，但卻傷了個「義」字。

爲了這個「義」字，就不報師仇了。

她已下了決心。

但就在這時，阿輝翻了個身喃喃地道：「紅棗這姑娘眞不錯……也好可憐……我要……」又翻身面向床內睡了！他要什麼沒有說出來。

紅棗呆了一陣，她長了這麼大，沒有聽到這麼悅耳的聲音，身世蒼涼的人比較容易滿足吧？

紅棗是個出身低微的人嗎？

呆了一會，她收起七首上床睡了。

第二天在早餐時，阿輝道：「昨天晚上作了個噩夢……」

紅棗道：「什麼噩夢呀？」

阿輝道：「好可怕！夢中我被人綑住，有個人拿着七首要殺我……」

紅棗心頭猛跳，低頭吃飯道：「的確很可怕，不知道要殺你的人是誰？」

阿輝道：「好像認識，似乎交情又不怎麼深。」

紅棗道：「既然是夢也就不必放在心上。阿輝哥，我們還要到哪裏去？」

阿輝道：「走到哪裏算哪裏！」

紅棗道：「阿輝哥，你似乎在尋找什麼？」

基于交淺不言深的原則，他沒有說什麼。

事實上他是在尋找一個人——他的父親。

離鎭後天又下起雪來。來到一條小河邊，發現河面已結了冰，阿輝道：「紅棗，我們就在冰上走過去吧！」

紅棗道：「這冰夠厚嗎？」

阿輝道：「當然要小心點，我在前面帶路。」

阿輝一步步地試探着走，走過了一半多，也就稍快了些。那知紅棗一不小心，「卜通」一聲陷入冰下。

阿輝大爲吃驚，回頭一看，冰上有個窟窿，紅棗的人卻不見了。在冰層下救人是十分危險的。

冬天在冰上渡河，多在腰上橫綁一根竹竿。一旦陷下，竹竿會在冰上架住。人也就掉不下去了。

阿輝雖知危險，但救人還是重要的。

他未加攷慮，提了一口氣，縱入冰窟之中。

一般人下水救人是要在身上拴根繩子，綁在冰窟之上的固定物體上，這樣才不會迷失，扯着繩索就上來了。

阿輝水性不錯，鑽入水中，奇寒砭骨，幾乎被一下子凍昏過去。好在他在水中能睜眼視物。

找了一會，終于找到紅棗，這是因爲河底無暗流。要不，他早就流出很遠了。把她弄上時，二人幾乎凍了個半死。

幸好附近山崖下有個岩洞。

他抱她入洞，找了些乾柴燃起火來，這才弄出她腹中的水，逐漸醒來。而衣衫，已大半脫下，掛在火旁烤乾。

紅棗道：「阿輝哥，要不是你，我早就死了。」

阿輝道：「其實一里外有座小橋，是我不走小橋而走捷徑，使妳掉下去的，所以這是我的錯。」

紅棗身上只有內衣，還是濕的。

阿輝道：「我們的衣衫要全部脫下烤乾，不然的話會受風寒生病的。」

紅棗道：「全部脫下怎麼好意思？」

阿輝道：「這樣吧，妳先脫光烤乾，我在洞外等候，妳穿上衣衫再叫我進來烤吧。」

紅棗在烤衣衫，阿輝在洞外守候。

身上有濕衣服，加上崖下寒風甚大，他雖有一身武功，還是抖個不停。等了好一會後，他以爲她一定烤乾了，就探頭向內望去。

啊！天哪！天已黃昏，洞內本來幽暗，但在熊熊火光之下，紅棗的胴體卻是毫髮可見。

阿輝是個江湖中的混混，由于隻身在外，舉目無親，又無其他能力，爲了生活，有時就會荒腔走板。

但是，他卻以爲大錯不犯，小錯不斷是無妨的。

長了這麼大，他是第一次看到這麼好看的女人身子。

去年夏天，他在一個富家私人的池塘附近無意中偷望過五個女人在洗澡戲水，這池塘是在後園中。

這五個女人有小姐、媳婦和侍女。

那五個女人沒有一個的身段能和紅棗相比的。

在相法上人體不能露骨，也就是不能有骨感。

一個看來有無骨感的人，在相法上稱之主貴。

一個女人予人有無骨感。「素女經」上稱之爲上品。

而一個女人的肌膚細緻而呈透明感。更是極品。

紅棗的胴體肌理細膩、光滑，晶瑩剔透，無骨而有半透明的感受，他感到萬分驚異。

「這才是眞正的女人，啊！眞是好極了……」

他一直看到她穿上內衣爲止，才走入洞中。

有生第一次，他體會到一點，眞正的美女，絕對不僅是面孔長得好看，面孔最多只佔十分之四、五而已。

現在該輪到紅棗出洞，阿輝脫衣烤火了。

其實紅棗剛才在洞內裸體烤衣，早已發現阿輝在偸看。

不知爲什麼，她沒有呼叫，反而盡量展示她自己一直認爲最爲得意的優點和長處讓他看個夠。

現在，她想看看男人的身體。

她以爲男人愛看女人的身體，其實女人也是一樣。

由于男女不同，而引起强烈好奇心的不是面孔而是胴體。

女人看女人，並不以爲好看，男人看男人也是如此。

男人看女人或女人看男人就大大的不同了。

此刻的紅棗就覺得自己似在燃燒，她望着阿輝的胴體，眼睛瞪得大大地，男人竟是這樣的。

男人本來就是這樣的，有什麼稀奇？只不過第一次看到大男人胴體的女人就會驚奇。

很多女人以爲男人的胴體不好看，但也有大多數女人卻以爲男人的胴體比女人好看，至少以爲男人比女人潔淨。

紅棗也看得呆了。

她有個怪想法——男人確有值得驕傲之處。

紅棗也相信，不一定每個男人的身體都這麼吸引人。

當二人的外衣也快乾了時，忽見一個漢子倉慌奔逃，向這山崖處奔來，後面似有四、五個人疾追。

阿輝道：「紅棗，妳看他們會不會到這洞中來？」

紅棗道：「八成是向這洞口奔來。」

阿輝道：「紅棗，我們先躱一躱，看看是什麼回事？」

打量洞壁，深十五六丈，在洞徑一半處接近洞頂處有個石縫，相當隱秘，可以藏二三個人。

阿輝弄熄了火，且以山泉澆熄。

他先把紅棗弄上去，自己再上去藏起來。

大約盞茶工夫，隱隱聽到腳步聲已到洞外。甚至還有呼呼牛喘聲，探頭望去，已可看清此人的面貌。

這人大約三十左右，一身血漬，自衣內取出一個拳頭大小的小布包，四下張望，似想找個地方藏起來。

最後，他看中了一個地方，那就是兩小藏身的石縫。

這人揚手把小布包丟了上來，本來會掉下去的，阿輝一把接住。這人本也想到石縫上來，但敵人已經追到洞外，這人撤劍道：「咱們拚吧！」

爲首的人道：「崔九，把東西交出來，饒你不死。」

崔九冷笑說道：「只可惜你們都上當了！」

爲首之人道：「你少來這一套。」

崔九道：「告訴你們，在來路的客棧中，我已把東西轉了手，現在八成已在數百里之外了！哈……」

爲首的人面色微變，道：「眞的？」

崔九道：「信不信由你。」

爲首的人陰聲道：「崔九，不管東西在不在你的身上，我們還是要生擒你仔細搜一遍，你還要頑抗嗎？」

崔九一劍在手，道：「崔某永遠不對邪惡低頭！」

爲首的人道：「崔九，你自己說，誰是正誰是邪？」

崔九道：「你們這樣趕盡殺絕難道不算邪惡？」

爲首的人大聲道：「崔九，你該知道你身上帶的是什麼東西？」

崔九道：「那是私人之物，你們卻强搶豪奪！」

爲首的人大聲道：「你明知那是一個朝廷命婦和情夫互通欵曲的三封情書，我們奉命追索有什麼不對？難道一個命婦的奸情也值得迴護？」

崔九道：「就算如此，這幾封信也未必有什麼奸情。」

爲首之人道：「好一張伶牙利齒，弟兄們，上！」

阿輝看看紅棗，二人都不知該幫那一邊。

一個是帶有一位命婦與人通信的三封情書，一邊就是追索這三封情書的人。八成要作爲證具要弄垮寫這三封情書的人。

一位誥命婦人寫情書與人互通欵曲，是不應該的，即使是一位寡婦，在「女人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名言之下，也不該如此。

追索這些情書的人，可能是這薄命婦人的政敵，只要有這些情書，八成就能把她扳倒。

站在人道立場，應該助這個帶情書的人。

站在道學立場，應該讓這些人把此人捉住。

只不過情書八成在這小包袱之中。

阿輝摸摸小包，果然像是書信。

這工夫以五對一，這個人仍然有攻有守，只是他身上受了傷，加上長途奔逃，體力不支，顯得不濟了。

爲首之人道：「崔九，總督夫人與人通奸，且有皇上的御旨搜證，你的行爲顯然是欺君罔上。」

崔九說道：「如果是總督夫人婚前的舊識，寫封書信叙叙離哀，這又有什麼大不了的，要你們拿着鷄毛當令箭，趕盡殺絕。」

爲首之人道：「這是聖上的旨意！」

崔九冷笑道：「我卻以爲根本不是皇上的旨意，而是提督大人排除異己，誠心想置夫人於死地。」

爲首的人道：「同是旗人，怎麼會互相排斥？」

崔九道：「據說安提督和哈總督生前一直不和，明爭暗鬥，由于總督的品級（從一品）和一省提督的最高軍事首長相同，但因總督兼有兵部尚書的銜頭，又是提督的上司，因而安、哈二人的暗鬥更烈，有人說哈總督之死也和——」

爲首之人厲聲喝道：「崔九，你敢胡說？」

這時兩人在石縫中聽出一點門道來。

這小包中的情書，好像是已死的哈總督的遺孀寫給情人的。那位安提督爲了報復哈總督生前的排擠，想盡辦法找尋這些情書，以便使哈夫人身敗名裂，也等于使哈總督身敗名裂。

而這位哈總督生前的親信或死士崔九冒死保有這幾封情書，卻是忠心耿耿，大義可佩。阿輝低聲道：「紅棗，妳以爲我們該幫誰？」

紅棗未加攷慮，道：「崔九！」

阿輝道：「這和我的意見完全相同，就這麼辦吧，我們來幫姓崔的對付這五個人。」

那知就在這時姓崔的猛攻一輪逼退二人竄出洞外。

五人暴喝連連，追了出去。

兩少出了石縫到洞外一看，就這一會工夫，那些人已經不見了。紅棗道：「崔九可能死在這幾個人手中。」

阿輝道：「也許，如他不死，可能會回來取這個小包。」

紅棗道：「阿輝哥是不是要在此等候呢？」

阿輝道：「姓崔的是條漢子，剛才咱們出手慢了些。」

紅棗道：「咱們就在此等他幾個時辰吧。」

阿輝道：「不，等他一天！」

紅棗對他百依百順，坐下來取出大餅分大半給阿輝慢慢啃着，邊談邊等。

紅棗道：「阿輝哥，你這樣看我幹什麼，我身上有什麼好看？」

阿輝吶吶道：「紅棗，有件事我要告訴你。」

紅棗道：「什麼事？」

阿輝道：「紅棗，我怕妳聽了會很惱火！」

紅棗道：「不會的，阿輝哥，不管什麼事都不會。」

阿輝道：「剛才妳在洞內烤衣衫，我看到了妳的胴體……」

紅棗並不如阿輝想像中那麼驚羞，反而笑笑道：「阿輝哥看了之後，有沒有感想？」

阿輝道：「感想當然有，不過……不過……」

紅棗美眸一亮道：「阿輝哥儘管說，我不會怪妳！」

阿輝道：「我當然並不是佔妳的便宜，只是看看妳烤好了沒有？因爲妳烤的時間太久，沒想到竟看到……」

紅棗道：「我說過不惱你的。」她想：阿輝哥，我也看到了你的胴體，只不過我不能向你坦白……

紅棗又道：「阿輝哥，你看了以後又如何呀？」

阿輝道：「紅棗，我從未見過這麼好的胴體。」

紅棗道：「怎麼個好法呀？」

阿輝搔搔頭皮：「反正是好極了！我沒法形容！」

紅棗很高興，她相信別的女人看到他的胴體也會叫好。

二人就這樣，由白天午時等到午夜，這其間還在山洞中睡了一覺，阿輝道：「我們去吧！紅棗。」

紅棗道：「如果崔九擺脫了他們的追蹤，回來的話……」

阿輝道：「我以爲他能回來，一天的時間也夠了。」

紅棗道：「一天不回來，就表示他完了？」

阿輝道：「我是這麼想的。」

紅棗道：「那麼這幾封信怎麼辦？」

阿輝道：「咱們就設法送到總督夫人手中。」

紅棗說道：「阿輝哥，你可知道是哪位總督夫人？大清王朝的總督可多得很哩！如兩江總督（轄江蘇，安徽，江西），兩廣總督（轄廣東，廣西兩省），東三省總督（轄奉天，吉林，黑龍江），雲貴總督（轄雲南，貴州兩省），湖廣總督（轄湖北，湖南兩省），閩浙總督（轄福建，浙江兩省）等等，有的轄一省（直隸總督和四川總督），阿輝哥，你知道是哪一個總督呀？」

阿輝一楞，吶吶道：「紅棗，我眞是小看妳哩！」

紅棗道：「阿輝哥，以前我伯伯在清廷國子監裏作事，他常常對家中的人講朝中的事。」

阿輝道：「國子監是啥玩藝？」

紅棗道：「我也不大清楚，好像是讀書的官學校（像現在的大學），我伯父是『監承』，國子監的職司有祭酒（等於校長），司業（等于副校長），監業（相當教務主任），以下還有博士、助教、學正，學錄、典籍和典簿等等。」

阿輝道：「原來你們是書香門第。」

紅棗道：「可是我伯伯被抄了家，因爲他是一位親王的心腹，那位親王涉嫌謀叛，家伯父受到牽連，幸虧家父母提早把我送到親戚家，結果親戚不久也死了，我的命眞硬。」

走了半夜天也亮了，紅棗道：「阿輝哥，我們看看這些信如何？」

阿輝說道：「偷看別人的信，不大好吧！」

紅棗道：「咱們總要把此信交給原主，爲了能知道原主是誰？不看信是不會知道的。」

阿輝道：「的確，總督那麼多，到底是哪一位？」

於是在朝曦之下，二人坐在山石上，打開布包。

這布包外層的包袱很陳舊，可能是雀九蹟便找了塊破布包起，以免惹人注意，裏面一層就不同了。而是黃緞子作了個口袋，這口袋內一層是粉紅色的羅紗。

阿輝道：「我的天，包了這麼多的層，還有點香味呢？」

紅棗道：「寫給情人的信當然要薰過香哩。」

裏面只有三封信，信封未封口，寫着：「柳光庭兄親啟」字樣，看信封的陳舊，大約已保存了三至五年光景。

「柳光庭！柳光庭……」阿輝道：「也許是同名同姓的人。」

紅棗道：「阿輝哥是不是指『回春散人』柳光庭？」

「是的。」阿輝道：「會不會是另外一個人？」

紅棗道：「由于柳光庭是武林名醫，而不久前帶信的是武林中人，追殺的也是，可見必是柳光庭。」

阿輝道：「紅棗，妳分析事情很有一套。」

抽出了一張信箋，稱謂是「光庭」二字。

這表示情感已到某種程度，直呼其名更顯親近自然。信文寫了些相思之意。且叫他小心，看完就燒了，免得招惹是非。

在下方落款的是一個「芝」字。

紅棗道：「這可就難了！光是一個『芝』字，連姓也沒有，這怎麼調查？阿輝哥，再看看另外兩封。」

另外兩封也都是一個「芝」字。但其中一封信內提到在奉天小晤即別，無限悵惘之意。

紅棗道：「是了！八成是東三省總督，沒有錯。」

阿輝道：「爲什麼就不可能是其他的總督？」

紅棗道：「你想想看，一位總督夫人，必須在總督任職府第中，即使離府也不會太遠，而東三省的總督，就轄有奉天、吉林和黑龍江等省。」

阿輝道：「沒有其他的可能？」

紅棗道：「除非有特殊情況，比喻說，接到原籍信息，父母亡故丁憂之事，返回故里等情形，有了個目標，我可以打聽出來。」

混混變作康貝子

紅棗還眞有兩套，他們到了北京不久就打聽出眉目來。

五年前是什麼人幹了一任東三省總督？不難查明。

兩人住入客棧，紅棗對北京很熟。一切由她張羅。

她作嚮導，帶領阿輝到處走走。

當然，他們並不是只顧玩樂，也不斷地研究，如何去見總督夫人？用什麼方法才不致于弄巧反拙。

世上有很多的人和事，往往是一份善意，而被曲解。

經各方打聽，這位總督夫人是一位未亡人，數年前那位總督因病死在東三省任所。

至于一位提督要害這個總督夫人，追索情書，無非是想使她無招架之力，打聽之下，也有點頭緒。

也就是東三省的提督安勝。現在已調回京畿之地任直隸總督，自然是升了官，他升了官，爲什麼還要迫害一個未亡人呢？這就是外人不能知道的了。

這天，二人遊罷返回客棧，忽然遇見了一個似曾相識的人。這人也住在這家客棧內，似乎傷仍未癒。

紅棗在阿輝耳邊道：「這個人不正是被追殺的……」

阿輝點點頭，二人叫了菜飯，這人也在一角叫了簡單的麵食，匆匆吃完，就往後走，阿輝跟到後面看了一下。

深夜，兩小準備停當，盯上了這個人，他們看過客棧的紀錄簿，此人名叫王福貴，生意人。

這當然是假名。

一連三夜，此人一入夜就上炕大睡。似在養傷。

兩人也不急，反正他們以爲此人必會去見總督夫人。

果然，到了第五夜的二更過半，此人自後窗穿出，擰身上屋，這身法很不平凡，本來嘛！此人若非高手，那次被五人追殺且受了傷，應不會逃出毒手的。

現在，紅棗知道阿輝的底子，阿輝也知道她的身手了。二人能勉强跟上這個人，自然都有一套。

如果阿輝沒有兩套，西北的「沙漠神龍」霍長春怎麼會派出紅棗賺他？結果反被阿輝賺了。

這件事阿輝每次想起來就不禁暗笑。

當然，阿輝雖知紅棗已改變主意不會再害他了，但仍然十分小心提防，女人的心是很難捉摸的。

但是，到了一片甲第連雲的巨宅附近，二人還是追丟了人，阿輝道：「紅棗，妳該知道這府第是誰的？」

紅棗說道：「深夜在屋頂上很難看眞的。」

阿輝道：「那就下去看看。」

紅棗下去看了一下，道：「正是總督府，錯不了的。」

總督是郡王，王府的戒備自然不會馬虎，只是在天子腳下，誰敢夜闖王府，所以戒備也就形同虛設了。

但進入巨宅之後不久，仍被發現。

不一會工夫，集聚二十餘人之多，包圍了二人。阿輝奮勇搏殺，左衝右突，卻發現紅棗不見踪影了。

這使他大爲焦急，叫了好幾聲也無回應。

他稍一分神，一個侍衛小頭目欺了上來。

像今夜這場面，兩個乳臭未乾的年輕人闖入王府，侍衛的責任可就大了。如能生擒入侵者，自然可以將功折罪。

這人撲近大概想制住他的穴道，那知阿輝雙臂一摟一抱，只聞這侍衛頭子嗓中「嘎」地一聲，口鼻中射出血箭。

原來這一摟已經摟斷了他的胸骨和臂骨。

這一絕活叫着「乾坤一抱」！

自幼遇見一道士，教他見了東西就抱的工夫，十年下來，一棵合抱的大樹被他一抱不久就會枯萎。

這一幕十分怪異而慘烈，所以很多人都驚叫起來。

其中尤以一等侍衛尤展志看得最爲清楚。

當阿輝鬆手屍體倒下時，尤展志突然大聲道：「這不是康貝子回來了嗎？」

阿輝本不會下此煞手，一來是對方突然欺上，閃無可閃，更重要的是聽到有人在叫嚷着：「安總督府居然也有人敢亂闖的……」

阿輝知道走錯了門，爲了盡快脫身才下此煞手的。

尤展志抱拳道：「貝子爺，你快別打了，王爺要是知道你回來了，不知會多麼高興！」

阿輝心道：「胡說什麼，我們要到哈總督府，怎麼會來安府呢？」因此他急欲突出重圍。

對方見他下手極重，眼見一個個部下不死即傷，尤展志一面吩咐部下去請王爺，一面出手。

尤展志是大內高手調來「安王府」的，已有七八年之久。

不論是底子和經驗，都高過阿輝。

阿輝担心紅棗，不知她是逃了出去還是已經被俘，不免精神分散，被尤展志制住了穴道倒下。

尤展志接住了他的身子，不久他就躺在大廳中的軟榻上了。這工夫安總督才施施然走了進來。

「王爺吉祥！」

「免禮！」安勝升總督不久，不免志得意滿，乍聽有刺客闖入，十分震怒，本來這麼晚了，他大可不必親自審問，聽說二刺客很年輕，他就來了。

這工夫有人把被點了穴道的紅棗也弄了來。

安勝看了紅棗一眼，那眼神十分奇特，只是別人都沒有注意，卻又向阿輝望去，突然大大地一震。

世上最爲深刻的莫過于父子天倫之情了。

安勝忽然走近，悲呼着道：「康兒……康兒……你不是失踪的康兒嗎？錯不了的，你是我的康兒……」

尤展志十分得意能使王爺父子團圓，這是大功一件！

阿輝心中暗道：「這他娘的扯到哪裏去了？」

「康兒……你不認識父王了？」

阿輝暗罵道：「這簡直是見了大嬸叫舅媽……」

「康兒，自七年前你失踪以後，父王不斷地派人找你，本以爲你已不在了！沒想到你突然回來，還有一身武功。康兒，這是大喜事，明兒要回原籍齊齊哈爾祭祖……」安勝大聲道：「尤護衛！」

「卑職在！」

「還不解開康兒的穴道！」

「是……」尤展志走近，這工夫阿輝向紅棗望去，他們相處日久，頗有默契，看她的眼色，他大致體會到她的意思，那就是順水推舟。

阿輝雖是個江湖中的小搗亂小混混，卻還有他的起碼原則，就算對方貴爲皇爺，也不屑認他作父。

此來本要進入哈總督府，卻誤打誤闖進入朝廷新貴安總督府中，阿輝忽然心中一動。

不就是這個安總督派人追殺帶情書的人嗎？是紅棗看錯了地方還是有意帶他來此？

這次誤闖總督府，也可以說是焉知非福呢。

穴道解開，安勝淌着興奮的淚水擁抱着他，天倫之樂，阿輝並未體會到，安勝卻沉潛其中。

「康兒，告訴爹……七年前你去了何處？怎麼七年後回來，竟不認識你的父親了呢？」

阿輝望着紅棗，此刻紅棗也被解了穴道。

紅棗說道：「王爺，據小女子所知，康貝子七年前在後園中爬樹摘菓子，不愼摔下昏迷不醒，是一位過路的異人救走了他……」

安勝道：「哦！居然有這回事，以後呢？」

紅棗說道：「由于康貝子的腦部受傷，記憶時好時壞，那位異人最初只好教他一些不用腦筋的練功法，如『抱樹功』等等。」

安勝道：「什麼叫『抱樹功』？」

紅棗道：「這抱樹功又名踢樹功，也就是自小樹抱起，踢起，最初可把小樹拔起，或用腿把小樹踢斷，漸漸更換較粗的樹，一直到合抱的大樹爲止……」

安勝讚嘆地道：「這太了不起，他的腦子迄今還沒恢復？」

紅棗道：「時好時壞，所以那位異人盡了最大努力，只能在他的頭腦清醒時教他較深的武功。」

安勝說道：「這就難怪他不認識本爵了！」

紅棗道：「也許在他清醒的時候會認識的。」

安勝道：「不知那位世外奇人如何稱呼？也好找機會報答人家爲我安家保留這

一派的大恩。」

紅棗道：「他叫煮石老人，這種人是不希望報答的。」

阿輝聽他們一問一答，吃胡楂拉蓆子——胡編一通，眞服了紅棗，也看出紅棗是個見過世面的人。

由于安勝的元配已歿，稍後引見了家中妻妾。

這一夜幾乎未睡。

快到天亮時，把他安置在貝子住的院落中，他要求和紅棗的住處不要相距太遠，安勝乾脆叫她住在貝子的院中，只是不同屋而已。

這一覺一直睡到翌日近午。

阿輝實在納悶，不知如何會被認作安府的貝子，而紅棗也跟着胡說八道，居然沒有一個人看出他是假的。

有太多的疑問，他必須找紅棗，問個清楚。

於是他溜到紅棗屋中。

她還在沉睡，他打量這個才只有十六歲的姑娘，總覺得她不像一個舉目無親的流浪女。

甚至他以爲她應該來自一個顯赫的家族中。

因爲她的氣度，機智和談吐都是一流的。

自他見過她的胴體以後，就以爲她是世上最好的了。

也許是少見多怪吧？阿輝很固執地以爲如此。

他覺得紅棗睡得很安祥，睡態也很美，情不自禁地把臉貼近想親她一下，又以爲不安。

她忽然翻了個身，棉被全滑落在一邊，居然只穿了一點點的內衣，阿輝看得呆了。

他不是個淫徒，但他對紅棗有特殊的感受。

他爲她蓋上棉被時，她在突然驚醒吃驚之下，尖叫一聲抱住了他，道：「阿輝，我好怕……」

阿輝也抱緊了她，希望二人永不分開，甚至變成化石。

不久她清醒過來鬆了手道：「阿輝，你這是幹什麼？被下人看到了，可能會說我這民女在勾引你貝子爺呢？」

阿輝苦笑道：「他們把我當貝子，妳也跟着在起鬨？」

紅棗道：「你難道不是康貝子？」

阿輝道：「別人把我當作康貝子還有情可原。妳居然也以爲我是，紅棗，妳是怎麼回事？」

紅棗正色道：「阿輝，你不是康貝子是誰？」

阿輝道：「我叫歐陽輝，我叫歐陽輝呀！」

紅棗道：「請問令尊是誰？令堂又是誰？」

「這……」阿輝道：「我雖不知父母是誰？還是不認爲我是滿族人，更不是安勝的兒子。」

紅棗道：「你想想看，若非是安勝的兒子，他怎會看到你就認爲你是康貝子？世上那有連自己的兒子都會認錯的人？」

阿輝茫然道：「這話也對，按理應該不會的……」

紅棗說道：「再說安勝的妻妾有的七八年前就進了王府，她們都見過康貝子，難道她們也會起鬨，把一個假貝子當作眞的？」

阿輝直搔頭皮，他眞的不希望自己是滿人。

只不過看來八九不離十兒，他是滿清的貴冑。他道：「紅棗，安勝似乎對妳不錯。」

紅棗道：「我還不是禿子跟着月亮走，沾了你的光。」

「紅棗……」阿輝低聲道：「現在問題來了。」

紅棗道：「什麼問題呀？」

阿輝道：「就是那三封情書。」

紅棗道：「這的確是痳煩，由于你現在已是安勝王爺的兒子，安、哈兩家不睦，在你的立場上，雖不能說幫着你的父王去害哈夫人，至少也不該抽你父王的後腿吧？」

阿輝道：「我目前還不承認是安勝的兒子……」

「阿輝……」紅棗道：「事到如今你不該說這話的。」

阿輝道：「我是眞的不以爲我是康貝子。我眞奇怪，妳怎麼會爲我編出那些身世來？好像對我的來歷知之甚詳似的。」

紅棗說道：「因爲你的確記憶時好時壞。」

阿輝一愕道：「你胡說什麼？」

「我胡說？」紅棗道：「如我是胡說，怎會知道你的來歷？分明是你對我說的，自己卻又忘了。」

阿輝道：「爲什麼我自己從不以爲有健忘症？」

紅棗道：「你如果知道，不是就沒有健忘症了？」

阿輝茫然地猛抓頭皮。

任何人到此地步，都難以證明自己是否眞有健忘症？

正如有失心瘋的人一樣，他怎會知道自己是失心瘋？

阿輝在她耳邊道：「紅棗，那三封信怎麼辦？」

紅棗想了一下，道：「現在和昨天不同對不。」

阿輝道：「妳這話是啥意思？」

紅棗道：「昨天你是歐陽輝，今天你是康貝子。」

阿輝吶吶道：「我卻以爲我仍然是阿輝。」

「快別死硬了！」紅棗道：「就連府中的侍衞都能認出你是七年前失踪的康貝子，你否認啥用？所以今天和昨天不一樣，也就是說昨天決定要作的事，今天也許不能作了。而今天必須作的事，昨天也許根本就不會攷慮去作。」

阿輝吶吶道：「我不懂妳的意思？」

紅棗道：「你懂，只是裝着不懂而已，我指的是那三封信，現在你能照昨天的決定去作嗎？」

阿輝一楞，道：「妳是說不把這三封信交還哈總督哈王爺的未亡人哈王妃？」

紅棗道：「阿輝，我是外人，你和安王爺卻是父子，有些事外人最好少插咀，有所謂疏不間親嘛！」

阿輝怔了一怔，卻又毅然道：「要我把這三封信交給安勝，我辦不到！」

紅棗道：「貝子爺，這可就是你的事了！」

阿輝道：「紅棗，別叫我貝子，還是叫我阿輝吧！我感覺好蹩扭，妳是知道我非常重視我們的過去。」

紅棗道：「重視過去不是壞事，但也不能不瞻望將來是不是？世上有很多事不承認也不成。」

阿輝道：「紅棗，這三封信我絕不交給安勝！」

他忽然想起那三封信來，立刻返回他的臥室，一掀枕頭，三封信竟不見了。不由心頭一沉。

此信要是眞的丟了，必定落入安勝之手。

果眞丟了，還不如仍在那帶信而被追殺的人身上好些，至少那人被五人追殺並未陷入敵人手中。

昨天在客棧中還見過那個人。而且那人似乎也要到安王府來，或者那人去了哈王府去見哈王妃？

總之，他本是一番好意暫存那三封信，卻極可能害了哈夫人哈王妃。這使他十分不安，急得團團轉，他找遍了屋中任何一個角落，相信是丟了。

是誰拿去了呢？

安府的人絕對不知道他身上藏有三封信。

那麼最可能的是侍女丫頭們，但是，他昨晚上炕入睡時才把信放在枕下的，今天醒來就去找紅棗，丟失的時間應在今天他去找紅棗這兩盞茶的工夫之內。

於是他找來三個侍女一問，都矢口否認去過他的臥室，只是昨夜去爲他舖過被褥，由于他叮囑過未經召喚，嚴禁進入他的臥室，她們都不敢進入。

阿輝看出不是這三個侍女。那又會是誰？

在午餐桌上，阿輝和安勝一桌用餐，安勝十分愉快，阿輝探他的語氣，安勝也未到他的臥室去。

安勝說他昨夜太興奮，直到天亮才入睡，剛起身不到盞茶工夫，計算時間也不會是安勝。

阿輝很難過，食慾也就沒有了。

安勝見他神不守舍，道：「康兒，我們父子團圓，這是安家的大喜事，看起來你似乎不快樂呢！莫非是認生不習慣？父子在一起，大可不必拘束……」

「不是的……父王……」他勉强吐出「父王」二字。

「那就好，慢慢你會習慣的，剛回家不熟，在府內各處走走，熟悉熟悉。你要知道，你是父王未來的爵位繼承人，而父王好歹也是一位『入八分』的王爺……」

飯後安勝有要事外出，他各處走動。

這王府之大，佔地不下百畝，說起來也叫人傷心，因爲這些土地最初都是漢人的。

滿清入關之初，自然並無寸土，可是天下是他們的，規定王室宗親可施行「圈地法」擁有土地。

所謂「圈地法」，也就等于「無中生有法」。

這辦法很絕也很霸道，也就是選定某些良田，以某一點爲中心劃一個大圈圈，這圈圈的直徑也許是一里，也許是兩里或三五里。在這圈圈之內的土地就歸某某皇親國戚所有了。

他們當然不管這些土地是漢人先民胝手胼足開墾出來，世代相傳留下來的。就這麼一圈，他們是無中生有，地主就由有變無了。

滿人自然也知道這會惹起民怨，所以清初實行「懷柔政策」，除了反清復明的志士或死士外，對其他罪犯之量刑頗爲開放而寬大。

就在這時，老僕奔來施禮道：「貝子爺，杏格格來拜訪您來哩！請貝子爺去見客。」

這工夫紅棗又出現了，道：「安忠，知道了，貝子爺一會就去見客的。」

安忠走後，阿輝道：「杏格格又是什麼人？」

紅棗道：「她是宗人府一位親王的獨生女，自幼常和你一起玩，聽說在口頭上，雙方似有婚約，後因你失踪了，也就不談啦！」

阿輝道：「這和我有什麼關連？」

紅棗道：「怎麼會沒有關連？她是你的近親哪！雖然只是口頭上的婚約，但你們還是表親哩！」

阿輝低聲道：「紅棗，我寧願要妳作我的未婚妻，妳難道從未想到這一點？」

紅棗看了他一會，道：「阿輝哥，只怕我不配！」

阿輝說道：「妳早就該知道妳是配的了！」

紅棗道：「以前也許還配，如今你是貝子爺了！」

阿輝道：「什麼鳥貝子！我才不稀罕哩！」

紅棗道：「阿輝哥，見了杏格格可要斯文些。」

阿輝道：「不斯文又如何？難道我會毛手毛腳不成？」

紅棗道：「阿輝，總要像位貝子的風度。」

二人來到大廳，杏格格起而見禮，年紀也差不多，一身旗裝，不算很美，但很開朗，說道：「表哥，雖然七年不見，你也有些變，可是我第一眼還是能够看得出來！」

阿輝道：「表妹，我有些變了，是變

好還是變壞了？」

杏格格說道：「那當然是變得更英俊了！」

阿輝道：「表妹也更美麗動人了！」

杏格格笑得好開心道：「謝謝表哥！我娘說，要請表哥過府便飯，不知道這位姑娘是……」

她指指紅棗，似乎很注意紅棗。

紅棗道：「我叫紅棗，是貝子爺的師妹……」

杏格格道：「紅棗姑娘，你也一起去吧！」

紅棗回答道：「謝謝格格，以後再說吧！」

阿輝道：「表妹，到府上拜訪令尊令堂，恐怕要過幾天，小兄剛回來，可能會有一番應酬的。」

杏格格道：「要多久嘛？」

阿輝根本不想去，能推就推。

因爲他一直以爲自己是阿輝，而不是康貝子。

·滿清入關這多年，要消除漢人和滿人的仇恨又談何容易？阿輝道：「快過年了，表妹來舍下過年如何？」

杏格格道：「表哥忘了，七年前都是你到我家過年的。有一年到我們原籍熱河去過年，那個年過得眞有意思。」

阿輝根本不記得，所以不斷地微微搖頭。

紅棗道：「杏格格，妳大概知道，貝子七年前爬樹摔下，記憶力一直時好時壞，所以昔年到熱河去過年的事，只怕也記不清了吧。」

阿輝道：「是啊！似乎隱隱約約有那麼點影子，卻又不大清楚……」

杏格格道：「其實這也是不幸中的大幸，要不是那位奇人救了表哥而予以治療，只怕還沒有這樣呢！」

「是啊！」阿輝說道：「幸虧恩師相救。」

杏格格道：「不知令師是誰？」

阿輝道：「煮石老人……」

杏格格搖搖頭，似未聽過，阿輝道：「表妹來了多久？」

杏格格道：「剛來。」

阿輝問道：「有沒有到我的院落中去過？」

杏格格道：「沒有呀！如果退回七年前我就會去，如今長大了，就不能再像十歲左右時一樣隨便了。」

阿輝仍在想那三封信，他眞想不通是誰偷去的。

杏格格辭出，返回阿輝的院落，阿輝道：「紅棗，妳也是初到這王府來的是不是？」

紅棗道：「是啊！這是第一次。」

阿輝道：「我卻覺得妳很熟似的。」

紅棗低聲道：「我走一遍王府就記熟了。因爲我的記憶力未壞，所以你以爲我對這兒很熟。」

「紅棗，那三封信不見了。」

「什麼？」紅棗大驚道：「這怎麼會呢？」

阿輝道：「難道妳以爲我說謊？」

紅棗道：「應該不會是，你是放在什麼地方？」

阿輝道：「放在炕上枕下。」

紅棗道：「問過丫頭們沒有？」

「問過。」阿輝道：「看來不是她們拿的。」

紅棗道：「這就怪了！按理說王府中人不知你有這三封信的，對不對？」

阿輝道：「不錯，而且應該就在我起床去找妳那一段時間內。想想看，會是誰呢？」

紅棗攤攤手：「我想不出來。」

阿輝道：「唉！我覺得很對不起哈夫人。」

紅棗道：「你爲什麼這樣同情哈夫人呢？」

阿輝說道：「第一，哈夫人已經守寡，其次，她就算是交個武林中的朋友，這也是人情之常，揭人隱私，未免太殘忍了吧！」

紅棗道：「阿輝，這是令尊和哈夫人的事，你總不能幫哈王妃而對付你自己的生身之父吧？」

阿輝道：「我說過，我始終不以爲是他的兒子。」

紅棗嘆口氣，道：「這我就不便說什麼了。」

× × ×

第二天杏格格又來安王府。二人長談了一個下午，爲了瞭解安、哈兩家的過節，自杏格格口中探出一點口風。

據杏格格透露，哈夫人和安勝是小同卿，自幼就認識，安對夫人頗爲迷戀，但因父母之命，夫人卻嫁了哈瑞，也就是哈總督，那時當然還不是總督。

這時哈是總督，安卻是提督，正好哈又是安的頂頭上司，情仇加上事業上磨擦的怨恨，越積越深。

這是杏格格所知道的少許秘密。

她所不知道的自然更多，那就是夫人認識「回春散人」柳光庭的事。

王室貴胄認識武林中人是很不尋常的事。

世上有很多事的確要歸之於命運。

某年哈總督夫婦在長白山附近狩獵，夫人去追一頭鹿而離隊甚遠。她當時光去注意那隻鹿，竟被樹枝把她絆下馬來。

這一下摔得極重而癱瘓了。

深山無人，巧的是正好「回春散人」柳光庭深入長白山採參遇上，由於夫人不省人事，就把她抱到一無人住的獵戶空屋中，爲她急救治療。

經過三天三夜的治療，夫人是醒了。但癱瘓卻不見起色，「回春散人」身爲武林名醫，發誓要治好她的癱瘓。決定以猛藥和「天人合一」的方式冒險一試。

這當然是先徵得了夫人同意。

夫人以爲，與其癱瘓一生，不如孤注一擲，冒險一試，況柳光庭表示，約有十分之四五的希望。

這也就是好壞各有一半的希望。

所謂「天人合一」，就是「神交形不交」的南派道家法門。經柳光庭詳細說明，夫人攷慮之下點了頭。

如以男女授受不親的禮教範疇來衡量，她落馬昏迷被柳光庭所救，這「授受不親」的界線已經打破。至於「神交形不交」絕非性交的交，而是一種心靈的默契。

夫人非武林中人，自不懂內功訣竅。作這種「神交形不交」的心靈交流，自要以內功爲基礎才行，但由於夫人很聰明，經柳光庭三天來的說明、教導，她領悟到吐納之法。

所謂內功，不外乎吐納，而吐納也就是呼吸。

人未生下之前，性、命合一，出生後性、命一分爲二。而道家所修的正是使性、命自行合一，而吐納所以又稱胎息，就是這個原因。

所謂胎息，也就是指嬰兒在母胎之中，以肚臍呼吸，而不是以口、鼻呼吸。

結果柳光庭費了九牛二虎之力，利用「神交形不交」治癒了王妃的癱瘓，送她回府。

哈王爺倒是很開明，並未起疑心。

卻絕未想到，身爲局外人的安勝獲知此事之後，更加妒恨，似乎以爲王妃寧和武林中人親近也不接受他的情感。

妒忌這東西，是十分頑強而不可捉摸的。

應該妬忌的也許並不妬忌，不該妬忌的卻由妒成恨，甚至勢不兩立，這是沒有什麼道理的。

這就是王妃與柳光庭相識的經過。

哈瑞王爺死後，柳光庭又和王妃在廟會中見過一面，由是而生情愫，時有書信往還，互道情懷。

這本是十分聖潔高尙的情感，可是在有心人的渲染之下，卻被汚蔑爲「奸」情了。

每次送信，王妃都差她的娘家親信專送，但此人被安勝的人盯上，他就是「鬼影子」崔九。

崔九身手極高，爲人也十分機警。

他聽到風聲，安勝派人去找柳光庭，想盜取情書以便告御狀置哈王妃於死地。於是他在王妃授意下，取回三封情書。

情書自然不僅三封，其餘都已焚燬，只有這三封最重要，他要取回親自交給王妃，以昭信實。

本來這三封信也該焚燬，才不會留下證據，崔九以爲，這件事甚爲秘密，不會有人知道，而且能原封不動取回這三封情書，也表示柳光庭對情書的重視，也就等於對王妃這份情感之珍貴了。

崔九很敬重柳光庭這個人，才會這麼作。

他不過是一念之仁，卻留下了無窮的大患。

如今失踪的貝子平安歸來，就由杏格格陪他到親友處拜訪。就在這天近午時，家丁在書房外施禮道：「王爺吉祥！小的有下情稟報。」

安勝正在寫信，頭也未抬，道：「什麼事？」

家丁說道：「派出的五個人回來了四個……」

安勝陡然一抬頭，說道：「快叫他們進來。」

家丁外出不久，進來四個相當狼狽的漢子，四人一齊跪了下去，道：「有負王爺重託，小的該死！」

安勝本要大發雷霆，但事已至此，發脾氣有什麼用？應該先瞭解一下情況才對，要幸他們太容易了。

安勝踱着問道：「五對一，怎麼會失手？」

爲首的漢子說道：「王爺，崔九不單純。」

安勝道：「正因爲他不單純，本爵才派了五個人去。」

爲首的人道：「崔九固然不單純，但半路殺出二人，身手了得，五對三，小的們不是敵手。」

這當然是謊言，也只有這麼說才不會太丟人，也不會獲罪，但安勝是何許人，他道：「那兩個人是誰？」

爲首的漢子是王府的護院，人稱「鐵沙手」名叫李大成，道：「他們不說出姓名，好像不是中原高手。」

稍後，他們說了一切經過。

當然，大部份都是編的。李大成道：「當然，小的們卻相信，崔九已返北京。那書信卻未必已到哈王妃手中。」

安勝道：「爲什麼？」

李大成道：「因爲崔九也知道我們勢在必得，他絕對不敢立刻返回哈王府交出書信，必然在北京先藏匿幾天。」

安勝點點頭，道：「這麼說，事情還有轉機？」

「是的，王爺。」李大成道：「不過這一次人手要多些才行，必須嚴密盯牢崔九潛入哈王府。」

安勝道：「是不是要多派人手？」

李大成道：「這是辦法之一，另外還有一計。」

安勝冷冷地道：「是什麼妙計呀？」

李大成低聲道：「回王爺的話，小的有位知交，在哈王府當差，雖然只是個簽押房的管事，卻也是個很好的眼線，和他打個招呼，暗暗監視，一旦發現崔九返回，立刻通知小的。」

安勝點點頭，說道：「這辦法不錯，你就馬上去辦，至於增派人手，你自己去挑人……」

「是……」李大成等人退了出來。

這一幕，在後窗外的紅棗都已看到聽到。派這樣的部下去辦大事，十九誤事，可見知人之難。

紅棗心中盤算，她也很矛盾。

她本來已完成了某人交辦的工作，但是，事到如今，她猶豫不決，原因是情感左右了她的決定。

× × ×

事實上崔九並未到哈王府去見哈王妃，卻在今夜約四更左右進入了安王府，他來此的目的不問可知。

崔九以爲東西可能已入安勝之手。

他要在安勝御前告御狀之前把信偷回來。

當然，不論以什麼方式，就算是以玩命的方式也成。

他特別小心，步步爲營，況且他以前來過兩次安王府。

他以爲此物可能藏在臥室內。

正好安勝不在，尚未回府，但找遍了也未找到。

然後他再去找書房，當然還是沒有，因爲不可能有。東西還沒有到了安勝手中，怎麼會有？

但在書房中搜尋時終被人發現，先是三五人合力圍攻，最後多達十七八人，崔九不敵而被擒。

不久安勝的馬車回來，護院首領報告了安勝。

這些人居然不知此人正是崔九，只說抓到刺客。

但在簽押房中，安勝第一眼就認出，正是崔九。

「嘿……」安勝得意地笑了一陣，道：「崔九，是誰派你來行刺本爵的？實話實說，本爵可以從輕發落！」

崔九狠狠地瞪了他一眼，若非爲了他，也不會去取三封信，自然也不會半路遺失了。說不定信已在他的手中，卻故作不知。

只是崔九以爲，此刻說什麼也沒有用了。

他只是爲哈王妃悲哀，此信如眞在安勝之手，哈王妃的命運可就慘了，所以，他只求速死。

崔九不論怎麼問，他就是不發一言。

安勝本可以立刻殺了他滅口，但又希望自他口中得到一些有關哈王妃和柳光庭之間的秘密。

這種秘密他本來不想聽，卻又希望知道。

人類眞是矛盾的動物。

只可惜崔九是寧死不吐一字，於是把他關了起來。此刻阿輝已躺在炕上，卻還沒有睡。

他在想着這一天來由杏格格陪他去拜訪親友的事。

如果他能安於現實，和杏格格成親，一生榮華富貴，享用不盡，說不定時來運轉，還能作皇帝呢。

阿輝可沒有這份野心，他以爲和紅棗一起流浪很有意思，那怕是三餐不繼。也比在這兒受拘束好些。

這工夫院外有人交談，道：「崔九這小子眞有種，硬是一字不吐，王爺拿他一點辦法也沒有。」

另一個道：「這小子的骨頭是夠硬，卻終不免一死！」

阿輝蹴然一驚，崔九必然被安府生擒了！

他爲什麼要來安府？這道理一想就通了。

在崔九來說，他以爲不論是誰得到那三封信，都可能獻給安勝，何況他以爲本就是安勝的人得到的。

阿輝一躍而起，匆匆披衣，追上了剛才交談的二人。

這是兩個護院，而且也算是安勝的心腹。

正因爲是心腹，才派他們二人去小心看守人犯。

阿輝跟到了地牢入口處，救人是有點把瘂，但總要折騰好一會，必會召來很多人而誤事。

他必須速戰速決，三兩個照面撂倒這兩個人。

這地牢很隱秘，是在一個荒蕪的小院中。

等了一會，正好一人去廁所，阿輝凌空而下自後面一抱，這一手陌生人怎知他的厲害？

這人立刻就癱在地上，阿輝把他拖到一邊。

另一個回來不見了他的伙伴，四下張望，也被一腳踹昏，當然，在他們醒來時，崔九已被救走了。

這兩個人可就頭大了。

他們知道安勝是如何重視崔九這個人犯，一旦安勝知道崔九被救走，他們二人可能沒命。

二人各處找了一遍，也追出府外兜了一匝。

回來後二人商量，一不作二不休，到總帳房處偷了千餘兩銀子，帶着自己的積蓄離開了王府。

所以崔九失踪這件事，一時還沒有揭開。

妙的是，崔九雖然被人放了，卻不知是阿輝放的。

阿輝並非想故弄玄虛，而是三封信本在他的手中，如今不見了，他不知該如何向崔九解釋清楚。

直到第二天晚上，安勝自外面回來，想再到押人處親自審問崔九，這才發現一個人也不見了。

非但崔九不見，連兩個負責看守的護院也不見了。

在遍找無着之下，安勝以爲二人已叛了。

就在他返回書房，萬分懊惱時，忽見一人站在書房門內。竟是紅棗，道：「王爺何事煩惱？」

安勝道：「叫你們辦的事一樣也沒辦成，我怎麼不……」

如果阿輝在此，必然大吃一驚吧？

這紅棗的身份也就不問可知了。她笑笑道：「事情不是辦得太好，卻也不是辦得太壞……」

安勝不耐地道：「這話怎麼說？別兜圈子。」

紅棗道：「如果事情不如王爺想像的那麼糟的話，王爺有何獎賞？」

安勝目光一亮，道：「怎麼？有點頭緒了？」

紅棗並不先回答他的話，卻在等他的答案。

安勝道：「如果妳手中有那三封信，條件由你開出來，本爵絕不會搖頭，當然，條件必須合理。」

「當然！」紅棗道：「我和康貝子已有了感情，只求王爺成全……」

安勝不由一愣，似乎他絕對未想到她會提出這一條件來。

也可以說，幾乎任何要求他都會答應，只有這一件不成。

因爲康貝子將來會接受他的位子襲爵，而紅棗的身份……

就算不是世襲罔替，每一代降一級，康貝子將來也是個鎭國公，一個鎭國公怎能要一個平民之女。

紅棗十分失望，道：「是王爺親口說的，條件由我開出來。並不是小女子不知自量。」

安勝目前要利用她，也不便說得太絕，道：「紅棗，妳也是鑲黃旗人，知道皇室的婚配，身不由己。我的兒子喜歡妳，我也能看得出來，本爵自也希望你們小兩口情投意合，可是……」

紅棗道：「王爺，小女子並未說一定要怎樣。」

安勝知道剛才回絕得太快了些，應該先以模稜兩可的話套住她，東西到了手再設法反悔不遲。

可是他也看出，紅棗這女孩子很不單純。道：「紅棗，你娘對我一直忠心耿耿，她雖已去世，本爵卻無時或忘，所以對妳百般照料。只是由于人言可畏，在人前我們故作陌路人，是不得已的事，妳要原諒本爵。」這也是暗示他們有血統關係。

紅棗是滿洲人，而且還是鑲黃旗人。

她的母親是個武師之女，出身不高，人品卻很出衆，當安勝還是個貝子時，就看上她而有了某種關係。

老武師雖是滿洲人，卻並不希望自己的女兒和王室貴胄來往。因爲王孫公子們只會拈花惹草，是不負責任的。

當紅棗的母親懷了紅棗時，安勝已昇九門提督，某夜老武師暴病而亡。

不久，紅棗的母親紅芳快臨盆，忽然來了一位陌生老女人，自稱是老武師的知友，說是老武師死因可疑，紅芳也很危險，就把她接到一個很安全的地方生產。

紅棗出生後一直跟這位老女人練武，但不到一年，其母紅芳也暴病而亡，直到十六歲，她才來京投奔安勝，安勝聽說她是紅芳之女，自是十分高興。且抱怨紅芳這些年爲何不和他聯絡？

這就是紅棗和安勝的關係。

自那次見面以後，紅棗並不住在安府，卻變成了安勝的心腹，據安勝暗示，紅芳昔年有仇人。

如「散花娘子」金粉，「飛豹」苗天志等，都可能是殺死紅棗的外祖父及生母紅芳的兇手。

紅棗有點後悔，安勝似乎根本瞧不起她，根本未考慮讓她和康貝子在一起，就不想成全他。

只不過話出口，卻又不能完全推翻。道：「王爺，我可能弄到那三封信，我是說可能，不敢打包票。」

安勝是隻老狐狸。

他立刻想到，可能三封信已在紅棗手中，只是由于剛才探他的口氣，而他顯示出雙方家世相差懸殊，而面有難色，她才改變主意，又不想拿出來了。

安勝道：「紅棗，妳可知道我爲什麼剛才沒有立刻答應妳嗎？」

紅棗道：「爲什麼？」

安勝道：「安康自幼和杏格格有婚約，雖然只是口頭上的，還沒有正式下束，如今他回來了，卻又不能食言，所以要先把這事解決後再能答應妳。」

紅棗道：「這固然是難題之一，另外我的出身也是重要因素之一吧？我有自知之明。」

安勝正色說道：「如果本爵是重視這個的人，當初和令堂的交往，豈不也有點不襯配了？那時候本爵已經是一個貝勒了呀！」

這話又打動了紅棗的心，昔年的事的確如此。

的確，昔年母親和安貝子相識，她只是一位武師的女兒，既無功名也無家財，安貝子喜歡她的母親，純是情投意合。

紅棗再精，仍是個十六歲的姑娘。

她自幼缺乏父母之愛和天倫之樂，在這種溫情的感染之下，那有不受感動之理。況且她本就是他的一張暗牌。

「王爺所要的東西就在我的手中……」紅棗相信這幾句話必會使安勝心花怒放，因爲她太瞭解他的爲人。

「眞的？」安勝是個城府極深的人，也不免如此。

紅棗說道：「這種事怎麼可以開玩笑呢！」

安勝道：「太好了！我果然沒有看走眼。」

他心裏卻在想：「混帳！爲什麼現在才說出來……」

紅棗道：「說來也是異數，本來已不可能得到，沒想到在北京遇上崔九，順手牽羊弄到手。」

安勝道：「這的確是一件大喜的事，信呢？」

紅棗自內衣中取出交給安勝。

安勝抖着手打開信略看一下內容，激動地道：「紅棗，了不起！了不起！本爵一定要厚賜妳。」

紅棗心道：「不必厚賜，把貝子給我就夠了。」她道：「我知道這信對王爺很重要，所以全力以赴。」

安勝道：「太重要了！可以說有了此信，本爵不但可以報仇，還可以揚眉吐氣。眞是一舉數得！」

安勝興沖沖地離開書房，紅棗忡怔了一會，也不知道自己作的對不對？至少對

不起阿輝。

坐了一會走出書房，邊走邊想，不知不覺到了貝子的院落，門外，隱隱聽到杏格格「哈哈」笑道：「大方一點不要緊，我又不會怪你！」

紅棗眉頭一皺，掩進院內，在上房窗外站住，只聞阿輝道：「格格，我不能沾你的便宜。」

杏格格道：「喲……佔什麼便宜？忘了我們的關係？」

阿輝道：「還沒有訂親嘛！」

杏格格低聲道：「一板一眼的男人眞不多！你越是規規矩矩地，我越會可憐你，提早給你點甜頭。」

「呸！」紅棗暗罵：「好一個不要臉的金枝玉葉。」

屋中沒有聲音了。紅棗弄破了窗紙一看。

立刻臉紅脖子粗。原來杏格格正抓着他的手放在她的胸前搓揉着，阿輝最初未拒絕。

紅棗的眼珠子都快彈出來了，原來你也是個小色狼，紅棗自信比她美，但比胸部就不如格格高聳豐隆了。

那知此念未畢，阿輝突然收回手來道：「不可以。」

杏格格不由失望而尷尬，吶吶道：「康哥哥，你怎麼哩？人家對你好，你怎麼可以這樣對待人家？」

阿輝道：「如果將來我們能成親，一切都不遲！」

紅棗長長地吁口氣，說不出內心的舒暢。

好像突然感覺自己冤枉了阿輝，而且自認識阿輝，從未像今天這麼喜歡他。總之，她信任阿輝。

杏格格何等身份？她是宗人府宋宗的女兒。她破格賞賜的恩寵和甜頭，他居然悍然拒絕了。

宗室中最高的地位，除了皇上就是「宗人府」了。

宗人府也就是管理皇室宗親的事，最高爲宗令，至少要親王擔任，也就是說不是皇伯、叔也必是皇兄弟。

其下有左、右宗人，也得由王公來專任。

最低的職位也要是個貝子。

爵位高低，直接影响收入，清朝的親王年俸爲白銀萬兩，郡王五千兩，貝勒二千五百兩，貝子一千三百兩。

公——鎭國公六百兩，輔國公祗有三百兩。

除俸銀外附發俸米。

這俸銀在清初是十分豐厚的，那時物價低廉，綽綽有餘，吃喝不盡。但到了清中葉以後，就不大管用了。

一個公（鎭國公或輔國公）只有六百或三百兩的年俸怎麼能夠？可能過不了一兩個月。

於是朝廷就想出一些津貼補助的辦法來。

如「御前行走」或「乾清門行走」等名堂，都是變相地津貼，只不過這仍難滿足他們的慾望。

爲了滿足奢華的生活，賄賂公行，也就不足爲怪了。

杏格格知道安勝極爲巴結他的父王宗令。

這次貝子失踪回府，安勝首先報告了宗令。

因爲他的仕途和未來，幾乎全握在宗令手中。

當今的宗令，是皇上的親伯父。

更重要的是，昔年皇上的一些叔伯都排斥他，勾心鬥角，你爭我奪。都想把自己的兒子送上龍椅，只有宗令因無兒子，就不作此想，而且處處幫他。

所以皇上登基之後立刻下詔升其爲宗令。

杏格格只以爲有[illegible]關係，而她又是主動對他好，換了別人，還求之不得。不由面色一變。

而窗外的紅棗，幾乎忍不住要拍手喝采。

杏格格下了炕扯扯衣裙，道：「貝子爺，算我自作多情，倒是讓你笑話了！再見……」

杏格格氣唬唬地往外走，阿輝一時也沒有話說。

紅棗先躱起來，待杏格格走後，她走入屋中。

阿輝還在發楞。

他也知道剛才太過份了些。

只不過他心中沒有杏格格，就不想佔她的便宜，這種好人眞是難作。當然，他並不以爲杏格格太輕浮。

「阿輝哥……」紅棗拍拍他的肩胛。

「紅棗，妳剛才來自何處？」

「我……」紅棗道：「和安王爺在書房中談話。」

阿輝微愕道：「紅棗……難怪我懷疑妳……」

紅棗道：「阿輝，我要向你坦白一件事。」

阿輝道：「什麼事啊？」

紅棗低聲道：「阿輝哥，你猜的沒有錯。」

「什麼猜的沒有錯呀？」

「我的確對這王府很熟……」

阿輝一楞，說道：「莫非妳是安勝的人？」

她點點頭，說了其母與安勝的一段關係。也就作了他的心腹，但這關係很秘密，很少有人知道。

阿輝想了一下，道：「紅棗，這也不是妳的錯。」

紅棗說道：「阿輝哥，但是我曾賺過你……」

阿輝道：「妳賺我什麼？」

紅棗道：「我和『沙漠神龍』霍長春是同伙。」

阿輝道：「同伙？同伙又如何？」

紅棗說道：「我們合作偷你的武功招式，但是最後卻被你賺了他的武功，對不

對？」

阿輝道：「對！但我不以爲『沙漠神龍』那麼差！」

紅棗說道：「對，他的確是不會那麼差。」

阿輝道：「難道他是故作不敵？」

紅棗道：「當然，好歹他是在此道上的一代霸主。」

阿輝道：「目的呢？」

紅棗道：「一是試你的底子和來路！二是引你進京，來當一位現成的康貝子，享榮華富貴。」

阿輝猛然一震，道：「這麼說我不是康貝子，而我失去記憶的一切，也都是你們胡編的了？」

紅棗道：「這件事也未必全是假的。只是要證明一下。」

阿輝道：「如何證明？」

紅棗道：「找一位有力人士來證明一下。」

阿輝道：「誰是有力人士？」

紅棗道：「令師『煮石老人』。」

阿輝忿然道：「你們賺我來此作貝子，對你們有什麼好處？再說妳明知我不是『煮石老人』的……」

紅棗道：「我剛才不是說過我和安勝的關係了？」

阿輝道：「安勝也以爲我是他失踪的兒子。」

紅棗低聲道：「也許不以爲……」

阿輝一驚，說道：「那他爲何認我作子？」

紅棗說道：「人生在世，難免彼此利用。」

阿輝想了一下，突然拍了前額一下，道：「我懂了！」

紅棗道：「對了，你是聰明人，你該懂的！」

阿輝道：「安勝本爲鎭國公，不久前升爲郡王，也都是宗人府的宗令美言幫忙，如這門親事成功，今後他更要倚鼻宗令更上層樓了。」

紅棗道：「對了！而且他恨哈總督入骨，哈瑞已死，又恨哈王妃，必置之于死地，這方面也要倚鼻宗令在一邊敲邊鼓才能成功！」

阿輝道：「紅棗，你突然告訴我這些，用意何在？」

紅棗低下頭道：「阿輝，我今天才知道你對我好。」

阿輝道：「我本來對妳就不壞。」

紅棗道：「可是以前我不知道——」

「不知道？」阿輝道：「難道妳以爲我對妳假的？」

紅棗道：「至少我以爲你對我不會太好太好！」

阿輝道：「我懂了！八成妳剛才看到我拒絕杏格格的接近我……」

紅棗道：「阿輝哥，你不接受她的示愛，是否爲了我？」

阿輝點點頭道：「是的，最初我想把她當作妳，但立刻就改變主意，因爲她永遠也不會變成妳。」

紅棗道：「爲什麼？阿輝哥！」

阿輝道：「因爲在我的心目中，無人能取代妳！」

紅棗通體舒泰。這句話會她感戴終生。她道：「阿輝哥，正因爲你對我太好，我要告訴你一件你不願意聽的事。」

阿輝道：「既然我不願意聽，又何必說！」

紅棗道：「不成，不說我的良心就不安。」

阿輝道：「那妳就說吧！」

紅棗幽幽地道：「是我自你枕下偷去那封信的。」

阿輝陡然一震，道：「妳？」他跳了起來。

紅棗道：「是的，是我，因爲安王爺派我和『沙漠神龍』南下，就是爲了這三封信的。」

阿輝面色一冷，道：「信呢？」

紅棗道：「已經交給安王爺了……」

阿輝大聲道：「既然你害了我，又何必讓我知道？」

紅棗道：「阿輝哥，由于你對我好，我的良心發現，所以決定告訴你。也許還來得及弄回來。」

阿輝道：「這三封信對王爺是錦上添花，對哈王妃卻是名節攸關，甚至能決定她的生死。」

紅棗往外走，阿輝道：「交出的東西妳以爲這樣能要回來。」

紅棗道：「阿輝哥的意思是……」

阿輝道：「設法偷回來。」

兩人費了將近一天的時間也沒有找到那三封信。

相信必是藏在安勝的身上．只有待夜晚下手。

絕的是，安勝夜晚穿內衣睡，如放在內衣口袋中，還是無法偷取，除非是硬搶，兩小以爲目前仍不便來這一手。

到了第二天晚上，安勝在福晉屋內過夜，紅棗以迷香把他迷昏過去．終於取到了三封信。

兩小都很高興，因爲他們幾乎都以爲辦不到了。

爲免夜長夢多，他們決定立刻還給哈王妃。

安勝丟了信，似乎很焦急，不久出了門，兩小立刻也溜出來，來見哈王妃，最初王妃不見。

待兩小說了兩句隱語——「魚雁找到了。」王妃立刻接見。

古人經常以魚雁來形容書信來往。

哈王妃年紀四十左右，但看來三十餘，雍 華貴，不苟言笑，只是眉宇間頗有隱憂。

王妃說道：「本宮前此未見過兩位小友……」

紅棗道：「是的，我們此來是交還三封信的。」

王妃精神一振，道：「兩位小友怎知此事？」

紅棗道：「說來話長……」她把在石洞中見到崔九被追殺，將小布包丟上石縫，被他們接住之事說了一遍，王妃自然信了。

因爲崔九回府照實說了一切。

這和安勝派出的心腹不同，他們回來報告的全是謊言。

王妃起身歛衽道：「兩位小友的急公好義，本宮沒齒難忘，請受我一拜……」

兩小連忙阻道：「王妃不必如此，這是應該。」

於是阿輝取出三封信遞上。

王妃一看三封信信封上的字跡就神色微變。

她抽出信箋一看，忽然長嘆一聲，信箋落地。

兩小不由驚慌不已，阿輝道：「王妃，您……」

王妃似乎有點頭暈，道：「小友，你們的一份善意我仍然心領，但是這是假造的，你們被人賺了。」

兩小不由愣住，這怎麼會？

王妃道：「信是摹仿假造的，仿得很像，別人很難看出，但我卻能看出是不是我自己的筆蹟。」

當然，不論仿得如何傳眞，當事人是騙不了的。

兩小有點不信，王妃道：「兩位小友請告知經過。」

紅棗就說了偷取三封信要給安勝，後因感於阿輝對她的忠誠，改變主意又偷了回來的事。

王妃喟然道：「兩位小友很聰明，但和安勝這頭老狐狸比，總是差了些，他知道二位後悔想偷回，就仿了三封假的，以便能安全送走眞的。」

阿輝急急地道：「請問王妃，他會如何處置那三封眞信？」

王妃思索了一陣，道：「安勝剛晉升爲郡王不久，告御狀整人，對他的形象不利，再說是否有把握把人告倒也成問題，所以我猜想他會找幫手。」

紅棗道：「他會找誰？」

王妃道：「嗯……應該是宗人府的宗令……」

兩小一齊點頭，道：「不錯。」

王妃道：「只怕那三封信已到了宗令手中。」

阿輝道：「如果只是在宗令手中，也許還可以想想辦法。」

王妃搖搖頭道：「到了宗令手中和到了皇上手中差不多。」

阿輝道：「王妃放心，只要還沒有到皇上手中，我們可以設法調包。」

王妃道：「如何『調包』？」

阿輝指指那三封仿造的假信。

王妃道：「兩位小友怎麼有這麼大的把握？」

紅棗道：「王妃忘了康貝子是宗令未來的女婿了？如在杏格格身上下工夫，是否可能？」

王妃道：「這果然是一條路。不過康貝子您的身份……」

阿輝道：「王妃，我的身份連我自己也弄不清，紅棗對王爺說我是異人救走的安康貝子，可是我自己卻不記得。紅棗說我的頭腦時清時混，所以記憶不清，這說法就連安勝安王爺也信了。」

王妃道：「就算他知道你是假的，也樂得姑作相信，以便和宗令攀親，也說不定是故意製造的。」

兩小相顧愕然，這王妃眞厲害，一語道破。

這件事的確是安勝交待紅棗去物色的人選。只是這人選太像太像，以致可以亂眞，就連安勝自己都看不出眞假來，就不用說是別人了。

阿輝道：「不知王妃可否告知『回春散人』昔年是如何認識的。」

王妃就直說了，正如他們所知道的一樣。

只是她說的「天人合一」治療法，沒有那麼容易、輕鬆，而是柳光庭冒着極大的危險救治她。

那種救人的方式稍一不愼，兩人都有生命之危。

也可以說，不是有相當密切的交情，絕不會冒此大險的。

王妃感激他的地方也就在此。

至於王妃和安勝年輕時的交往，王妃表示根本未論及嫁娶，是他自視甚高，以爲理所當然。

而仇恨之日漸累積，是由於哈總督是他的頂頭上司，他犯過幾次錯過受瑞哈申斥而記恨在心。其實哈瑞申斥他，而不往上報，正是護着他，以便大事化小，小事化無，他卻反而視爲奇恥大辱。

明瞭了這一切，阿輝明白表示，當初所以插手管這件尚不太明白內情的事，主要是因爲「回春散人」柳光庭是他的師叔之故。

當下阿輝立刻表示馬上去找杏格格。

假王妃借刀殺人

阿輝去找杏格格，紅棗已不吃醋了。

原因是這件事是她捅出的漏子。

宗人府門禁森嚴，家丁通報之後，格格傳話，請康貝子報門而進，這當然是輕視。

阿輝此刻不在乎報門而進，因爲師叔之名譽及王妃的名節要緊，他相信師叔和王妃之間是淸白的，那是一段極高尙的佳話。

阿輝報門而進。

杏格格在水榭中等候，這小子也會適應環境，格格開放，他也開放，一下子就摟住了她。因爲水榭中祇有格格一人。

杏格格嚇了一大跳，正要申斥，兩片火辣辣的嘴唇壓了下來，這一手有傷她的尊貴，但卻又是她所欣賞的，尊貴和慾望往往是兩回事。

年輕人喜歡直接了當，熱情奔放的動作。

那怕它是粗獷的，甚至野蠻的。

最初她大力掙扎，慢慢地她像是飮了過量的醇醪美酒地，渾身綿軟軟，類似癱瘓。

杏格格是個略顯豐腴型的少女，發育良好，情竇初開，而滿洲女人在作風上比漢人開放大膽。

當然，激情就到此爲止。

阿輝不能算君子，但在江湖中鬼混的人能像他這樣緊拿恰到好處，適可而止，恐怕不多。

大多數的人，到此懸崖，必然無法勒馬，於是一不做，二不休，先弄了再說，事情的後果及嚴重性，往往是事了之後才發現的。

他放開地說道：「格格……恕我無狀……」

杏格格還有點嬌喘，雙頰緋紅。

設若他繼續進犯，後果又會如何？杏格格似乎並不怕那樣，甚至還認爲阿輝有點虎頭蛇尾呢。

但她冷冷地道：「剛才你似乎不是面對一位格格。」

阿輝長揖道：「格格恕罪，實在是情不自禁。」

這「情不自禁」四字，使杏格格臉上有了笑容，道：「我還以爲你是一竅不通的一塊木頭呢？」

阿輝道：「妳該知道我們還未正式下束，我不敢逾份。宗令地位顯赫，我怎敢造次胡來。」

杏格格笑笑道：「算了，今天是什麼風把你吹來了？」

阿輝道：「主要是來陪罪，另外請格格打聽一件事。」

杏格格道：「什麼事情啊？」

阿輝說了，本來開門見山說出這件事，等於這秘密又多了一人知道，是不大妥當的，但他看出只要他和她保持某種親密感，她就會爲他保密。

杏格格也不單純，哂然道：「你到底是來求我打聽這件事，還是來向我陪罪的？別打我的馬虎眼！」

阿輝絕對不能承認這一點，正色道：「如果格格認爲這件事幫不上忙，也不要找藉口，我安康可是一份至誠，前來向格格道歉，既然如此，安康告退！」

他在武林中鬼混了這幾年，什麼人事沒見過？

扳起面孔，像煞有介事，杏格格還眞被他唬住。道：「算了，是什麼大不了的事，我居然也幫不上忙？」

阿輝攤攤手，道：「把那三封信換回來。」

他取出三封假信，交給杏格格看了一下。

阿輝說道：「如果格格不願意冒這風險就……」

杏格格一揚手，打斷他的話：「爲什麼要換？」

阿輝道：「如格格不敢幫忙，請暫時別問理由。」

杏格格也是年輕氣盛，以爲天下的事沒有他們宗令府的人不能做，不敢做的，道：「笑話，怎麼不敢！」她忘了這是呈給皇上的信。

阿輝道：「那就請格格先問一下，家父有沒有送來三封信，準備請宗令大人轉呈皇上御覽。」

杏格格這就不聰明了，這種事怎麼不問清楚，更重要的是，康貝子這一事等於抽他父親安王爺的後腿，怎可不問明白？

杏格格居然並未詳細去問 就離開了水榭，可見她也是少不更事，再聰明總是小孩子行徑。

大約近一個時辰，她返回水榭道：「康哥哥，如果事成，你如何謝我？」

阿輝道：「妳要我怎麼謝妳？」

杏格格忽然坐在他的大腿上。

滿洲姑娘熱情大膽，加上早熟，這種動作，她並不以爲太過火，甚至以爲是紓尊降貴瞧得起他。

阿輝實在並不是個好孩子。

他絕對不是那麼安份守己的人，而是以爲對杏格格有過火的行爲，對不起紅棗，就是這樣單純。

紅棗的母親和安勝昔年是一對戀人。

紅棗顯然是安勝的女兒，但這種父女關係一點也不明顯，情感也不強烈，只好像是一個主人對待一個侍女。

阿輝以康貝子的身份進入王府，到處吃香喝辣的，有時連他自己也懷疑，會不會他眞是安勝的兒子？

要不，世界上那有這麼像的人？

如果他眞是安勝的兒子，他和紅棗就是同父異母的兄妹了，他眞不希望如此，也不可能如此。

兩人儘情摟抱、溫存，加上親吻，和一些在她半昏迷狀態中的一些小動作，他寧願時間冷凝在這一刻上，永不再前進。

最後她把三封換來的信交給他。

× × ×

一個時辰之內，兩小又在哈王府之內了。

哈王妃看到三封信時，不必看信箋，就喜形于色，說道：「就是這個，錯不了的。」

看了信箋，果然不錯。

仿別人的筆跡不論怎麼像，本人卻能一眼就看出來。

王妃喜極而泣，道：「兩位小友，本宮如何報答兩位，恩深義重，本宮以爲不論如何表示都不足以報答兩位了。」

阿輝道：「王妃不必放在心上，晚輩是看在柳光庭師叔份上，紅棗卻是基於一份同情。」

紅棗突然推開後窗而出，阿輝自前窗穿出，二人不出十招，生擒了一人，丟在屋中地上，王妃愕然道：「這是怎麼回事，此人是本府中的……」

阿輝道：「王妃，此人是安總督府中一個護院的朋友，在此臥底作眼線，不信可以審問一下。」

王妃一驚，問道：「兩位小友怎知此

事?」

紅棗道：「王妃，安勝派出五人追殺崔九，爲首之人名叫李大成，綽號『鐵沙手』，他此番歸來一事無成，被安勝斥責之下，他說有個心腹在貴府簽押房中作管事，可以就近刺探，尤其是崔九返回北京，有未回到王府的事……」

王妃連連點頭道：「原來如此，眞是想不到，身邊會有這麼一個奸細。」

在王妃審問之下，此人最初不說，被阿輝在他的肋骨上踩了兩腳，痛得一頭大汗，只有承認了。

押下此人，紅棗道：「王妃，此事會如何發展下去。」

王妃想了一下，道：「安勝把信交給宗令，宗令和先夫哈瑞昔年也有過節，必然呈給皇上。」

紅棗道：「皇上看過了呢?」

王妃道：「當然，有宗令出頭，且事關宗人府顏面的事，皇上必然盛怒而召本宮進見。」

紅棗道：「會不會根本不召王妃而交宗令便宜行事?」

王妃搖搖頭道：「不可能。」

阿輝說道：「怎知不可能。天威莫測呀!」

王妃道：「這一點我敢保證……」

兩小也不便再問，就告辭出來。王妃發出一陣曖昧的冷笑。

此刻天已暗下來，約晚餐時刻。紅棗道：「阿輝哥，你看王妃這人如何?」

阿輝道：「雍容華貴，不苟言笑，年輕時一定——」

紅棗道：「我是談她的爲人如何?」

阿輝道：「她當然是好人，要不我們爲何幫她?」

紅棗道：「阿輝哥，我卻覺得王妃變了。」

阿輝一怔道：「妳怎知她變了?妳以前就認識她?」

紅棗點點頭，道：「你忘了我早已是安勝的心腹了。」

阿輝道：「你說，王妃是變好還是變壞了。」

紅棗道：「既不是變好也不是變壞，而是變成了另一個人，我是說可能如此，並沒十成十的把握。」

阿輝道：「妳別打啞謎成不成?能不能說清楚點?」

紅棗道：「阿輝哥，這個王妃已不是以前的王妃了。」

阿輝陡然驚道：「妳胡扯什麼?」

紅棗道：「我也不知道是不是一定如此。但我很相信自己的看法，而一個人在短時間內也不會變得那麼多。」

阿輝說道：「妳是說這個王妃不是眞的?」

紅棗道：「這麼說也可以。」

阿輝道：「眞的王妃呢?」

紅棗攤攤手道：「如果知道這一點，一切都可以揭開了。」

阿輝道：「如何來證明妳的看法。」

紅棗道：「也許偷偷溜回去看看就可以得到答案了。」

兩小溜回去，王妃仍坐在原先的座位上。

她的手中有那三封信，她一封一封地唸着。一字也不漏，甚至連信文最後一句「順頌時祺」這一句也不漏，而且讀得很認眞。

怪的是，唸完以後!她又重複一句「順頌時祺」，然後發出一串怪笑。

兩小在暗中並未看出甚麼，出了王府之後，紅棗道：「你有沒有看出甚麼門道來?」

阿輝微微搖頭，卻道：「只是納悶，她爲何要重複『順頌時祺』那四個字。而那怪笑——」

紅棗點點頭道：「阿輝哥，你的觀察還是很仔細，還有呢?」

阿輝道：「剛才看到她的態度和神色，就沒有不久前我們在她身邊時那麼嚴肅與莊重了。」

「對!」紅棗說道：「阿輝哥，現在我更相信這個王妃不是從前的那個哈王妃了。」

阿輝道：「最大的不同是甚麼?」

紅棗道：「應該這麼說，以前的王妃是不折不扣的淑女，這一位似乎不大夠!當然，這仍是初步的看法……」

× × ×

皇上看了這三封情書自然大怒。第一，哈王妃是朝廷命婦，居然如此荒腔走板。

其次，旗人高高在上和漢人私通，已不可原諒，而對方居然有一個武林中人。

但基於家醜不可外揚的理由，目前只有三兩人知道。那就是皇上，宗令和安勝等人。

於是皇上要召見哈王妃。

宗令大力反對召見。他以爲哈王妃已犯了大逆不道的罪行，已沒有面聖的資格了。可以交他嚴辦。

但皇上似乎堅持召見，理由是她畢竟是個命婦。

宗令和安勝似乎都能夠猜透皇上的心意。

理由非常簡單，哈王妃是朝廷命婦中的花魁。

當第一次皇上召見哈瑞夫婦，那是皇上萬壽之日（過生日），在御花園酒筵上，皇上見到哈王妃大爲驚艷。

他十分後悔，沒有及早宣王妃入宮作他的枕邊人。

古往今來，君奪臣妻的例子很多，但畢竟不大好聽。當然在宮幃中，子納父妾，父佔子媳者也大有人在。

皇上一定要召見哈王妃，宗令不能反對。

宗令希望在殿上公開召見以昭大信。

皇上卻以爲這是大清皇室的家務事，不宜公開，決定在養心殿私下召見。宗令暗暗搖頭。

宗令已經七十出頭，他是看着皇上長

大的。

皇帝心眼中想甚麼?他清楚得很。

其實有清一代，也有不少的君與臣妻私通之事，乾隆盛世，八方朝貢，垂裳而治，就不免挖空心思尋求娛樂。

御花園中之「暢春園」最大，是明朝懿戚徐伴之別墅，亭台軒敞，花木參差，清聖祖賜名「暢春」。

後來又在北面築室，賜名「圓明」，是皇子讀書之處。旁有「長春仙館」。當乾隆帝登基時，就把這三園合爲一園，更加美不勝收。

園成之日，乾隆奉太后到園中遊覽，且下旨后妃以下，凡公主、福晉、宗室命婦、椒房眷屬等，一概參與遊園。

這當然是一次盛會。

當日天氣晴和，春光明媚，乾隆帝發現兩旁接駕的女眷之中有一麗人，眞正是眉目如畫，面不脂而桃花飛，腰不擺而楊柳舞。

乾隆帝不由神魂顚倒。

皇帝老子就是這份德性，他要的就非到手不可，這就是爲甚麼父子、兄弟、手足之間，爲了爭奪龍椅，六親不認，殺得天昏地暗，血流成河的原因了。

人間眞富貴，還屬帝王家。眞是一點不錯。

稍後見這位麗人向皇上請安，而皇后又稱之爲嫂嫂，這才知道麗人是皇后的親嫂，也就是內務大臣敷恆的夫人。

乾隆和麗人眉來眼去，自都有意。

後來皇后生日，太后頒旨，令嬪妃設筵慶祝，乾隆大喜：終於來了機會，就建議請皇后的嫂嫂進宮熱鬧一下。

皇后不疑有他，在席上，皇上與傅恆夫人同桌。皇上下旨即席作詩聯句。聯不上者罰酒三杯。

於是乾隆帝先吟道：「坤闈設悅慶良辰。」

皇后續聯道：「奉旨開筵讌衆賓。」

第三句由傅夫人續：「臣妾也叨恩澤逮。」

乾隆續上最後一句：「兩家併作一家春。」

這最後一句自然音在絃外，而且下旨猜拳行令，傅夫人已有幾分酒意。

乾隆命宮女扶夫人入別宮休息，乾隆不久外出，皇后派宮女去探視嫂嫂傅夫人。宮女含笑而回，說是別宮門窗緊閉，不便入內，問皇上何在?宮女不敢回答。皇后也就不敢再問了。

直到第二天一早，傅夫人才到坤寧宮向皇后辭別。髮鬢鬆散，尚有睡容，從此姑嫂不和……

哈王妃車駕入宮，並不太像個待罪的人。

皇上在養心殿召見，夫人自是打扮得十分樸素。可是樸素也是一種匠心獨運的化粧術。

皇上在宮中所見到的后妃，個個都是濃粧艷抹。猛古丁地看到一個十分樸素而雍容的女人，必然耳目一新。

這第一個印象就十分討好。

待詢問事情經過，夫人承認昔年與哈王爺入山狩獵離隊落馬，的確曾受柳光庭援手救治，但雙方都守君子之禮。

自然她不承認有書信往來之事。

皇上道：「這裏有證物在，可容不得妳信口否認!自也不會守君子之禮吧!」

太監把信交給王妃，王妃看了一下道：「啟奏皇上，這是別人僞造的，絕非臣妾的筆跡。」

皇上一楞道：「眞有這回事?」

王妃說道：「臣妾大膽也不敢欺矇皇上。」

於是皇上叫她當場再寫一封信，比對筆跡。

對比之下，顯而易見，不是一人的筆跡。

裕金枝向皇上報密，說安勝有叛逆之意。

這一手眞厲害，連宗令都張口結舌。

他只以爲證據在手，必然會使哈王妃無法反駁，不死也會發配邊疆，卻從未想到信是假的。

這麼一來，他恨透安勝，無事生非拖他下水。

皇上召進宗令怒道：「皇叔此舉用意何在？」

宗令吶吶地說道：「這似乎不大可能的……」

「你拿去看。鐵證在此，狡賴又有何用？」

竟把假信和哈王妃寫的一封信都擲在地上。

宗令一看就相信，果然三封信不是夫人的筆跡。

「臣失察，罪該萬死。」宗令道：「臣這就去查，何以會有此誣告之事。」

皇上道：「哈夫人可知安勝何以會誣告妳。」

王妃道：「臣妾雖知原因，事關重大，卻不敢說！」

皇上說道：「由朕爲妳作主，妳怕甚麼？」

王妃回答道：「事關重大機密，臣妾希望……」

皇上大袖一揮道：「都退出殿外！」就連宗令也和太監們退了出去，不由恨得牙根癢癢地，他何曾受過這等輕視與慢待？

皇上道：「現在可以說了吧。」

王妃泫然道：「皇上，安勝早有叛意，所以府中養有江湖殺手。」

皇上一驚道：「有這……這等事？朕以爲他還沒有這個胆子。」

王妃說道：「臣妾知道皇上不會相信。因爲皇上必定以爲安勝還沒有造反的實力。」

皇上點點頭。

王妃道：「啟奏皇上，京營（戍守京畿之地的八旗部兵，駐在其他各省的稱之爲防營）的岳都統是安勝的死黨……」

皇上又是一驚道：「死黨又如何？」

王妃道：「京營負責京畿之地的安全，非同小可，如這個負責人先有反意者私通，那就太危險了，隨時都會有肘腋之變的。」

八旗編制，每三百人編爲一佐領，五百人設一參領，五參領設一都統，帶七千五百人。

如果戍守京畿之地的七千五百人譁變的話，那還得了？皇上雖不大相信，但卻不能不重視。

身爲皇上見過太多告狀的人。

正因爲見得多了，見怪不怪。但哈夫人裕金枝的風情卻打動了皇上的心，不能不聽。皇上道：「卿又怎知他有叛意。又怎知那京營和他私通？」

裕金枝道：「第一，那京營都統家中不掛別人的繪像，只掛安勝的，即有一例。別人調動京營人馬艱難，安勝一句話即可！」

皇上道：「果有此事。」

裕金枝道：「皇上可以派人到那都統阿隆家中查看便知，另外還有更有力的證據。」

皇上道：「卿就一併奏上。」

裕金枝說道：「皇上請看，那三封信最後的結尾辭句是不是『順頌時祺』四個字。」

皇上看了一下道：「不錯。」

裕金枝道：「這是他們的暗語。」

皇上愕然道：「寫信時，誰都會常用這一句，似乎有點過敏了吧。」

「不然！」裕金枝道：「如果這句話一看就被人看出，是暗語的秘密來，這暗號就沒有甚麼作用了！」

皇上道：「這話也對！到底有甚麼秘密？」

裕金枝低聲道：「這代表四個人。」

皇上又是一楞，道：「四個人？」

裕金枝道：「是的，這代表四個武林人物姓名的最後一字。而這四個人，也都是黑道殺星。」

皇上還眞估不透裕金枝。

一個王妃，怎知這麼多的秘密，尤其是武林中事。道：「卿乃貴胄命婦，又怎麼知武林中的人物？」

裕金枝說道：「臣妾剛才啟奏過，昔年墜馬而昏迷，承武林名醫『回春散人』救治，因而相識，這是聽柳大夫柳光庭說的。」

皇上道：「對對，朕倒忘了！這四個人是……」

裕金枝道：「第一個是『五雷手』司徒順，第二個是『生死簿』喬頌。第三個是『西北風』井逢時，最後一個就是最厲害的『南霸天』上官祺！」果然是「順頌時祺」四字。

皇上吶吶道：「這四個黑道煞星又能如何？」

裕金枝道：「這四個人雖厲害，要犯上可還沒有那麼容易，他們如果密切和京營配合，就很可怕了！」

皇上道：「如何配合？」

裕金枝說道：「如果在京營都統阿隆造反的同時，這四個殺星潛入了大內，以迅雷不及掩耳的手段先除去皇上身邊的侍衛……」

皇上聽了勃然作色，道：「這果然可怕。」

裕金枝道：「皇上目前可能還不信，但事關皇上的安危，國家社稷的存亡絕續，皇上是否要派出大內精英如一等護衛及『供奉』等絕頂高手，來一次迅雷不及掩耳的行動，一舉消滅禍源。」

皇上說道：「應該！而且朕要立刻下旨！」

裕金枝道：「啟奏皇上，這四個非同小可，千萬不可抱着生擒的念頭，應立下殺手，立刻置之死地，一旦兔脫，就後患無窮了。」

皇上道：「是不是他們頗有勢力？」

裕金枝道：「他們都是獨霸一方的梟

雄，手下死士不少。一旦有兔脫，他們又不肯罷休而反撲，這些黑道殺星，心目中是沒有君王的！」

皇上道：「這還得了。朕立刻下旨全力消滅這四個巨寇，至於卿對國家的功勞，朕必有重賞……」由皇上的眼神中，可知「重賞」的含義了。

於有下旨派出大內供奉三人，一是「大力神」雍和，一是「千手伽藍」伍鳳樓，第三個是「飛鷹」包笑天。

另外搭上二三品御前護衛九人之多。

這九人加起來的實力，可眞是非同小可。

皇上還問裕金枝，這一股實力如何？她立刻點頭。

這「順頌時祺」四人果然正在北京。

他們是不是王妃裕金枝說的那樣。黑道煞星，殺人不眨眼呢？不久就會水落石出了。

華燈初上時，中南海附近十分幽靜，一幢四合院中燈光甚明，四人中二人在下棋，另外二人觀戰，而且正在一邊飲酒。

這四人正是「順頌時祺」四大高手。

此刻「西北風」井逢時正在和「五雷手」司徒順對弈。井逢時在思考，司徒順道：「我說三位，有件事總是想不通。」

在一邊觀戰的「生死簿」喬頌道：「我知道你要說甚麼，其實我也在納悶，把咱們請來卻一直沒有動靜。」

井逢時道：「眞是多餘，別人可以不信，難道連柳光庭也不信任了？」

喬頌道：「咱們和老柳又不是一半天的交情，怎麼會不信任他，而是這次他自北京發出的四封信，分寄給散佈在江南的我們，說有急事求助，咱們立刻兼程北上進京，而且照他的意思住進這四合院，居然七八天無人和咱們連絡。」

司徒順道：「不論在老柳在北京如何忙，如他未離開北京，或者未發生什麼意外，他就該……」

井逢時道：「他會發生什麼意外？」

「是啊！」喬頌說：「得了急病死了或被暗殺了。」

「南霸天」上官祺揮揮手道：「各位先別爭執，老實說，我也以爲有違常理，要是老柳還在北京，他就是慢待老友！」

下棋的人也不下了，四人沉默了一會，司徒順道：「以柳光庭之精明，身手又非比等閒，且必要時還會施毒，他總不會遭人暗算吧？」

的確，除此而外，四人再也想不出理由來。

這工夫上官祺自袖內取出一封信，看了一會，「咦」了一聲道：「也許是我多心……」

衆人道：「甚麼事呀？」

上官祺道：「各位把信拿出來仔細看看，這筆蹟是否老柳的親筆函……」

此言一出，皆有驚色。

果眞如此，像他們這些武林中赫赫有名的人物，被人賺到北京來，那才是天大的笑話。

另外三人各自取出柳光庭寫給他們的信。

不久就傳來了驚叫聲。

這四人中以「西北風」井逢時的脾氣最暴燥，道：「他娘的！什麼人敢開咱們的玩笑？這是誰？」

沒有人知道是誰。

但至少已知寫信的人不是柳光庭。

因爲這不是老柳的筆跡，但仿得卻十分傳神。

只不過不管如何傳神，是瞞不了這四個人的。

「南霸天」上官祺道：「現在咱們該冷靜地想一想了！這個惡作劇的人用心何在？」

司徒順道：「這兩天我一直眼跳，而且跳得很厲害。」

喬頌道：「我也有心驚肉跳的感覺，只是司徒順不說他眼跳，我也不會往壞處去想，我看不妙。」

井逢時道：「請問咱們在北京有仇人嗎？」

三人都搖頭，似乎絕對沒有。

上官祺道：「非但沒有仇人，還有朋友。」

井逢時道：「你指的可是哈王妃？」

上官祺道：「這是咱們私下談，不足爲外人道——」就在這時，院中忽然衣袂破空，紛紛飄落九人之多。

雖是便衣，以四人的經驗和閱歷，立刻看出是大內的鷹犬，而且這些二、三品護衛，以前在武林中也都是有頭有臉的高手，大多數認識。

四人一看這九人來勢洶洶，內心已明白了一大半。

但他們仍然想不通，大內高手把他們騙來卻是爲何？他們過去與這些人談不上什麼過節。

上官祺抱拳道：「數年不見，人事滄桑，看來朋友們都作了官哩！不知突然光臨有何見教？」

爲首的就是過去江湖上的狠角色「追魂秀士」白丁，冷冷地道：「不必顧左右而言他，你等四人齊來京畿之地，意圖謀反，上面降旨，格殺母論——」

多一句話都不肯說，九人一齊亮出傢伙。

人多屋中施展不開，就到院中來。

四人全部用劍，他們雖不敢低估這九個鷹犬，但以四人的實力，還是綽綽有餘，所以三五十招下來，九人中已有三人受了傷。

上官祺道：「朋友們，事出必有因，我等自信與各位無過節，請告知爲何騙我等來京，傾巢而出？」

無人出聲，攻勢卻更加凌厲。

但四人看出對方不出手則已，攻必是要害，也就不再客氣，全力搏殺，大約七八十招，對方又傷了三個。

就在這時，屋上飄下三人。

上官祺等人一看，不由心頭一凉，這三個老傢伙的年紀加起來，少說有一百七

八十歲。任何一個，早在三十年前已經名噪武林了。

「大力神」雍和綽號的由來，是某次追敵，敵人藏在一座樓上，他怕樓上有機關，就在外面憑他的神力把一座樓拆了，而且在盞茶工夫之內。

「千手伽藍」伍鳳樓二十五年前在黃山打擂台，連戰五十餘高手，所向無敵，後來有位世外奇人在台子上空晃了一下，才把他驚走。

「飛鷹」包笑天顧名思義，輕功必然高絕。

這三人一現身，未傷的護衞們，立刻退下。

上官祺道：「我想以三位的超然身份，必不會埋頭苦戰而不說出理由來吧？」

「飛鷹」包笑天道：「不錯，我等忝爲大內供奉，素日不管鷄毛蒜皮的事，但對謀反的勾當，就不能再翹着二郎腿看螞蟻上樹了。」

上官祺道：「說我們四人謀反，證據在哪裏？」

包笑天一使眼色，三對四就出了手。

老實說，以這三大供奉的身份對付四人，自然是以大欺小，他們三人成名時，四人才剛剛練武。

但以三人的身份，居然還都亮出了兵刄。

上官祺一看就知道，人家要速戰速決，當場格殺，他們雖是有頭有臉的俠士，卻也不作這傻事。能逃過今夜，還怕沒有機會報仇？

上官祺和三人一交眼色，心裏都有數，一有機會就溜，犯不着讓他們全部殺之滅口。

「大力神」雍和用巨刀，一格一架就把井逢時震退了一大步，虎口奇痛欲裂。

「千手伽藍」的鐝出神入化，不出五招，以一對二，把司徒順和喬頌逼退了兩步。

這四人以「南霸天」上官祺的身手最高，他連接「飛鷹」三招，雖知終非敵手，卻還可以應付一陣子。

上官祺連使眼色要他們走，不必管他了。

只不過在這强敵環伺之下，走又談何容易？

這是絕對不可能取勝或者保持平手的局面。

可以說這是十分可悲的局面。

人家早已作了週密的評估，把他們四人的實力還高估了些，也要在半個時辰之內把他們擺平。

大內供奉，確有眞憑實學。

任何一個武林高手，都不可能虛名浪得，尤其是進宮當供奉，絕對要實至名歸才行。

這三個人要在半個時辰內達到目的，絕非誇大。

首先負傷的是「西北風」井逢時，背上被雍和砍了一刀，肋骨都斷了兩根，還在負創拚搏。

其次是「生死簿」喬頌，一隻左手在「千手伽藍」伍鳳樓的劍光一閃之下飛了出去。

此刻「五雷手」司徒順和「南霸天」上官祺目紅似火，因爲他們四人交非泛泛，眼見濺血五步，上官祺仍然向司徒順打暗號叫他走。

上官祺的血淚只有往肚裏吞，因爲這是無奈的。

以他們四人的實力，這種絕境實在無法避免。

可是沒有一個人能走得了，眞正是插翅難逃。

絕對沒有超過兩盞茶工夫，喬頌倒臥血泊中。

接着是井逢時被「飛鷹」凌空下擊，一劍自左肩井穴戮入，直達心肺，景象十分慘烈。

剩下的司徒順和上官祺也受傷累累。他們都知道，已經無法再支持十五招，這還是由于已倒下兩個，對方三人的身份，不屑以三對二，要是三人搶攻，只怕五七招就會結束。

就在這時，忽聞屋上有個女聲，叫道：「老伯伯，您可是『煮石老人』老前輩嗎？」

一個怪怪的聲音道：「嗨——嗨——是的，女娃兒……是什麼人？三個打兩個，而且趕盡殺絕？」

女聲道：「不知道——好像是大內的供奉。」

這一老一少，一問一答，大內三供奉不由心頭一震。

「煮石老人」乃武林三大異人之首。

像三大供奉雍、伍、包三人和他比，又差了一截子。

所以就在三人錯愕之間，上官祺只有先救未死的「五雷手」司徒順，一掠而至，低聲道：「快走——」

司徒順此刻傷重，已不可能高來高去，全靠上官祺的協助，自屋上疾竄而去，三供奉此來是奉旨殺人，絕對不留活口，雖然「煮石老人」身份超然，但三人在此合力一搏也絕不會怕他。

於是三人上了屋面，伍鳳樓向雍和一使眼色，叫他去追漏網之魚的司徒順和上官祺，二人對付煮石老人。

雍和追去，但伍、包二人卻未看到「煮石老人」。

伍鳳樓道：「老包，會不會是被人耍了。」

包笑天四下一打量道：「誰敢？」

伍鳳樓道：「一個女娃兒和一個怪聲怪調的人。」

包笑天道：「據我所知，『煮石』老鬼的確是陰陽怪氣的。」

二人在屋上找了一會一無所見，不由盛怒。

如果不來這一手，上官祺和司徒順如何逃得了？

不問可知，是阿輝和紅棗兩小玩的花樣。

他們二人自知出手也沒有用，就冒充「煮石老人」。

原來紅棗看穿了哈王妃是假的，溜回偷看，果然大有問題，也就盯上了王妃，後來他們遇上了崔九，私下一談，由于阿輝在安王府中以貝子的身份救過崔九，崔九感恩圖報，立刻也說出了心裏的話。

原來崔九也看出一些蹊蹺來，王妃變了。

經紅棗一提，崔九也相信這不是以前的王妃。八成是哈王妃的妹妹裕金葉，此女也算是武林中人。

因而，三人也盯上了這個假王妃裕金葉。

於是暗暗發現裕金葉將計就計，陷害宗令及安勝的詭計，因此，三人也盯上了三個供奉和九大護衞。

但是，一動上手，他們就知道「順頌時祺」四人絕非敵手，而三人下去也是白搭。就由紅棗和阿輝對白，阿輝冒充「煮石老人」。

他揑起鼻子再把結喉抓住，如此發音較爲蒼老，而且怪聲怪調。這才暫時騙過了三個老鬼。

現在兩小加上崔九護着上官祺和司徒順逃走，但逃出不遠，在一家民戶的菜園中就被追上。

上官祺駭然，他知道，他和司徒順負傷，加上這三個人也擋不住「大力神」雍和，他道：「雍和．你也是成名人物．事到如今，總該說出原因吧？」

雍和道：「有人在御前告狀，你們四人和安勝及京營都統阿隆聯手造反，想顚覆大清王朝。」

上官祺哂然道：「就憑你們三位的經驗，想想看有此可能嗎？試問，告御狀的人是否哈王妃裕金枝？」

他不說是裕金葉，是因爲三供奉也許還不知道她的眞正身份。雍和笑笑不答，而且出了手，他必須完成任務，道：「剛才你們有沒看到『煮石老人』？」

「當然看到了！」阿輝道：「我就是『煮石老人』之徒。」

雍和睨了阿輝一眼，道：「你？」

「怎麼？你不信？」阿輝道：「好吧！雍和，你別和他們窮纏，在這五個人之中，若論身手，自然是以我最高……」

雍和聞言停手。

如今上官祺和司徒順二人傷勢不輕，諒他們也逃不了，既然有「煮石老人」之徒在此，若論輩份，也和他們三供奉差不多。

若是比年齡，那可就差得太多了。

雍和道：「你眞是『煮石老人』之徒嗎？」

阿輝道：「當然，家師說，遇上大內高手，最好給他們點面子，不要使他們下不了台，所以……」

雍和冷冷一笑，道：「你要給我點面子？」

阿輝搔搔頭皮道：「我本來不大想給你面子，因爲你們三大供奉不問靑紅皂白就殺人！」

雍和道：「小子，你的口氣是不是太大了些？」

阿輝笑笑道：「說實在的，還不是沾了家師的光？」

雍和道：「小子，你眞是『煮石』老鬼之徒。」

「哈！」阿輝對紅棗及衆人道：「聽到沒有？他身爲供奉，竟以爲我不是老頭子的徒弟。」

雍和道：「你叫你師父是老頭子？」

阿輝道：「是啊！我師父就叫我這麼稱呼的。」

雍和道：「好吧！只要你能接下我三十招，網開一面，留下上官與司徒二人，我放你們一馬！」

阿輝向上官祺和司徒順使眼色，要他們快走，可是二人怎能把這超級强敵留給兩個孩子？

崔九低聲道：「二位快走，『煮石老人』之徒，雖無勝算，自保應無問題，二位不走，反是累贅。」

上官祺和司徒順點頭，表示一有機會就走。

阿輝道：「雍和，萬一三十招內你承讓一招半式，或者我拖過了三十招以上，你的老臉往哪裏放？」

「我？」雍和哂然道：「小子你越說越離譜了！」

「這樣吧！我亮一手給你看看，你就該知難而退了！」阿輝道：「老頭子說，不要難爲你們，我必須照辦！」

雍和從未聽到一個年輕小崽子如此對他說話。

好像他們天生就比這小子矮了一頭似的。

雍和道：「你要亮什麼絕世奇學？」

阿輝道：「絕世奇學不敢說，至少你沒學過。」

雍和的眼珠子都氣得快彈出來，道：「小子，你別吹！我看你別無所長，吹牛卻高人一等。」

阿輝的嘴唇嗡動了一會，上官祺和司徒順都聽到細小而清晰的聲音，不由同時一怔。

阿輝指着一邊一株一圍粗的楊樹道：「雍和，這是一棵大葉楊樹對不對？」

雍和茫然道：「不錯。」

阿輝道：「它很茂盛是不是？」

雍和道：「不錯，你是不是能一掌劈斷或一腳踩斷它？你以爲這點外家工夫能唬住老夫？」

阿輝連連揮手，道：「雍和，老頭子說過很多次，他說大內三供奉以你的臂力最大，武林中再也找不出幾個來，但比起我的『乾坤一抱』……」

雍和茫然，說道：「什麼叫『乾坤一抱』？」

阿輝看了上官及司徒一眼，走向大樹旁，雙臂一抱一收，大約有呼吸三五次的時間他鬆了手。

這一手連崔九、上官和司徒等人都莫

測高深。

「乾坤一抱」頗似招術的名稱。

過了一會，大樹還是原樣，搖也未搖一下，雍和冷蔑地道：「小崽子，我看你是誠心來攪局的眞是找死！」

雍和雙手一握，雙臂一陣「格巴」暴響。

但就在這時，一陣微風吹來，大葉楊樹上的葉子忽然陸續飄落下來，最初三五片，繼而十餘片，越來越多，最後下落如雨。

不但上官和司徒大爲驚異，雍和也不禁一呆，吶吶道：「你是宇內三奇『地不平』的什麼人？」

這句話還眞問倒了阿輝。

他不知「地不平」是何人？但聽對方稱「地不平」爲「宇內三奇」。相信必和「煮石老人」齊名。

阿輝在江湖上混久了，一肚子鬼劃符，噱頭多得造反。他只知道「煮石老人」名氣大。就自稱是「煮石老人」之徒。

他的一貫的作風是有駱駝不吹牛，有大象就不吹駱駝。

他雖不知教他「乾坤一抱」的人是誰？經雍和一提，知道必是赫赫有名人物，於是他又吹起來了。

他負手踱了幾步道：「人總要謙虛點是不？」

雍和道：「這話是什麼意思？」

這工夫樹葉如雨下落，枝椏已經半禿了。而且樹皮爆裂，都捲了起來。也就是說，才不過兩盞茶工夫，已變成一株枯樹了。

阿輝說道：「其實，武林三奇都是我的……」

他故意頓住，留個尾巴不說出來讓他猜。

任何人都可以猜到下文：都是我的師父。

所以雍和雖然老奸巨滑，還是被他唬得一楞一楞地，這似乎不可能，因爲風聞三奇都不收徒。

但是，這一手「乾坤一抱」實在是太絕了。

說來也絕，當初那個一腿長一腿短的怪老人教他抱樹功時，本是無心挿柳，以爲他絕無此恒心練下去的。

他問那怪老人這是什麼武功，對方說是「乾坤一抱」。

這名稱也是怪老人隨口胡謅的。

如果這名稱眞是宇內三奇之一的武學名稱，雍和那會不知道？

就在雍和雖有點相信，卻不便被一個小孩唬退而仍想動手之下，上官祺和司徒順向右邊竹叢掠去。

雍和冷笑道：「你們還想走？」

正要去追，阿輝道：「殺人不過頭點地，你眞以爲他們想跑？」

雍和愕然，叫道：「他們不是已經跑了。」

阿輝道：「你活了這把子年紀，卻無識人之能，你眞以爲他們是貪生怕死之輩？你錯了！」

說到這裏，上官祺和司徒順已奔入竹叢中，只聞他們慘呼一聲，接着傳來「卜通，卜通」之聲。

好像有兩個重大的東西掉落井中。

阿輝伸手一讓，道：「雍和，你去看看，他們跑了嗎？」

雍和半信半疑，掠進竹叢，這兒有一口深井，由井口到水面是有十七八丈，淼黑一片，僅能隱約看到水面的微微波光。

如無東西落井，那水面不會有波紋。

這毫無疑問，是上官祺和司徒順投井自絕了。

本來這種事不可能發生的，但也不無可能。

「順頌時祺」四人向稱莫逆，如今慘死二人，剩下二人也受了重傷，無顏苟活，投井一了百了，自也有其可能。

雍和極目向井底望去，天上無星無月，看不清井底是否有屍體浮起，或者屍體還未浮起？

只見一團團水波向四下推展。

這證明確有人掉下井去。

他很佩服這小崽子的知人之明。居然被他猜中，這二人無顏苟活，必然已投井殉友了。

但是，就在這一會工夫，回頭望去，一個人也不見了。

非但阿輝和紅棗三個人，崔九也不見了。

雍和暗叫一聲「不好」！八成上了大當。

「卜通，卜通」之聲，也可能是兩塊大石丟下去發出的聲音。上官和司徒實在不會那麼想不開，雙雙投井自絕，這麼死眞是所謂輕如鴻毛了。

他怒極，有生以來第一次，連續被人戲耍。

尤其是一個小崽子。

他相信必然是把兩塊大石丟入井中發出「卜通」聲。

不錯，正是井邊兩塊洗衣用的石板丟入井中。

這也正是阿輝不久前咀唇嗡動，以傳音入密叫他們如此做的，因爲他進入此園時就看到了井和石頭。

聰明人可以利用四圍任何一草一木一山一石。

就這麼一會工夫，五個人已經無影無蹤了。雍和氣得「哇哇」大吼。他無法向伍、包二人交待。

× × ×

安勝和都統阿隆謀反，被捕入獄，雖經宗令力保，且查無實據，但由于皇上在裕金葉身上嚐了甜頭，卻不顧收回成命，本來是要殺頭抄家的，最後以「削爵」不了了之。

要是抄斬，阿輝就不敢返回王府以免被殃及，如今他可以回府了。削爵並非變成庶民，而是降爲「不入八分」的輔國公了。等於降了三級。

這自然要遷出王府，遷到較小的宅子去。

這麼一搬家，阿輝就趁機把上官祺和司徒順帶進府中，在他的院中騰出三個房子讓二人養傷。

至于「生死簿」喬頌和「西北風」井逢時的遺體，叫一個陌生人給地保三十兩銀子把他們葬了。

因爲不便出頭，這「順頌時祺」四人仍是欽犯。

崔九仍返回哈王府，故作懵然不知。兩小要他弄清楚，這個假王妃到底爲什麼要害「順頌時祺」四人及安勝等人？

她的眞正目的是什麼?

據兩小與崔九猜測，可能這假王妃殺了眞王妃，只是爲了貪圖王室的富貴榮華，以及怕「回春散人」柳光庭的友人「順頌時祺」四人識破，就來了一次一石數鳥，趕盡殺絕。

他們還相信，她一有機會，必殺柳光庭。

因爲以柳光庭和眞王妃裕金枝的交情，一旦再次見面，必能識破這個假王妃。一旦識破，就知道眞王妃已遭毒手，豈肯干休？

這理由很夠。至于加害安勝，也因眞王妃與安勝年輕時相識，以後又交惡，印象深刻。

裕金葉如不殺安勝，也可能有一天會被他認出。

這些理由都可能對，但兩小和崔九以爲可能還有更大的理由。因爲裕金葉似乎在蓄意接近皇上。

接近皇上，爭寵的成份較大。但他是個總督的未亡人，即使能自荐枕席一次兩次，終是不能長久。

那麼她的眞正目的又何在？而她還可能以眞的信件威脅柳光庭。因爲柳在武林中是一位正人君子。

兩小救治上官與司徒二人，把他藏在安府中，這當然也是一件危險的事，他們仍是欽犯，萬一被查出在安府，安勝非被滿門抄斬不可。這也是基于最危險的地方也就是最安全地方的理由。

阿輝雖和安勝未必有什麼血緣關係，卻也同情安勝被一下子打下來，像由三十三天打入十八層地獄。

而宗令更恨哈王妃，因爲他雖無罪却丟了一次人。

現在，兩小在陪上官祺及司徒順。紅棗道：「以兩位的傷勢來說，如果柳大俠在此，那就指日可癒了。」

上官祺喟然道：「這眞是禍起蕭牆，沒有來由，我等素日很少結怨，又怎會變成欽犯？」

阿輝道：「兩位絕未想到，是受了池魚之殃。」

司徒順道：「這話怎麼說？」

阿輝說了他們所猜想的一切，那就是假王妃怕熟人揭開她的秘密，來個先下手爲强。

「二十年的『鬼影子』崔九就忽然發現王妃變了。」

司徒順道：「變成了另一個人？」

阿輝道：「是的，換了另一個人。但很像，要不是他在哈瑞夫婦身邊近二十年，是絕對看不出來的。」

「小友，你們以爲眞王妃會有被害的可能嗎？」

紅棗道：「雖然猜測，這女人必是王妃的嫡親妹妹裕金葉，但一個人利慾薰心，什麼事都作得出來。」

上官祺道：「小友，這就對了！我們是受了柳光庭的連累，但我們是好朋友，而光庭又是王妃的知己，我們一定要查明眞相爲王妃報仇。」

司徒順道：「歐陽小友的『乾坤一抱』眞是天下一絕，果眞是『宇內三奇』的得意門人嗎？」

紅棗大笑，道：「兩位要是信他的話，臨死恐怕連褲子也混不上……」

阿輝道：「兩位莫怪，在下不過是一時無計，什麼最大就說什麼，『宇內三奇』是什麼樣子？我也不知道。」

上官祺卻搖頭道：「小友恐怕又是在開玩笑吧！『乾坤一抱』那手絕活，恐怕也只有『宇內三奇』才——」

阿輝道：「實不相瞞，那是六年前我遇上一個一腿長一腿短的怪老人，他教了我那一手的。」

上官祺喃喃地道：「據說『宇內三奇』之中有一位綽號『地不平』的，大概是暗示一腿長一腿短之意。也有人說此人姓狄名不平。總之，當今武林中見過這三位奇人的太少了。」

司徒順道：「這麼說來，小友並未吹噓，確是三奇之一的門下了。」

紅棗道：「說是三奇之一的門下，勉强算數，說是三奇都是他的師父，是不是吹得太過火了？」

阿輝大笑道：「一時情急，只好如此了！」

上官祺道：「雖然小友是誇大了些，但小友臨危不亂，大敵當前居然還能想出那金蟬脫殼之計來，在下十分佩服。」

「是啊！」司徒順道：「丟石入井的同時，還發出痛不欲生的悲嘶，然後傳來『卜通卜通』之聲，眞是神來之計。」

上官祺道：「誰知老魔上此大當，非但丟了人，回去對皇上也不好交待，必然恨極，我們要特別小心。」

紅棗道：「兩位前輩認爲，目前能否設法刦持假王妃，嚴刑逼供，以便獲知眞王妃是否健在？」

上官祺道：「我看暫時先不要這樣，最好在弄清她接近皇上的眞正目的是什麼再動手不遲。」

× × ×

皇宮大內向稱六宮粉黛數千，卻也有不少的皇帝出宮打野食，明朝正德皇帝，平劇「遊龍戲鳳」的男主角，經常出宮獵艷，據說山西大同附近的年輕婦女遭殃的不少，其實天下的女人都是差不多。

皇上自見過裕金葉之後，自然心動。而裕金葉也是個狐媚女人，知道皇上已吃了香餌。

這天傍晚，王府來了一位太監。

這當然是皇上身邊的貼身的心腹太監了。

王妃要在大廳接見，太監示意找個隱秘之處，於是就去了水榭。這兒在大池塘中央，絕對隱秘。

侍女上了茶點退出水榭之外。

裕金葉笑問道：「公公來此，必有公幹……」

太監道：「奉皇上旨意，着王妃於今夜子時前到西山別墅中候駕……」

裕金葉早已料到這一着，卻還惺惺作態道：「公公可否示知，皇上召見於西山有何教諭？」

太監還眞以爲她不懂呢，道：「旣稱之爲家天下。悉天下皆爲皇家所有，悉天下的女人，豈不也都是皇上的了……」

裕金葉道：「人言可畏，公公有以教我。」

太監道：「王妃小心行事，好好修飾打扮一番，無人知道，就算有人知道也沒有人敢說的。」

裕金葉道：「謝謝公公指點。」

太監離去時，得了五十兩的賞賜。太監出宮辦事（尤其是辦這種事，必有所獲）乃是肥差。

當然，太監弄銀子外快的機會太多。如外放的官員回朝述職，要見皇上，照例要太監通報指引。某年夏季有位老臣返京要見皇上，因未向太監打點，這太監就帶着他去宮內繞了兩圈。

這老臣已七十多，天又熱，待到了皇上面前跪下，就也爬不起來了。

稍後，崔九自安府的後牆越入，找到了兩小。

阿輝道：「崔大哥有什麼事？」

崔九道：「有一件十分要緊的事，在下不敢作主。」

紅棗道：「是假王妃的事吧？」

崔九道：「當然，今夜宮中有個太監到哈王府來，要王妃子時前到西山別墅候駕……」

阿輝道：「怎麼？皇上被這女人釣上了？」

上官祺道：「以這女人的狐媚手段，風流天子那有不上釣之理？崔兄，依你看，這是不是個機會？」

崔九吶吶道：「什麼機會？」

上官祺道：「在御前揭開假王妃的身份。她就犯了欺君之罪。但也可能被加上『犯蹕』的罪名。」

紅棗道：「上官前輩，你有沒有想到一個問題？如果皇上問眞的王妃在那裏？如何證明她是假的？我們能拿出什麼證明來？」

上官祺道：「小妹說的也是，在找到眞王妃之前，咱們是扳不倒她。」

阿輝說道：「但這齣戲卻是値得一看的。」

紅棗道：「你可別亂來，皇上去的地方，必然是戒備森嚴。一旦被抓到，或者知道你是安勝之子的話，安勝的腦袋可就保不住了！」

阿輝道：「他們子時好戲上場，如今才不過酉時初，咱們先潛進去藏好。」

司徒順說道：「小友去看戲的目的爲何？」

阿輝道：「我可不是爲了去看『紡棉花』或『大劈棺』，而是想親耳偷聽她接近皇上的眞正目的。」

上官祺道：「對，如她另有目的，必在枕邊提出來。皇上一旦樂昏了頭，枕邊的問題他十之八九會答應的。」

崔九道：「此去十分凶險，絕不能出岔子。因爲一旦小俠失手，可能連累安勝，一旦抄家，兩位大俠在此養傷，豈不危險？」

阿輝道：「我會見機行事，萬一被發現，我們二人總會有一人回來報信請兩位迴避。」

× × ×

皇上臨幸哈王妃，不在宮內也不在哈王府中，而在西山別墅，不全是爲了避人耳目。

西山風景優美，在此尋歡取樂，自必另有奇趣。

爲什麼人人想作皇上，就是因爲皇上可以隨心所欲。

兩小加上崔九三人，到達西山時間尚早。

西山別墅本也有太監和管事，但皇上不來時則僅有極少數的護衛，而且是四、五品的護衛。

三人議定，兩小潛入別墅內，崔九在外接應，連絡暗號是如被發現敲磬三長聲，即將被擒五次三促聲。

因別墅中有一佛堂，皇上在此暫住時，如遇初一、十五，也會到佛堂頂禮。

旣爲天子，也會拜此小神，說來也是矛盾。

二人潛入時，大內派來戒備的護衛還未到達，所以兩小很容易就潛入中心地帶，也就是皇上寢宮的附近。

此刻寢宮中有五七個小太監尚在作最後的拾奪打掃。直到一個總管太監到處摸了幾下，手上一塵不染時，才帶上門走出來。

這工夫兩小輕輕推門而入，對於這麼豪華的宮幃眞還是第一次大開眼界，較之安府及哈王妃的寢室，又不知高明多少倍了。

阿輝往龍床上一躺道：「朕甚疲倦，愛卿過來爲朕寬衣侍寢吧——」

紅棗笑罵，道：「你那像個皇上的樣子。」

阿輝道：「我不像個皇帝，你却像個香妃！」

紅棗道：「去你的，還不快起來，萬一被人看到，不但前功盡棄，可能還要腦袋搬家哩！」

阿輝道：「紅棗，快過來躺下過過癮

啊！」

紅棗也走近躺下來。

大龍床是鏤花的，正面床柱上還雕有蟠龍。

羅帳是黃緞的，帳內有古銅床鏡。

紅棗道：「阿輝，床四周爲什麼要有鏡子？」

阿輝也不知道，卻故作內行道：「這很簡單，皇上和后妃在此睡覺，爲了產生奇趣，一邊取樂，一邊自鏡中觀察雙方的動作和表情！」

「去你的吧！」紅棗紅了臉，道：「可能是怕人行刺，有人走近床邊，鏡中即反映出來。」

阿輝道：「要是刺客已到了御床前，映出來又有何用？這的確是玩樂用的，民間富有之家的大床四周也有裝鏡子的。紅棗，將來我的洞房床上也要有鏡子。」

紅棗道：「阿輝，我不要和你談這些，這個床可眞舒服，能在這床上睡一覺也不枉今生。」

阿輝道：「我們可以在這床上模擬成親！」

紅棗道：「阿輝，你說什麼？」

阿輝道：「我是說，皇上大婚之前要試婚，據說就在此進行試婚。」

紅棗道：「什麼叫試婚？」

阿輝道：「聽說清朝皇上大婚之前，怕年輕人不懂其訣竅胡搞亂整，就自宮女中挑選一個來作試驗品，又稱『試婚格格』（清語格格乃小姐之意）。」

紅棗道：「這眞是陋俗，皇后會不吃醋？」

阿輝道：「據說試婚的用意有二，一半是讓皇上能熟練這件事，一旦和皇后大婚乃能正常『操作』。第二個原因是基於男人都有喜新厭舊心理，和這『試婚格格』有一次之後就膩了，然後和皇后大婚，才會恩愛長久。」

紅棗道：「阿輝，你以爲這說法有沒有道理？」

阿輝搖搖頭道：「不對。」

紅棗道：「爲什麼不對。」

阿輝道：「據說男人和女人都重視第一次的好合。」

紅棗道：「我也以爲是這樣的，尤其是女人，一輩子也不會忘記和她第一次的男人。這『試婚格格』以後的名份是嬪還是妃。」

阿輝道：「那有這麼好？試過婚以後就失踪了。因爲絕對不許她再見皇上，以免皇上對她產生情感。」

紅棗道：「好殘忍，也太矛盾，不是說試婚之後皇上會更愛皇后嗎？怎會怕皇上對她眷戀呢？」

阿輝道：「反正皇上玩女人，總能想出點子來。」

紅棗道：「這又不大對勁了！皇上試婚是怕他小不更事，先作一次實習。難道說他和『試婚格格』玩那箇就不可能出岔子？」

阿輝道：「大概不會。據說在試婚的寢室中，擺設着許多大小不一，姿態各異的歡喜佛，有的是眞人同樣大小，有坐有臥，有男上女下，也有反其道而行呢。反正一般人所想不到的這兒都有。據說雍和宮中最多（雍和宮爲雍正皇帝作大阿哥『太子』時的潛邸。登基後感念西藏喇嘛之協助，就將雍和宮作爲喇嘛廟）。聽說有的開動機關，四肢還會動，參起歡喜禪來，有聲有色，就像眞人在纏綿交媾一樣，有這麼多的示範歡喜佛，又怎麼會出岔子呢？」

紅棗道：「眞缺德，不知是誰想出的點子——」她忽然下床，走到一邊長几旁，伸手撩起長几上的黃綾，她忽然驚呼一聲雙手捂住了雙目，道：「下流——我不要看——」

這長几上是一尺多高，兩尺不到的木刻歡喜佛，刻工精細，栩栩如生，而且髹漆成人體的膚色，甚是唯肖唯妙，一看之下就令人熱血奔湍，混身像起了火似的。

紅棗雙手捂眼，停了一會，又自指縫中偷偷望去，但立刻又嚇得閉上眼：原來男女間就是這樣的，多麼可怕——」

就在這時，這寢宮另一角門的黃綾布幔中突然伸出一支火銃。有人低沉着嗓音，說道：「大膽刁民，竟敢擅闖皇上的寢宮——」

二人大吃一驚。

因爲火銃這玩藝是洋人發明的，發射出去呈扇面形，任你輕功再高也閃避不及，輕則重傷，重則死亡。

神機營就配備這種火銃。

皇上駐蹕之處，當然會駐紮一部份「神機營」的火銃手了。

「跪下，媽拉格巴子！」這人一吆呼，阿輝忽然一樂，說道：「是不是『小滑溜』？」

黃綾幔一撩，走出一個十五六歲，皮膚極黑，生了一身結實肌肉，抱着一支火銃的小子。

阿輝說道：「嚇了我們一跳，小滑溜，你怎麼會在這兒？」兩人激動地抱在一起。

小滑溜本名叫金燕西，可是友輩們沒有人叫他的本名，都叫他「小滑溜」而不名。

原因是他奇滑無比，點子比阿輝及紅棗還要多。

他本是一位冶劍名家的門下，由於成年累月叫他拉風箱（即鼓風箱，吹火冶劍，使火旺盛之用），打鐵、作飯及作一切粗活，長久在火爐邊操作，肌膚就黑了。

三年前他膩了那種生活，就溜出奉天南下流浪，和阿輝認識了，立刻就情投意合起來。

他和阿輝不久前失散未連絡上，阿輝在半路上遇上崔九被人追趕，來到北京，巧的是小滑溜也來了。

他們不是知道這兒有什麼精彩的戲碼可看，而是到了京城，阮囊羞澀，一日三餐都混不上了，於是想到西山別墅下手摸幾樣珍玩出手。

對北京，他不陌生·他可不管這是皇帝遊樂之地。

他首先摸出了一支火銃·這是提防萬一失手，也好用這東西脫身，居然遇上了老友，雙方簡略地說了各自的遭遇及來此的目的，阿輝爲紅棗介紹。

然後三人藏在龍床之下。

在這寢宮之內，這是最隱秘也最能偷聽皇上和裕金葉交談的地方。不久這寢宮附近有了動靜。

那自然是護衛們在附近戒備及搜索，以免外人混入。

但不久有人嚷嚷，說是少了一支火銃子。

另外有個人斥呵道：「皇上御駕也快到了，除非是你的腦袋丟了，一切都待皇上回宮之後再說。」

「是…大人……」

這龍床之下自然很黑暗，三人擠在一起，便於低聲交談。阿輝告訴小滑溜，裕金葉來了，連低聲耳語也要小心。因爲她也算是武林中人。

等了很久之後，皇上才到，稍後大概裕金葉也到了。

不久，有人走進來，且傳來太監問皇上要不要宵夜和點心事的事，皇上說一切都免了，於是閉上了門。

寢宮的門一閉上，整個別墅中就肅靜無嘩了。

三小在床下屏息靜聽。

最初只有龍床的「格支」呻吟聲，也不過兩盞茶工夫，皇上微喘着道：「卿眞是個尤物！」

裕金葉嗲聲道：「臣妾爲了小心侍候皇上，就參照長几上的歡喜佛姿勢，全力以赴，想不到出力反不討好——」

皇上道：「卿體貼朕，朕自然知道，愛卿，以後一個月來此兩次，沒有什麼不方便吧？」

裕金葉道：「皇上要臣妾來，再不方便也要來呀，依臣妾之見，以後不如就在臣妾府中，因西山太遠，來回費時，過於招搖。」

皇上說道：「也好！卿要朕賞賜妳什麼？」

裕金葉道：「皇上垂愛，臣妾又感榮寵，那還敢索賞——」

皇上道：「這是一定要賞的。朕整天和宮中一些死眉死眼的娘們朝夕相對，眞是膩透了，難得愛卿讓朕心懷大開。眞是相見恨晚，卿說吧！朕一定會答應妳一切的要求。」

裕金葉嗲聲道：「皇上……不要嘛，怎麼……剛才那一陣子還不夠——」

皇上得意地笑了起來，催促道：「說呀！」

裕金葉道：「既然皇上非賞不可，臣妾如堅不接受，也算是太不敬的。聽說東瀛扶桑三島前年進貢了一幅『海上仙山畫』，寫景筆法和中國不同，皇上如果願割愛就以此畫見贈……」

皇上似乎窒了一下，道：「好好！那當然成！愛卿不要別的金銀珠寶，指名要此畫，可見妳必是一位行家。」

裕金葉道：「皇上謬獎，先夫哈親王在世之日，對國畫甚有研究，臣妾耳濡目染，自然也見識過，尤其先夫對收藏外國畫更有興趣，如西洋畫等等——」

皇上道：「妳愛好字畫，把此畫送卿·那是最好不過。明天朕自庫中取出，派人送到卿府上去。」

「謝謝皇上恩典——」

到此，這齣戲已近尾聲，不久裕金葉下床整理衣衫離去，皇上已在此睡了一夜，翌日近午時才起駕返回皇宮。

三小在床下足足趴了十來個時辰，腿都痲痺了。而崔九在外面更是焦急，未發出危險暗號，就表示未出紕漏。但仍感不安。

十來個時辰一點動靜也沒有，也不由他急得團團轉。

三小溜出來時，已過了午時。

三人來到一家飯廳，在僻靜的雅座中邊吃邊談。崔九這才明白了一切，道：「老弟，我眞服了你們的膽量，未在皇家躭過當過差的人，不知王法的嚴酷！」

小滑溜打趣道：「這就叫着瞎子不怕鎗！」

紅棗問道：「裕金葉爲什麼不要別的，只要一幅扶桑國進貢的『東海仙山圖』呢？」

崔九道：「必然是扶桑出自一位名畫家手筆。」

阿輝搖搖頭，道：「只怕並不這麼簡單。」

小滑溜道：「我也是這麼想，皇上再三說明要賞她，而且只要她說出要什麼，皇上一定答應，在這情況之下，她爲什麼不要最珍貴的東西？」

阿輝道：「誰敢說這幅畫不是最珍貴的東西？」

紅棗道：「皇上說明天派太監把畫送去，這明天是指今天還是明天。」

阿輝道：「皇上說這話的時候，正好是子時，他說的可能是今天，也可能是明天，我們要派人盯上，最好能把那幅畫弄到手。」

紅棗道：「這幅畫雖然珍貴，如果對我們無用，就不必冒這大不韙，打刲皇上的御賜之物。」

阿輝道：「我總以爲，那絕不是一幅單純的文人山水畫，如果僅是一幅書，作爲貢品，未免輕了些。」

衆人說不出反對的理由來。

阿輝道：「我之所以認那幅畫非比尋常，是因爲裕金葉主動提出要那幅畫，而且她又是武林中人。」

「老大，你的話永遠有理。」原來小滑溜也是十七歲，但總是叫阿輝爲老大，以他爲馬首是瞻。

小滑溜道：「這檔子事交給我來作，不管那送畫的太監如何精明，媽拉格巴子，我總弄到手。」

阿輝點點頭，道：「小滑溜，這話不

算吹牛。」

紅棗道：「各位，大內供奉『大力神』雍和栽在咱們手中，絕不會就此罷休，咱們可要小心了！」

小滑溜道：「是怎麼回事，怎麼會惹上大內供奉。」

崔九說了一切，小滑溜道：「這個老雜碎可不好纏，咱們要提早準備，萬一遇上……」

紅棗道：「咱們四個加起來也差得很遠。」

阿輝道：「只能智取，小滑溜，這件事也由你來動腦筋，非賺到他不可，再說，也要爲『順頭時祺』兩位前輩報仇。」

小滑溜道：「老大，你可別把這件事看得太簡單，這三個老雜碎都是成精的狐狸，無論動什麼都不會輸給咱們。」

阿輝道：「要說動鬼點子，他們還差得多。」

× × ×

又是上次到哈王府傳旨要哈王妃到西山別墅見駕的那個太監小貴子，策馬出宮，鞍上掛了一個大約拳頭粗，兩尺半長的竹筒，筒上還鏤有花紋。

這就是扶桑國進貢的一幅「東海仙山圖」。

小貴子善解人意，十六入宮，才不過二十一歲，就升爲御書房的「秉筆」太監了，這當然也和他肚中有點墨水有關。

他幼讀詩書，後得惡疾，所以乾脆操刀一割。

他在馬上游目四顧，趾高氣揚，路上行人紛紛走避。

這一趟哈王府，少說又有五十兩的賞賜。

忽然，這工夫馬後有人奔跑，且大聲吆呼：「張公公……張公公……」小貴子本名張富貴，皇上及后妃都叫他小貴子。

小貴子本來就是策馬徐行，根本走不快。

此刻回頭望去，見一小太監，皮膚甚黑，「忽忽」牛喘着奔到他的馬側，說道：「張公公，幸虧……您的馬……沒有快跑……」

小貴子上下打量，道：「什麼事？」

小太監道：「司庫王大人說，拿錯了畫，應……應該是這一幅，所以……叫小的趕來調換……」

小貴子眉頭一皺，喃喃的道：「拏錯了？」

小太監道：「是的，張公公。」

小貴子道：「你是說我車上這一幅不是扶桑的貢品？」

小太監道：「張公公，王司庫說！張公公這一幅畫的鏤花竹筒沒錯，裏面的畫錯了，也就是說，眞畫在小的這木筒中，張公公那筒中是明朝仇英的一幅國畫。」

小貴子道：「怎麼會發生這種錯誤。」

小太監躬身道：「司庫王大人叫小的向張公公致意，這件事瞞上不瞞下，千萬不能讓當今知道了，那可能會降罪。」

小貴子哼了一聲道：「說的也是。」

小太監低聲道：「司庫王大人表示，事後要好好對張公公表示謝意……」

這又是外快。在皇上身邊得寵的太監，弄錢的機會太多，小貴子臉上這才有了點笑容，道：「王大人客氣了，那就換過來吧！」

小太監道：「既然公公的筒子未錯，只是筒中的畫錯了，就把小的這筒中的畫裝入公公的筒中，把公公筒中的畫放入小的這個筒中就對了。」在街上實在不便久留，他是怕小貴子大街上打開畫查看。

當下就在街上換了·好在這是一條僻靜的小街，換好之後，小太監施禮後掉頭要走。

「慢着！」小貴子說道：「你是那個部門調來的？以前庫房中聽差的我都認識他們。」

小太監哈着臉道：「回張公公的話，小的以前在『東陵』聽差（帝王及后妃的陵寢，位北京附近遵化縣），以後又調到西陵（易縣）。一個月以前才調到內務府的，小的叫小吉子。

「噢！」小貴子道：「無怪我不認識你了！好哩！回去吧……」

「喳！」

小太監就是小滑溜，這小子的確反應敏捷，扮什麼像什麼，他返回安府阿輝院中時，出示畫筒中的名畫，衆人大樂。

上官祺說道：「這下子小貴子可就慘了。」

司徒順道：「這也不一定，如果哈王妃看不出畫的眞假，而小貴子又不說出這件事來，可能此事將成有永久的秘密。」

阿輝道：「小滑溜，快把畫拿出來看看。」

小滑溜自筒中抽出畫展開。

這是一幅畫風迥異的山水畫？不知它貴在何處，更不知裕金葉爲何指名要這幅畫？

在場諸人都想不通。

當然，誰也不信裕金葉是個愛好字畫的人，她要此畫只是欣賞，異國的名書而已。

小貴子把畫送到，又獲得五十兩的賞賜回宮而去，裕金葉取畫看了一下，也是茫然搖頭。

× × ×

天晴無雪，入夜卻很冷。

哈王妃的院落，非經召喚任何人不准入內。

即使是普通侍女也不例外，只有一個名叫柳媚的丫頭例外。

此刻裕金葉又在她的院落中的小暖閣內看那幅畫，淡淡的影子一閃，後側已站定一個人。

來人四十左右，長眉斜飛入鬢，目光烱烱。

儀表不俗，一襲青緞長袍，更襯出肌膚之白皙。

裕金葉居然沒有迴身，卻道：「是長風吧？」

來人「嗯」了一聲道：「到手了？」

裕金葉說道：「我說過有把握弄到手的。」

來人哂然道：「付出的是不是也太多了些？」

「你……」裕金葉猛然轉身，道：「百里長風，是不是說我下賤？」

百里長風淡然道：「不敢，我是關心妳！」

裕金葉幽幽道：「這種關心人家受不了！」

百里長風道：「東西可以拿出來看看嗎？」

裕金葉道：「我看你關心的是那幅畫，而不是我裕金葉！」

百里長風喟然道：「以前沒有畫，我不是也關心妳。」

裕金葉道：「那是因爲你早知有這幅畫了。」

百里長風道：「至少我不知道這幅存于大內寶庫中的名貴貢品會輕易地到了妳的手中。」

裕金葉欲言又止，把那畫取了出來。

百里長風打開一看，不由面色一變。

裕金葉本就對這畫犯了疑心，道：「怎麼？不對？」

百里長風攤攤手道：「這八成是琉璃廠舊貨攤上買來的，至少這不是扶桑國的畫。」

裕金葉呆了一下，吶吶道：「他會騙我？」

百里長風道：「誰？當今皇上？」

裕金葉說道：「似乎什麼事都瞞不了你！」

百里長風踱到窗前，燈光射在園中，冬青樹一片「碧綠」。喃喃地道：「我百里長風敢吃皇帝大爺的醋嗎？」

裕金葉嘆聲道：「長風，弄這幅畫可是你出的主意，而最有效的方式，當然就是……」

百里長風道：「我知道，所以並沒有怪妳！」

裕金葉道：「我也沒有怪你吃味！」

百里長風道：「在西山上一夜皇后，這可是妳一生中最値得紀念，而大書特書的事！」

「你說什麼？百里長風？」裕金葉臉色一沉，一字字地道：「如果你以爲一個和皇上睡過覺的女人爲你臉上抹灰，你就馬上走出我的視線以外。」

百里長風的身子有點顫抖，綽號「金蛇手」，在武林中有極高的地位，儘管是半邪半正，不正不邪的人物。

他可從未受過這等譏諷，道：「有了皇上情人，一個武林人物自然是不够斤兩的了……」

兩人好久都不出聲。

一個是受了委曲，不願低頭，因爲當初是他叫她弄這幅畫的。

一個是皇上讓他戴了綠帽子，割了他的靴子。

他叫她設法，卻未有叫她去陪皇上睡覺。

而寶物在大內的寶庫內，要弄到手，除了偸之外，還有什麼比直接向皇上伸手更有效的辦法？

所以她以爲自己是豬八戒照鏡子，裏外不是人。

「金葉，是我錯怪了妳……」百里長風道：「只不過我絕對沒有示意妳用這方法。」

裕金葉道：「你當初應該爲我想出一個更好的辦法來。」

百里長風道：「事已至此，何必再談它……」

「不。」裕金葉說道：「你該向我道歉！」

「什麼？我向妳道歉？」百里長風又要發作。

裕金葉道：「不錯，因爲我是爲你而犧牲的。」

百里長風冷蔑地道：「我已經夠窩囊的了，自己的女人和皇上睡覺，還要向妳道歉賠禮。」

裕金葉道：「不是爲了成全你，我也不會那麼下作。」

百里長風道：「妳本就不怎麼高尚貞節……」

裕金葉突然甩出一袖，這是內家的「排雲袖」，不過以這工夫對付百里長風，就不怎麼靈光了。

百里長風忽然拖住了她的衣袖一帶，她投入了他的懷中。

「放開我！」她大力掙扎着。

百里長風道：「金葉，設若我和別的女人有什麼親密之處，妳又感覺如何？這不就是愛之深責之切嗎？」

裕金葉道：「可是在你的心目中我是個下賤女人。」

百里長風道：「如果不是如此強烈，情感就會淡得乏味，那種情感，到處都可以得到的。」

裕金葉道：「這幅畫是假的？」

百里長風道：「當然。」

裕金葉道：「皇上會欺騙我？」

百里長風道：「應該不會，會不會是下面的人上下其手調了包？」

裕金葉道：「誰的膽子這麼大？」

百里長風道：「利慾能激惹人的膽量，如果有人知道此畫中的秘密，而又是我輩中人，他就可能有此膽量……」

裕金葉道：「誰是有此膽量的我輩中人？」

百里長風道：「試問這幅畫是誰送來的？」

裕金葉道：「小貴子太監。他敢？」

百里長風道：「我剛說過，利之所趨，無所謂敢不敢？」

裕金葉道：「找小貴子問問。」

百里長風道：「當然要問，而且還要儘快！」

裕金葉道：「那就明天吧！」

百里長風說道：「如能今夜問明就更好。」

裕金葉自然相信，這件事十萬火急，拖延不得。

立刻設法和內務府搭上線，要求見小貴子一面。

小貴子是見到了，但小貴子不承認。

只不過小貴子立刻就想起了半途遇上內務府小吉子的事，不由心頭大驚，甚至他以爲，內務府是否有個小吉子也大有問題。

小貴子不敢說，裕金葉道：「張公公不說，我只有去見皇上了。」

小貴子慌了手腳。

既然皇上在西山上臨幸過這女人，她的話皇上是會聽的，他終於說了內務府小吉子調換的事。

裕金葉一聽不由大驚，道：「張公公也不認識那個小太監？」

「是的，王妃，他說以前在『西陵』當過差，調來內府取才一個月光景……」

裕金葉道：「張公公，請你速查此事此人，給我回信，過了明天午時，我就要面聖！」

小貴子對別人不可一世，包括一些大臣在內，因爲「秉筆太監」太接近皇上，國家機密，人事調遷，無不事事與聞，大臣都要巴結他。

但是，他此刻對哈王妃卻是畏之如虎，說道：「王妃請回府等消息，奴婢這就去查，明天午時以前，一定到府上報告眞相。」

裕金葉返府，這一夜和百里長風纏綿個夠，可以這麼說，她冒充哈王妃完全是百里長風的主意。

× × ×

阿輝這邊的人，也都不知此畫有何名堂？由於裕金葉不惜陪皇上睡覺而必得之而甘心，相信這幅畫必然價値連城，這是必然的。

這幾天小滑溜整天在忙豁，誰也不知道他在作什麼，只有阿輝知道一點！必是賺人的道具。

小滑溜在冶劍名匠毛開元門下混過三四年，一般的學徒，兩年只能學點皮毛，他卻不同。

他偸學過毛開元的絕學及冶劍技術。

更由於毛開元除了冶劍煉刀之外，還是一名巧匠，善長打造各種工具乃至於機關，小滑溜也學了不少。

他太聰明，但不免稍走偏鋒。

正因爲如此，他在學這些機關製造方面所下的工夫，要比武功多，阿輝私下問他：「小滑溜，你在做什麼？」

小滑溜道：「你老大說過，大內三個供奉遲早會找上門來的。」

阿輝道：「我是說過。」

小滑溜道：「不要說三大供奉齊來，就算只來一兩個，咱們這些人加起來也是乾瞪眼對不？」

阿輝攤攤手。

小滑溜道：「所以咱們要有個準備，不能媽拉格巴子的等死！你是不是說過他們都很好色。」

「對！」阿輝道：「你要作機關賺他們。」

小滑溜道：「作機關不是三天五日十天半月所能完成的，我要做的只是個簡單的賺人工具。」

他先用鋼條做一人型，再加以裝飾人的表層如肌肉及皮膚等，這小子在搞什麼？誰也摸不透。

看來也只有阿輝猜到一點，卻也不太清楚。

三 小戲弄三供奉

小貴子第二天早上就到內務府查，問小吉子其人。

絕的是，還眞有小吉子其人，也是近日調來的。

小貴子以爲找對了人。

他卻不知道小滑溜只是順口胡謅，居然眞有個小吉子！又是剛調來不久，這眞是巧合了。

但是，叫來小吉子一看，完全不對勁的。

昨天在路上追上調換畫的那個像個黑驢蛋。這一個卻是白白淨淨，長得有點陰盛陽衰。

「你……你眞的是小吉子。」

小吉子道：「是的公公……奴婢就是小吉子。」

「你是剛調來的？在東陵或西陵當過差？」

「不不，公公，奴婢以前在光祿寺當差——」朝廷所屬的宮、殿、閣、院、房、園、陵寢、庫、別墅、山莊、寺、廟觀等處，都有太監管理或當値，總數大約三五千人。

小貴子色變道：「這裏是不是還有一個小吉子？」

「回公公的話，好像光祿寺只有奴婢一個叫小吉子的。」

小貴子心中大叫：糟了，果然被人賺了。

可是這會是誰呢？

至少光祿寺內的小太監不會知道他要送一幅畫的事。

皇上交待這件事，只有皇上及王司庫知道。

小貴子去找王司庫，王司庫大驚，道：「小貴子公公，這可就扯得太遠了，名貴貢品入庫，非但司庫多人監視，查看仔細簽收，還有大臣參與，這是絕對不會出差錯的。」

小貴子自然相信這說法。

他就是想把這責任扣在王司庫的頭上也辦不到。

可是他又不能不如此，因爲小吉子說是王司庫叫他去更換的。

他一口咬定是王司庫派人去換的，王司庫受了冤枉，死也不承認，於是一狀告到皇上處。

這件事雖因小貴子與王司庫各執一詞，互相推責，下了大獄待審，消息傳到裕

金葉耳中，以爲不是大內的人幹的。

這要找回來眞比登天還難了。

當裕金葉第二次和皇上在哈王府苟且時，裕金葉說了她的看法——是武林中人弄走的。

皇上道：「大內可沒有武林中人。」

裕金葉道：「皇上，有些護衛就來自武林，而大內三大供奉，以前也是武林中的頂尖人物。」

皇上說道：「愛卿是說他們三人有嫌疑？」

裕金葉道：「臣妾可不敢這麼說，只能說他們有嫌疑。」

皇上道：「愛卿，朕以爲他們不會，再說他們是糾糾武夫，不懂風雅，也只有文雅人士才會欣賞這畫的。」

裕金葉道：「皇上，據說那幅扶桑山水畫上有東瀛武學秘密……」

皇上一怔，大笑道：「愛卿說笑話了！如果畫上眞有武學秘密，扶桑進貢時必定言明。」

裕金葉道：「臣妾聽人傳說，扶桑兩位一流高手，合研奇技，寫在畫的背面，是要獻給扶桑皇太子作爲習武防身用的，但皇太子那時正好重病在床，而兩大高手還未對太子說明，那幅畫已由日本天皇進貢我國了。」

皇上吶吶道：「這件事愛卿怎麼會知道？」

裕金葉道：「是一個扶桑人說出來的。據說此人前來中國，就是想見機行事，弄回那幅畫的。」

皇上道：「這麼說，三大供奉確有嫌疑了？」

裕金葉道：「是的，皇上，但這只是猜測。只是目前不可打草驚蛇，可以派人去搜他們的住處。」

皇上道：「眞想不到一幅畫居然惹出這麼多的紕漏來，如果供奉作出這種事，朕打算立刻逐出宮外，永不錄用。」

裕金葉道：「皇上，對付那種人，這方式是不成的。」

皇上道：「怎麼不成？」

裕金葉道：「皇上，三大供奉都是武林頂尖之輩，過去在武林中的風評都是不佳，至少他們都十分好色，如果皇上把他們逐出宮外，這是放虎歸山的下策……」

皇上道：「他們敢與朕爲敵？」

裕金葉說道：「皇上，大淸一統天下雖然已有一百餘年，但前朝叛逆，仍大有人在，只是不像淸初那麼明目張膽反抗而已——」

皇上點頭道：「愛卿說的也是……」

裕金葉說道：「當年淸世祖率八旗子弟入關，許多明代遺臣、死士，不甘承認亡國之旣定事實，就暗地號召，策劃反淸復明，創立了一個所謂『漢留』組織，據說是當時的降臣王文進獻策，有所謂『十降十不降』之規定，其中有『俗降僧，道不降』一條，出家人非但不必薙髮結辮，還可以穿明人衣冠。因此『漢留』成員多爲出家人暗地活動，暗中保留漢家氣節之意！」

皇上點點頭道：「愛卿對此事知之甚詳，愛卿會不會以爲他們是『漢留』份子混在宮中？」

裕金葉很忌諱三大供奉。

這自然並非有什麼過節，而是她在武林中的地位較之三大供奉低得太多，如三人知她和皇上有一腿，必然傳入江湖，且必揭她的底。

如果能把這三人除去，那就對她有利了。

裕金葉道：「不管他們是不是，由于這三人過去的風評不佳，十分好色，長年留在宮中是很不安全的，傳說宮中護衛也都是武林中有頭有臉的人物，必然不服，這不是指身手，而是指人格和節操。」

皇上道：「依愛卿之意，如何處置這三個人？」

裕金葉道：「臣妾可以代皇上想個辦法，期能作到神不知鬼不覺的境界……」

皇上道：「愛卿多多操心，這麼說，那幅畫八成是他們派人騙去的，因爲他們在大內比較容易獲知該畫的秘密。」

裕金葉道：「是的皇上……」皇上又把她摟入懷中……

稍後，「飛鷹」包笑天返回大內，來見「千手伽藍」伍鳳樓和「大力神」雍和二人。他們住在同一院之中，各佔三間屋子。

伍鳳樓道：「老包，這麼晚了有什麼事？是不是又要我們陪你喝幾杯？」

「飛鷹」包笑天面色凝重，且有怒色，道：「快別天眞吧！有人在皇上面前扯咱們的小辮了！」

伍、雍二人齊聲道：「誰？」

包笑天道：「哈王妃！」

伍、雍二人互視一眼，二人不由神秘地一笑，雍和道：「我說老包，是不是對這個小寡婦有興趣了？」

包笑天卻是一點笑容也沒有道：「此刻你們盡管嬉皮笑臉，就會你們恐怕就笑不出來了！」

他把在哈王府所見到及聽到的全說了出來。

包笑天到哈王府去幹啥？

他又怎知皇上去了哈王府？這當然是有原因的。

上次皇上去西山，自然要帶幾個三品護衛去，其中一人名叫黃天保，是包笑天的好友門下，也是遠親。

有這麼一層關係，加之包笑天又是大內供奉，黃天保自然要攀關係，設若包笑天只是三、四品護衛，大概就不會攀關係了。

所以包、黃二人的關係密切，黃天保有什麼特別新奇的消息必先告訴包笑天。

皇上在西山上和哈王妃幽會的事，自然也偷偷對他說了。

包笑天入宮很早，素知哈王妃十分正派，怎麼會勾搭上當今皇上呢？正自好奇，黃天保又告訴他另一件怪事。

那就是皇上賜畫，由小貴子專送而被

人調了包的事。

這件事包笑天立刻就犯了疑心。

以包笑天的身份，自然也知道扶桑國一幅畫誤貢大淸的事，包笑天一時好奇就夜探哈王府。

當然，他正好看了一齣哈王妃大膽演出的「潘金蓮大鬧葡萄架」，其火辣、大膽的程度，連一向好色風流的包笑天都不禁大爲吃驚。

因而他發現，這王妃是西貝貨。

這假王妃就是武林中的三流人物「毒西施」。

包笑天非但也聽到了裕金葉說他們的壞話，甚至要設計除去他們三人的話，也意外地發現「金蛇手」在窺伺。

當皇上盡了興起駕回宮出了王府時，「金蛇手」百里長風和裕金葉的親暱也落入老包眼中。

這就是包笑天說出的一切經過。

「這個爛梆子……」伍鳳樓道：「咱們可沒有惹她，她居然主動要除去咱們，這還得了？」

雍和說道：「對！咱們要速研對策才行。」

包笑天道：「當然，咱們不能等人來整咱們，還有一件事，各位恐怕想破了腦袋也想不通吧？」

伍鳳樓道：「啥事？」

包笑天道：「那幅畫的的確確被人在中途上冒充庫中的太監調換了。而送到哈王府的除了竹筒是原物外，筒內的畫卻是舊貨攤上買來的，八流作品……」

伍、雍二人同時一怔，道：「什麼人的消息這麼靈？」

包笑天道：「反正必是我輩中人，現在第一步是反擊『毒西施』裕金葉，找那幅畫也勢在必行，卻是次要的事了。」

於是包笑天叫來了黃天保。

黃天保自然並不想插手這檔子事，但三人保證能成功，一旦成功，要向皇上保荐他當二品護衛，他本是三品護衛。

黃天保一盤算，雖然哈王妃得寵，但由于她不是眞王妃，乃是武林中人，首先犯了欺君之罪，她不要別的賞賜，只要那幅畫，自是心懷叵測了，要扳倒她不難。

更絕的是，他們想好了一擊必中，使裕金葉百口莫辯，捉奸當場，讓皇上戴綠頭巾的場面。

這就是沒有理由會失敗了。

於是包笑天找到了小貴子的心腹，也算是遠房親戚的小太監二柱子，道：「二柱子，你想不想救小貴子？」

二柱子道：「奴婢當然想，可是奴婢作夢也不敢想……」

「我有辦法救他，只要你去見皇上，說我有十二萬火急的事，要見皇上，務希他立刻接見。」

二柱子吶吶地說道：「黃護衛有什麼事？」

黃天保道：「十萬火急的事。保證皇上見了我，必然十分樂聞我的秘密大事。而且可以救小貴子。」

二柱子爲了救小貴子，不能不冒險。因爲小貴子是他的靠山。皇上回宮不久，正要入寢，聽了二柱子的話很是不悅。

稍後，又以爲有聽聽這十萬火急的大秘密的必要，於是召黃天保進見。

黃天保往地下一跪，叫道：「聖上饒命……」

皇上冷冷地道：「你不是有秘密大事，要啟奏嗎？」

黃天保連連叩頭道：「微臣是想奏上，但想想此事非比尋常，只怕冒犯聖顏，引起天怒……」

皇上道：「既然來了就奏明吧！」

黃天保這才戰戰兢兢地道：「啟禀皇上，哈王妃有一密友，西山之夜，他曾去過西山……」

皇上一聽，有人割他的靴子，這還得了？

皇上可以堂而皇之割別人的靴子，而別人割他的怎麼得了？

當下厲聲道：「在朕面前容你侮蔑哈王妃……」

「啟奏皇上，這是千眞萬確的事。」

皇上道：「當時既然看到此人爲何不檢舉？」

「啟奏皇上，當時臣只以爲無人有此膽量，同時，也以爲此人只是哈王妃的親戚，身手不凡，也算是保護她的人，那知他……」

「他怎麼樣？」

「啟奏皇上，此人名叫百里長風，一表人才，在武林中綽號『金蛇手』，乃是哈王妃的面首。」

皇上厲聲道：「你有何證據？」

「啟奏皇上，目前他們夜夜春宵，今夜他們又在一起，而更不可原諒的是，哈王妃另有其人，此人是哈王妃的妹妹。」

皇上呆了一下，吶吶問道：「竟有這等事？」

黃天保道：「微臣只怕皇上不信，所以希望皇上親自前去捉奸，她才能心服口服，不然的話，她會編造流言，找藉口，全部推掉。」

「你……你要朕去捉奸？」

的確，皇上扮演捉奸的人，大概史無前例。

黃天保道：「哈王妃本名裕金枝，乃是一位知書達禮，秀外慧中，雍容華貴卻不會武功的命婦，她已被這假王妃幽禁或殺死，目前尚不確知，此女是裕金枝王妃的親妹子，在武林中綽號『毒西施』。她所以敢如此大膽瞞蔽皇上，實在是姊妹二人太像了。」

皇上忡怔了一會又道：「既然太像，你又如何能認出來？」

黃天保道：「微臣自西山上見過此人一次後，就注意她了！這幾天每天潛入哈王府刺探，發現假王妃果然就是他的老相好……」

皇上到此自然希望親自捉奸捉雙。只是他怕和武林中人起糾紛，自身危險。道：「朕乃一國之君，此事怎好張揚

出去？」

黃天保道：「啟奏皇上，三大供奉之一的包笑天大人，也去過西山，爲的是暗暗保護聖駕，所以他也見過此人。」

皇上又說道：「包笑天也知此人又如何？」

「皇上如願意去捉奸，可由包供奉及微臣護駕，萬無一失，不必多帶人手，以便保密，微臣與包供奉二人絕對不敢洩密的。」

結果皇上終被說動了心，竟忘了裕金葉的話。

若往深處想，皇上出宮捉奸的確是萬分危險的。

萬一黃天保和包笑天居心叵測，有意謀反怎麼辦？

皇上秘密微服出宮，然後乘便輿來到哈王府後小胡同中，由再包笑天以絕頂輕功，揹着皇上越牆而入。說起來也眞是荒唐。

皇上驚于武林高手的絕頂輕功，高來高去，在宮中有這麼三個人，往好處想，保駕功勞甚大，往壞處想，隨時都可能變生肘腋。

若非包笑天快了一步，等到裕金葉在枕邊細語誣告三供奉一狀的話，他們三人就百口莫辯了！

表面上是由包笑天一人和黃天保出動，其實雍和及伍鳳樓也都在哈王府附近埋伏。

百里長風和裕金葉二人又怎知人家盯上了他們？他們只以爲，只要皇上不來，在這兒安全得很呢。

所以，就在他們交頸而眠時，被人家用劍挑開了床幃，這工夫外面也有人點上了巨燭。

百里長風和裕金葉可算是陰溝裏翻了船。自然也是大意了些。二人同時坐起時，由于一時驚慌，裕金葉的上半身全裸出來。

以劍挑開床幃的正是包笑天，他的目光在她的胸前濺出火花。

站在包笑天身子後側簾外的就是皇上了。

皇上和部下親來捉奸，床上二人驚得一呆。

「你們二人不要反抗！」包笑天大道：「皇上爲整頓朝庭紀綱，對朝中命婦的節操也十分重視，自不容許以寡居身份享受朝廷俸祿，卻又私通江湖浪人，穢亂朝綱，眞是罪不可逭！」

這麼說，就等于給皇上留了面子。

裕金葉和百里長風一邊求饒，一邊穿衣，包笑天道：「哈王妃，妳眞是王妃裕金枝嗎？」

「我不是裕金枝難道……」

「呸！」一口唾沫吐在裕金葉臉上，道：「妳可以騙別人，本供奉豈是好騙的？妳是武林中的三流人物，綽號『毒西施』，乃是哈王妃裕金枝的妹妹，試問，哈王妃呢？是不是已經被妳殺了？」

「這……這怎麼會？諦親姊妹那能下此毒手？」

「她的人呢？」包笑天道：「妳冒充她的目的何在？是貪圖命婦的富貴，還是另有企圖？」

裕金葉道：「什麼企圖？」

包笑天一字一字地道：「扶桑國進貢的一幅畫！」

皇上不由猛然一驚，難道此女冒充其姐而接近他，眞的是爲了那幅畫？那畫可就太珍貴了。

「這是從何說起？再說，我就是哈王妃裕金枝……」這時床上二人同時把棉被一掀向床前的包笑天蒙去。

包笑天揮劍一掃，棉被被一掃兩開，但床上二人已大致穿上了內衣，同時自床上躍起。

在躍起中，百里長風在空中已運用「百步吹燈」術「卜卜」兩聲吹熄了七八步外的兩支巨燭。

二人一左一右，各自穿出窗外。

包笑天並非一點警覺心都沒有。論輕功，他比百里長風還要略高些。爲什麼會被二人脫逃。第一是二人突然以棉被蒙過去，包笑天揮劍掃被，躭擱了時間，況且，他還有指望，因爲外面還有伍鳳樓和雍和二人。

但是，哈王府佔地遼闊，光是這寢室就很寬大，二人在外等候，待發現兩個人自不同方向窗中穿出，本未想到是裕金葉和百里長風，待看出是他們，又慢了一步了。

兩個人跑了，伍、雍二人並未出面。

這樣一來，知道此事的人越少，就愈能爲皇上保留一下面子，包笑天道：「被這對奸夫淫婦溜了！臣該萬死。」

皇上道：「這不是卿等的過錯，這二人太滑，但朕以爲二人走得太倉促，身上分文未帶，尤其是裕金葉，不論她在此的用意爲何，女人總是喜歡珍寶珍玩，她不會就此一走了之，必然回來偷偷取去，卿等可以佈下天羅地網甕中捉鼈！再說能證明他們的奸情就夠了。」

包笑天道：「皇上聖明，此計極好，臣等就協同另外兩位供奉佈署捉賊……」

他們的想法沒有錯。卻未想到百里長風和裕金葉更滑，那會不知道對方佈下眼線抓他們？

原來裕金葉自冒充其姊之後，知道遲早會有一天被人揭開，就掘了一條地道，以防萬一。

他們二人就自暗道進入內宅，在大白天取走了不少的細軟。當然，這只是善財難捨，他們最不甘心是那幅扶桑名畫。

數日後他們才發現了地道，知道二人取走了細軟，暫時未必會遠離北京，但至少是不會再回到哈王府來了。

這天晚上，包笑天奉召進入皇上的寢宮。

這兒本有幾個太監和宮女，全都被斥退。

「微臣叩見皇上……」

「包供奉不必多禮，坐下談談……」

「微臣不敢，皇上有事吩咐就是。」

「還是坐下來談吧！」

包笑天坐在一邊，皇上道：「卿智謀過人，洞察這二人的奸情，也使朕免于危險，朕必有重賞……」

「謝皇上厚愛，這是微臣的職責。」

皇上道：「包供奉，既然她是假王妃，那麼眞王妃又在何處？是死是活？朕甚爲關切……」

包笑天等人也都有「寡疾」，人所共知的好色之徒，心知皇上聽說眞的哈王妃雍容華貴，穩重大方，必然又有了興趣。

男人有個普遍矛盾的現象，他們希望自己所喜歡的女人是個烈女，但在另一方面，卻又希望自己是唯一例外不被峻拒的人。

包笑天道：「以『毒西施』裕金葉的手段，爲了特殊原因殺死她的姊姊而取代之，也並非不能。但微臣以爲，或許哈王妃仍活在世上。」

皇上點點頭道：「卿等應儘快找眞王妃。」

包笑天道：「臣遵旨，不過裕金葉如把人藏起來，一定是在十分隱秘之處，要多派人手去找。」

皇上道：「可以大量派出大內的侍衞協助。」

包笑天道：「皇上，微臣可以利用窮家幫的人挨門逐戶地探訪，只有這方法才能收效。」

「對對！」皇上道：「這件事就交卿去辦了。」皇上道：「那個百里長風一定也要捉到。」

「是……」

× × ×

哈王府所發生的事，崔九全知道。因此，小滑溜作好的東西和阿輝商量：「老大，東西是做好了，除非三個老雜碎未看到，只要看到必定上鈎。」

阿輝問道：「到底是什麼玩藝這麼神奇？」

小滑溜道：「老大可以先看看……」

他帶阿輝來到地窖，揭開塊布，阿輝幾聲呼出口，以爲一個活色生香的美人臥在地上。

這美人膚白如脂，聳胸隆臀，雙峯挺得像兩個大饅頭，配上纖細渾圓的腰，不論你是怎麼一個男人，都會立被吸住。

阿輝長長地吸口氣道：「小滑溜，你眞行！簡直和眞的一樣。」

小滑溜道：「老大，假如你是老色狼雍和、伍鳳樓或包笑天三人，乍見此美女之下，你會先撫摩她的那一部份？」

阿輝不假思索道：「如果我是他們，必然先摸胸部，因爲胸部是個焦點。」

小滑溜道：「以你自己來說，先摸那一部份？」

阿輝道：「如果是我自己，那裏也不摸。」

小滑溜點點頭，道：「如果他們三人，會不會不摸？」

阿輝道：「不會，而且可能雙手齊出，滿把盈握地去抓去摸，可能比昔年的安祿山還要粗魯。」

小滑溜說道：「老大這麼說我就放心了！」

阿輝道：「這肌膚用上粉白緞子做成，加上着色，眞是和活人一樣，不知如何能賺到敵人？」

小滑溜道：「老大就摸摸看。」

阿輝道：「摸那裏？」

小滑溜道：「老大剛才不是說過，三個老色迷如果看到這假美人一定會先摸某部。」

阿輝道：「雙峯？」

小滑溜微笑點頭。

阿輝道：「一摸就會觸動機關？」

小滑溜又點點頭。

阿輝道：「萬一他們摸的不是這個部位呢？」

小滑溜道：「你以爲不摸此處會摸何處？」

阿輝道：「也許他們會更下流些。」

小滑溜道：「如果他們更下流些，也會上當。」

阿輝說道：「你是說兩個部份都有機關？」

小滑溜道：「爲使這道具不至于白費工夫，它身上有三個部位摸不得。」

阿輝道：「還有那裏？」

小滑溜道：「都是突出的部位。」

阿輝知道小滑溜指的是臀部，道：「怎知一定有效？」

小滑溜道：「老大就先示範一下摸摸看。」

阿輝伸手一摸這假美人的左乳房，用緞子作肌膚，內塞燈草，軟柔細膩，滑不溜手，阿輝正要大叫「好極了……」突然這左乳房向內一凹，「卡嚓」一聲，他的手腕被牢牢箍住，這才知厲害。

這假美人一旦固定在樑柱上而被卡住，饒他是頂尖高手，也只能乾瞪眼，因爲那卡住手腕的鋼箍粗逾兒臂，像副銬子。

小滑溜道：「老大，你以爲像三大供奉這等人物能不能弄斷？」

阿輝道：「不成！這鋼太純了！」

小滑溜取出鎖匙！開了鋼箍，道：「老大認爲把此物放在何處才有用？」

阿輝道：「像一具捕鼠器一樣，當然要放在老鼠多的地方哩！」

小滑溜道：「據崔九說，三老賊及大內侍衞每晚上都在哈王府監視，這東西應該放在那兒。」

阿輝道：「如果第一個動手摸的不是三個老雜碎而是護衞，那不就壞事了。」

小滑溜道：「據崔九說，爲了怕那些護衞順手牽羊盜取哈王府的貴重珍珠，除了三供奉，其餘人手都在外院佈哨設卡，不得進內院。」

阿輝道：「這就萬無一失了。不過送此道具入哈王府，必須崔大哥協助，小心從事才行。」

小滑溜道：「當然，要不就前功盡棄了。」

× × ×

此事就在白天進行，崔九自然也有三五心腹，以前都是哈王府的同事或弟兄，助他注意有無大內的人。

大內的人白天也會監視，但比較馬虎，在他們離開哈王府上街吃飯這段時間，他們把這個假美人弄進了王府中。

放這「尤物」的地方自然也要斟酌。過去未看到此「尤物」，突然出現，容易啓人疑竇。一定要放在適當的地方，這當然都早已研究好了。

這天晚上，包笑天帶了十二名二品護衞到哈王府來守株待兔，他們以爲百里長風和裕金葉仍會回來。

白天窮家幫派出百餘弟子，分區分街，挨門逐戶去乞討，打聽眞王妃被囚禁的地點。

包笑天受皇上重託，看出皇上關心眞的哈王妃，如何能找到這位眞的？窮家幫是一條線，能擒出百里長風或裕金葉也能逼問出來。

今夜，他小心翼翼地親自巡視哈王府大宅。

大約是二更稍過，包笑天進入一個空屋內。這空屋他過去進來過一次，好像是儲藏室，但東西不多。他亮起火摺子一照，突然有所發現。

在此屋一角，看到一個似有似無的暗門。只因此門在角落處，沒有閉得嚴絲合縫，而看出了縫隙，他用手一摸，果然是個暗門。

包笑天心中一動，立即提高了警覺。先貼在暗門縫處聽一會，沒有動靜。這暗門內有無人是瞞不了他的。

他弄開了暗門，發現是個十分隱秘的暗室。他進入閉上門，這兒過去的確是個秘室，以防有變時藏身之用。

有所謂「伴君如伴虎」，在朝爲官，很少有平生一帆風順，毫無風險的。

這秘室內空空蕩蕩地，什麽都沒有，只有靠近最裏面牆角處豎立了一件物體，蒙了一塊白布。這物體看來頗似人型。

包笑天恐怕有詐，小心翼翼地走近，用劍一挑，「啊……」他發出了一聲讚嘆的驚呼。在這瞬間，包笑天幾乎以爲這是個活生生的裸美人站在那裏，他不知道世上是否眞有這麽美好的女人。

「嘿……」包笑天心道：「哈瑞王爺生前，必也是個風流種子，暗室內藏有這尤物，大概是瞞着王妃常來欣賞的……」

太動人了，世上有很多事物，假的比眞的更珍貴。

有一種不可抗拒的力量把他吸引過來，伸手就摸，他以爲摸了這一對乳房，世上不會再有更好的了。

手觸到時是那麽綿軟膩滑，只不過，它再美再動人，總和眞的那種彈性有別。

就在包笑天略感失望時，突然這乳房向內一凹，「卡嚓」一聲，包笑天的反應不謂不快，閃電一縮手……

用力太大，帶動這美人，倒在他的懷中。他的心突然冰涼甚至結了冰，手被牢牢箍住，而這尤物卻是鋼條製成，牢不可破。

一根鋼鍊鎖在巨樑之上。除非他能把樑拉斷，是掙不斷鋼鍊的。

要是把樑拉斷，他也會被埋在倒塌的磚石之下。

包笑天呆了，這是誰設的陷阱？

他本是設陷要捉別人的，入陷的卻是他自己。不論他如何掙都無法脫困。

可怕的是，他進入此秘室，已把門牢牢閉上，在外看不出這個暗門，就算那些護衞進入這儲藏室，也不知有個暗室。

他想到可怕處，忽然大叫一聲「來人哪！」

他相信這屋子隔音，大叫未必有用，除非這秘室門外有人，也許可以聽到。

他以爲丟這次人比死還要殘酷。

死實在不是什麽可怕的事了。可怕的是，落入裕金葉和「金蛇手」百里長風手中，不知如何折騰他？

「格支」一聲，暗門開了。

進來了四個人，由于他的火摺子已熄，屋中奇暗，以他的眼力也看不清來人。

他以爲必是百里長風和裕金葉等人。道：「百里長風，包某流年不利，上了你們的惡當。如果是條漢子，應該放了我放手一搏才是正理。」

紅棗忽然「嗤」地一聲笑出聲來。

包笑天道：「裕金葉，我們之間可沒有什麽過節。」

阿輝道：「包笑天，你這次眞是陰溝裏翻船。」

「你……你是何人？」

阿輝道：「雍和應該知道我們的。」

包笑天一震道：「你們就是救司徒順和上官祺的幾個小孩子，在一個民戶菜園中使他們二人佯作投井而死把雍和兄賺了的人？」

阿輝道：「就是我們。」

包笑天以爲小孩子好對付，卻忘了他們能弄出這東西賺他，怎麽會好對付？道：「幾位小友可知老夫的身份？」

阿輝道：「你是大內的供奉。」

包笑天道：「小友們知道就好，老夫是奉旨辦事。」

小滑溜道：「你如果不是奉旨辦事還不抓你了！」

包笑天道：「小友此話什麽意思？」

阿輝道：「順頌時祺」四人在武林中的風評不俗，也是我們的朋友，你們三人卻殺了他們四人之二，所以我們要爲好友報仇。」

包笑天一驚，遇上這些小殺星，一籌莫展，道：「請問小友，這機關是王府中本來就有的，還是小友們自製的？」

小滑溜道：「我們知道你愛好此道，就以你最喜歡的尺寸製造了這尤物，果然你很欣賞。」

包笑天道：「小友，老夫已服了幾位，就爲老夫開了鎖吧！老夫必有重酬。」

小滑溜道：「你當然會有重酬的，一旦放了你，你會賞我們一頓熊掌火腿！」

小滑溜出手逾電，點了包老賊啞穴。要爲老友報仇，這不算太狠。更絕的是小滑溜又廢了他的左右肘。這樣，他的左右手連字都不能寫了！也就是說，他無法告訴別人是誰把他弄成這樣的。

小滑溜的手段是狠辣的。此刻包笑天全身發抖，嗓中發出忿怒、悲哀難以分辨的聲音。他作夢也未想到，會栽在幾位小孩子手中。

其實更狠的是把他鎖在這「尤物」上而不放開她，原來這尤物的身段和面貌就是仿哈王妃製造的。

他們雖未見過哈王妃，由於裕金葉酷肖哈王妃，就仿裕金葉的樣子。

這一手，包笑天還沒有想到它的絕毒之處。

然後，小滑溜又點了包笑天的睡穴。

小滑溜這才和阿輝依計行事。

要報仇就要徹底，必把三個老鬼整得七葷八素，無法在大內立足，甚至在武林中也處處遭人白眼才行。

× × ×

第二天，皇上未見包笑天報告進展情形，就問另外二供奉，二人都說包供奉自昨夜一去未回。

二人到哈王府去找也未找到。

「飛鷹」包笑天失踪了。

第二天夜裏，雍和到哈王府去輪值，結果他也是一夜未回，皇上一再盛怒道：「伍供奉，他們二位人或是怕無法向朕交待，就不告而別了吧？」

伍鳳樓道：「啟奏皇上，微臣以爲，包、雍二位絕不是這種虎頭蛇尾的人，這事未免有點蹊蹺了！」

皇上道：「伍供奉，今天朕要親自到哈王府去看看。」

伍鳳樓道：「皇上何必涉險？有微臣去就成了。」

「不妨！可以多帶幾名護衞……」皇上對哈王妃早有意思，只是君佔臣妻總是礙於顏面。如今哈親王死了，自然又當別論。更重要的是他名義上已佔有了哈王妃，但實際上和他睡覺的卻是假王妃。因而他非弄假成眞，把眞王妃弄到手不可。

甚至皇上以爲，眞王妃也許就被關在哈王府大宅中。

皇上白天去哈王府，帶了護衞二十餘人，凡是他認爲可疑之處，都要去走走，結果他又發現了那個暗門，進入一看，不由大爲驚奇，包笑天和雍和都在裏面。

當皇上看清這尤物就是哈王妃的樣子，胴體也完全一樣時，不由大怒。

原來自第一次包笑天發現暗室的門露出縫隙，都是崔九暗中作了手腳的，也就是說別人來此看不到，只有包、雍二人進入此屋前，他才把這暗門弄出破綻讓他們看到而入陷。不管他們二人是如何被砸住而無法脫身的。卻都是用手去接觸她的身體才上當的，包是摸胸，雍是摸臂。

現在包笑天已啞，皇上問雍和，道：「雍供奉，這是怎麽回事？」

雍和一時氣、忿、羞，竟答不出話。

他以爲必是百里長風和裕金葉二人出的點子。

稍後皇上叫哈府的人來問話。

崔九見過皇上，他說他是哈王府的人，而且在此多年，卻不知此處有一暗室，自然更不知暗室內有假美人，至於是誰留下的，也不便臆測，這塑型內有機關，可能是造此塑像的人怕別人瀆褻王妃。

皇上以爲，八成是哈親王哈瑞生前，因夫妻恩愛，照愛妻的樣子塑造了此一塑像，作爲紀念的。

而此一塑像之內有機關，皇上的看法和崔九一樣。乃是對瀆褻者的一種懲罰。

這當然犯了皇上的大忌諱！

皇上摸過抱過的女人，別人怎麽可以．於是下令先把二人關起來，待審問過之後再處置。伍鳳樓一看，八成連他也未必能身免，在皇上出了暗室在大廳中休息時，他和三品護衞黃天保，二人合力把包、雍救走了。

在阿輝等人正自慶幸捕鼠計劃成功時，突然住處被大內高手二十餘人團團圍住。阿輝心頭大驚，這是插翅也逃不了的。

他們三小加起來，最多能擋住兩三個二品護衞，阿輝道：「請問，我等三人犯了何事？」

爲首的護衞道：「有人告發，你並不是安勝的骨肉，你在安府冒充貝子是別具用心。」

阿輝道：「誰能證明我是假的？」

爲首護衞道：「宗人府的杏格格。」

此言一出，阿輝就不想再辯了，可能是她暗中聽到他們三人談論他的身世及冒充兒子的事，因恨被阿輝蒙騙愚弄而告發，而這事都是紅棗一手造成的。

現在他們唯一的一條路只有一拚，到此地步，他們三人空有一肚子鬼劃符也沒有用了，但拚了不多久，小滑溜成擒，紅棗也被擊昏。

阿輝也差不多了，他已中了五六掌，口鼻血漬殷然，要不是對方要活口，三人一個也活不成，因爲這些二品護衞的身手和三大供奉相差不多。

就在阿輝又中了兩腳一掌，搖搖倒下時，忽然一聲怪叫，院中落下一個身穿羊皮馬褂，一頭斑白亂髮，半腰上插了一根長約兩尺餘，不知是何金屬所造的旱煙管的老人。老三一落下，腳步太重，「蓬」地一聲，地上泥塵四濺，居然被他震了一個半尺多的土坑。

須知此時，眞是寒冬三九天，地上泥土凍得堅硬如鐵，用鐵鏟都鏟不動。

這老人就這麽一落，地上竟能有個半尺深的坑。

爲首的護衞頭子知道，輕功以輕靈飄逸爲高，但這老人先輕後重，下落速度不快，而能在堅硬的地上震個坑，必然大有來歷。他抱拳道：「我等奉旨捉拿欽犯，無關之人請勿插手，以免殃及……」

老人攤攤手道：「老夫很希望自己是個無關之人，怎奈這三人中的一人是老夫

的劣徒……」

首領道：「不知道是那一個？」

老人道：「就是冒充貝子這一個。」

首領冷冷地道：「尊駕既知他是冒充皇親國戚之人，已嚴重犯了朝廷律法，居然也敢管這閑事。」

老人道：「此子既爲老夫之徒，怎能算是管閑事呢？」

首領道：「不知尊駕何人？」

老人道：「人家都叫老夫爲『煮石老人』。」

此言一出，無不嘩然，原來「煮石老人」是這份德性。

所有的人都心頭大震，只有躺在地上的阿輝心中直發噱，自己冒充「煮石老人」之徒，這老怪楚半俠居然和他吹的不謀而合。不久前阿輝在一破廟中認識這個自稱楚半俠的人，當時他在神龕上睡覺，忽然有熱熱的水瀉在他的頭臉上，口中還灌進一些，原來樑上也有一人在睡覺，半夜內急就在上面撒尿。

阿輝大怒要揍人，打了半天連人家的衣角也沒摸到，阿輝一氣就離開破廟。

只是他撇下一句話：總有一天他也要這老怪物喝他的尿。

在此緊急關頭，這老怪突然來此，還說是他的師父，阿輝不出聲，看他如何應付二十幾個高手。

首領不由爲難，「煮石老人」爲武林中的三奇之首，非同小可，一旦動手，絕對討不了好去，但又不能退縮，道：「久仰老前輩的大名，眞是如雷貫耳，可是這是欽犯。」

「煮石老人」道：「他是我的徒弟，我要帶走他們。」

首領以爲，你再厲害，能接下二十餘個一流高手嗎？一使眼色，第一撥八個人四面八方撲上。

然而都未看清老人何時拔出腰上的旱煙管，只聞一陣「叭叭」聲中，八人捂臉暴退，每人額上突起一個大疙瘩。

如果人家擊中的是他們的要害，八人就沒有這麼輕鬆了，這「煮石老人」果然名不虛傳。

老人笑笑道：「其實你們是奉旨拿人，老夫也是奉旨帶人的，哈哈……」他自衣內取出一面金牌，這首領不由一怔。

金牌並非黃金做的牌子，像岳飛一旦接到的十二道金牌。也不是金的，它不是皇帝的聖旨，而是當時朝廷護送緊急公文的「通行證」，又名「急腳遞」，是當時最快的郵遞方式，日行四百里，凡敕書及機要公文都可用。由內侍省發遣。

其次爲「青字牌」與「紅字牌」。

長六寸，寬三寸，用朱漆隸之，宋、元、明、清，一直到清末都還沿用，只是清朝是內務府頒發的。

但另有一種御用金牌，是皇上有特急事件，來不及層層交待，爲了爭取時間而使用的。

楚半俠拿的就是這一種。

當然，這一種皇上是很少用的，只要一用，就必是十萬火急之事，首領還有點不信，皇上會和宇內三奇有什麼關連，道：「前輩可否借金牌一看。」

「接着——」楚半俠把金牌丟了過去。首領一接，手心很痛，這份內力使他吃驚不已。

這種金牌他自然也見過一次，卻不敢說是眞是假，而怪老人丟出金牌，在三小口中各放了幾顆藥丸，又在他們身上拍了幾下，不久都站起來，他帶着三人就走。

首領道：「前輩要走？」

楚半俠道：「不走幹啥？難道你要爲老夫養老送終。」

首領道：「此牌既爲皇上所賜，前輩應爲皇上舊識，何不覲見之後再走。」

楚半俠道：「昔年老夫與皇上有一面之雅，皇上賜此金牌，可免死一次，老夫雖未犯什麼死罪，以此牌換這三個小雜碎應無問題，金牌也就此交還皇上了……」

首領道：「莫非……前輩昔年救過聖駕？」

楚半俠道：「回去問問皇上便知，老夫走了……」

部下要攔，首領示意放行。

四人來到郊外，小滑溜道：「咦！紅棗不見了！」

楚半俠道：「她走了也好，免得不知哪一天她一刀把阿輝的人頭砍下來……」

阿輝道：「楚半俠，謝謝你的救命之恩，不過我現在還不能使你喝我的尿。」

楚少俠道：「沒關係！不論哪一天，只要你有這份本事，你隨時都可以讓老夫喝你的尿。」

阿輝道：「楚半俠，你說她要砍下我的腦袋？」

「當然。紅棗是南海『瘋婆子』的徒弟，『瘋婆子』昔年和『地不平』是一對情侶，不知爲何二人翻了臉，『瘋婆子』傷了『地不平』狄不平一腿，從此變跛，而狄不平也把『瘋婆子』右眼抓瞎了。

「正因爲如此，她才性情大變而被人稱爲『瘋婆子』。」楚少俠忽然按着肚子道：「不好，老夫吃壞了肚子，要到林中去一下……」他向小滑溜使個眼色，小滑溜也自稱要去方便一下。二人剛進入林中，相反方向山坳中奔來一人。

這人竟是紅棗，繃着臉沒一點表情。

阿輝道：「紅棗，我們還以爲妳失踪了呢！」

紅棗道：「歐陽輝，你的命眞大！」

阿輝愕然道：「紅棗，妳是說……」

「告訴你，我第一次出現你的面前，你就應該看出有點突如其來的。」

阿輝道：「就算如此又如何？」

紅棗冷冷一笑道：「事到如今，我要告訴你兩件事，這兩件事也可以說是一件事。」

阿輝道：「紅棗，至少我們是朋友而非仇敵吧？」

紅棗道：「咱們是仇敵！」

阿輝一驚，道：「仇敵？」

紅棗道：「我就是南海『黑珍珠』之徒，她與狄不平翻臉是狄負情而又想殺她滅口，因爲他們二人的事武林中人無人不知，如狄負情另結新歡的事情揚出去，必被同道嫌棄，就出了毒念，但被家師看穿。兩人動手，家師殘他一腿，他毀了家師一目。我來到中原，時時在找狄不平，但他行踪不定，也不知他是否還活着，于是就找上了你，你是他的徒弟，這仇恨自你身上索回也成。於是找要你冒充安貝子。安勝明知你並非他失踪的兒子，卻因你太像其兒子也就認了！以便將來襲爵。須知這乃是我和師叔『沙漠神龍』霍長春的一石兩鳥之計。」

阿輝吶吶道：「一石兩鳥？」

「不錯。」紅棗道：「安勝派『毒居士』萬靈害我的外祖父及母親，也不過是始亂終棄，推卸責任，和你師狄不平遺棄我師黑珍珠一樣，狼心狗肺，罪不容誅，待引你入安府作了貝子，再向皇上告御狀，說你不是眞貝子……」

阿輝驚道：「不是杏格格告的狀？」

紅棗道：「是我把消息洩給她要她告御狀。你們都犯了欺君之罪，應該抄斬，沒想到你竟被楚半俠所救，但是你能逃過那一關，卻逃不過我這關，咱們拚吧！」

說幹就幹，輕指如戟猛戳阿輝要害。

阿輝一驚，紅棗居然能裝不好扮傻這麼久，她身手很高，高出以前所表現的一倍有餘。本來嘛！「海南黑珍珠」是武林中出名高手，她的徒弟怎會太差？她不但出招奇詭身法妙絕，氣力也十分雄渾。

阿輝全力應付，在六七十招時已感不支，而紅棗的狠絕一腳已堪堪踩中他的小腹，阿輝勉强閃過丹田部位，她的一指已戳中了他的「帶脈穴」。

阿輝應指倒地噴出一道血箭，就在這時，楚半俠和小滑溜大叫一聲射出樹林，向這邊撲來。紅棗幾個起落消失在相反方向的夜霧中。

小滑溜奔過來一試心脈不由悲怒地叫了起來：「好狠的女人！她殺了老大！我要爲老大報仇，楚半俠，你快來看看是否還有救？」

楚半俠坐在石上吸旱煙，道：「這世界上每天都在死人！你窮緊張什麼？」

小滑溜急怒攻心道：「媽拉格巴子的！你簡直是糟塌了五十年的白米！那裏配稱一個『俠』字？」

楚半俠道：「正因爲老夫隨心所欲，有時行爲乖張，所以才叫楚『半』俠呀！你可曾聽人叫過老夫楚大俠嗎？」

小滑溜含淚道：「楚半俠，如你能救活老大，我小滑溜願一輩子作你奴隸。」

楚半俠道：「這可是你說的？」

小滑溜道：「我說的話一定算數。」

楚半俠含着煙咀一吹，煙碴子帶着紅火射向阿輝，「滋啦」一聲，正中他的「五樞穴」。此穴在「帶脈穴」之下，也就是在大腿根上三寸之處，他的衣衫上還冒起了青煙。絕的是，明明心脈已斷，氣息全無的阿輝忽然吃力地坐了起來。

小滑溜驚喜過度，張口結舌，楚半俠卻吡着牙道：「看來老夫的命是倒吃甘蔗，越老越甜，從此以後有個奴隸聽我使喚了！」

就在這時遠處馳來二騎，在三人身邊打住，居然是「回春散人」柳光庭。此人的人品比百里長風也高明多多，另一馬上居然是哈王妃裕金枝。

柳光庭抱拳道：「楚老哥，你救了敝師侄阿輝，大德不多謝，因金枝被其妹傷了重要經脈，十分危急，柳某必須覓一隱秘之處爲她急救，恕我不能下馬奉陪了！敝師侄還請多多照料，容後面謝，就此別過！」

楚半俠連屁股也沒抬一下，道：「你這小子風流成性，居然和皇帝老子爭起寵來了，我眞後悔，交了你這個重色輕友的朋友……」

這工夫柳光庭長揖勒馬疾馳而去，顯然哈王妃的神智是恍惚不清的，阿輝大聲道：「師叔……師叔……」

楚半俠道：「小子你窮叫什麼？此刻他心目中除了那滿洲小娘仍還有什麼？」

阿輝道：「我想問問他知不知道那幅扶桑畫的秘密。」

「我知道一點。」楚半俠道：「說這幅畫要從扶桑古代史『日本書紀』談起，此書記載，在垂仁天皇時代，出現了一個天下無雙的强者，名叫當麻蹴速。此人武藝過人，卻倨傲異常，且欺凌良民，因而引起天皇不滿，遂派使者遍訪全國，在出雲的地方，找到了另一位强者野見宿彌。

「當麻蹴速顧名思義，必是以强勁快速踢法超人一等者。

於是野見宿彌就和當麻蹴速作生死決戰，最後宿彌踢破蹴速的側腹斷其腰骨。

天皇就把當麻蹴速的領土授與野見宿彌，後人就稱爲「折腰田」。但當麻蹴速並未死！二人交成莫逆，就參照琉球的「六機手」研成絕學。而「六機手」據說來自中國少林拳法。明朝琉球被册封遣使來中國覲拜，明廷也派人報聘，據說正是那時把武術帶到琉球而成爲「六機手」的。而「六機手」又分兩派爲「那霸手」及「首里手」（二者皆地方名稱）。兩派之不同處在於「那霸手」的攻擊重點在乳線一帶，「首里手」在臍部以下。

攻擊時以最短矩離始能佔上風，所以「那霸手」較爲傑出，當麻和野見把這「六機手」融入他們的絕學之中，就畫在圖的背後，用水一泡即可顯出來，欲獻給當時的太子。因當時皇上反對太子練武，沒想到，二人還未及私下報告太子，天皇已將此畫進貢了大清王朝……」

原來這幅畫果眞大有來歷。兩小聽得十分入神。但那幅畫卻被紅棗帶走了。

紅棗剛才對阿輝爲何要下毒手？是不是眞的下了毒手？抑是手下留了情？

阿輝能不能找到他的父親？他的父親會是怎樣的一個人？

阿輝和紅棗將來有無可能和好？請看「老少江湖」之二——「老少浪子」。

（全文完）

說岳全傳連環圖故事之十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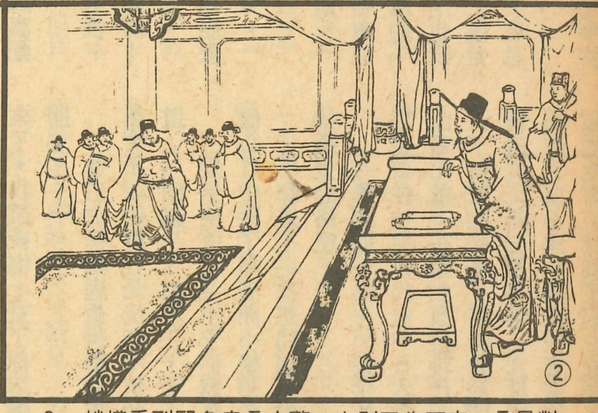
徐玉珊 · 編繪

小商河 (一)

〔說岳全傳〕是一部民間文學作品，多年來在民間廣爲流傳，深爲大衆所喜愛。岳飛和他率領的將士們，堅決抵禦金兵侵略，英勇奮戰，不怕犧牲的精神，激勵着廣大民衆，人們愛戴岳飛，以"撼山易，撼岳家軍難"這樣的詞句，贊譽他和他的軍隊，岳飛不愧爲我國古代的一位傑出的民族英雄。



1 金兵多次竄擾中原，都被岳飛大軍擊敗。這次，乘岳飛和洞庭湖楊么作戰，又發動大兵六十五萬，由金兀朮帶領向朱仙鎭襲來。



2 趙構看到緊急奏章大驚，立刻召集百官，商量對策。衆大臣因秦檜當權，無人敢多嘴。



3 秦檜明知岳飛在洞庭湖難於分身，故意獻策說可調岳飛北上抗金。這是一條毒計：既使宋軍遠水難解近渴，好讓金兵長驅直入；又使岳飛左右爲難，終於違旨治罪。



4 秦檜奸計雖然狠毒，却料不到岳飛這時已說降了楊么部將王佐等合力抗金。楊么被擒不屈而死。欽差到時，戰事已結束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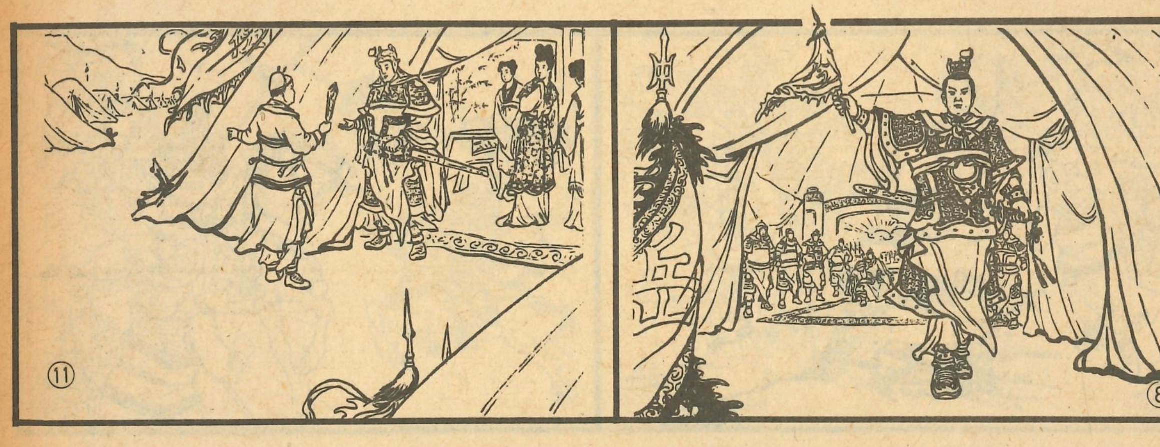
5 岳飛接過聖旨，心中盤算如何一面去救朱仙鎭，一面辦好這裏的善後。正尋思間，尾隨欽差來的探馬，報說金兵前站先行已到黃河。



6 一連七八次探報，岳飛好不焦急，立即傳令點齊七隊人馬，每隊五千候令出動；一面又發出緊急文書給韓世忠和各隊元帥總兵，到朱仙鎭聚齊。



7 第一路由楊再興統領。岳飛知他爲人機智敏捷而好勝喜功，囑咐道："兀朮素來狡猾，幾次打進中原，地理人情十分熟悉，賢弟千萬多加小心。"楊再興領命而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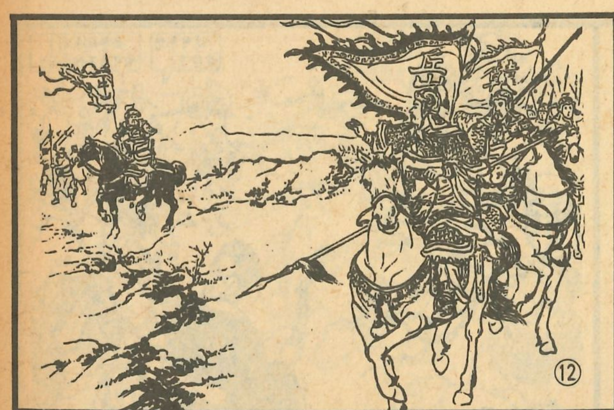
8 第二路是小將岳雲。岳飛也訓勉了一番，着他緊隨楊再興去救朱仙鎭。岳雲一聲得令，辭別父親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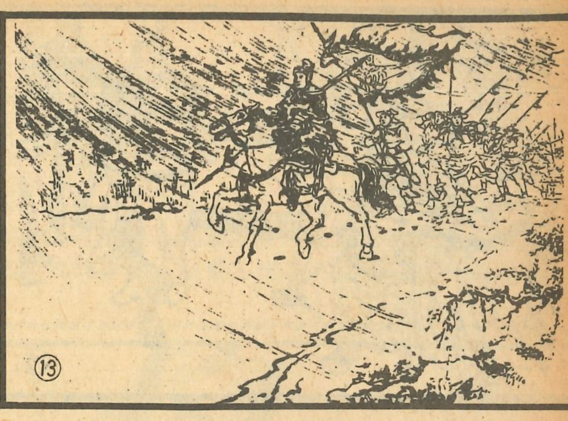
9 何元慶、嚴成方兩人進營交令。岳飛就命他倆分領第三第四兩隊人馬接應前隊支援朱仙鎭。大將余化龍前來交令，岳飛就命他爲第五隊。

10 接着，已歸順的楊么部將羅延慶來參見。岳飛對他多方安慰、勉勵，派他帶領第六隊人馬，也去支援朱仙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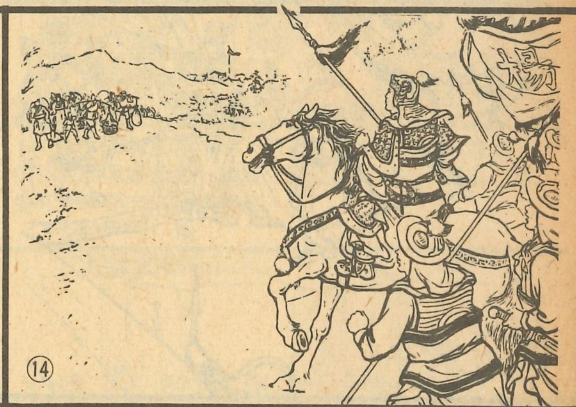
11 最後，岳飛命小校去請伍尚志夫婦。原來伍尚志是岳飛的表妹婿，原訂當日結婚。岳飛就叫他成親後，明日領兵作第七隊出發。



12 第二天，岳飛領軍北上，半路上與韓世忠會合。岳飛派牛皋到各路催糧。三十萬大軍放炮開拔，向朱仙鎭進發。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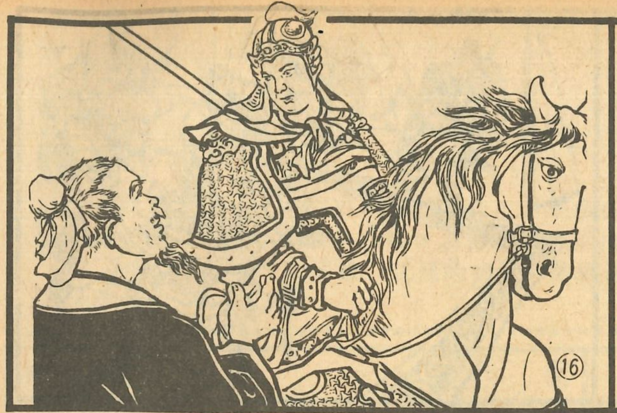
13　且說第一隊楊再興帶了五千人馬，晝夜疾行，向朱仙鎭趕來。這時正是十一月天氣，北風怒吼，大雪飄飄，兵士們冒着嚴寒前進。



14　一連走了兩日兩夜，已離朱仙鎭不遠，只見逃難的百姓，扶老携幼，一路嚎哭而來，情形十分淒慘。



15　百姓們聽說楊再興的人馬是岳家軍的先行隊伍，立刻將消息傳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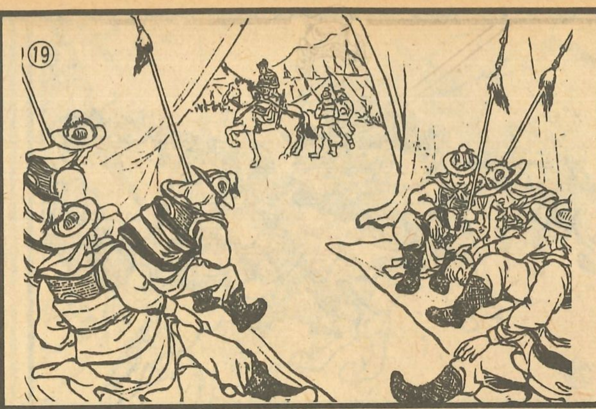
16　楊再興勒住馬頭，向一個老漢打聽金兵情況。老漢說金兵雖多，都是被岳家軍嚇破膽的，聽說兀朮手下有四個先鋒倒是有些棘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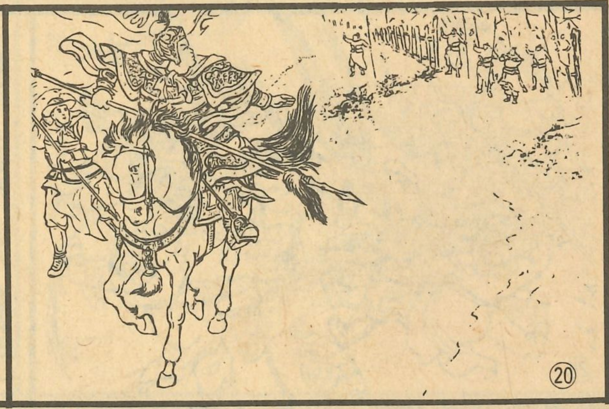
17　楊再興人馬繼續前進，剛剛翻過一個山頭，便見金邦人馬漫山遍野而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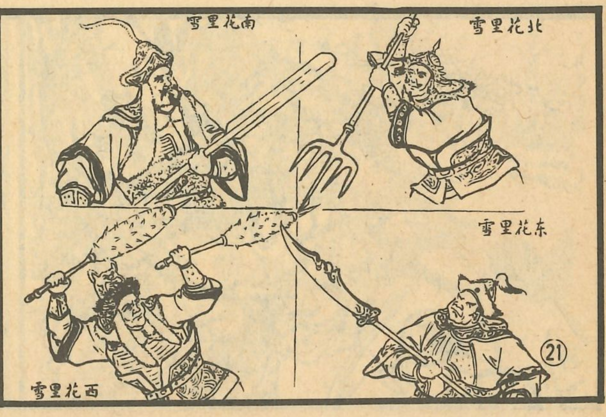
18　楊再興下令安營，這時，金兵已近，只聽戰鼓連天，胡笳刺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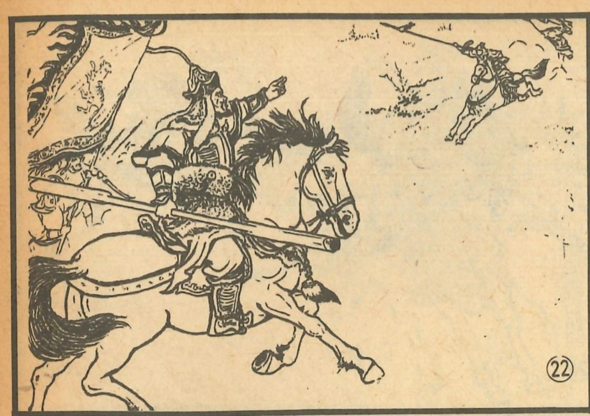
19　楊再興回頭看了看自己的五千人馬，日夜趕路，未曾休息，都十分疲倦。他想：敵衆我寡，如果打起來，恐怕抵擋不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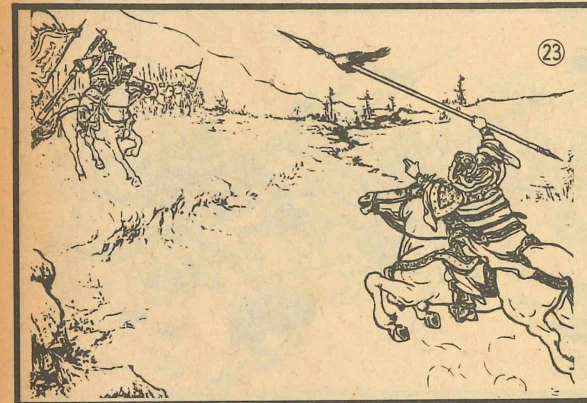
20　他吩咐衆三軍：“堅守營盤，不准妄動。”說罷，單身匹馬冲向敵陣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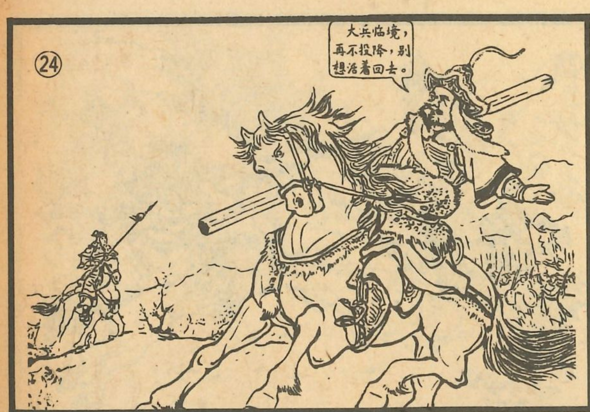
21　再說金邦四員先鋒雪裡花南、雪裡花北、雪裡花東、雪裡花西，本是同胞兄弟，都有萬夫不當之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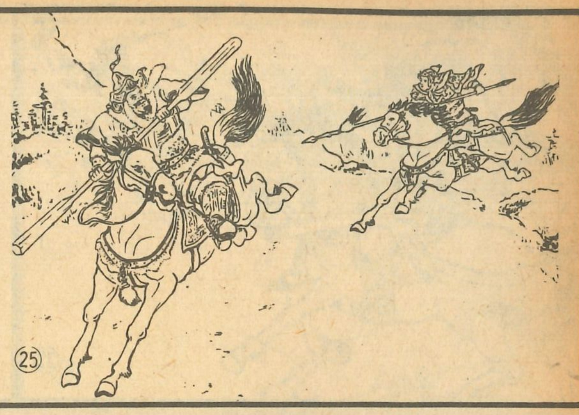
22　這是雪裡花南。他手使五十斤重的鐵門栓，率領人馬衝殺過來，正與楊再興相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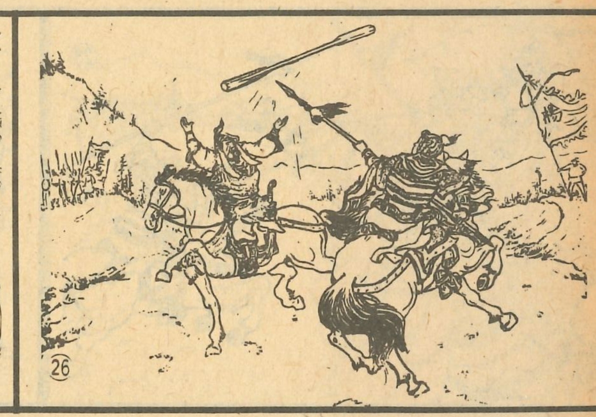
23　楊再興大喊一聲：“大宋江山，豈容賊寇踐踏，楊再興來也！”拍馬搖槍，直取雪裡花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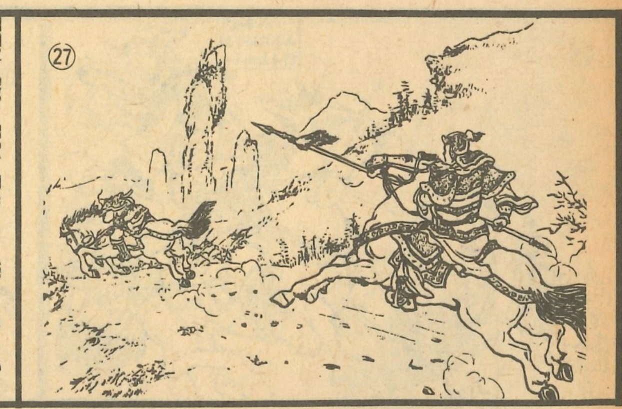
24　雪裡花南一路未遇敵手，非常狂傲，一見宋將衝來，把手中鐵門栓一甩，向楊再興出言威嚇。



25　楊再興大怒，舉槍直刺，雪裡花南躍馬閃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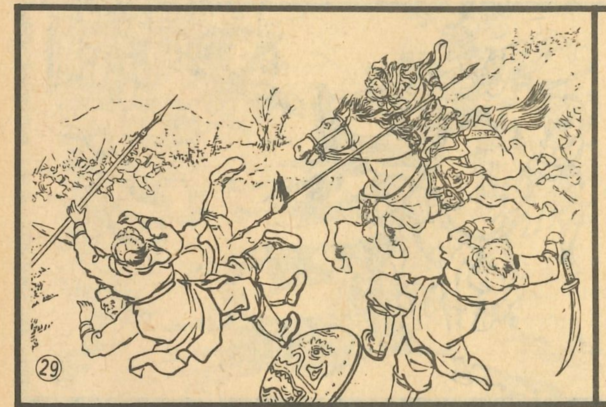
26　雪裡花南也舉栓打來，怎經得起楊再興千斤力氣。他只覺得兩臂酸麻，鐵門栓立刻脫手飛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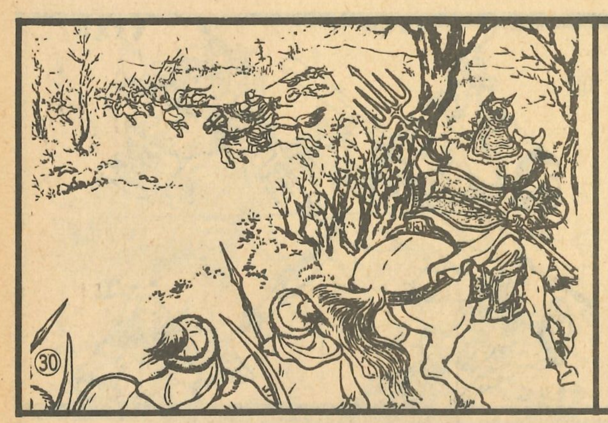
27　雪裡花南顧不得兵器，落荒逃走。楊再興拍馬追趕。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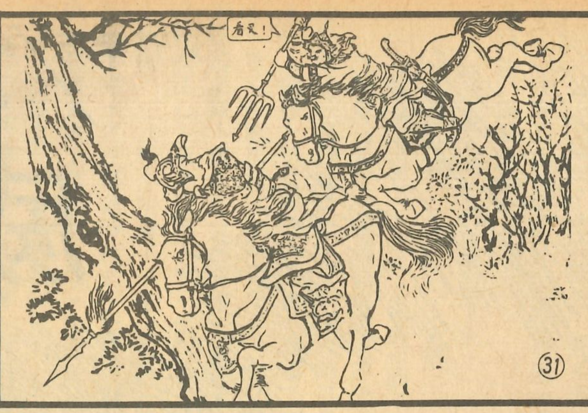
28　跑不到三五丈遠，楊再興趕上一槍便把雪裡花南挑下馬來。衆金兵一見主將身亡，吶喊一聲，四下逃走。



29　楊再興哪裡肯放，追上去猛殺一陣。



30　逃得快的金兵飛報與第二路先鋒雪裡花北。雪裡花北率兵趕來接應，望見楊再興在人羣中越殺越勇，知道是個勁敵，便打定主意，暗下毒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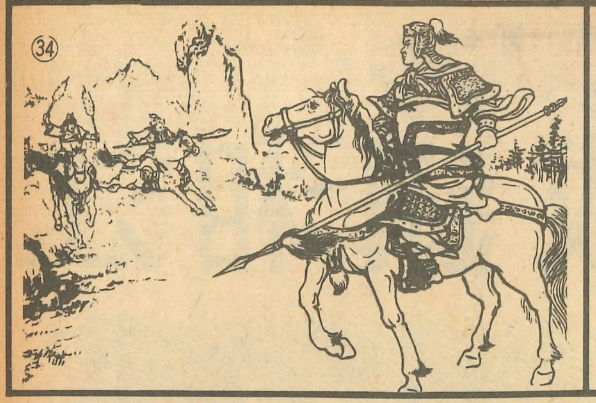
31　楊再興正在追殺，忽聽身後一聲巨雷似的喊聲，隨後一股涼風，向脖子襲來，想回身招架，已經遲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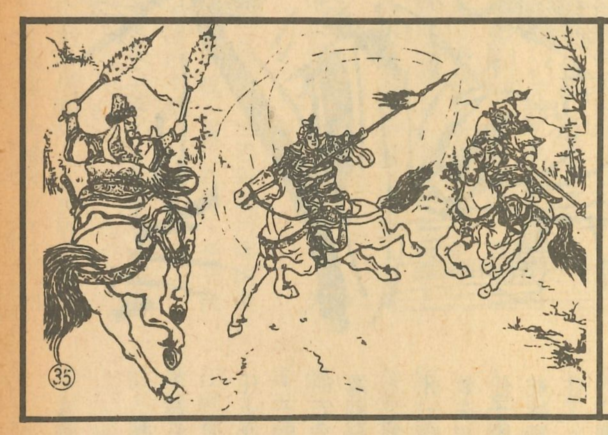
32　楊再興急中生智，抖動韁繩，兩腿一夾，那匹銀鬃戰馬猛然一竄，竄出一丈多遠。雪裡花北一叉沒有刺中楊再興，正刺在一棵榆樹上，竟將榆樹戳了幾個大窟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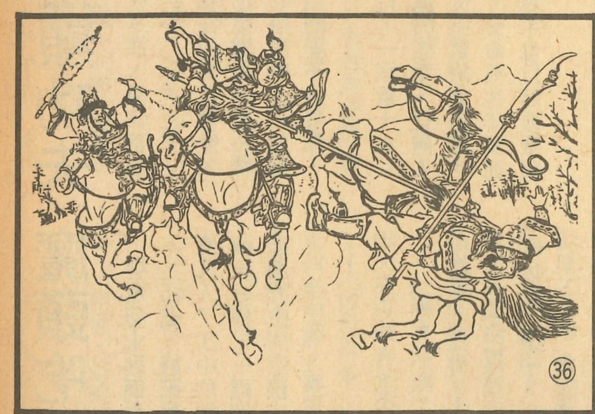
33　楊再興最恨使暗箭的人。他回頭一看，見是和雪裡花南差不多的一員金將，便勒轉馬頭，狠狠的一槍刺來，雪裡花北因爲用力太猛，叉插在樹身中拔不出來，不及招架，立刻被刺死。



34　這時金兵第三路先鋒雪裡花東，第四路先鋒雪裡花西都已趕到。一見楊再興殺了他兩個哥哥，又驚又痛，兩人手持混鐵刀和狼牙棒，一同向楊再興撲來。



35　兄弟倆前後夾攻，一把刀一對棒像雨點般打來。楊再興抖擻精神，也把一條點鋼槍舞得風雨不透。



36　兩員金將雖然厲害，如何抵得住楊再興。戰到五十回合，楊再興殺得性起，手起一槍，先把雪裡花東刺於馬下。

（待續）

武俠掌篇／續不肖生·文
可飛·圖

威鎮湘江

水上顯功夫 魔頭吃大虧

春花三月，湘江桃花水漲，黃流滾滾，濁浪排空。

這時，駕一葉扁舟在江中剪浪飛馳的任子厚，心情的激動，也像湘江急流一樣，五內翻騰。他不僅擔心排幫幫主姚望隆的安危，更擔心他未過門的妻子姚飛燕，遭到惡賊胡立人的毒手。

扁舟在江上剪浪前行，一飛數十丈。此一絕技，不是船幫排幫的老手，是無人敢在此種勁風惡浪的情況下冒險使用的。任子厚是船幫的少幫主，受命前往排幫總舵姚家莊救難，明知有險，也只好涉險前往了。

快到姚家莊碼頭的時候，突然一人縱身一躍，飛上了他的划子，多載了一人減緩了划子飛馳的速度不說，由於重心失調，差一點船翻人落水，兩人縱使不應召去見龍王，至少也要隨波逐流，倒退到洞庭湖去。

「是誰？向中間靠，兩手抱緊我的身子！」任子厚向來人發話，但雙眼仍注視像山蓋過來的一座浪頭，急剪而上，人舟飛上了半空。

「姊夫，是我，爸叫我來告訴你，胡立人那夥惡賊，被排幫三長老在江中殲滅，掉到江底餵王八去了！」

「什麼？胡立人挨宰了！」

「哼，是的。」

姚家慶的答話尚尾音未盡，任子厚乍聞喜訊，却像洩了氣的皮球，操舟無力，一剪沒剪上迎面而來的浪頭，連人帶舟翻入了江底。好箇姚家慶在江中運氣操舟，使沉入了江中的划子，像一尾要躍龍門的鯉魚一樣，一標而上，立即抓住了另一個迎面而來的巨浪，一剪而過。

「小慶，眞有你的！差一點葬身魚腹了！」

「二姊夫，不必趕了，趕快靠岸。」

「再有一刻工夫，就可到姚家莊了，何必半途而廢？」

「江險難行，爸要我趕來告訴你，暫時休息一陣子。」

「也好，那我們靠外三圍子。」

任子厚、姚家慶兩人，立時雙腳一蹬，扁舟轉向標去外三圍子的碼頭。任子厚以熟練的手法，將船纜一拋，就套上了碼頭的船樁。二人捨舟登岸，盤坐碼頭上運氣調元。血行一周天之後，全身舒暢。他睜眼一瞧，江中有三個黑點，正朝他們停身之處激射而來。愈近愈看得清楚，三個黑點，已變成了三個水上好漢，人人一身黑色勁裝水靠，水上漂的功夫高人一籌。任子厚用手肘碰了一下家慶：「小慶，痲煩找上來了！」

「來人水上功夫，個個都在你我之上，看來會有一場惡鬥！」

「三位水上高人，功夫了得！姚家慶在此代表家父歡迎！」

「我們奉瓢把子之命，來抓你們去扁山，讓姚望隆提頭來換人！」

「你們只殲滅了他的替身，眞人仍活生生的坐在扁山等候兩位！跟我們走，還是要我們綁着去？」

「都不是。要你們三位留下來！」

「好大的口氣，不怕風閃了舌頭！」

「就不要多說了，上岸，過兩招吧！」

任子厚一說完，就運氣佈罡，四周就像豎立了一座銅牆鐵壁。江中三人剛飛身上岸，就撞上了他所佈的罡氣，彈回了江中。在江中載浮載沉了一兩分鐘，才又翻身勁飛上岸。這次是有備而來，雖然沒有被彈到江心，還是被逼下水。他們第三次上岸時，三人聯手用盡了平生之力，一個急衝而來，任子厚適時撤去了罡氣，讓他們着着實實撞上碼頭的駁岸，在地上足足躺了一盅茶之久，纔悠悠醒轉來。

「三位英雄，第一陣鬥智，你們要是輸了。是否還要鬥下去？我們聽候吩咐。」

「你們剛才可以殺了我們的！爲什麼不動手？」

「洞庭船幫、排幫講究的是江湖義氣，從不乘人之危，更不濫殺無辜！」

「你我是敵非友，可殺就殺，何必多作考慮！」

「我們的敵人是胡立人一人，不累及他的朋友。」

「任少幫主，我們三人想留下來，條件是你能不能勝得了我們？」

「任子厚無能，仍願勉力一試。我們算是以武會友，點到爲止，免有損傷。」

「任少幫主宅心仁厚，我們懂得，不過刀劍無眼，難免誤傷。」

「這個我會省得！」

好箇任子厚說上就上，一招鵬搏萬里，直上青天，所帶起的勁風，直逼三人急衝而去。只聽噗通、噗通連響，三人從江上來，又回到江中去，而且直沉江底。約半盅茶久，力道貫水而入，壓得他們無法翻身，待任子厚從半空直墜碼頭後，這三人始能從江底翻水而上。

「三位，得罪了！」

「任少幫主，眞好功夫！在下三人有刀等於無刀，有劍等於無劍！我們服了！如蒙收錄船幫，自當聽差遣，爲我三湘造福。」

「三位水上陸上的功夫都不弱！適才在下出其無備，僥倖略勝半籌。三位既是湖廣人氏，願意照顧鄉里，是各位應盡的天職，任子厚願代船幫虔敬歡迎！」

「承蒙不棄，當肝腦塗地以報。」

「三位言重了！船幫是三湘人氏的船幫，無人可得而私！三位來船幫，只是回到了自己的家，是用不着講客套話的！」

「咱們都是江湖人，也就不客氣了！只是總得把我們賤名向少幫主通報，今後也好使喚！」

「只顧叙談他事，忘了請教大名，失禮得緊！」

「我們是三兄弟，世居新牆河畔的吳伏乙，我是老大吳蛟、老二吳蟒、老三吳蚣，水中功夫確也不錯。」

「原來是吳氏三雄，久仰大名，幸會幸會！」

當任子厚抱拳爲禮時，三吳居然變起倉卒，三條奇毒無比的竹葉綠發自三人的左袖，激射而至，分襲任子厚的雙目一口。三吳深恐三蛇難制任子厚於死命，又各持大砍刀砍向了任子厚。幸喜任子厚江湖閱歷老練，立即運氣行功，只聽得一聲震天狂嘯，三條竹葉綠竟在半途給震回去了不說，三把大砍刀也向三人各自的左肩砍去。三條左臂頓時齊肩落地，血淋淋的手指猶在蠕蠕抽動。

「哈哈，吳氏三雄，你們太陰險毒辣了，要不是我任子厚行走江湖多年，隨時都防範他人使詐，恐怕早已躺在地下了，三刀六斷，怕不被你們分了屍？你們已得到了報應。走吧，愈遠愈好，千萬不要再來尋仇！要不然仍是討不了好的！」

「謝少幫主不殺之恩！我們三人是被逼來的，不下決心殺你，救不了我們的命是一件小事，恐怕還會連累我們的家小！」

「啊，原來如此！錯怪了三位。胡立人太陰險，眞該殺！」

「任少幫主不殺之恩，我們三兄弟永記心頭，一俟返回扁山，救出家小以後，當到君山船幫總舵報到。」

「三位兄台先行一步，小弟待此間事情一了，當趕往扁山，親斃胡立人兇獠，爲三湘父老除害。」

「任少幫主請加小心，胡立人派來湘江刺殺你的人，不只我們三兄弟，還有好幾批人。最好速往排幫總舵，以免人單力孤，遭到危險！」

「謝謝三位兄台的提醒，子厚倒要看看有誰能在湘江水面刺殺得了我！」

「我勸少幫主最好莫意氣用事！聽說這些人中有錢塘五鬼，很是難纏！」

「嘿嘿！好不要臉的吳氏三醜，居然出賣了胡立人，而且也洩了我們的底，看我先宰了你們。」突然有人答話道。

「狠話少說，接招！」任子厚招隨話發，一招漫天星斗，把錢塘五鬼，震得像五隻大蝦，落到江心，載浮載沉，無法翻身使勁。

＊　＊　＊

錢塘五鬼震落湘江之中，一時尚難翻身，看是受傷不輕。任子厚剛要收功調息，突然頭頂上飄來了一聲長嘯，接着一連串桀桀怪笑。

「洞庭船幫的少幫主，果然是身手不凡，一掌震垮了錢塘五鬼不說，而且把他們都震成了死老鼠，浮屍江水上。用意在殺雞儆猴嗎？我看這一如意算盤，恐怕是撥錯了子，會招來更大的痲煩！」話停身落，半空中掉下一人，淵停嶽峙般站立在任子厚運功調息的碼頭上。一身雪白的夾長袍隨風飄蕩，予人以飄逸不羣之感。

「閣下何人？是敵是友，請通名報姓。任子厚自當以禮接待。」

「你看這是什麼？識得此物，便能知道我是何許人也！」話一說完，這個少年從身後亮出一塊上有蟠龍鳳的翠線金牌。

「雪盟令！閣下是雪山盟少盟主龍在天？」

「不錯，我正是雪山盟少盟主。」

「是來支援我任子厚的？」

「非也，是來送你上西天的！」

「爲了什麼？」

「爲了奪回洞庭船幫少幫主。這個位

子原來就是我的。只因我爺爺龍小五上雪山學藝，洞庭船幫的幫主，才傳給了我的姑祖父任一鶴。任一鶴是你的祖父，再傳給你父親，現在又輪到了你。」

「在天，我們是表兄弟。洞庭船幫幫主將來交給你最好不過！千萬不要說是奪回去。只要你要，我現在就讓給你。」

「表哥，我是曾祖父用飛鴿傳書叫我回來幫你的。我剛才是說着玩的，如果你想接雪山盟的話，洞庭船幫的少幫主，和雪山盟的少盟主，現在都給你。」

「在天，我快要煩死了，你還有心情開玩笑！」

「煩什麼？擔心未過門的表嫂被胡立人搶走？」

「在天，我姚飛燕可惹不起你，最好你也別惹我！」一陣香風撲鼻，人隨話到，碼頭上這時多了一位俏生生的勁裝姑娘，薄怒含嗔，鳳眼傳情，對任子厚吐露了萬般憐愛。

「在天見過未過門的……」

「哼！你敢再貧嘴！」

「在天拜見姚姑娘！」

「領受不起，別找麻煩就好。」

「在天，飛燕，不要拌嘴了！强敵當前，不可輕忽！」

「表哥，你和姚姑娘回去休息一陣子，現在輪到我露一手了。來一個殺一個，來兩個殺一雙！」

「在天，好好表演一下，有人對你已芳心暗許，正要暗中欣賞你雪山盟的絕藝哩！來人並非罪魁禍首，施予懲戒即可，不得濫開殺戒，以免損及船排兩幫的聲望！」

「表嫂，我知道，關於我的事要大力幫忙！」

「你剛剛叫什麼？說什麼也不幫了。子厚，我們走！」

「在天，她不幫你，我幫你。務必小心！」

「好，我會小心的。」

碼頭上只剩下了龍在天和姚小慶兩人。姚小慶知道她三姐中意龍在天，便在言談中很巧妙的刺探龍在天對他三姐的心意。他們兩人正談得起勁時，出現了六點黑影溯江而上。小慶把這情況告訴了在天。

「別緊張！來人是自稱太湖六龍的梁氏兄弟。到時我要他們變成六條鬆了鱗的蛇，動彈不得！」

「是誰你都知道了？」

「早在十里以外，我就弄清楚了他們是誰。」

「他們的武功你也知道了？」

「小慶，別問了，你看我的。一招水火既濟，就要他們來得去不得！」

「在天哥，上流好像也來了三人。」

「那就讓他們一塊上好了！」

太湖六雄接近碼頭，上游三人也趕到了！

「太湖六雄來會船幫少主！」

「鄱陽三傑來會任子厚！」

「各位英雄免禮，敝表兄往排幫去了，龍在天在此迎賓，有什麼事我一概接下了！」

「我們是胡立人邀來助拳的！」

「那就九人一齊上，龍在天全數接下。」好箇龍在天立即蹬下了前弓後八的馬步，雙掌一揍，立即右紅左黑，靜待來人搶攻，九人竄上了碼頭，便把龍在天團團圍在中央，他們繞了兩三圈，腳步一停，立即出掌。誰知所發出的勁力，似乎撞在一道銅牆鐵壁上，竟然全部被彈回來，而且有兩股又冰又熱的勁道衝來，由慢而快，由緩而急，終於像滾滾黃河水，將他們九人一齊掃入江中，除了能浮在水上外，卻是動彈不得。

「九位英雄，現在就走了嗎？不送，不送。」

「在天哥，你剛剛用的是什麼功夫？居然不動聲色就逼走了九人！」

「不是逼走，是廢了他們九人的功力後，再用功夫把他們送走的。至於用的是什麼武功，當然是雪山神功中最厲害的一招，水火既濟。」

「姚姑娘，你不是回去了嗎？怎麼又來了？」

龍在天對着站在他面前的姚飛鳳，發出了莫明奇妙的一問。

「在天哥，看清楚一點，她是我三姊飛鳳，不是二姐飛燕。你莫弄錯了人！」

「啊，原來是三小姐芳駕光臨！」

「小慶，你不講話，沒有人說你是啞巴的！」她又隨即轉向了龍在天。

「好功夫，只可惜殺孽太重，一掌就是九條命，看你怎樣向任子厚交代？」

「三小姐，收勁不住，誤傷人命，還請包涵！」

「你的雪山神功已練到收發隨心，果眞是收勁不住嗎？我的功力差你很遠，但我還看得出來，別再從門縫裡瞧人了！」

「小慶，情況越來越糟，快幫我向你三姐說兩句好話，別把事情弄僵了！」

「我問你，你知道我藏在那塊標石後面嗎？」

「知道。」

「故意賣弄功夫，不惜草菅人命！」

「只是想蒙小姐青睞！」

「三姐，算了，人家也是用心良苦！」

「可以，要他以後不濫開殺戒！」

「小姐叮嚀，龍在天緊記心頭。」

「孺子可教！」在噗哧一笑中，姚飛鳳振翼一飛，乘風遠去了！

「在天哥，三姐也是一番好意，不要放在心上！」

「要放在心上，我自知殺孽很重，你三姐的話可使我往後少傷人命！」

他們剛要再換話題談下去時，江上一聲長嘯，好像虎嘯龍吟，歷久未息。龍在天對這一聲長嘯，不敢掉以輕心，立即全神貫注，加强戒備。他覺得這一聲長嘯是得道之人，有所感觸而發的太息聲。這不是太師祖項傳馨，便是師祖蔡紫姑了。這一下麻煩可眞大了！

「小慶，等下要救我一救。」

「娃兒，你大開殺戒，南極仙翁下凡也救不了你！」

這時，場中多了一個臭老叫化和一個很標緻的道姑。臭老叫化怒目看着龍在天，道姑只急得無可奈何。

「別打他，先問清楚！」

突然天外飛來一刀，砍在老叫化項傳

馨的脖子上，火星四冒，刀成兩斷，蔡紫姑也楞住了。

「娃兒，沒你的事了。你不殺他，他要殺你。我挨這一刀，就說明了一切。」

項傳馨一個翻身，伸手從標石後面抓出了一個滿臉虬髯的中年人。

「只可惜你剛那一刀是砍在我的脖子上，砍在別人的脖子上，人頭早已落地了。」

「老前輩練就了金剛不壞身，晚輩只是斗膽試試。請息雷霆之怒，晚輩有下情稟告。」

「你是什麼人？有話快講。」

「晚輩是南海一鶴的徒孫任再生。」

「即是老友的徒孫，爲何砍我一刀？」

「只是賭個輸贏！」

項傳馨挨了一刀，搞清楚了原因，只是南海一鶴和他的徒孫任再生賭輸贏，他快要氣炸了心肺。

「臭小子，你們師祖徒孫賭輸贏，要我賠上一顆腦袋，實在太惡作劇了。不過，你那條小命就是當年我從老虎口裡救下來的！我能拿你怎麼樣？」

「項老祖宗，你救我的情形，師祖都說過了。我在這裡給你磕頭！」

「那個老小子來了沒有？」

「來了，躲在石後不敢出來！」

「算了，我拿你們一老一小沒轍，出來！」

「南海尚方劍拜見老前輩！」

「師祖，你不是自稱南海一鶴的嗎？」

「多嘴，在別人面前，我差得太多了，那還是南海一雀，知道嗎？以後，少掀我的底！」

「老尚，今天我邀你來，不是來聽你耍嘴皮子的，有要事相商。」

「相商不敢當，尚方劍聽候差遣！」

「波斯魔教又有入侵中原的跡象，你要代我告訴武林同道早作防禦！」

「尚方劍立即向各門各派飛鴿傳書，說明此一情況，要他們謹慎應付。」

「胡立人的事情不簡單，可能有波斯魔教撐腰！此事由你立即查清！」

「晚輩知道了，我這立即就去！」

尚方劍剛要站起來，只聽得呼哨連聲，頭上挨了兩記鐵彈。站不起來，乾脆就躺下去了！

「暗發鐵彈傷人，算不得英雄好漢！來者何人？請現身相見。」

這時，從江水中拔起一人，在空中猛轉了兩三下，灑了一地的水。每顆水滴打在地上，都入土三分。一塊十分平滑的碼頭，頓時成了石榴皮，倒也別有一番情趣。

「波斯魔教的滴水成鋼，雖說練到了第七重，仍嫌火候不夠，還要痛下功夫。」

「項老頭！你怎麼知道本教的不傳之秘？」

「天下的武功，我老叫化沒有不知道的。至於你所說的不傳之秘，我不僅知道，而且功力在你們教主之上！不信嗎？何妨試試！」

「本總護法就不信邪！試試你究竟會多少本教的武功！」

「那你就準備接招吧！我只用一招冰封烈火，讓你見識見識！」

「冰封烈火這一招，是本教練來尅制冰怪的。現在冰怪不再這裡，那來烈火用冰封？眞是活見鬼！」

「小魔頭，你聽清楚！老叫化右手發出烈火焚天，左手發出冰封烈火，自己打自己不可以嗎？不過，話要說回來，這一趟神功施展下來，你的小命要丟去了一半！千萬小心應付，別怪我事前沒告訴你！」

項老叫化話聲一停，雙掌並舉，右手掌似熔爐中的熊熊烈火，紅裡透青；左掌却晶瑩如玉，透散清涼。只聽得他吆喝一聲，兩股寒熱氣流，立即襲上了波斯魔教的總護法。只見他左邊的衣服冒煙，右邊的手腿猛抖，大概喘兩口氣的工夫，波斯魔教總護法的左邊身體上火星四射，而且散發出陣陣肉香，右邊身軀上却出現了一根根冰柱，冰柱上冒出一股寒氣。這時波斯魔教總護法，也已奄奄一息了。

「小魔頭，一冷一熱的功力還好受吧？」

波斯魔教總護法在地上哼了半天，才迸出了半句話：「殺……了……我……吧！」

「沒這麼簡單！我要留下你半條命，讓波斯魔教知道喜歡殺人的後果。去吧！現在你的武功已廢，想自殺都辦不到。」

這時，一支袖箭從江中激射而上，直奔波斯魔教總護法的後胸。老叫化右手一伸，那支袖箭便轉向飛到他的掌中。

「怕他丟人現眼！想用暗箭殺他？看看坐在這裡的是那個，你是得不了手的，我看還是省省氣力吧！」

尚方劍這時已悠悠醒來，摸了摸腦袋，四面環顧了一下，看見項老叫化仍然端坐那裡。

「老前輩，你怎麼敲我的腦袋瓜？」

「是他，魔教的總護法，要不是他跟你開玩笑，你早就見閻王去了！」

「我現在去扁山，探查胡立人去了！」

「江中有人，是送消息來的。你能揪他上來，便可少跑一趟了！」

「我這就去！」

只聽咚隆一聲，南海一鶴下水了。他是以水上功夫見長的。上岸他只能算是一隻蝦，下水却是一條龍了。下水後，只因水上原本是波濤洶湧的，看不出什麼打鬥跡象。約莫一盞茶工夫，尚方劍探頭出水了，手中提了一個人，踏波而來，如履平地，離碼頭還有二十多丈，他舉手一伸，這個人便向碼頭飛來。老叫化伸手一托接住了。放在地上，像一條待宰的江豬，沒有絲毫人氣。

「項老前輩，幸不辱命！等我解開他的穴道後，由老前輩親自問他。」

「在場的老少要加强戒備，此魔只是裝成穴道受制，實際上一處穴道也未受制！」

項老叫化的此話一出，躺在地下的波斯魔徒陡然挺身而起，平飛上了半空。一陣水箭從口中激射而下。在場的人，幾乎都中了他的水箭，有些人因功力太淺，幾處穴道被射中，跌倒地上，有些人功力很高，却未受絲毫影響。波斯魔徒一落地，老叫化適時伸展右手，烈火焚天神功，隨

招而至。波斯魔徒前後左右，都是飛騰跳縱的火球，逼得波斯魔徒亂蹦亂跳。好一陣子，他才施展出波斯教白玉神功的最高功夫「白玉欺火」，把他整個人的周圍都用晶瑩白玉圍起來，縱是如此，全身的衣服都燒焦了！

「魔崽子，你就省點氣力吧，好好回答我的問話，或許我會饒你不死！」

「老叫化要問什麼？可以回答的，全部都告訴你。」

「你在波斯教身居何職？」

「副教主，波斯教入侵中原的總提調。」

「比剛剛那個什麼護法的地位要高，應該懂得比較多。」

「老叫化，我有言在先，可以回答的我全部回答，不可以回答的你最好別問。」

「胡立人與你們是什麼關係？」

「波斯教洞庭分舵舵主。」

「胡立人既乏人緣，武功也不怎麼樣，你們爲什麼要籠絡他當分舵主？爲什麼不找我老叫化？」

「胡立人的武功不如你，不過胡立人的心機比你深沉，現在你坐在這裡逍遙，恐怕洞庭船帮總舵已被我們魔教廢了！」

「你們『明修棧道，暗渡陳倉』的詭計，是不中用的，我們主力仍在洞庭船帮。恐怕你們入侵船帮的人，已被冰怪和龍五爺打得落花流水了！」

「你們怎麼知道我們要進攻洞庭船帮？」

「這都是我們派在波斯教中的人打探回來的！」

「你們眞夠卑鄙！居然派人混在我們教中。」

「這是免不了的，孫子兵法中有『用間』篇，在敵方安置間諜，在兵法說來，並沒有什麼可卑鄙的。」

「現在話已說完，我可以走了吧！」

「最好是露兩手瞧瞧，否則恐怕是走不了了！」

「看來我們中計了。你們不是把船帮的好手都調來排帮了嗎？怎麼在我說出了侵襲船帮的計謀後，你這個老叫化却若無其事？」

「別顧左右而言他，我叫你露兩手，就趕快露吧！」

波斯教的副帮主聽話得很，一招玉琢觀音齊天而來，又繼以楊枝玉露漫天蓋下，力中有毒，眼見衆人都要喪身他的掌下，老叫化頓時騰身而起，一招我佛降獅，漫天功力，竟把含毒的勁道，一絲也不漏的逼回波斯教的副教主。

隨著一聲長嘯，從距離四華里遠的湘江對岸，飛來了一名體格魁梧，却長相奇醜的外國佬。只見他不丁不八在碼頭上一站，立即向項傳馨老叫化飛出一掌，老叫化也便單掌接了一招。當場火星立即四散不說，那霹靂一聲，把在場的人耳膜，都震得嗡嗡作響。

外國佬在地上向後滾了三滾才煞住。老叫化也差一點給震出了那一把石雕的太師椅。

「那裏來的野小子，不通名報姓，就來了這一掌！要不是我還有些斤兩，早就給震垮了。」

「我是波斯教教主道南漠罕漠德，算你老叫化的功力高人一等，我認栽了！」

「別沒有打就認輸！剛才我是以逸待勞，險勝半招。你有興趣的話，我們選個時間再打，說不定你會打赢我！」

「我不是你的對手，稍等一下，我的師父來了，準會有你受的！」

「有道名師出高徒，徒弟的功力已如此高了。換他的師父來，我恐怕就要活不成。快滿兩百歲了，死了不算夭壽，我不如跳江自殺算了！」老叫化說得出也做得到，只見他縱身一跳，人便像一塊石頭沉到江底，水面上連氣泡都沒有一個，

在場的排幫子弟，個個莫明其妙，進退失據不說；就連波斯教的教主也對老叫化的行爲莫測高深，也是進退不得。

「還不快動手幹掉站在碼頭上的排幫子弟！」一縷細聲傳入了道南漠罕漠德的耳膜。他知道那是他師父以千里傳音來命令他殺敵人。他剛想動手殺人時，老叫化的聲音也傳來了！

「道南漠罕漠德，你有本事傷他們嗎？不信是不是？你何妨試試。」

波斯教教主果然向碼頭上的排幫弟子飛出一掌，但是力道却給彈回來了，反彈力之强，居然將道南漠罕漠德彈到江中去了！

「哈哈，什麼師父不師父？功力之差，比我那個小幾代的徒孫龍在天還不如，也敢出來爲人家攪架打，眞是丟人丟到了家！」這時，項傳馨從江底冒出一個頭來，就一口氣說了一大串，向上一竄，又飛回那把太師椅中。

「有本事的話，在陸上接我兩招試試！」

「我坐在這裡等你發招哩！光說不練有個屁用？」

「恭敬不如從命。你先試接一招烈火焚空試試」。招隨話發，只見那個縱身上岸的老魔頭雙手一揮，兩股燙人的熱流直衝而來，嗤嗤有聲，勁道十足。

「站在碼頭上的人，趕快下水！」老叫化一面叫人避開，一面雙手前伸，十指尖端立時像噴泉一樣，噴出十道冰箭，把老魔頭所發出的熱流堵在十丈開外的地方。水火難容，立時濃烟冒起，火星火球四射。大約僵持了一盅茶久，濃烟便慢慢向前逼進。進到距老魔頭丈遠之處，老魔頭已雙掌發赤，身體站立不住，搖搖欲倒。

「老魔頭，丟人現眼了吧！你那一點道行，敢在我面前來賣弄，不是自討苦吃是什麼？」

老叫化功夫比老魔頭强，只一招就比出來了。老叫化見老魔頭已是油盡燈枯的景象，立時收回了掌力。老魔頭雖未立斃當場，却不禁張口噴出了兩股鮮血。

「現在不能打了，你好好調息一下子再說。」老叫化放了波斯教的老魔頭一馬。

誰知老魔頭不領老叫化的情，不但未盤膝坐地運功調息，反而用盡全身的精力發出一招火燙雪山。此招一出，好像空中灑滿汽油，立即烈火熊熊，千萬條像蟒蛇吐信的火舌，向老叫化的座位勁奔而去。

老叫化睹此情景，心中頗不是滋味，

立時提氣上升，採用了三十六計的走爲上策。在空中盤飛一陣，老魔頭功夫用盡，烈火變成小火苗之後，他才發出了一招雪蓋烈火，只見冷氣從他週身射出，不用一刻功夫，炙人的熱氣，便立時熄滅，空中充滿了新鮮的空氣，頗像盛夏陣雨過後，陣陣涼風吹來，沁人心脾，十分舒暢。

老魔頭全身勁力用盡，此時已萎頓在地，疲憊不堪！老叫化對此情狀亦深爲可惜，很想找他徒弟來救他。只可惜道南漠罕漠德此時不知到了那裏去了！他也曾想自己去救他，却又格於情勢，擔心有敵人再來，便不敢出手相援了！

這個叱咤波斯教數十年的老魔頭，終於內傷太重，倒地不起了！老叫化眼見他像昏睡一樣的死去，着實難過了好一陣子！

「孩子們，魔頭回老家去了！你們可以上岸了！」

潛伏水中的數十條好漢，聽到了老叫化呼喚之後，便吆喝連聲陸續上岸。看到了老魔頭的屍體，人人都想前去痛揍他一頓。

「人死了，仇恨也已消了。千萬不可去損毀他的遺體！如果魔教無人來運走他的遺體，我們不妨找塊地方把他埋了，並豎立一塊碑石，以便日後好尋找！」

「不用老前輩操心，我們會遵照吩咐辦的。波斯魔教大概不會再來，老前輩不妨息息，你實在太辛苦了！」

「孩子們趕快下水，更厲害的魔頭來了！下水之後，立即退入內三圍子！快，遲了就走不開了！」

排幫數十健兒又再度下水，並且人人展開了水中頂上功夫，紛紛向內三圍子潛去。這時，一聲刺耳的號叫自天外飛來，碼頭上立時多了一個白髮皤皤而精神奕奕的外國婆子，坐在剛死去的老魔頭身邊，抱着老魔頭的遺體失聲痛哭！

「我跟你說過，你一個人鬥不過老叫化的，你偏不信邪！現在可好了，不信也得信了！死了！活該！」

「是誰殺死了我的丈夫？還我丈夫命來！老叫化是你？不要走，接我一掌！」

她是魔教教主道南漠罕漠德的師娘，名字叫黛麗絲。她的彩舞橫飛是尅制老叫化的無上功夫。她這招燭影搖紅，看來沒有令人起眼之處，但這招却含有三十六式，後勁綿綿，很叫人難以接得下來，只有蔡紫姑的痲姑舞劍神功，才可以尅制她。

黛麗絲的燭影搖紅發出後，空中頓像有數十條彩帶在紛紛飛舞。逼得老叫化使出了烈火焚天一招，用烈火去燒燬那些飛舞的彩帶。誰知黛麗絲知道老叫化用火猛攻之後，彩帶竟然變成了數十條的飛舞的冰柱，封住了烈火焚天的功夫。老叫化如不再撤招後退，很可能橫屍當場。老叫化在無可奈何之下，只得使用本身的獨特武功金剛降杵。金剛水火不侵，是人人知道的。老叫化一招杵自西來，寒風習習，頓時天空氣溫陡降，先是下雪，後是落雹，再是呵氣成冰。黛麗絲的燭影搖紅，全給凍住了，一籌莫展！

「黛麗絲，你的燭影搖紅，畢竟非我杵自西來的敵手，你撤功投降，我可饒你一命！」

「老叫化，你別先得意，你不還我丈夫的命來，我是不會同你善罷甘休的！」

「我無意殺死你的丈夫，是你丈夫自走絕路的！你丈夫死了，怎麼怪我？」

「老叫化！殺了人不認帳，算什麼英雄好漢，納命來！」

黛麗絲的招數變了，已由燭影搖紅變成了公孫舞劍。只見劍影漫天，完全是武術中的最上劍舞。老叫化反楞住了，再一次撤身後退，思索用什麼功夫去對付。

「項老前輩，你不用想了！黛麗絲由我來對付！」蔡紫姑天外飛來，一面招呼老叫化，一面以天女散花中的翩翩起舞一招，接了黛麗絲的公孫舞劍，只聽得叮叮噹噹響了十三下，也就是說，黛麗絲所抖出的十三朵劍花都給蔡紫姑破了，最後傳來了「嚶呀」一聲，黛麗絲竟然倒了下去了。

「紫姑，你把黛麗絲宰了？」

「沒有，只用重劍點了她十三處穴道，她可以休息六個時辰了！」

「船幫的情況如何？」

「有驚無險。」

「胡立人那個小兔崽子怎樣？」

「給任再生拿下了，魔教的洞庭分舵也給任再生挑了！」

「阿彌陀佛，江湖人物又可過幾年太平日子了！」

湘江的水，雖然仍是波濤洶湧，但地上却呈現了一片祥和，一批批前來助拳的武林前輩都相繼離去了，湘江兩岸只留下了落寞與蕭瑟。（摘自海光週刊）

（全文完）

飛鷹・雙毒・一妖姬

中篇俠情故事／黃陵子・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白夫人是天地雙毒的寵姬，週旋於兩大魔頭之間，得兩魔頭相傳絕技，武功深奥，率領魔徒去攻打李家堡，沿途招收武林高手，游說飛鷹大俠東方亮攻打李家堡，用色狐媚不成，又想毒殺，東方亮遠避走脫……李家堡堡主李英豪，是江湖武林有名人物，攻打李家堡，也只有天地雙毒這種無惡不作的人才想得出來，白夫人亦知道攻堅不易，堡內總管倫五常，是昔年獨手破三島的怪俠，和堡主以弟兄稱呼，還有南湖雙傑和堡主也頗有淵源，只有用計先將少堡主李耀擄來，作為人質，以便攻打李家堡的先決條件，雖然如此仍不易為……

隱瞞眞相　惹事生非

天地雙毒要攻打李家堡，這眞可以說是震撼整個武林，驚天動地的大事！

東方亮已經知道了這件事，他應該怎麼辦？是撒手不管，還是立時去告知李家堡？照說，以李家堡力量之雄厚，多上自己一個人，也起不了什麼作用，然而天地雙毒這兩個大魔頭，也不是等閒之輩，自己還是到李家堡去走一遭，通知李家堡中的人，早作準備的好！

東方亮的心境，已漸漸平復了下來，



他深深吸了一口氣，挺直了身子。

也就在這時，他突然聽到了一陣喧嚷聲，夾雜着白夫人的嬌笑聲，傳了過來。

東方亮的心中，陡地吃了一驚，連忙一縱身，上了身旁的一株大樹。

他才一上了樹，就看到三二十人，擁着白夫人走了過來，一大羣人，在他藏身的那株大樹之旁，走了過去，到了前面不遠處的一個空地中，停了下來。東方亮只見其中的兩個人，將一網揮了起來，網中似乎有着一個人，網揮起之後，掛在一株大樹的橫枝之上，那人也就懸在半天之中。東方亮的心中在疑惑，不知道是發生了甚麼事情，耳聽得隨風聲，有人的講話聲飄了過來，一個人在道：「白夫人，抓到了李英豪的小兒子，再要攻取李家堡，再容易也沒有了！」

白夫人嬌笑接着，道：「李家堡一定會派人來找，你們找個人，將他帶到這裏見我！」

白夫人的話才出口，就有十來個人，一起奔了開去，轉眼之間，便已奔遠。

白夫人在一塊大石上，坐了下來。

東方亮遠遠望去，只見她仍然春風滿面，十分動人，他的心頭，也不禁「怦怦」亂跳」起來。

然而，東方亮這時心跳，一半固然是為了白夫人的動人，另一半，却是吃驚，吃驚的是李英豪幼子，已落到了白夫人的手中！

李英豪的幼子，已落在他們手中，那麼，天地雙毒要攻打李家堡來，自然更方便得多了，除非李英豪能不顧自己幼子的性命，要不然，天地雙毒可以說已立於不敗之地了！

如果讓天地雙毒攻破了李家堡，那麼，這兩個大魔頭的聲勢，氣燄，自然比現在更甚，只怕從此之後，武林中再無寧日了！

東方亮想到了這一點，不但吃驚而且焦急，而且，他也立時決定了一點：將李英豪的幼子救出來！

被掛在樹上，吊在半空網中的人，自然就是李英豪的幼子了。如果這時，天地雙毒有一個在場，那麼東方亮就算想救人，也一定得好好考慮一下，但這時，他却根本不必如何考慮。

他已然看出，這些人中，武功最高的，只有白夫人一個，而白夫人，他是可以敵得過，如果他突然出手，要將人救走，並不是難事！

李英豪的幼子脫離了魔掌，那麼，天地雙毒自不會那麼容易得手，自己也算是盡了一分力量了！

東方亮想到這裏，身子慢慢站了起來，風很勁，不會有人注意樹上，忽然傳出了聲響來。

東方亮挺直了身子，握住了劍柄，慢慢地將劍，掣出鞘來，等到他握劍在手之後，他陡地發出了一聲長嘯，身形向下一沉，將他所站的樹枝，壓下了三尺。緊接着，樹枝彈起，他眞氣一提，整個人已向上，疾飛了起來，身在空中，當眞如同一頭巨鷹一般！

他身在半空之中，連翻了幾翻，每一翻，都向前迅疾無比地翻出幾尺，及至雙

足落地，身子又向上疾彈了起來，一劍向那張網削去！

東方亮的去勢，快疾無比，眞不愧有「飛鷹大俠」之稱，直到他一劍削向掛在樹上的那張大網，衆人才一起發出了驚呼聲來。

東方亮在一劍削出之際，只聽得白夫人發出了一聲嬌叱，緊接着，精光一閃，似乎有什麼兵刃，向他攻了過來。

但是一來由於他自己的去勢太快，二來，白夫人的出手，也快疾無比。

東方亮在那刹間，眼看成功，自然沒有半途收住勢子之理，是以雖然明知對方已有兵刃向自己攻到，他仍是不顧一切，向前衝了過去。

就在那電光石火之間，東方亮只覺得右脅之下一涼，已然被對方的兵刃刺中，但他也無暇去察看自己究竟是受了什麼傷，長劍一緊，「刷」地一聲響，已將掛在樹上的那張網，削了下來。

網一削下，他身子一翻，只見有好幾個人，一起攻到，東方亮金劍揮動，慘叫聲不絕，攻到他身前的幾個人，一起倒了下去。

東方亮身形一挺，站了起來。也直到此際，他才覺出脅下一陣劇痛，低頭看去，只見鮮血自脅下汩汩流出來，半邊身子，已全是鮮血。

而那時候，李耀已自網中轉了出來。他身子也異常靈活，一從網中鑽出，身子打了一個滾，便已拾了一柄刀在手，一躍而起，跳到了東方亮的身邊站定。

他在網中的時候，被白夫人點了穴道，落地之際，恰好將穴道撞開，是以立時能行動自如，而他是親眼看到東方亮奮不顧身，自樹上飛掠下來而救他的，是以心中對東方亮十分感激。

他才在東方亮的身邊站定，便向東方亮望了一眼，他本來是想問東方亮姓名的，可是一看到東方亮的半邊身子全是血，面色蒼白得可怕，他失聲叫道：「你受了傷！」

而隨着李耀的那一叫，只聽得白夫人一聲厲叱道：「又是你！」

東方亮吸了一口氣，抬起頭來，滿面怒容的白夫人，就在他的對面不遠處。

東方亮沉聲道：「不錯，又是我，我看你是借着天地雙毒的名頭，在胡作妄為，只怕就算是天地雙毒親自在此，也不敢如此對李家堡無禮！」

白夫人的面色鐵青，連聲冷笑道：「好，你要充好漢，我就叫你充到底！」

她手中仍執着那柄亮晃晃的尖刺，話才出口，尖刺輕輕一擺，立時有七八個人，一起衝了上來，東方亮大聲呼喝道：「小兄弟，一起來！」

他右脅之下，在剛才向前疾衝過來時，被白夫人的尖刺，刺中了一下，入肉足有三四寸，傷得頗重，是以右臂已然有點不聽使喚，他一面叫，一面劍交左手，揮動長劍，就向前衝了過去。

他向前一衝，李耀跟在他的後面，單刀揮動，兩人一高一矮，向前疾衝而去，轉眼之間，對方的人已倒了五六個，白夫人一聲厲嘯，身形展動，這時，她雖然在盛怒之中，但是身形閃動，衣袂飄飄，看

來仍然像是仙女下凡一樣，美麗動人。

她一閃到了東方亮的面前，挺劍便刺向東方亮的面門，東方亮受傷之後，一直在動手，也沒有機會包紮止血，這時候，他半邊身子已被血浸透，只覺得自己越來越是虛弱，白夫人挺刺刺來，他身子向後一退，避了開去。

在東方亮身邊的李耀，卻是初生之犢不怕虎，東方亮向後一退，他揚起刀來，一刀斬向白夫人的腰際，白夫人身形微轉，手中的尖刺，迎了上去，「錚」地一聲響，直刺在李耀的單刀之上。

李耀的武功底子雖然打得好，但總是年紀還輕，刀、刺相交，李耀只覺得虎口一陣發熱，那柄刀，便幾乎要把捏不穩。

他覺得不妙，立時要後退時，白夫人手腕一轉，尖刺順着刀身，順地轉了一轉，只聽得李耀發出了一下驚呼聲，手中的單刀「呼」地一聲，已被擊得脫手飛去，飛到了半空之中，而白夫人的動作，當眞是快到了極點，李耀的刀才出手，她已然飛起一腳，正踢在李耀的腰際，踢得李耀向前，直仆了出去。

李耀一跌倒在地，白夫人身形飄飄，直趕了過去，手中的尖刺，對準了李耀的心口疾刺而下。

李耀仆倒在下，眼看白夫人的尖刺，疾刺而下，根本無法躲得過去，他年紀究竟還少，雖然在堡中，和人搏擊之際，身形靈活，也頭頭是道，但是，練功和眞正與敵人動手，卻完全是兩回事，李耀又幾時曾經想過這樣搏命相撲的慘烈場面？

這時，他眼看白夫人的尖刺，疾刺而下，不禁驚得呆了，大聲尖叫了起來。

白夫人的攻勢極快，看來她心中恨極，已要不顧一切，先殺了李耀再說，李耀一叫，她也大聲尖叫了起來，而就在千鈞一髮之際，只聽得背後，陡地響了東方亮的一下巨喝聲來。

白夫人身子一側，左袖趁機拂起，拂向身後，立見東方亮雙目圓睜，如瘋如狂，向前直撲了過來。白夫人身形雖然略側，但她那一刺刺出的勢子，方位，卻仍然毫未改變，她左袖一拂，拂出的袖勁，並未曾阻住東方亮，東方亮擁到了近前，身形一傾，壓在李耀的身上，長劍揚起來，「錚」地一響，恰好格開了白夫人的那一刺！

但是白夫人一刺被格開之後，尖刺一滑立時又刺下，「撲」地一聲，卻刺進了東方亮的左腰之中。

東方亮忍住了痛楚，一個打滾，拉着李耀，一起滾了開去，這時，李耀只知道有人捨命救了自己，他簡直完全嚇得呆住了！

東方亮拉着李耀，滾出了幾步，勉力一推李耀，將李耀推出了幾步，大聲道：「你快走！」

他一面叫，一面身子一挺，又站了起來，可是他還沒有站穩，白夫人早已發出淒厲之極的叫聲，旋風也似，捲了過來。

東方亮因為額上汗如漿出，視綫已經有點模糊，他只見到一團人影，裹着精光，向自己捲了過來，勉力還了兩劍，但白夫人出招極快，他還了兩劍間，又擋了白夫人的一招，身上又被尖刺，刺中了兩下，這一下，再也站立不穩，咕咚跌倒在地上。

他倒在地上之後，連向外滾了幾滾，滾到了一個老樹樁之前，屈着一腿，跪在地上。

只見白夫人和她手下的衆人，已一起向他圍了過來，李耀已被兩個大漢，扣住了脈門，正在竭力掙扎，然而從這情形看來，一望而知，李耀是又落在他們的手中，逃不脫的了！

東方亮喘着氣，他的心中，不禁苦笑，他雖然突然出手，可是不幸一上來就受了傷，以至非但未能將李耀救出去，連自己也賠上了！

這時他身上已有四處傷痕，再想和白夫人動手，是萬萬不能的了！

白夫人雖然也明白這一點，是以她也不急着要取東方亮的性命，只是尖刺向着東方亮的面門，慢慢晃動着，雪亮的尖刺，耀得東方亮，心頭陣陣生寒。

又聽得李耀一面掙扎，一面叫道：「這位大哥，你叫什麼名字？」

白夫人「格格」笑了起來，道：「少堡主，他眼看就是泉下之鬼了，你還問他的名字作甚麼？」

李耀怒叫道：「他就算死了，我也一輩子感激他！」

白夫人又笑了起來，說道：「你這一輩子，也不會有多少天了，還是省點事算了！」

東方亮以劍支地，背靠着樹樁，掙扎着，總算又被他站了起來，在他緩緩站起之際，白夫人的尖刺，也在同時慢慢伸向前，看來是準備東方亮的身子一站立，便立即出手攻擊的。

而就在東方亮的身子，還未曾完全挺立之際，只聽得一陣急驟的馬蹄聲，疾傳了過來，同時，聽得李耀大叫道：「倫總管！」

東方亮忙抬頭看去，只見有一條大漢，單騎疾衝進了林子來。

東方亮抬頭看他的時候，他還在四五丈開外，但隨着李耀的那一下呼叫聲，馬上那人，自馬鞍之上，直飛了起來。

李耀的叫聲未絕，他已撲到了李耀的身前，人影一閃間，「砰砰」兩聲響，在李耀的左右，抓住了李耀手腕的那兩個人，已然向後直飛了出去。

而那人也在這時，站定了身形，只見他貌相非凡，神充氣足，一望而知是一個武功極高的高手！

東方亮剛才，硬掙扎着站了起來，他傷得雖重，但是要和白夫人動手的話，至少還可以勉力支持八九招。但這時，他一見那人來到，便知道那是李家堡的高手到了！

李家堡的高手一到，李耀自然無礙，東方亮一想到這一點，登時感到全身乏力，再也站不穩，又倒了下去。

這時，李耀已到了倫五常的身邊，叫道：「倫叔叔，快去救那位大哥！」倫五常抬頭望去，雙眉微蹙，李耀急道：「倫叔叔，你怎麼還不動手？若不是他，我早已死了，他為了救我，身受重傷！」

倫五常一手拉着了李耀，慢慢向前走來。

這時候，白夫人的神色，也難看之極，她道：「你是誰？」

倫五常停了腳步道：「李家堡總管倫五常！」

白夫人連聲冷笑：「李家豪自己為何不來？」

倫五常四面一看，他是要看看天地雙毒，是不是在近側，若是天地雙毒的話，不必兩毒俱出手，只要有一毒動手，他便不是對手了，若是天地雙毒不在的話，那麼，眼前那些人，連那美貌絕倫的女子在內，卻還未曾放在他的心上。

他看了一下，看不出有甚麼跡象，表示天地雙毒不在這林子之中，是以冷冷地道：「李堡主好友，洞庭一奇莫非正在堡中，堡主要陪他下棋！」

白夫人厲聲道：「李英豪難道以為派你出來，就可以將他兒子救回去了麼？」

倫五常沉聲道：「正是如此！」

他這四字才出口，白夫人手腕一翻，尖刺已向倫五常面門，疾刺而來，她這一下出手，可算是快疾之極，那是因為她看出倫五常的武功極高，若不是一上來，便出其不意，令他受傷，只怕就要被他將人救了回去！

可是，白夫人對倫五常的估計，還是太低了些，她出手算得快疾的了，但是倫五常卻比她更快，就在她一刺刺向前之際，倫五常右手一揚，中指彈出，恰好迎上她的一刺，只聽得「錚」地一聲響，那一彈，只彈在刺尖之上，震得白夫人向後，連退下了三步！

這一下，不禁令得白夫人又驚又怒，只見她倏然一揚手，揚起了一方手帕，那一方絲的手帕，才一揚起，便見大蓬細針，向着倫五常疾射而至！

那些細針，揚在半空，雖然細如牛毛，但是也可以看得出，紅，黃，藍，綠，各色雜陳。

倫五常一看，便知道那是天地雙毒之中，毒姬施放的「蛇涎針」，每一針上，都有劇毒，中上一枚，便自性命難保。

他心知李家堡和天地雙毒之間，已然結下了樑子，如果不將眼前這女人擊退，只怕還當李家堡好欺負，雙毒還要猖狂，是以他一見大蓬「蛇涎針」射來。一聲大喝，身子向後微退，雙袖揚起，雙掌一齊向前拍出！

那兩掌，乃是倫五常畢生功力所聚，力道之强，實是非同小可，只聽得「轟轟」兩下，掌風過處，大蓬向他疾射而來的蛇涎針，竟一起被他的掌風，逼了回去！

白夫人一看到這等情形，心下大駭，立時向後退去。

可是，大蓬蛇涎針，被倫五常掌風逼回來的勢子，遠比白夫人發出之際，還來得快，白夫人雖然立時當機而退，在最前面的幾枚針，還是射中了她的肩頭！

白夫人一面退，一面發出了驚呼聲來，她被毒針射中，有她自己的獨門解藥，自然不怕中毒，但是自己發出的暗器，被對方逼了回來，反令得自己受了傷，這實是令人駭絕的事！

她一面驚呼，一面疾退，轉眼之間，便已退出了三五丈開外，她手下的那些人，見勢不妙，也是齊聲吶喊，一起向林外奔去！

李耀立時向東方亮奔去，倫五常叫道：「少堡主小心，這些針有劇毒，切不可碰！」

那一大蓬蛇涎針，被倫五常的掌風，逼了回去，只有幾枚，反射在白夫人身上，有的射在樹上，有的落在地上，兀自閃泛着異彩，看來觸目驚心。

倫五常一叫，李耀的身子，略停了一停，但是立時又向前奔去，來到了東方亮的身邊，將東方亮扶了起來。

倫五常也到了近前，拱手道：「閣下如何稱呼？」

東方亮在李耀的扶持下，勉力站了起來，道：「在下複姓東方，單名亮！」

東方亮的名頭，也自不低，倫五常一聽，便「啊」地一聲，點了點頭道：「原來是飛鷹大俠！」

東方亮苦笑着道：「愧不敢當。」

李耀忙道：「倫叔叔，東方大俠傷得很重，快扶他到堡中養傷！」

倫五常聽得李耀那樣說，略呆了一呆，東方亮立時說道：「李兄弟，你快回堡中去，剛才那女人，是天地雙毒的寵姬，她吃了虧，必然不肯干休，還會再來。那女人因為一事，將我恨之切骨，絕不肯放過我，我若到李家堡，只有替李家堡添麻煩！」

東方亮的話，才說到一半，李耀已然漲紅了臉，叫了起來道：「東方大俠，只許你捨命救人，不許我們侍候你養傷，這是甚麼道理，你要是不去李家堡，我便跟着你走，只當你沒救我！」

倫五常雙眉一揚，道：「東方大俠理應到李家堡去養傷，快請上馬！」

東方亮還想說甚麼，可是他受傷之後，失血過多，已是虛弱不堪，張開口，竟未曾說出話來，緊接着，天旋地轉，眼前一黑，就昏了過去！

倫五常一看到東方亮的身子，搖搖欲墮，便忙踏前一步，將他扶住，那時，東方亮已然昏了過去。

倫五常將他托上了馬，任由他伏在馬背上，又牽過了另一匹馬來，和李耀一起上馬，牽着負了東方亮的那匹馬，直馳出了林子去。

一出了林子，風勢仍然強得驚人，但是路上卻已十分靜，一個人也不見。

倫五常策馬向前疾馳，一直馳到了直通李家堡那條直路子上，才看到路口，一左一右，插着兩面三角形的旗子，一面繡着一條蛇，另一面，繡着一條蜈蚣，繡工精活，看了便令人心寒，那正是天地雙毒的旗子。

李耀一看到那面旗子，在馬上一側，便待下馬，倫五常忙反手將李耀拉住，疾聲道：「切不可碰，這兩面旗上，必有劇毒！」

李耀憤然道：「難道就容它們插在路口嗎？」

倫五常道：「我們先回去再說，你父親自有主意！」

他一面說着，一面策着馬，向前疾馳而出，到了李家堡的大門口，便聽得圍牆之上，有人叫道：「倫總管回來了，少堡主也回來了！」

接着，堡門洞開，兩匹馬，三個人，一起馳了進去。

李家堡中的人，聽得在圍牆上守望的人，大聲呼叫，立時奔走相告，李堡主和莫非，仍然在下着棋，李堡主雖知倫五常武功非凡，有他出去察看動靜，是可放心，但究竟關心着小兒的安危，是以下棋心不在焉，直到聽得堡中有人一疊聲高呼「少堡主回來了」，他才大大地鬆了一口氣，連下了兩子，令得洞庭一奇莫非，爲之大皺其眉。

而這時，倫五常已走了進來，道：「堡主，少堡主安然無恙。」

李堡主「嗯」地一聲，道：「天地雙毒，怎肯放人？！」

倫五常道：「未見到天地雙毒，只是雙毒的寵姬白夫人主其事，我將她殺退後，帶了少堡主回來的。」

李堡主皺着眉，還未曾再出聲，莫非已然道：「我早叫你不必担心，天地雙毒胆子再大，也不敢來惹李家堡，我看那女人回去，只怕被兩個老怪物打入冷宮，老怪物或會派人來賠罪！」

李堡主也頗覺自豪，道：「莫兄，你也將李家堡抬得太高了！」

莫非「呵呵」地笑了起來，在一旁的倫五常，都大不以爲然，他見過白夫人，知道白夫人絕不會被天地雙毒打入冷宮。而且白夫人隨身帶着天地雙毒的令旗，和劇毒的蛇涎針，說不定還有更厲害的毒藥，這全是天地雙毒秘不傳人的東西，由此可知她的得寵程度！她此次吃了大虧，一定會再來的！」他嘆了一口氣，道：「堡主，天地雙毒的令旗，仍然留在路口。」

洞庭一奇莫非一拍棋盤道：「叨擾了你卄幾天，無以爲報，就替你將這兩面旗子拔了來！」

倫五常忙道：「莫——」

可是，他才講了一個字，洞庭一奇莫非，瞪眼道：「難道你竟當我連這一點小事都做不了呢？！」

倫五常本來想說，在那兩面旗上，必有意想不到的奇毒，還是暫時別去碰它們的好。但是莫非既然已講出這樣的話來，倫五常倒不好再出口了，他要是再出口，便眞的變成瞧不起莫非了！

莫非話才說完，身形掠起，人影一閃，便已然掠出。李堡主搖着頭，道：「這人也眞心急，說走就走！倫兄，孩子沒事麼，可曾中毒？！」

倫五常道：「沒有，那女人顯是想挾他作人質，未曾下毒，我趕到時，有一位朋友，因爲救少堡主，和白夫人在動手，已身受重傷，我們將他帶回堡來，這位朋友，現仍昏迷未醒！」

李堡主道：「是什麼人？！」

倫五常道：「飛鷹大俠東方亮。」

李堡主點了點頭，道：「小心派人侍候他，等他傷愈之後，重重酬謝！」

倫五常答應了一聲，便待向後退去，李堡主卻笑道：「別走，你還不知莫非的脾氣？！他說走便走，自然立即回來，卄顯他身手過人，你不留在此處，看他回來，他豈不是要大失所望？！」

倫五常聽了，也不禁笑了起來，他笑的是，李堡主可謂是知莫非的爲人，倫五常的笑聲未畢，便聽得一陣呼嘯聲，自遠而近，迅速傳了過來，正是洞庭一奇莫非的嘯聲。轉眼之間，嘯聲到了近前，莫非已然來到，手中執着兩面旗，一到，一抖手，兩面旗離手飛起，「刷刷」插在地上，他面有得色道：「幸不辱命！」

李堡主和倫五常兩人，一起向他望去，看兩人的情形，分明是想說幾句恭維話的，可是兩人一看到莫非的臉面，便陡地一呆，一齊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神情錯愕到了極點！

莫非一直帶着十分得意的微笑，可是突然之間，當他看到李堡主和倫五常兩人，望着自己．現出了如此古怪的神情之後，他也不禁陡地一呆，笑容立時僵凝道：「怎麼了？」

倫五常和李堡主兩人，似是張大了口，說不出話來，莫非焦急問道：「我臉上有甚麼？你們何以望定了我，只是發呆不說話？！」

他一面問，一面伸手向自己的臉上摸去。

莫非的手才一揚起來，未曾碰到他自己的臉，倫五常和李堡主兩人，一齊驚聲呼道：「別碰！」

莫非的手，僵在半空中，他的神情驚疑莫明道：「我臉上究竟怎麼了？！」

莫非的臉上，有些甚麼異樣，他自己自然看不見，可是，在他對面的李堡主和倫五常兩人，都看得再清楚也沒有！只見莫非的臉上，佈滿了一點一點，深紅色的小圓點！

倫五常和李英豪兩人，都張大了口，講不出話來。他們兩人也全是久歷江湖的高手，可是這時事情來得實在太突兀，而且太驚人了，莫非已然身中奇毒，而且毒已發了出來，可是他自己却還一無所知，事情如此之駭異，他們兩人，也是震驚得一句話都講不出來。

莫非這時，仍是一點也不覺得自己的本身有甚麼異樣，他也看不到自己臉上的怪樣子，但是李英豪和倫五常兩人那種駭然的神色，他却可以看得到的，他想發笑，可是只覺得面肉僵硬，怎麼也笑不出來，他聲音也變得乾澀無比，叫道：「怎麼一回事？！究竟是怎麼一回事？！」

李堡主究竟比較鎮定，他雙手向前阻着，示意莫非站着別動，一面道：「莫兄，你別緊張，那兩面旗上，一定有劇毒，你已着了道兒了！」

莫非的神情，本來十分緊張，可是一聽得李英豪那樣講法，他倒笑了起來，道：「老李，你別和我開玩笑了，那旗子是這兩個老怪物的，我怎會不小心，老實告訴你，我是用衣袖將這兩枝旗子捲起來的，根本連手指也未曾碰過它們！」

莫非如此說法，那實在是可以證明他決無中毒的可能了。然而，天地雙毒下毒的手法，可稱得上千變萬化，是匪夷所思者，照莫非臉上的情形來看，他已然中了毒，那是再無疑問的事了。倫五常說道：「你捲起那兩面旗子之際，可曾聞到甚麼氣味來？！」

倫五常那一句話才出口，莫非的面色便變了，當他的面色變得蒼白之際，他臉上一粒一粒的紅色斑點，看來格外惹眼！

倫五常追問道：「聞到了甚麼特別氣味麼？」

莫非的聲音都變了道：「好像……好像有一陣羊騷味，一閃即過——」

莫非才講到這裏，李英豪和倫五常兩人，已異口同聲道：「羊羶瘴！」

這「羊羶瘴」三字一出口，莫非的臉色，已不再是蒼白，簡直是死灰色了！

要知道苗疆蠻荒之地，七十二種毒瘴之中，毒性最烈的桃花瘴，其次是血瘴，第三就是羊羶瘴了．莫非尖聲叫道：「老李，你可得救我！」

他一面叫，一面便向李英豪那邊走了過來。

李英豪乃是武林中如何有地位聲望的人物，莫非要他救命，他自然不會不加援手，可是此際，莫非一向他走來，他却忙不迭向後，退了開去！

倫五常忙道：「莫大俠別動，你此際中了羊羶瘴，無人敢碰你，如今看來，毒還未發，請堡主先封住你的穴道，再來設法！」

莫非不住地喘着氣，直到那時，他身上的確是沒有甚麼異樣，雖然他的心跳得幾乎要從口腔中冒了出來，但是那却是由於他極度震駭所造成的，倫五常這樣一說，他果然站在原地不動。

倫五常那樣說，原是爲了安慰莫非，唯恐莫非一着急起來，不顧一切，甚麼事都做得出來，那麼，强敵未至，李家堡之中，倒先生出事來了。

而李英豪一聽，心中倒是一動，忙道：「莫兄，你鎭定些，聞得人吸入那羊羶毒瘴之後，那怕是一絲，便立時覺得天旋地轉，接着，便如瘋似癲，你直到現在，仍無異樣，只怕是錯疑心了！」

李英豪這樣一說，連莫非也放心許多，李英豪仍然不敢去碰莫非，他順手自桌上取了一枝筆，以李英豪的功力而論，以筆點穴，實和與手指點穴無疑，他手一揚，只見筆桿晃動，電光石火之間，已點中了莫非的五處要穴。

他點的這五處穴道，全是莫非心脈附近的要穴，封住了穴道，可以免得毒氣攻心，可是——。

他的手才一離開，只聽得莫非大叫了一聲，向前走出了一步，當他在向前走出之際，身形已在搖晃不定，等到走出了一步之後，扶住了桌子，瞪直了雙眼，一言不發。

這時候，李英豪和倫五常兩人，也不禁嚇得呆了．因爲他們絕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李英豪想想，自己出手雖重，但是絕沒有差錯，何以，莫非反會如此？他忙問道：「莫兄，你——」

可是他一句話未曾出口，莫非的口中，已然有一串白沫，冒了出來，一看到那串白沫，李英豪不禁魂飛魄散，也就在那一剎間，只聽得莫非的口中，發出了一下怪異莫名的聲響來，那聲音，竟如同羊咩一樣。

緊接着，只見莫非頭一低，身子向前直撞，一頭向李英豪撞了過去！

李英豪一時之間，呆住了還不知躲避，還是在一旁的倫五常，看出情形不妙，一聲大喝，抄起一張椅子，便向莫非拋了過去。

只聽得「砰」地一聲响，那張椅子，恰好擱在莫非和李英豪之間．莫非一頭，正撞在那張椅子之上，而李英豪也立時閃了開去。

那張紫檀木的椅子，何等結實，但是被莫非一頭撞中，立時碎成十七八片，而莫非向前衝出的勢子，還未曾收刹得住，在椅子的碎片還未曾落地之際，他已直衝了過去，又是「砰」地一聲，他的頭，已經結結實實撞在牆上，頭陷進牆中幾達一半！

莫非撞中了牆，立時轉過身來，牆上出現了一個極深的凹痕。

莫非也是血流披面，但是他功力極深，這一撞，却是撞他不死，只見他口中白沫和着鮮血，一起噴了出來，樣子實是可怖之極，這情形分明和傳說之中，羊羶瘴發作之後的情形一模一樣，直到這時候，李英豪和倫五常兩人才明白，天地雙毒就算不是親自下毒，他手下的下毒方法也是出神入化。

莫非自然是一聞到羊騷味之際，便已中了毒，可是毒性一直留着不發，反倒是李英豪爲了免他毒氣攻心，出手點了他的穴道之後．毒才發作！

試想，任何人中了毒之後，就算沒有人和他在一起，他自己發覺了，也必然會自封穴道，毒遲早會發作，若有人和他在一起，那人便遭殃了，這眞是陰毒之極，駭人聽聞的害人之法！

這時候，倫五常和李英豪兩人．雖然已明白了這一點．但是他們却根本無暇去深一層想，因爲莫非才一轉過身來，口中又發出那種怪異莫名的聲音，又再度向前，直衝了過來，這一次，他雙手直伸，仍是疾衝向李英豪。

李英豪那裏敢給他碰到分毫，連忙身子一閃，避了開去，莫非直着眼，向前疾衝而出，雙手直插進了牆中，在一旁的倫五常，看看情形不對，拔出劍來，趁莫非雙手還未曾自牆中拔出來之際，一劍刺進了他的後心。

倫五常一劍刺中，立時縮手，將劍留在莫非的身內，急道：「快退！」

李英豪神色倉惶，和倫五常一起退了出來。

倫五常不由自主喘着氣。

李英豪頓足道：「不好，他雖然是中毒而死，但死在我這裏，他幾個好友知了，必不干休！」

倫五常苦笑道：「堡主，這是以後的事，也顧慮不了那麼多，快命人堆乾柴，放火燒了這一角，連他屍體一起火化，若是將他埋了，當他屍體腐爛之際，毒瘴仍會從地底鑽出來。」

李英豪自然知道羊羶瘴的厲害，道：「你說得，是你快令堡中一切人，加緊防範，只怕天地雙毒，絕不肯就此干休！」

李英豪、倫五常兩人，分頭下令，整個李家堡中，登時緊張起來。

堡門緊閉，圍牆之上，全是堡中的高手，來往巡邏，硬弓大弓，滾木擂台，佈滿在牆上，每隔兩丈，就有一口大鍋，鍋中滿是煎滾了的油，以防天地雙毒，率人來攻。

好在李家堡中，有的是存糧，就算支持上一年半載，也不妨事。到了一切準備妥當，便放起火來，堡中足有兩百來人，圍在那院子附近，各自準備了水桶，只等火燒到差不多時，便將水淋上去，好使火勢，不致蔓延開來。

等到火光升起時，整個李家堡，幾乎皆在火光的籠罩之下，在李家堡東首的一個院子中，也是映滿了火光，火光自窗紙中透了進去，映得室中一片暗紅色，光芒還在跳躍不停，十分詭異。

那室中也點一盞燈，但是燈火卻不十分明亮，室內的陳設，十分雅潔，在一張床上，躺着東方亮，東方亮的身邊，有一個少女和一個少年。

那少女是李萍·那少年就是被東方亮自白夫人手中救出來的李耀，姐弟兩人，都望定了床上昏迷不醒的東方亮，皺着眉，對於外面熊熊的火光是反倒不甚在意。

東方亮到了堡中，一直昏迷不醒，他的傷口上，都已敷上了上好的創藥，也曾灌了兩顆補血益氣的靈藥，但是他卻仍然昏迷着。

李耀抬起頭來，向他的姐姐望了一眼道：「姐姐，他怎麼還不醒？！」

李萍低聲道：「照你所說的情形聽來，他受了傷之後，還奮不顧身動手，自然不會那麼快醒來的了。」

李耀呆了片刻，又望了東方亮蒼白的臉色一回道：「姐姐，要是他不醒來了，那怎麼辦？！」

李萍低低嘆了一聲道：「不會的！」

她講這句話，是在安慰李耀，但事實上，東方亮是不是會醒來，她也一點沒有把握。他們姐弟兩人，感情極好，李耀是東方亮所救的，自然對東方亮欽佩感激不已，而李萍在聽了弟弟的敘述之後，心中對東方亮也是欽仰莫名，事實上，她盼望東方亮快快醒來之心，也和李耀同樣地殷切！

李耀忽然站了起來道：「我找爹來，叫爹運本身功力幫一幫他，他或者會快些痊癒！」

李萍道：「是，我怎麼沒有想到這個辦法！」

李耀急急向門口走過去，他才走到門口，便聽到一陣沉重的腳步聲，傳了過來，那是李英豪的腳步聲，他們是聽慣了的，李耀一面拉開了門，一面說道：「爹來了！」

門才打開，李英豪已踏進門來，他神色極其凝重，一進門就道：「你們兩人全在這裏，天地雙毒要與我們為敵，自今日起，未問過我，你們兩人決不可出堡中半步，記住！」

李耀和李萍兩人忙答應着，李耀道：「爹，這位便是救了我的東方大俠！」

李英豪只是隨便向東方亮看了一眼，「嗯」地一聲，轉身便走。姐弟兩人忙叫道：「爹！」

李英豪站定了身子道：「甚麼事？」

李耀道：「爹，東方大俠傷得極重，至今昏迷未醒，你若運本身功力，催動他真氣運轉，他或者快一點醒來，他已昏了幾個時辰！」

李耀在講那幾句話的時候，急形於色，可是李英豪卻皺起了眉，一派不耐煩的神色，道：「到時候，他自然會醒，大敵當前，我怎可分心？」

李耀忙道：「爹，他救了我！」

李英豪道：「你的事，倫總管已和我說過了，要不是倫總管趕到，他連命也沒有，是倫總管救了他，他盡可在堡中，慢慢養傷！」李英豪話一說完轉身便走了開去。

李萍和李耀兩人呆立着，一句話也說不出來，在那剎間，他們兩人的心中，都有一種說不出來的奇異感覺，他們感到，自己對自己的父親，突然之間，感到陌生了！陌生得那不像自己的父親，倒像是一個陌生人！

他們兩人誰也不出聲，那時，火光已漸漸暗了下來，室中變得更黑，東方亮仍然未曾醒轉，他們兩人，也仍然甚麼也不說。

李耀緊抿着嘴，李萍只覺得心中，有說不出的委屈，她實在想哭，眼中淚花轉動着，但是，她終於忍住了，未曾流下淚來。

× × ×

在李家堡火光最熾的時候，李家堡附近的居民，都不約而同的仰頭觀看着，心中嘖嘖稱奇！

他們都知道，李家堡起了火，但是他們也知道李家堡中的人，個個全有能耐，要是李家堡中的人自己也解決不了的事，他們趕去了，也是一樣沒有用，他們只是在猜測着，在李家堡中，究竟發生了甚麼事，而在離李家堡不遠處的一處空地中，一輛華麗舒適的馬車之中，白夫人倚在車廂的白狐皮座墊之上，一面在她尖尖的指甲上，塗着鮮紅的鳳仙花汁，一面不時抬起頭來，望着自李家堡中，衝天而起的火光，二三十個漢子，圍在馬車旁邊。白夫人望着火光道：「看來莫非毒發作得雖突然，但李老頭子沒有事，要不然，也不會有人主持放火燒院子了！」

在車邊的各人，齊齊答應了一聲，白夫人又道：「總算也叫他們知道我的手段了，別人不敢惹李家堡，我偏不信邪，要惹他們！」

這句話出口之後，一樣有人答應着「是」，可是白夫人卻聽得出，眾人的答應是，不是十分衷心，而她自己，也覺得不是味兒！

如果李英豪的小兒子還在她的手中，那自然大不相同了。可是如今，李耀已被人家救了回去。

而她雖然也下毒害了不少人，但卻是在李家堡中無足輕重的壯丁，僕人，她自己這方面，一樣也死了不少人，一點也未曾佔便宜。

火光一起，白夫人便知道莫非一定已經死去，莫非自然是一個重要人物，但莫非偏偏又不是李家堡的人，她勞師動眾而來，可以說是一無所獲，想起來，事情全是壞在東方亮的身上！

白夫人一想到東方亮，自然又想到了當她向東方亮投懷送抱的時候，東方亮是如何拒絕了她，當白夫人一想到這一點時，就像是有人在她的心中，重重刺了一下一樣，臉上泛起了一重殺氣，暗中咬了咬

牙，道：「趕快，回去！」

她一聲令下，眾人立時齊聲答應，四個大漢上了車座，其餘的全上了馬，前後擁簇着，車聲，蹄聲交雜，一起向前，馳了出去！

李家堡中，火已被救熄了，但是那兩百來人，並沒有休息，他們自遠處，掘來泥土，將被火燒成了廢墟的院子，一起蓋了起來。

到了第二天天亮，李家堡中，平空多了一個大土丘。

也就在天亮時分，東方亮醒了。

那時候，李萍和李耀兩人，都因為疲倦之極，伏在桌上睡着了。

東方亮在醒過來之前，發出了幾下微弱的呻吟聲，也沒有將他們驚醒。

東方亮慢慢地睜開眼來，當他才睜開眼來的時候，他根本甚麼也看不見，他的心中，也是白茫茫地一片，他像是還在熟睡中一樣。但是立即地，他震了一震，多年來在江湖上流浪，養成了他一種異常的警覺，這時候，他其實還未曾想起曾發生過一些甚麼事，但是他卻想到了有事發生，是以他震動了一下。而立即地，他腦中便清醒了，過去發生的事，他全都想了起來。

到了那時候，他也可以看到眼前的情形了，他看到一個少女和李耀在一起，伏在桌上，而自己是躺在一間十分雅潔的房間中。

就算他不是立即看到了李耀，他也可以想像得到自己是在李家堡之中，因為在昏過去之後，李家堡的總管已經趕到了。

身在李家堡中，那自然是安全的了，東方亮緊張的心情，鬆弛了下來，他立時感到了異常的口渴，那種口渴，像是有火燒着他的喉嚨一樣，他先是想自己坐起來，但是身子卻軟得像棉花一樣。

他張大了口想說話，但是自他的口中，卻是發出了一陣「嘶嘶」的聲響，好不容易，才使得聲響變大了些，總算自他的口中，吐出了一個字來：「水！」

李萍陡地醒了，當李萍抬起頭來時，她顯然還不知道發生了甚麼事，四面張望着，直到東方亮又吐出了第二個「水」字，她才看到了東方亮，也聽到了東方亮所講的那個「水」字。

她連忙自桌上拿起茶壺，倒了一杯茶，來到了床前，高興地說道：「你終於醒了！」

東方亮掙扎着想要坐起來喝水，可是，他一用力，額上便迸出了一顆顆的汗珠來。

李萍忙扶起了東方亮，將茶湊到東方亮的口邊，東方亮一口就啜乾了茶，吁了一口氣道：「謝謝你！」

李萍說道：「我該謝謝你才是，你救了我的弟弟！」

東方亮苦笑了一下，他們兩人，一說話，李耀也醒了，一跳跳到了床邊，握住了東方亮的手，激動得好半天講不出話來，才道：「東方大俠，你醒了！」

東方亮又吁了一口氣道：「別叫我大俠，我也不配做大俠，你們快去告知令尊，天地雙毒必不肯干休，日內一定來攻李家堡！」

李萍和李耀兩人互望了一眼，在聽得東方亮那樣說之後，他們的心中，那種難以形容的感覺更甚了，他們覺得，和東方亮又親近了許多，但是和他們自己父親間的距離，彷彿又遠了！

他們呆着不說話，東方亮着急道：「別呆着！」

李萍低下頭去，低聲道：「爹已經知道了，全堡上下，都在防衛。」

東方亮鬆了一口氣，他也不知道李萍和李耀兩人，心中想些甚麼，自然更不知道，昨天晚上，當李英豪不肯以內力助東方亮快些復原之後，他們兩人心中有着說不出的難過！

李英豪本是出了名的大俠，平時教育子女，也十分嚴格，照說，東方亮既然救了李耀，李英豪就該傾全力助東方亮復原才是，但是，李英豪卻並沒有那麼做，這不禁令他們姐弟兩人感到突然，而且也感到茫然，在他們純真的心靈中，認為那簡直是不可能發生的事，但竟發生了，所以，在剎那之間，他們幾乎將自己的父親當作陌生人了！

而相反地，東方亮才一醒來，也不顧及自己的傷勢，反倒顧及李家堡的安危，這才是他心目中，真正的俠義行徑，大俠所為！

東方亮鬆了一口氣之後，道：「那就好了，天地雙毒雖然厲害，但李家堡豈同等閒，他們不能一下子攻進來，就不敢曠日持久，李家堡可安然無事，他們也不敢長時間圍着李家堡，若惹得正道中人，全部和他們作對，他們也受不了！」

東方亮一口氣講了那麼多的話，又不由自主，喘起氣來，李耀又扶着他躺了下來。

東方亮又道：「只不過李家堡有人在外，在外的人難說得很了！」

李萍道：「我兩個大哥不在堡中。」李堡主親生一子一女，兩個義子，全是他自幼扶養成人，武功也已極高，在武林中聲名極著，東方亮久歷江湖，自然知道，他閉上眼睛道：「但願他們兩人，早得風聲，快快回來，那就好了！」

李萍感動地道：「你怎麼老關心我們，不問問你自己的傷勢如何？！」

東方亮的口角，現出一絲笑容來，道：「我現在身在李家堡中，還會有甚麼問題，何必再問，只要放心養傷，那就可以了！」

聽得東方亮那麼說，李耀和李萍，也不禁笑了起來。

一連四天，東方亮都沒有起床，李耀日夜伴着他，李萍究竟是少女，頗有不便，但也幾乎全在陪着東方亮。

當然，倫五常又撥了人來服侍東方亮，他自己也來過幾次，只有李堡主，始終未曾再來過。

這四天之中，李家堡內的氣氛，緊張到了極點，日夜不停地巡邏，堡邊圍牆上的大油鍋，日夜都冒出烟來，滾油在鍋中吱吱叫着，起着可怕的泡沫，李家堡中的每一個人，心中也像是滾油在煎熬一樣，雖然四天之中，甚麼事也沒有發生，但是誰都知道，天地雙毒一定會來，他們還得緊張下去。

整個李家堡中，只有東方亮養傷的那一角落，算是最平靜了。那一天傍晚時分，東方亮掙扎着起了床，他的腳步，飄浮着像是每一腳都踏在厚厚的棉花上一樣。

但是他總算可以站直身子，他也知道，自己這一條命，總算拾回來了。李耀扶着他，出了房間，來到了院子中。

夕陽下，院子一角的幾株楓樹，葉子紅得可以和晚霞媲美，東方亮來到楓樹下，站着，他的心中感到有一股很難以形容的悵惘。

自從他開始在江湖上流浪起，他只怕從來也沒有在一處地方，住滿四天以上的，而現在，他不得不住下去，一直要住到傷勢痊癒。

東方亮站了片刻，轉過身來道：「小兄弟，這幾天堡中的情形怎樣？」

李耀皺了皺眉道：「你不必關心這些了！」

東方亮嘆了一聲道：「天地雙毒是邪道中數一數二的人物，盡管李家堡聲名極著，但是他們也丟不起這個臉，一定會來找李家堡的。」

李耀道：「爹已知道了，這幾天，整個李家堡，防守得像是鐵桶一樣，只怕再多幾個天地雙毒，也一樣攻不進來！」

當李耀提起李家堡的時候，他的神情之中，有着一個難以掩飾的驕傲。

東方亮望了李耀一眼，心中在想，李耀現在，雖然還只是一個少年，但是他以後光輝燦爛的一生，幾乎已可以看得到的了。他是李家堡主的獨子，日後自然是李家堡的主人，武功高超，受盡武林中人的欽仰，那是和自己截然相反的一種生活。

東方亮決不羨慕李耀日後會有那樣的生活，他只是對他自己的那種日子有點厭了。整日都在趕路，白天是風塵滿面，晚上投宿在陌生的地方，甚麼時候可以靜下來，在自己熟悉的院子中，就像現在那樣，站在楓樹下，有一個情投意合的女子伴着自己。

當東方亮想到「情投意合的女子」之際，他不由自主，閉起了眼睛，而在他的眼前，也立時浮起了李萍俏麗的臉龐來。

東方亮的心中吃了一驚，他不要想起李萍，眞的不要。可是當他睜開眼來後，李萍正好走了進來。

李萍一進院子，就看到東方亮和李耀兩人，站在楓樹之下，她的臉上，立時充滿了喜悅，叫道：「東方大哥，你可以走動了？」

東方亮淡然一笑道：「勉强可以！」

李萍直來到了東方亮的身前，看她的神情，像是有很多話要東方亮講一樣，但是，她到了東方亮的身前之後，卻只是低着頭，一言不發。

天色慢慢地黑了下來，李家堡的圍牆之上，亮着無數火把，映着來往的人影。

天色慢慢黑了下來，白夫人的馬車，穿過了一道峽谷，連趕了四天路，她終於趕回來了。

那四天日夜不停地趕路，辛苦的是白夫人的隨從，白夫人在舒適的車廂中，一點也不覺得甚麼，然而在這四天之中，她卻一直鐵青着臉。

直到馬車馳進了那道峽谷，她才對着掛在車廂座上的鏡子，攏了攏頭髮，在她美麗的臉龐上，又現出一絲媚笑來。她知道自己這次，和李家堡作對，天地雙毒並不知道，而現在自己一點便宜沒有佔到，反倒死了不少隨從，要天地雙毒替自己出氣，鐵青着臉是不行的，一定要加倍地媚惑，才能令得他們神魂顛倒。

一想到自己可以令得這兩江湖上人聞名喪膽的大魔頭，對自己服服貼貼，白夫人笑得更媚了。

然而，也就在她自己感到極度得意的時候，她的心中，忽然像是被利刺刺了一下一樣，她想起了東方亮，東方亮竟然拒絕了她的誘惑，不當她是一個美女，竟然將她當作一塊石頭一樣，推了開去。

當白夫人想到這一點的時候，她發覺鏡中的笑容，有點勉强，她咬了咬牙，閉上了眼睛。

天色本就漸漸黑下來，而進了峽谷之後，顯得更黑，峽谷只不過一丈來寬，兩邊全是鳥飛不過，聳天的峭壁，峭壁上的岩石，像是斧削一樣的直，車前車後的人，都已高高地舉起了火把。

那峽谷足有一里來長，車輪聲，蹄聲，在峽谷中引起了驟雷也似的回聲，等到可以看到前面也有一片火光之際，在車前七八人，齊齊呼喝道：「夫人回來了，快開閘門！」隨着呼喝聲，七八騎已然駛到了一道大鐵閘之前，而閘門也在那時打了開來，馬車疾衝進了閘門，又馳出了三五丈，一起停了下來。

鐵閘內，和鐵閘外，簡直是兩個世界，在閘外，是參天的峭壁，醜惡的巖石，簡直是一片死寂，但是閘內，卻是一個繁花如錦的大山谷，一片平地，雖然在昏暗中，各色奇花，爭妍鬥麗，也看得人眼花繚亂，眞難想像，在陽光之下，是如何美麗。

有數十頭孔雀，本來已經在斂翅歇息的了，被車馬聲驚動，又一起昂起頭，自花叢之中，走了出來。

在那大山谷之中，有一個半月形的大池，池水奇碧，就在池畔，造着一座華麗之極的宮殿，那宮殿，全是以上晶漢白玉砌成的，看上去一片潔白，在燈光的照耀下，如同仙鏡一般。

車，馬才一停下，自那座宮殿之中，有不少人奔了出來，在車前列隊而立，站在最前面的，是四個像使女打扮的美麗少女。

趕車的大漢自車座上跳了下來，將門打開，白夫人略略提着長裙，自車廂之中跨了出來，只見她滿面笑容，儀態萬千，美艷不可方物，使人覺得，也只有她那樣的美人才配得上四周圍仙境一樣的環境，那四個少女一見白夫人下車，立時走向前來，齊聲道：「夫人回來了，兩位主人日思夜想，現正在宮中相候，請夫人快去見！」

白夫人微笑着道：「我不在宮中，不是便宜了你們，可以親近主人了？」

白夫人雖然是笑着說的，而且她的笑容，看來也眞的十分和藹可親，然而她的話才一出口，那四個少女，已是花容失色，她們呆了一呆，又齊聲道：「我們謹遵夫人之命，從不敢親近兩位主人。」

白夫人仍然笑着道：「我還是信不過！」她一面說，一面向前走去，那四名少女，面色更是大變，一起跪了下來，齊聲道：「夫人——」

可是，她們每一個人，剛有機會講出兩個字來，就在她們跪下，白夫人向前走去，在她們四人之間經過之際，雙手齊出，在她們四人的頭頂之上，各自輕拍了一下，看來，白夫人的那種行動，就像是久別之後的慰問，可是那四個少女，卻立時沒有了聲息，白夫人繼續向前走去，在她的那襲淡黃色的裙子，拖過五色石子砌成的路面之際，那四個少女，已一起倒了下來，自她們的口中，鮮血滲了出來，誰都可以看得出，她們已經死了。

這可以說是突然之極的事情，可是在周圍的所有人，臉上才一點也沒有驚訝的神情，這種事，他們見得實在太多了！可以說，他們已經麻木了，也可以說，他們根本不能有任何驚愕的神情表露出來，因為他們知道，白夫人雖然是在向前直行，但是決瞞不過她的眼睛，說不定她那水汪汪的一雙媚眼，什麼時候向你一看，那麼，就必定和這四個少女，一樣命運了！

白夫人向前走着，所有的人都屏住了氣息，連大氣也不敢出，四周圍靜得只有孔雀抖着羽毛的「刷刷」聲，等到白夫人快來到宮殿的石階前時，才聽得殿中，突然傳出了一粗一尖，兩個聲音，齊聲道：「白姬，你回來了，怎不快進來！」白夫人嬌笑着道：「來了！」

自宮殿中傳出來的聲音，那粗的一個，就如同敲打破鑼一樣，尖的那個，又怪如兩塊碎瓦，在一起擠着，眞是難聽之極，而白夫人的那一聲嬌笑，一聲回答，卻又是銀鈴一般，蕩魂攝魄。

在天地雙毒的聲音，兀自激起陣陣回音之際，白夫人身形掠起，已掠上了石階，進入宮殿，也直到白夫人進了宮殿，侍立在宮外的人，才齊齊鬆了一口氣。

雙毒宮中的人，絕不知道自己什麼時候，就會無緣無故地死去，但是白夫人既然已進了宮殿，今天晚上，他們大約是不會再送命的了！

白夫人進了大殿，大殿中的人，都肅然而立，白夫人穿過大殿，經過了一條長長的走廊，走廊盡頭的兩扇門，忽地打開，裏面是一間極其華麗的臥室，只見一肥一瘦兩個中年人，一個披着紅袍，一個披着黑袍，「呵呵」笑着道：「白姬，忘記了我們了麼？」

白夫人嬌笑着，奔了進去，玉臂輕舒，一邊一個，摟住了這兩人的頸子，在他們的臉頰上，輕輕呵着，將這兩個大魔頭，當着孩子一般地道：「怎麼會忘記，可牽腸掛肚，想死我了！」

那兩個中年人，呵呵笑着，一人摟着白夫人一邊纖腰，三個人，一起在一張玉椅上，半躺着坐了下來，那張玉椅十分寬闊，躺着三個人，一點也不見擠擁，敢情是為他們三個人特製的。

看官，那兩個被白夫人像小孩一樣哄弄着的中年人，正是武林中人，聞名喪胆的大魔頭天地雙毒，穿紅袍的那個，是天毒司徒渡，穿黑袍的一個，地毒西門海。

這時候，天毒、地毒將白夫人擠在中間，各自將手伸進了白夫人的長裙之內，在白夫人的玉腿上撫摸，白夫人發出蕩魂勾魄的咯咯嬌聲笑道：「看你們兩個人這副饞相！」

天毒笑道：「你離開我們，足有十天，我們怎能不饞？」

地毒笑道：「白姬，在這十天之中，你可曾做什麼對不起我們的事？」

白夫人櫻唇微翹，略帶幾分嗔意，但是卻也令得她看來，更加動人，她道：「在外面倒沒有，但是一回宮，就做了一件對不起你們的事！」

天毒、地毒都訝異道：「什麼事？」

白夫人又笑了起來，道：「我一回來，就看到我那四名使女，眉梢眼角，滿是春意，一定是叫男人親熱過哩，我心中一酸，我將她們打死了！」

白夫人在那樣說的時候，聲調之中還充滿了委屈，天毒地毒一齊笑了起來，天毒道：「你去了十天，我們總不成做和尚？總得有女人來煞煞火。」

地毒笑着道：「你也太看不開了，何必那麼認眞？」

地毒的話才一出口，白夫人一伸手，將地毒的手，就由她的裙下，拉了出來，道：「好，那你就別碰我，快去追悼那四個美人兒！」

地毒慌忙道：「我是說着玩的，你別認眞！」

白夫人斜白了地毒一眼道：「你再那樣說，我眞的不睬你！」

地毒神色尷尬，果然不敢再出聲，他慢慢地又將手伸了過去，等到他的手又撫到了白夫人豐滿柔滑的身上，而白夫人又沒有再將他的手推開之際，他才鬆了一口氣。

而白夫人卻在這時，忽然蹙起了眉嘆了一口氣道：「我這次到外面去，受了人家欺侮哩！」

天毒、地毒一起站了起來道：「這話，說出來也沒有人相信，天地雙毒的愛姬，誰敢欺負？」

白夫人道：「我要是明言亂說，就叫我不得好死！」

天地雙毒一笑，天毒立時道：「你帶那麼多隨從，還有我們的令旗，誰吃了老虎胆，豹子心？」

地毒道：「誰對不住你，叫他不得好死！」

白夫人道：「是啊，我原是趕着回來，叫你們親自出馬，去對付他們的。」

天毒道：「且說說是誰？」

白夫人一字一頓道：「李家堡！」

當天毒問白夫人是誰的時候，他的神情，就像是只要白夫人一說出對方的名頭來，那對方就像是死定了一樣！可是，白夫人「李家堡」三字一出口，他們兩人，卻陡地一呆，一起坐了起來，他們的手，也離開了白夫人迷人的身體。白夫人仍然半躺着道：「怎麼啦，我若是叫李家堡的人欺侮，那就是白欺侮了，是不是？」

天毒、地毒互望了一眼，各自皺起眉來，天毒道：「你甚麼人不好惹，怎麼偏惹了李家堡！」

（未完·二）



少年英雄傳

新派俠情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阿郎創教名義，聲震洛陽，三戲錢四海，大鬧伊川縣，智得金香爐，計騙波羅札記，威震江湖，第一件事無血刀雷天宇委托辦理藏寶圖的事根據他從神偷丁炎山的兒子丁火山手中奪得寶圖的右上角一小撮，然後同大笨牛去轘轅關，在伊川縣東，嵩山西南，在進香碧雲寺的香客人潮中，擒到兩名神偷手下的小偷，誘丁火山上當，各弄玄虛，丁火山失手被張小仙用綑仙索和特製的老鼠夾將他捉住，供出寶圖是扒自少林掌門悟悲處來的，知道寶圖來處，張小仙決定要到少林去，追查風塵雙俠失圖的蛛絲馬跡，要爲雙俠報仇……

看似是而非　闖神偷洩憤

張小仙表面上却痛快的說：「好啊，煮酒論英雄．乃人生一樂．待賭局一了，自當奉陪，我請客！」

聽在大笨牛耳中，好不氣惱，暗罵道：「死張小仙．泥菩薩過江．自身難保，還吹牛要請客、眞是吊死鬼賣『那個那個』，死不要臉。」

心念間，阿郎匕返回原位，道：「大笨牛，我那一段匕大功告成，現在該你走馬上任了。」

大笨牛雙肩一聳，道：「沒問題，看我的。」

帶着張小仙扒來的一百両銀票，來至櫃台前，取來九隻小酒杯 間隔三寸，排成三行，對胖掌櫃道：「聽說小二倒酒，都有獨到的功夫 隨隨便便的一倒 莫不恰到好處 可是眞的？」

掌櫃的應道：「這是做小二的起碼條件。」

大笨牛道：「一次連倒九杯如何？」

掌櫃的說道：「一定會損失一部份的酒。」

大笨牛步步緊迫：「如果有人站在櫃台上撒一泡尿，將九隻小酒杯全部裝滿，而且點滴不溢，你認爲這個人的本事好不好？」

掌櫃的自然不肯相信：「這根本是不可能的事，世上沒有這樣的人。」

大笨牛緊追不捨，道：「有，就是區區在下小可我，白吃教的刑堂堂主吹牛大王。」

掌櫃的愛理不理的道：「既是吹牛大王，更加不足置信 客爺開玩笑了。」

大笨牛鄭重其事的道：「不是玩笑，區區是當眞的．吙！這兒有百両銀票，假如小可吹破牛皮失敗了，就歸大掌櫃所有，否則 只要白吃你一頓就可以了。」

掌櫃的漸漸發生興趣：「客爺是在跟老漢打賭？」

大笨牛狡怪的笑道：「是啊，不費吹灰之力，就可有百両白銀的進帳，不幹的人腦筋一定有問題。」

胖掌櫃的心業匕開始動搖：「在櫃台上撒尿 總是不雅。」

「背着來幹 客人又看不見 你怕什麼。」

「可是 櫃台上撒上一泡尿 實在有碍衛生。」

「小事情 區區若輪掉 俺負責擦乾淨。」

「老漢是怕影響生意。」

「客棧那有打賭好賺的 贏上了癮，大掌櫃說不定馬上就會改行開『打賭坊』哩。」

大笨牛妙語如珠 舌燦蓮花 大掌櫃看在穩贏銀子的份上 當即一口答應了下來。

從來沒見過這麼荒唐的事．大笨牛跳上櫃台 掏出「傢伙」．就當着胖掌櫃的面 打開水庫。

這小子能吃能喝 屎多尿也多，一泡尿撒下來 氾濫成災 櫃台上全是尿水不說，地上還有一大灘。

小酒杯多數是空的 全被激流冲走。胖掌櫃贏了．手握銀票 笑口大開。食客們同樣開懷大笑 從來也沒見過如此荒謬絕倫的趣事。

更樂的自然是白吃教主張小仙 正一個一個的．一桌一桌的忙着收銀子 算算帳 退還青衣食客一百両後 還賺了百十両。

做完善後工作 大笨牛舉起一杯酒道：「老大．你的計謀眞高 尿也可以換銀子 往後南征北討 絕對餓不着 乾！」

「乾！」阿郎和他連飲三杯，吃了幾口栥，吹噓道：「大笨牛，本教主早就說過．跟着我保證吃香的 喝辣的．以後不許再推三推四 忸忸怩怩 叫你下油鍋，有老大在，也絕不會炸酥酥的。」

「是！是！」

話出口後 發覺不對．下油鍋炸，不酥也會熟 那還有命在，大笨牛連忙改口道：「不 剛才算我放屁．前言取消．本吹牛大王絕不下油鍋。」

玩笑開過．二人俱覺精神一爽．張小仙這才想到瘦小老頭請他喝酒的事．詎料．展目望去．人去桌空．老頭匕不知去向了。

大笨牛說道：「這個老小子是什麼路數？」

張小仙道：「還沒有摸清楚就溜了，不過沒關係 是福不是禍 是禍躲不過，要來他總歸會來 咱們早點睡吧．照原定計劃 明天一早就上少林 殺少林掌門悟悲那個老禿驢！」

× × ×

張小仙跟大笨牛就住在「百香樓」後面的客棧裏 兩房一廳 獨門獨院 幽靜又高雅。

院內有花草 窗前還有盆栽 阿郎覺得．這樣才不會折辱他白吃教一教之主的身份。

二人匕有六分醉意 步履略嫌不穩，踏進房門．互道一聲晚安．各自走進自己的臥室去。

然而．他倆做夢也沒料到．迎接他們的不是溫暖的棉被．而是四把明晃晃的利刀。

前脚才跨進臥室的門，突如其來，事先毫無所覺 手臂被人抓住 脖子上架上兩把刀，在毫無反抗餘地的情形下．又被押回到客廳裏來。

是丁火山、梁大明、宋正雄；以及另一名黑衣大漢。

一腔怨氣 滿腹怒火 丁、梁、宋三人總算找到一個發洩的機會，二話不說，劈面就是一陣拳打脚踢．也不過才一眨眼的工夫、阿郎和大笨牛匕是鼻青臉腫．傷痕纍纍。

阿郎功力不弱 還挺得住，大笨牛却呼天喊地 痛得他「媽呀」「爹呀」「哎唷」「嗚哇」的連聲鬼叫不止。

張小仙大爲不快，道：「大笨牛，別喊 想當英雄就必須先挨揍．白吃教只有斷頭的英雄．沒有喊救命的狗熊。」

大笨牛昂首道：「老大說的對，俺是英雄，不是狗熊．說不喊，就不喊．再喊一聲我就不是吹牛大王。」

丁火山怒氣冲天的道：「他媽的．歪種一個．你是英雄天下就沒有狗熊了．喊，給老子連喊三聲。」

通！通！通！掄起大拳頭．照準大笨牛的小腹 狠狠的連打三拳。

用力極重 痛徹腑肺；大笨牛牙關緊咬．額頭青筋暴現．豆大的汗珠滾滾流，實在忍不住了，最後還是脫口喊了一聲：「媽呀！」

只有一聲，不是三聲，這是大笨牛差堪告慰的一件事。

丁火山將大笨牛交給宋正雄．轉對阿郎道：「張小仙，人說三十年風水輪流轉，不到一天就輪到你了，這就是報應！」

劈里啪啦．一陣亂打 三拳四脚；外加兩個耳光子。

打得張小仙三魂出竅，四魄升天，七葷八素．昏天黑地。

骨頭夠硬，有種．阿郎硬是連半聲也沒有喊。

宋正雄、梁大明兩個小扒手，對剝掉衣服爬出去這檔事，懷恨極深；同聲說道：「少爺．剝掉他的衣服打，這樣更加痛快！」

丁火山陰邪的笑笑，道：「別急，先把他們綁起來．刺幾個字．然後一樣一樣的慢慢來，直至將這兩個狗東西折騰死爲止。」

「是，就是這個主意！」

三人齊聲應是．四人一起動手，大笨牛五花大綁 首先被綁在一張太師椅上。

張小仙身手矯健；詭詐百出，抽冷子本欲作困獸之鬥，無如虎落平陽被犬欺，好漢抵不住人多，逞强的結果，招來一頓更嚴重的毒打．被丁火山、梁大明、宋正雄打了個痛快淋漓 最後還是難逃被綁的命運。

丁火山惡狠狠的下令，道：「開始刺字。」

宋正雄道：「刺那幾個字？」

丁火山胸有成竹：「給姓張的小雜種刺：我是王八！」

梁大明指着大笨牛道：「這個混蛋刺甚麼？」

丁火山道：「我是烏龜！」

宋正雄、梁大明相視大笑，齊聲道：

「一個王八，一個烏龜，妙透了，從今以後他們只好往老鼠洞裏鑽，再也別想在江湖上混！」

阿郎暗暗叫苦不迭，向來都是他整人，被整的滋味實在不好受，才離開洛陽多遠，便中了別人的埋伏，假如額頭之上當真被人刺上「我是王八」四個字，自吃教恐怕就要從此夭折。

「不！我阿郎是天才，是超人，一定有辦法對付他們這一羣混蛋王八蛋，一定可以想出一個絕妙好點子來。」

宋正雄已將尖針墨汁準備好，問丁火山：「刺那兒？」

丁火山的額頭已用靑布包起來，「我是小偷」四字外人看不到，他決心要阿郎、大笨牛千目所視，無可遮掩，便說道：「刺臉，右『我是』，左『王八』或『烏龜』。」

梁大明、宋正雄齊聲一諾，分別向阿郎、大笨牛行去。

甚麼時候了，大笨牛還有心情開玩笑：「老大，別難過，英雄有淚不輕彈，大不了事後咱們自己再多補幾針，變成一張大花臉，照樣可以縱橫南北打天——」

「下」字尚未出口，異事陡生，只聽到嗖！嗖！兩聲響，根本還沒有弄清楚是怎麼回事，梁正雄、宋大明慘叫一聲，雙手抱着自己的頭，眉心的正中各釘着一枚「霸王針」，血流如注，僅僅挺立了三秒鐘不到，便倒地了帳，魂歸離恨天。

阿郎五花大綁，雙手雙脚綁得死死的，「霸王釘」如何打出？簡直匪夷所思，不是遇上鬼，就是遇上了神仙，丁火山和那位黑衣大漢嚇得魂不附體，身不由己的向後退了好幾步，便接着奪門而出。

如非身歷其境，大笨牛絕不會相信天下有這等奇事，同樣將阿郎視作神，道：「老大，你眞神，『霸王釘』是如何打出的？」

阿郎道：「暫時保密，小心身後。」

「身後？誰會從身後來攻咱們？」

「丁火山那個小子，不敢從正面來，一定會從後面來。」

果然被他料中，話方出口，二人已破窗而入，丁火山咬牙切齒的道：「小兔崽子，是你自己找死，別怪少爺我心狠手辣，不要王八，不要烏龜，老子現在要你們兩個吃飯的腦袋。」

二人同時振腕揮刀，疾向阿郎、大笨牛的頸項砍下去。

入刀均在身後，又被五花大綁，阿郎再能再神，也無從閃避，無從反擊，眼看危如燃眉，命在旦夕。

「住手！」

突聞一聲暴喝從門外傳來，瘦小老頭應聲而入，手一揚，噹！噹！兩聲，兩把鋼刀立被暗器震歪，身手的確不同凡響。

瘦小老頭怒容滿面的道：「山兒，為父的只叫你在此設伏擒人，可沒有叫你殺人，我因事他往，遲來片刻，差一點鑄成大錯。」

丁火山辯解道：「爹，是這個小雜種先行兇，孩兒才憤而為死者報仇。」

神偷丁炎山寒臉道：「這只能怪他們輕敵大意，學藝不精，扛着他們下去吧，為父的要跟張教主談一談。」

丁火山一臉詫異之色：「爹，張小仙行事乖張，手段毒辣，你老人家還要和他談？」

「嗯，為父的是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想和他談。」

「是甚麼事？」

「機密大事！」

「孩兒也不能在場？」

「不能！」

「爹——」

「不必多言，下去！找一個地方把他們埋了。」

丁火山更加疑惑，但見父親神色不對，未敢違逆，只好與那黑衣大漢扛起宋正雄、梁大明的屍體來，悄然退出。

神偷丁炎山先關起前門後窗，取出阿郎被扒的錢包、老鼠夾、細仙索、放在桌子上，就坐在對面，不疾不徐的說道：「抱歉，跟小仙小友開了個小玩笑，現在，原璧歸趙，一樣不少，老夫想請教幾個問題。」

張小仙雙目怒視，一言不發。

丁炎山續道：「江湖上盛傳，你與天魔女關係密切？」

大笨牛道：「天魔女秋月是我們教主的阿姨，關係密切的不得了，你不怕惹麻煩，最好先將我們的綁給鬆開。」

神偷丁炎山道：「天魔宮主似乎有意為秋水寒報仇？」

大笨牛氣憤不已的道：「四個人輪暴一個，簡直豬狗不如，人人得而誅之。」

丁炎山喝斥道：「閉上你的嘴，老夫在跟張教主談話，少打岔。」

臉色一整，繼又說道：「老夫聽人言講，小友就是秋水寒的兒子！」

張小仙心兒打鼓，腦兒打漿，腳色陰晴不定，主意一個接一個，沉聲反問道：「丁炎山，這個消息是從那裏聽來的？」

神偷丁炎山說道：「小友不必管消息來源，老夫只想知道你是否確為秋水寒之子？」

阿郎沉思有頃，心意八轉而決，異乎尋常的道：「有此可能。」

丁炎山神色一緊，道：「為何不能確定？」

張小仙道：「因為在下還沒有見到秋水寒本人。」

「有人說天魔女就是秋水寒。」

「那也該先找到那個男人，才能作決定。」

「你是說你爹？」

「可以這樣說。」

「其實找你爹也並不難。」

「怎麼說？」

「可以從相貌、性格、特徵、專長、言語行動方面去推敲。」

談的當眞是機密大事，大笨牛再也不敢多言插嘴。

張小仙字斟句酌的道：「聽你的口氣，無疑是十五年前洛陽古宅牌局的四人之一？」

神偷丁炎山小心翼翼的道：「老夫想先瞭解，如果事實證明，你確是某人的兒子，將如何面對這件事？」

「父子乃人倫的大事，不承認也得承認。」

「你這樣說老夫就放心了，不錯，當年那一塲妙賭，丁某確曾躬逢其盛，而且，你很可能正是老夫的兒子。」

「何以見得？」

「你扒術精湛，無師自通，此乃得自遺傳。」

「還有沒有？」

「言行狂傲，目空一切，正是老夫昔日的寫照。」

「但是，我的個子比你高。」

「想是得自秋水寒的遺傳。」

「可還有旁的具體證據？」

「別急在一時，老夫也不要求你馬上承認我這個爹，咱們慢慢的找，慢慢的求證，直至你完全認可為止，老夫一定大力支助白吃教，稱雄武林，獨霸江湖！」

「丁老，在下還想請教，另外三個人是誰？」

「這——老夫不能說。」

「為什麼？」

「當然是有原因的。」

「我想知道這個原因。」

「此非其時，將來我們的父子關係一旦確定，自當坦告一切。」

話至此，站起身來，準備替阿郎鬆綁，猛可間又是一聲嗖！接聽丁炎山發出半聲悶哼，噗通！人已栽倒在地，被張小仙以「霸王釘」擊中「昏穴」。

張小仙帶着椅子，移近大笨牛，忙說道：「大笨牛，快，咱們互相咬對方的繩子。」

二人一陣猛咬，很快便被咬斷了，大笨牛一面掙扎繩索，一面說：「謝天謝地，奶奶的總算從鬼門關回來了，老大的『霸王釘』究竟是如何打出的。」

阿郎雙臂的繩索已全部掙脫，道：「用口吹出的。」

「用嘴？老大嘴裏也藏有暗器？」

「那倒不是，是在肩上。」

「肩上的暗器，怎會跑到嘴裏去？」

「咬過去的。」

「難怪聽你說話有點怪怪的。」

「幸好這個老小子沒有察覺到。」

阿郎的繩索已全部掙脫，再幫忙大笨牛鬆解開，復將神偷丁炎山密密麻麻的綑綁起來。

剛才純粹是為了套口供，小仙擺的是低姿態，忍辱負重，此刻又換了一個人，湧現一臉殺機，解開丁炎山的「昏穴」，先賞了他兩巴掌，踹了一脚，聲色俱厲的臭罵道：「老色鬼，老色魔，不要臉的採花賊，還有三個人是誰？」

丁炎山一時疏忽，栽了大觔斗，又氣又惱，又恨又愧，怒聲說道：「張小仙，我是你爹，怎麼可以這樣對待老夫。」

不提爹還好，一提到爹這個字，小仙就火冒八千丈：「放屁，你是我爹？我還是你爺爺呢，再侮辱本教主，小心我一刀子送你上西天！」

舉脚踩住他的心口，一壓一壓的，壓得丁炎山喘氣都感覺困難。

「孩子，事實如此，你否認也沒有用的。」

「說，那三個魔鬼是什麼人？」

「老夫不能說。」

「你非說不可。」

「我們四人當年曾發下毒誓，要嚴守此一秘密，誰要是走漏消息半點，必遭五雷擊頂，百毒攻心，千刀萬剮而亡！」

「老色魔，你難道就不怕本教主殺了你？」

丁炎山道：「虎毒不食子，兒毒也不該弒父吧？」

「你混蛋加八級，王八戴帽子，再胡說八道老子就閹了你！」

丁炎山道：「這是不爭的事實，老夫曾與秋水寒三度春風，你是她的兒子，就是老夫的——！」

「閉嘴，看刀！」

阿郎狀似瘋狂，面容恐怖已極，一揚七首，撕破褲襠，咔嚓！一聲，刀子已經插進「那個地方」去了。

大笨牛睹狀大驚失色，急忙上前去拉，道：「老大，使不得，他萬一眞的是你爹怎麼辦？」

「不可能！」

「我是說萬一！」

「就算是眞的我也不承認！」

「不承認也不能改變既成的事實。」

「不！不！不！滾！滾！滾！」

阿郎眞的是瘋了，這樣的事實，這樣的話語，對他刺激太深，拳打腳踢，硬生生的將大笨牛打到門外去。

握住刀柄，一陣攪割，在丁炎山殺豬也似的慘叫聲中，大笨牛親眼看到，從客廳裏丟出一條起皺的「香腸」來。

「香腸」的末端，還附帶着兩顆「蛋」，一片「毛草」。

「老大，老大！」

大笨牛神情激動，連他自己也不曉得該說什麼才好。

阿郎取回錢包、老鼠夾、細仙索，督如夜梟般道：「丁炎山，你聽清楚，下次見面時，你若是再不招出那三個採花賊的姓名來，本教主就要割你的腦袋瓜！」

大步走出門外，店不住了，也沒叫大笨牛，還是大笨牛自己跟着他離開「百香樓」，離開登封縣城。

× × ×

阿郎心緒激動，神情黯然，低垂着頭，漫無目的地，不停而又快速地，一直向北方狂奔。

行行復行行，狂奔復狂奔，最後在一處空曠的山崗上停下來。

腦海中一片空白，空空洞洞的，迷迷濛濛的，好像一無所有。

又似有無數的影像概念，眞眞假假，虛虛實實，紛至沓來，洶湧澎湃。

他是秋水寒的兒子嗎？他寧願不是！

但，這個可能性是絕對存在的。

他是丁炎山的兒子嗎？他不能接受！

不幸，這個可能性也是絕對存在的。

另外那三個老色魔是誰？

誰才是秋水寒之子的生身父親？

莫非自己的身世當眞如此骯髒、齷齪、悲涼、可憎？

他心裏好恨！

恨不得飛上天去，遠離塵世汚穢！

恨不得潛入地中，永淪地獄九幽！

三絕婆婆在那裏？

殺害風塵雙俠的兇手是那個？

藏寶圖的下落如何？

聖僧哈里巴的寶藏又在何處？

問題一個接着一個。

謎團一個接着一個。

難道……？

難道……？

難道……？

阿郎一言不發，痴痴傻傻的凝望着夜空的遠方。

大笨牛也不敢亂說話，生怕惹小仙發火，再生事端。

就這樣，兩個人站立在山崗上，任夜風吹襲，任夜雨淋洒，像泥塑木雕一般，一直無休止的耗着、耗着……

直至東方發白，天色大亮，旭日東升，聽到了熟悉的呼喊聲，才又回到了現實來。

「阿郎！阿郎！」

「大笨牛！大笨牛！」

是多多與皮蛋，人在山下，正在往山上跑。

張小仙沒有動，大笨牛迎上去，不待二人開口，便主動將別後之事細說一番，最後誇大其詞的說道：「哇呀，萬歲，好棒啊，七里坡一別，如隔九秋，想你們想的昨夜一夜沒睡覺，站在這裏吹風納涼，你們又是怎麼回事，不是回家上學嗎？為何這麼快就隨後追來了，是不是犯了相思病？」

故意妙語不絕，意在為阿郎解憂。

然而，小仙的情緒迄未完全穩定，仍默然不語。

多多深情的望了阿郎一眼，紅着眼圈說：「我爹對小仙，始終懷「忘，那天我回去的又特別晚，一進門爹爹就大發雷霆，哥哥姐姐還幸災樂禍的在一旁搧風點火，當天夜裏就被我爹趕出家門，宣佈脫離父女關係。」

說着說着，已是泣不成聲，終於忍不住滾下兩行珠淚來。

大笨牛大為感動，也跟着落下淚來，半真半假的道：「老大，你聽到沒有，好可憐啊，多多為了你離家出走，離鄉背井，你可要好好照顧人家，不能做對不起多多的事啊。」

多多繼續說道：「在關帝廟門口坐到天亮，然後便到學堂去找皮蛋，沒想到皮蛋也出事了。」

大笨牛道：「皮蛋出了什麼事？可是被臭水溝炒了魷魚？」

皮蛋黯然，說道：「是被臭水溝開除了。」

阿郎聽到這裏，終於開了口，情緒激昂的道：「他憑什麼要開除你？」

皮蛋道：「小仙，我在學堂的情形你是知道的，大錯不犯，小錯不斷，臭水溝早就想修理我，這次集體蹺課，臭水溝一口咬定我是帶頭的，於是便拿我開刀。被開除之後，又不敢回家，和多多一商量，給我爹我娘留了一封信，便與多多一起，循綫來到登封縣，總算皇天不負苦心人，很順利的找到你們兩個。」

小仙恨恨地跺一跺脚，道：「這個老混蛋，現在不是臭水溝，已經變成一條臭河了，早知如此，當初就該拔掉他的鬍子，罰他抬棺材。不過，這樣也好，咱們四大金剛大集合，正可以創一番轟轟烈烈的事業出來。」

大笨牛見阿郎的情緒已完全恢復，甚為欣慰，故意大吹法螺道：「不錯，四大金剛，天下無敵，可以無中生有，點石成金，什麼時候老大一高興，就把嵩山點成金山，將黃河點成金水。」

皮蛋笑罵道：「大笨牛，你又在胡吹了，除非神仙，人怎麼可能無中生有，點石成金？」

大笨牛得意非凡的說：「尿都可以變銀子，石頭當然更可以。」

一想到這件事，大笨牛就樂不可支，望着多多道：「那還是我大笨牛的尿，不很值錢啦，只賣了幾百両，下一次咱們賣多多的尿，金枝玉葉，黃花閨女，起碼也值十萬八萬両。」

羞得多多滿面緋紅，那小拳頭像雨點子似的打下去，兩個人隨即追打戲耍了起來。

還好，多多追得緊，打得急，大笨牛沒機會細述那一條「香腸」，兩顆「蛋」，一片「毛草」的事，不然，多多怕不羞死才怪。

正因為大笨牛這一領頭逗耍，小仙、多多、皮蛋心頭的一些不愉快，霎時一掃而空，全部回復到以前熱情奔放，豪邁歡樂的樣子。

多多道：「阿郎，悟悲掌門既是奪去藏寶圖的人，必然也是殺害風塵雙俠的兇手，咱們現在就上少林去摘他的人頭。」

小仙尋思一下，道：「本來我們決定是今天去的，現在你們來了，勢必要延後一天，好給你們兩個也訂做幾套白吃教的制服，多準備一些鷄鴨酒肉，免得在少林寺吃齋吃素倒胃口。」

是以，白吃教的四大金剛，又結伴返回登封縣城去。

× × ×

嵩山。

少室峯。

少室峯的半山腰上有一戶農家。

農家的四週，都是綿延不斷的梯田。

田裏邊，清一色的，全部種的是白蘿蔔。

正有一位白髮蒼蒼的老頭兒，一位小姑娘在採收蘿蔔。

顯然，他們已採收很久，四個籮筐裝得滿滿的，小姑娘擦拭一下滿頭的汗水，取來一根扁担試挑一下，嬌喘不已的道：「爺爺，這麼重翠兒恐怕挑不動。」

老頭兒正在試挑他自己的那一担，長吁短歎的道：「小翠兒，挑不動也得挑，爺爺的這一担更重，答應人家的數量還不夠呢。」

忽見有四個少年男女向這邊行來，一律藏青色的勁裝，胸前的兩排銅扣亮麗奪目，正是白吃教的白吃裝，不用問，來人必係四大金剛無疑。

阿郎首先說道：「老頭，你好像遇上麻煩？」

老頭兒歎道：「是啊，小老兒的這位孫女發愁挑不動担子。」

大笨牛道：「挑不動就少挑點嘛，好可憐啊。」

敢情這小子又將「好可憐啊」當作口頭禪。

老公公苦笑着，道：「眾位公子小姐，你們有所不知，小老兒種的蘿蔔，早已全部賣給了別人，答應每天要給人家送去一定的數量，現在還差好幾十斤，不能再少。」

皮蛋說道：「不能少，就多請一個人嘛。」

老頭兒道：「種菜為生，三餐都成問題，如何請得起人啊。」

多多又問道：「這位小翠姑娘的爹娘呢？」

小翠酸楚的道：「我爹在生病，我娘早死了。」

「好可憐啊。」大笨牛的口頭禪又來了：「趕快請一個大夫來看看呀。」

老頭兒歎息道：「大夫住在城裏面，窮苦人家那裏請得起。」

阿郎不假思索，立將在「百香樓」以尿贏來的百十両銀子交給小翠，道：「生病就要看大夫，銀子不是問題，這是我爹給我的零用錢，帶在身上怪累人的。」

他故意這樣說，怕人家心裏不舒坦，小翠祖孫還是客氣了半天才千謝萬謝的收下來。

大笨牛道：「你們的蘿蔔要送到那裏去？」

老頭兒道：「山上，少林寺。」

皮蛋道：「哎呀，為什麼不早說，我們也是到少林去，還有沒有籮筐扁担，咱們大家一起來挑。」

老頭兒道：「四位都是有錢人家的公子小姐，這樣怎麼敢當。」

阿郎道：「那裏，助人為快樂之本，反正順路嘛。」

大笨牛道：「我以前也放過牛，種過田，挑得動。」

皮蛋道：「乾脆再多拔一點，把欠的數量補足啦。」

多多道：「最好還有多的，咱們以後不一定還能再帮忙。」

人多意見多，做起事情來也快，小翠祖孫去取籮筐扁担，四大金剛則興高采烈的去田裏拔蘿蔔。

阿郎、多多、皮蛋從來沒有幹過這種事，感到無比新奇有趣，拔得特別起勁，很快便拔了一大堆。

籮筐扁担，俱已齊備，將拔起來的蘿蔔稍事整理後，六個人隨即挑起担子，哼着山歌，結伴上山去。

× × ×

登泰山而小天下。

登少林而小武林！

的確，少林寺十八般武藝，樣樣精通，刀槍劍戟，拳掌腿指，內功心法，輕功暗器，無一不冠蓋羣豪，造極登峯。

少林寺僧眾三千，除丐帮外，無出其右者。

建築尤其雄偉壯闊，一眼望去，少室峯頭金碧輝煌，觸目皆是連雲殿宇，櫛比精舍，迤邐蜿蜒，廣達數里之遙。

當阿郎、多多他們，跟隨着小翠祖孫，到達少林寺，看到這般景象時，不禁皆看得目瞪口呆，傻呼呼的楞住了。

阿郎感慨系之的道：「奶奶的，少林寺好大好漂亮，咱們白吃教得趕快招兵買馬，大興土木，裝點一下門面，不然就太沒面子了。」

多多道：「小翠，妳知不知道少林掌門人住那兒？」

小翠瞪着大眼珠兒道：「什麼叫掌門人？」

大笨牛道：「妳真土，掌門人就是掌理門戶的人。」

小翠只是一個村姑，那裏懂得武林中事，大笨牛也沒有解釋清楚，皮蛋補充道：「掌門人就是住持方丈的意思。」

這一次明白了，答案却是否定的，小翠根本不知道。

就教於老頭兒，老公公同樣茫然無所知。

阿郎道：「老頭，要怎樣才可以找到悟悲掌門？」

老頭兒道：「公子找住持老方丈做什麼？」

小仙據實說道：「我要殺了他！」

老頭兒嚇一跳，道：「公子是在開玩笑吧，聽說老方丈厲害得很，十個八個大漢都動不了他的一根汗毛。」

大笨牛道：「我們教主說的是真的，有仇，非要他的腦袋搬家不可。」

老頭兒想一下，很認真的說：「既然有仇，就不便公開查問，這樣成功的機會才大。」

張小仙道：「老頭之言不差，本教主正是想找他單打獨鬥，不想驚動別人，且不想禍及無辜，所以才傷腦筋。」

小翠道：「我倒有一個好辦法，只怕小仙哥不肯。」

一路上大家早已混熟，阿郎摸着她的頭，道：「小丫頭，妳才多大，那有什麼好辦法。」

小翠大人大樣的道：「有一句話叫，不入虎洞，焉得虎什麼來着。」

多多笑笑道：「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

小翠道：「對，是不入虎穴，焉得虎子，我的辦法就是，如果想要找到老方丈，就去當和尚！」

一語提醒夢中人，阿郎馬上擊掌說道：「好辦法，皮蛋、大笨牛，咱們現在就去當和尚。」

大笨牛眼一瞪，道：「我不幹，要當你去當。」

小仙道：「為什麼？」

大笨牛道：「因為我還想討老婆。」

阿郎道：「只是臨時客串啦，殺了悟悲後咱們就還俗。」

大笨牛不再吭氣，皮蛋仍然不答應，道：「和尚都是吃素的，我不習慣。」

小仙道：「咱們是假和尚，鷄鴨魚肉，照吃不誤。」

皮蛋道：「吃個鬼，少林寺那來的鷄鴨魚肉。」

「多多可以給咱們送。」

「說了半天，多多不剃頭？」

「人家少林寺不收尼姑。」

「這樣，四大金剛豈不散了？」

「我們暫稱三劍客。」

「還不知道少林寺要不要咱們呢。」

小翠的眸光瞟來瞟去，指着大雄寶殿前面道：「少林寺經常招收小和尚，今天剛巧也在辦，這附近窮人家的孩子來出家

的很多。」

順着小翠手指之勢望過去，只見大雄寶殿前面，有不少人排成一條龍，另有好幾個和尙正在發袈裟、問話、或者剃頭。

阿郎好急的性子，朝多多、小翠祖孫招招手，當眞領着皮蛋、大笨牛大搖大擺的走過去。

他們直接走到發袈裟的那個和尙面前去，拿起來就往身上穿，和尙很不高興，搶回袈裟，兇巴巴的說道：「你們要幹什麼？」

阿郎的答覆簡短有力，說：「要當和尙。」

和尙很生氣的說：「當和尙也不能亂來，到後面去排隊。」

人在屋簷下，不能不低頭，三劍客儘管是心裏惱火，還是乖乖的到後面排隊去了。

阿郎弄不懂，怎麼會有這麼多人想當和尙，莫非正如小翠所說，是爲了家貧，想來討一碗飯吃？

排在前面的有二十幾個，小自十一二歲、大至十七八歲的都有，當輪到三劍客時，後面又已經排上了十來個。

面前有一張長桌子，桌後坐着一位胖和尙，年在四十以上，是負責口試的主考官，打量一下阿郎，道：「你要出家當和尙？」

小仙恭謹的應了一聲：「是！」

「叫什麼名字？」

「張小仙。」

「什麼地方人？」

「洛陽。」

「多大？」

「十四。」

「好，通過，拿證件來。」

「拿什麼證件？」

「父母的同意書。」

「我是孤兒。」

「孤兒要塡志願書。」

「媽的，當和尙還要塡志願書，眞嚕嗦，白吃教將來招兵買馬時，本教主一定要收報名費。」

阿郎心裏邊這樣想，並未說出口來，從胖和尙手裏接過一張表格，就在旁邊寫上自己的姓名，還捺了一個指模。

接着，皮蛋、大笨牛亦皆通過，胖和尙見他們衣著相同，問道：「你們是一起的？」

大笨牛口快說溜了嘴：「我們是一個教的。」

胖和尙訝異道：「一個教？」

阿郎道：「是一個家——孤兒院，請師父帮帮忙，不要拆散我們。」

胖和尙猶豫道：「這恐怕有困難。」

阿郎靈機一動，掏出十兩銀子來塞給他，胖和尙立即堆下一臉的笑容，改口道：「你們想到那裏去？」

皮蛋說道：「最好是去侍候掌門老方丈。」

胖和尙面有難色：「掌門人身邊的沙彌，都是百中選一的上駟之才，起碼要有三年以上的修行才行，你們只能在砍柴、種菜、掃地、洗廁所、當火頭僧等這幾個項目中選。」

三劍客一聽全涼了半截，原以爲當和尙很好玩，只要敲敲木魚，唸唸經就成了，沒料到會幹苦差事，但爲了尋悟悲掌門報仇，也只好認了。

私下一陣密商，大笨牛道：「眞鮮，和尙也要紅包。」

阿郎道：「閻羅王同樣照要不誤，不信你死後試試看，該打入十八層地獄，他會放你一馬，改爲十七層。」

皮蛋道：「那就再多送點嘛，看能不能派到方丈身邊去？」

阿郎搖頭道：「我看行不通，你沒聽那胖禿驢說要三年的修行才可以。」

大笨牛道：「慘了，慘了，當三年和尙我準會死在少林寺。」

阿郎莞爾道：「沒有那麼嚴重啦，只要找到悟悲掌門，把他殺掉以後，咱們拍拍屁股就走。」

少林掌門是何等身份，功力通玄，技深若海，又有三千僧衆護衛，想要取他性命，無異虎口拔牙，明眼人其誰能信。

皮蛋、大笨牛却深信不疑，在他們心目中，阿郎是神，是超人，無所不能，說得出口，就做得到。

交換一下意見後，大笨牛總結道：「這樣好啦，馬馬虎虎啦，咱們去當火頭僧，這樣起碼可以保證不會餓肚子。」

事情一經決定，胖和尙當眞照他們的意思，分到齋房。

落髮，更衣，霎時間三劍客變成了頭頂油光發亮的三個小和尙。

三人一點也不難過，反倒覺得十分新奇好玩，你摸摸我的頭顱，我打打你的腦袋，就在大家的面前戲要起來。

多多看在眼中，却別有一番心酸，趨前說道：「你們當和尙有吃有住，我怎麼辦啊？」

阿郎交給他一些銀子，安慰道：「妳就住在小翠家裏好啦，陪着她挑蘿蔔送來，我們還是可以天天見面的，別忘了每天都要帶鷄鴨魚肉和酒來。」

多多含淚說道：「少林寺這麼大，我到那裏去找你們？」

皮蛋道：「我們當火頭僧，在齋房，差不多就是送蘿蔔去的那個地方啦。」

多多還是不放心，道：「你們有沒有法號？這樣找起來才方便。」

阿郎驚「哦」一聲，道：「可不是嗎，白白的剃掉滿頭長髮，好歹也得換個法號回來才划算，皮蛋，大笨牛，咱們找胖和尙去要。」

返回口試處，表明心跡，胖和尙却給他們澆了一頭冷水：「你們現在只是『預備和尙』，須待最少修行一年，成績及格，品行良好，正式受戒的時候才由長老賜頒法號。」

大笨牛小聲道：「媽的，鬧了半天，只是一個『預備和尙』，連個法號都混不到，眞窩囊。」

張小仙說道：「沒有關係，他不給我們，咱們自己取，從現在起，小僧法號『萬能』。」

皮蛋反應好快，道：「小僧『馬屁』和尙。」

大笨牛很快也想通了：「小僧『吹牛』和尙。」

有了法號，三人精神一爽，好像眞的已經皈依佛門，修得無邊法力似的。

過沒多久，齋房派一名老僧來接，新上任的萬能、馬屁、吹牛三名預備和尙，只好告別多多、小翠祖孫、拎着包袱、白吃裝，懷着一顆好奇的心，欣然離去。

× × ×

大笨牛，吹牛大王，現在的吹牛和尙，想的很美，以爲當火頭僧很輕鬆，只要燒燒火，煮煮飯，就可以蹺起二郎腿，大吃二喝。

其實大謬不然，他們是新來的，是預備和尙當中最新的，必須從最基層最辛苦的工作做起。

第一天，他們被指派去挑水，一担接一担，一趟接一趟，從山下挑到山上來，累了個半死。

第二天，被指派去劈柴，山一般的一大堆柴火，必須一斧頭一斧頭的劈，一天劈下來，三個人的手上都起了水疱，苦不堪言。

最嚴重的是和尙也欺生，比他們資格老的預備和尙欺負他們，已受戒的正式和尙，更加不將他們放在眼內，三劍客自己的份內事固然非做不可，還得分担「前輩」們的工作，稍有違逆，輕則挨罵，重則會挨揍。

大笨牛實在忍無可忍，這日傍晚，趁休息的機會，距阿郎、皮蛋聚在一起，憤慨不已的道：「老大，我受不了啦，再這樣下去，不死也得脫層皮，快想想辦法，否則，我一定會發瘋，一定會瘋狂的亂殺人。」

阿郎想起了大鬧鴻儒學堂的往事，道：「老孟曾經說過：『天將降大任於斯人也，必先勞其筋骨，苦其心志……』這是老天爺在考驗咱們，大笨牛，忍着點，小不忍則亂大謀，此時亂殺人，就殺不成悟悲那個老禿驢了。」

大笨牛道：「忍着點？忍着點？要忍到什麼時候？我們已經來了好幾天，連悟悲掌門拉屎的地方都摸不到，整天不是挑水，就是劈柴，早知如此，還不如向嬌嬌寫悔過書，到他們家去當贅夫的好。」

阿郎道：「別急，快了，吃得苦中苦，方爲人上人，苦頭一吃完，後面都是甜的。」

大笨牛不信，道：「算了，我看你是江郎才盡，已經沒轍了。」

小仙道：「笑話，我阿郎的計謀如江河大海，諸葛亮都要拜我當老師，事實上昨天就查清楚那個老禿頭住的地方了。」

皮蛋追問道：「悟悲掌門住那裏？」

阿郎道：「一個叫『達摩精舍』的地方。」

皮蛋道：「達摩精舍又在何處？」

小仙道：「正在查。」

大笨牛噘着嘴道：「又要查，一查說不定就是十天半個月，到時候咱們可能早已肩上生瘡，手上流膿了。」

阿郎說道：「眞沒有耐性，爲什麼不利用這個機會，好好苦練一下『迷踪步』法。」

大笨牛道：「練了，挑水的時候我也在練，害得我挑上山來時，往往只剩下半桶水，不知道被一松一柏那兩個狗和尙打過多少遍了。再說，『迷踪步』只是逃避的功夫，什麼時候教我們點『鬼胎穴』的方法，讓少林寺的和尙懷孕大肚子，那才夠刺激哩。」

阿郎罵道：「笨啊，正因爲你學藝不精，所以才老挨揍，等你完全學會之後，自會教你其他的，好好把握機會，我們在少林的時間不會太久了，本教主已想到一個征服少林派的絕妙好計。」

皮蛋插口道：「用什麼方法來征服少林？」

阿郎道：「用酒，用肉。」

「用酒用肉就可以征服少林，小仙，你沒有發燒吧？」

「沒有，正常得很，用酒用肉保證可以鬧得少林寺鷄犬不寧，俯首稱臣。」

「我不懂。」

「很快你就懂了，咱們回寢室去。」

回到寢室，將多多送來的燒鷄拿出來，三個人就在床舖上，你一口我一口的公開吃起葷來。

僧舍之中，從來不聞肉味，香氣傳佈的特別快，也特別濃，不多一會兒工夫，便圍上來兩個和尙。

一個和尙吞一口口水說：「喔，好香啊！」

另一個垂涎欲滴的道：「從來沒有聞過這種味道。」

阿郎撕下兩小片肉來，伸手遞過去，笑呵呵的道：「嚐嚐看，吃起來比聞的更過癮。」

不吃還好，一吃下去，兩個和尙簡直忘了時辰八字，年代日月。

一個說道：「這是什麼東西？好好吃啊！」

皮蛋說道：「是『素』鷄，特製的素鷄。」

另一個說道：「能不能再來一片，大的。」

阿郎故意吊他們的胃口，又撕下比剛才還要小的兩片來，道：「這種特製的素鷄貴得很，小僧請不起，兩位將就點，再吃片小的吧。」

這時又攏上來好幾個和尙，一松一柏亦在其中，這兩個傢伙，是整個寢室甚至齋房的惡霸兼老大，一向作威作福慣了，大笨牛挨過他們的揍，阿郎，皮蛋也替他倆担過水，劈過柴。

一松趾高氣揚的道：「你們在吃什麼，有好吃的東西，應該先孝敬我，這是規矩！」

話一說完，便老實不客氣的伸手過去，阿郎亦未阻攔，任由他撕走一隻鷄腿。

一柏和尙也不慢，先撕下另一隻鷄腿，咬了一口，才跋扈的道：「你們三個只是預備和尙的身份，要懂得敬老尊賢，以後再有這種特製素鷄，必須自動獻給貧僧與一松師兄，不得偷吃。」

二人大言不慚，態度惡劣，自以爲是齋房的太上皇，吃了兩隻鷄腿，意猶未盡，又伸手去撕鷄翅膀。

却被張小仙擋住了，道：「兩位師兄請見諒，素鷄得來不易，品嚐時間已過，現在要開始賣銀子。」

首先嚐到了肉味的其中一個和尙說道：「出家在外，身在佛門，我們那來的銀子。」

大笨牛神氣活現的道：「沒有銀子，可以用其他的方法。」

一聽說還有其他的方法 不曾嚐到肉味的五六個和尚 精神大振 齊聲追問道：「還有什麼方法。」

小仙掏出了一副骰子來 先在地上擲了幾把 告訴大家大點勝小點 四五六勝三四五 豹子王勝小豹子的規矩，復將剩下來的燒鷄 分成鷄頭 鷄爪 鷄翅膀等十餘塊，煞有介事的道：「咱們可以照剛才的說明來玩，誰勝了我，就可以贏得一塊『素』鷄。」

一個年紀不大的小和尚提出問道：「我們要是輸了怎麼辦 又沒有『素』鷄來賠？」

阿郎笑道：「不用賠 同門師兄弟，特別優待 大打折 只要替我挑一天水就可以了。」

皮蛋補充道：「不願意挑水的 劈柴也成。」

大笨牛拉大嗓門吆喝道：「辦法很簡單 你們先擲一個點子出來 由萬能師弟來趕 趕不上就可以得到一塊『素』鷄，喂 那一位先來 快快快 先贏的先挑大塊的 後來的就吃不到了。」

肉香 再加上大笨牛的一陣鼓噪 小和尚毫不考慮 抓起骰子來 嘩啦啦的就丟進皮蛋新取來的一隻磁碗裏去。

這個小和尚的運氣不賴 一擲就擲出兩個五、一個六．是六點 差一馬就是三個六的豹子王。

六點 在阿郎眼中是小意思，三四五就可以贏，用不到豹子王，但小仙却故意放水‧僅擲出一個三點來，以誘來者。

小和尚挑中一塊最大的鷄翅膀 吃的津津有味 其他的和尚立即跟進 爭先恐後的與阿郎大賭特賭起來！」

連一松、一柏兩個惡霸亦不例外，禁不起肉香美味的誘惑 也加入賭局。

阿郎賭技算是天下第一 乃箇中翹楚‧輸贏之間有百分之百的把握 但他今日大發慈悲，却並沒有通吃 有計劃的定時放水 每賭三四把 總會有一個人吃到鷄肉。

不！一松、一柏除外，他倆全輸，不曾贏過一次。

小仙又輸了一把，面前還剩下三塊肉‧說道 「皮蛋 你負責記帳 可不要漏掉。」

皮蛋道：「我正在記，一個也漏不掉的！」

阿郎又道：「大笨牛，還有沒有『素』鷄！」

大笨牛道：「『素』鷄沒有了，還有半隻『素』鴨。」

小仙提高聲音，說道：『素』鴨也好，大家的情緒這麼高 不要掃了諸位師兄的興。」

大笨牛取來烤鴨 撕成了八塊 繼續賭到掌燈以後 鷄鴨全部送進和尚的五臟廟 算一算帳 挑水劈柴各贏了了三十幾個工作天數 換言之．半個月之內．三劍客可以悠哉遊哉．再也不必幹那種苦差事了。

一松一柏輸的最慘 再也沒吃到第三塊鷄鴨，不禁憤火中燒，惱羞成怒，齊聲吼叫道：「你們三個兔崽子聽清楚，挑水劈柴的帳一筆勾銷，明天再弄一隻『素』鴨來孝敬 如其不然．就將你們丟下山溝去餵野狗 別想再在少林寺混！」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本來是想賞三劍客耳光子，那知手掌才遞出一半 啪！啪！兩聲 自己反而先吃了阿郎的耳光子‧緊接着 小仙雙脚齊飛 通！通！踹中二僧胸脯 當場元寶翻身滾三滾 栽坐在牆脚下。

阿郎跨步而上 戟指怒喝道：「媽的，你們想要流氓 擺老大，是不是？告訴你們 我白吃教主張小仙是流氓中的流氓，老大中的老大．想活命就放老實點 惹惱了本教主保證叫你們吃不了兜着走！」

大笨牛總算找到報復的機會 拳掌交揮 狠揍了二僧一頓．然後拔出一把短刀來，在一松一柏面前一晃 威風凜凜的道：「王八羔子．臭虫跳秤盤 也不估量一下自己有多少份量 竟敢找白吃教的麻煩，那一個活膩了，說，我吹牛大王可以成全他！」

刀子晃來晃去 均在二僧面前三寸之處，一松一柏嚇得面無人色 連半個屁也不敢放。

機會難得．皮蛋也沒有放棄自己的權利 將連日所受的屈辱，連本帶利的收回來 打開帳本．對一松和尚說道：「你要替我們挑十一天的水，劈十二天柴．對不對？」

一松和尚面無人色的道：「對！對！貧僧一定照辦！」

馬屁大王皮蛋又對一柏和尚道：「你要替我們挑十二天水，劈十一天柴，有無錯誤。」

一柏和尚忍氣吞聲的道：「沒有錯，和尚服輸就是。」

阿郎的面部充滿威嚴，頗有大將之風，厲聲說道：「這少林寺的齋房，原來是什麼人的地盤！」

一松一柏渾身打顫 結結巴巴的同聲道：「本來是——是我們兩個的！」

「那麼，現在呢。」

「自然是你們三位的。」

「預備和尚來當老大，你們兩位服氣嗎？」

「服氣！服氣！」

「口說無憑，要以行動來表現！」

「請張教主明示！」

「磕三個頭 要響 叫三聲張爺爺，要大！」

「是！」

阿郎絕技驚魂，二僧自知不是人家的對手．只好俯首聽命，磕了三個響頭，大叫三聲張爺爺！

有錢大家花，是小仙做人的一貫原則，磕頭叫爺爺．同樣利益均霑．命一松、一柏給皮蛋、大笨牛也磕了三個響頭，叫了三聲爺爺，這才心滿意足的結束了這一場有趣的地盤爭奪戰。」

也就是說．用酒用肉的征服少林的奇策妙計．已贏得第一回合的勝利。。

三劍客牛刀小試，便取得立足的地盤，阿郎叫多多刻意的打扮一番，多帶幾隻燒鷄烤鴨，鷄腿鴨腿，並且多準備烈酒，諸事齊備，皮蛋與大笨牛抬着一個大紅漆

子，多多以公主的身份，緊隨在後，在阿郎的領頭開道下．向悟悲掌門所住的「達摩精舍」行去．展開第二回合精彩絕倫的酒肉奇謀大決鬥。

白吃教主張小仙 只知少林掌門人悟悲大師住在「達摩精舍」，但達摩精舍在何處．却一無所知。

只好領着多多、皮蛋、大笨牛、盲人瞎馬 到處亂撞 單找房子高 和尚多的地方跑。

跑了半天 還是有收獲 發現少林寺的和尚階級分明 井然有序 從袈裟的顏色上便可分辨出地位的尊卑來 紅色最高‧乃悟字輩的得道高僧 黃色次之 灰色再次之 青色．也就是阿郎、皮蛋、大笨牛所穿着者最低 多爲年幼的沙彌。

正經過一處禪院附近 從裏面走出一位灰衣和尚來 張小仙豎掌爲禮．打了一個問訊 中規中矩的道：「請問師父 達摩精舍在那裏。」

灰衣和尚冷眼瞧了四人一下，道：「達摩精舍乃是掌門老方丈居停之所 豈是爾等可以隨便去得。」

阿郎指着多多道：「弟子斗胆也不敢謁見老方丈 是這位公主有事求見。」

灰衣和尚聞言一怔，不由的多看了多多幾眼，語氣神態頗爲恭謹的道：「這位公主是——？」

多多本來就很漂亮 經過一番刻意打扮，的確雍容華貴 氣度不凡 張小仙不待灰衣和尚把話說完 便搶先說道：「這位公主是皇上最小的一個女兒 封爲多多公主。」

灰衣和尚道：「公主乃金枝玉葉，怎麼只有一個人來？」

多多機警的答道：「隨侍之人，被貴寺的知客僧留在寺外了。」

灰衣和尚道：「公主身份尊貴 理當由本寺高僧接引 怎可交給三個小沙彌，知客僧也未免太糊塗了。」

多多笑盈盈的道：「不是知客僧糊塗，是本公主親自指定他們三個小和尚帶路的。」

阿郎怕灰衣和尚一直嚕囌下去 萬一不小心洩了底就麻煩了 命皮蛋掀動一下蓋在大漆盤上的紅綾 使那肉香之味溢出來！」

灰衣和尚馬上就嗅到了．鼻子一皺一皺的 索索有聲 聲急語快的道：「那來的味道．好香啊。」

多多見時機業已成熟 親手拿起一隻鷄腿來 送給灰衣和尚 嬌柔不勝的道：「是本公主送給老方丈的一些薄禮，這一點點小意思請師父品嚐。」

灰衣和尚接過鷄腿 三口兩口便吃光了．舔一舔嘴唇 餘香猶存的道：「這是什麼東西 好香好香 貧僧好像從來沒有吃過。」

多多道：「是素鷄 大內御厨房裏特製的素鷄。」

阿郎忙將話題岔開道：「師父快請說達摩精舍在那裏 免得躭誤多多公主太多的時間。」

灰衣和尚道：「在達摩院後不遠。」

阿郎不好意思的說：「達摩院又在何處。」

「就在面壁石附近。」

「小僧慚愧．根本不知道面壁石這個地方。」

「你這個和尚是怎麼當的．莫非是新來的預備和尚？」

「弟子等三人正是預備和尚，入寺還不到五日。」

「面壁石是達摩祖師當年面壁九年的地方．本寺視作聖地，你們看．瞧清楚，就是那一道石壁。」

灰衣和尚一邊說，一邊用手指點，阿郎終於看清楚了．當即別過灰衣和尚 直奔面壁石而去。

少林寺規模宏大．殿宇鱗次櫛比，若非經人指點．簡直寸步難行，白吃教的四大金剛一陣疾走，總算順利的來到面壁石前。

有錢能使鬼推磨，有鷄腿鴨腿同樣無往不利 又送出一隻鷄腿，二隻鴨腿．找到了達摩院．也問明了達摩精舍的確切所在。

從達摩院一側掠過，遠處一山在望，近處百花盛開，姹紫嫣紅，一片蒼翠 四人踏着潔白如玉的石板路 進入花叢。

繞過山丘 眼前陡覺一亮，只見滿山遍野全是奇花異卉 一棟白壁綠瓦 十分古樸雅緻的精舍矗立其中。

老方丈居停之所戒備森嚴 行不數丈，便出現三名阻路盤查的灰衣和尚。

幸好 三劍客是少林寺的預備和尚，是自己人。

幸好 多多裝模作樣，是從皇宮大內來的多多公主。

也幸好．有鷄腿鴨腿，封住了他們的口．順利的通過卡子，進入腹地。

一路行來，大笨牛頗有心得，見四下無人．開口說道：「喔，老大．看來用肉征服少林的奇策妙計還挺管用的．但不知這一羣兔崽子，他們知不知道吃在肚裏的是眞鷄眞鴨。」

多多笑道：「當然知道，只有白痴才會將眞鷄當作素鷄。」

皮蛋進一步說：「素鷄那來的骨頭，三歲孩童也騙不了。」

大笨牛不解道：「可是．出家人嚴禁葷腥，他們怎麼敢吃下去．而且吃得津津有味．沒有一個揭穿西洋鏡的！」

阿郎道：「笨啊，出家人長年啖素，嘴裏快要淡出鳥來了．難得吃到一次葷，揭穿了還吃個屁，這叫做啞巴吃湯圓，心裏有數。」

大笨牛道：「老大．肉可過關斬將，通行無阻．酒是怎麼個用法？」

小仙故意拿蹺賣關子：「天機不可洩漏 到時候你就會領教到酒的無邊法力，但我警告你 我們自己絕對不准喝醉．否則．就回到齋房挑水劈柴去！」

話至此處，已至達摩精舍附近，四人未敢長驅直入 繞道爬到精舍一旁的一座小土山上去。

居馬臨下，精舍內的景象一目瞭然，三合院 南邊是一道花牆 籐花似錦，院內青石爲地 潔淨淡雅 北正房內傳出陣陣木魚梵唱之聲．令人聞之心曠神怡，塵念頓消 高僧居處．的確與衆不同。

（未完‧七）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臯・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覃小蝶率領琴棋書畫四婢回黃蜂谷，路見不平拔刀相助，打聽原來是天地門龍虎雙將臧彪、路遙，因門主東門秀失踪，被神秘門派來最後通牒，限期將該門派收為分舵，臧彪、路遙尋訪門主下落，得不到任何訊息，却遭遇神秘門派派人襲擊，幾乎致死，便將情況告知覃小蝶，她協助用計將神秘門派偵查，喬裝鏢師押鏢車，經過參駕店的地方，先將攔路的匪徒制服，供出是此路行不得，並不是刧鏢車，說話間，跟着出現自稱聖骨門的白骨魔君阻截，覃小蝶雖然把他擒住仍不服輸，正在為難，花滿樓現身說為她解決疑難……

小女人作惡　主婢遭奚落

覃小蝶道：「小婢出言無狀，花女俠多多担待，請問那請託女俠營救咱們的，必然是小妹的朋友，他是誰？」

花滿樓道：「這個麼？咳，反正救妳出自好意，妳又何必追根究底。」

覃小蝶道：「也許那位朋友施恩不求回報，但小妹却不願做一個忘恩背義之人。」

花滿樓道：「妳當眞要知道？」

覃小蝶道：「請花女俠賜告。」

花滿樓道：「狄飛虹。」

覃小蝶啊了一聲道：「是他？他現在何處？」

花滿樓道：「在潼關 但妳却見他不到。」

覃小蝶道：「為什麼？」

花滿樓道：「狄飛虹犯了通匪殺官之罪……」

覃小蝶愕然道：「他在潼關監牢裏？」

花滿樓道：「潼關主帥定遠侯羅勁十分愛才，所以叫他戴罪立功，担任軍中的總教練。」

覃小蝶長長一吁道：「這麼說他並未失去自由了。」

花滿樓道：「這話要看怎麼說了，他雖然沒有坐牢，行動却不由自主，而且……」

覃小蝶道：「而且怎樣？」

花滿樓微微一笑道：「這事也許與谷主有關，但是別人的私隱，我不便說。」

拂琴哼了一聲道：「二谷主光明磊落，胸懷坦蕩，他會有什麼私隱不便說的？」

花滿樓道：「說的也是。」語音一頓接道：「白骨魔君吳常冒犯了各位，請看在下的薄面饒他一命。」

拂琴道：「花女俠對咱們主婢有恩，放掉吳常不成問題，祇不過咱們也有一點要求，希望花女俠能夠首肯。」

花滿樓道：「好，妳說。」

拂琴道：「咱們並沒有招誰惹誰，但這一路之上，却有人不斷的尋釁，我想花女俠必然能夠給咱們一個交待。」

花滿樓一怔道：「妳弄錯了吧，姑娘，向妳們找碴的並不是我。」

拂琴道：「白骨魔君吳常必定是妳的部屬，如我沒有猜錯，妳就不能脫掉干係。」

花滿樓哈哈一笑道：「强將手下無弱兵，黃蜂四婢果然名不虛傳，好，我給妳們道歉，還有什麼事嗎？」

拂琴道：「有，希望你們放過天地門，釋放他們的門主。」

花滿樓道：「這是妳們前來嵩山的目的了？」

覃小蝶道：「天地門龍虎雙將是咱們朋友，他們有難，在道義上咱們義不容辭。」

花滿樓略作沉吟道：「天地門無足輕重，咱們原本沒有將他們放在心上，只是那東門秀無事找事，所以不得不給他一點教訓，既然覃谷主替他講情，咱們就放他一馬，但要谷主告訴他，如若再那麼不知死活，那就怪不得咱們不講人情了。」

龍將臧彪道：「請花女俠高抬高手，在下保證敝門主不再多管閒事。」

花滿樓道：「好吧，我會叫人放掉東門秀，三日之內他可以回到天地門，告辭。」

她帶着白骨魔君吳常走了，現場遺下一頂軟轎 幾具屍體 以及斑斑血跡，覃小蝶道：「你們將現場清理一下吧，留下這些會驚世駭俗的。」

待現場清理完畢，覃小蝶對龍虎雙將道：「我相信花滿樓不會食言，只要貴門主今後不再多管閒事，他們不會再找天地門的麻煩的。」

虎將路遙道：「敝門主不是多管閒事，只是關心江湖的安危罷了，他認為這般人滿身邪氣，行為怪僻，可能為武林帶來空前的災害，今後谷主行走江湖之時，希望能留心一二。」

覃小蝶道：「我會留心的，告辭。」

她急欲到潼關尋找狄飛虹 語音一落便轉身急馳而去。

× × ×

潼關定遠侯府的門前，來了五名風塵僕僕的少女，她們正是黃蜂谷主覃小蝶，及琴棋書畫四婢。

侯府戒備森嚴，等閒之人休想擅越雷池半步，也許她們是美麗的少女吧，直待她們停下脚步，並未遭到任何阻攔。

拂琴雙拳一抱，向門前的守衛道：「幾位大哥請了，咱們有點事想麻煩麻煩幾位一下。」

守衛之一道：「妳要麻煩咱們？姑娘，妳可知道這是什麼地方？」

拂琴道：「當然知道，是定遠侯府沒有錯吧？」

守衛說道：「沒有錯，妳們有什麼事情？」

拂琴道：「找人。」

守衛道：「找誰？」

拂琴道：「狄飛虹。」

守衛道：「狄總教練？」

拂琴道：「不錯。」

守衛回頭對另一人道：「方四，你進去瞧瞧。」

狄飛虹是潼關軍中的英雄，深得全軍上下的敬愛，既然有人來找狄飛虹，方四自然樂於通報了，他正向府內奔跑，忽然聽到一聲叱喝：「站住。」

他應聲站住，抬頭向來人一瞥，立即躬身一禮道：「方四參見大小姐。」

大小姐自然是侯府千金羅蘭了，她帶着小春小琪二婢由此經過，瞧到方四奔跑故而將他叫住。

「什麼事這麼慌慌張張的？」

「有人找狄總教練。」

「是誰？」

「沒有問她們的姓名。」

羅蘭道：「蠢材，是什麼樣的人總該知道吧？」

「知道，是五位年紀很輕的姑娘。」

羅蘭道：「哦，先不必通報，讓我瞧瞧再說。」

「是。」

羅蘭來到府前，舉目向覃小蝶主婢五人一瞥，她的櫻唇無端端的撇了一下，鼻頭也生出一股酸酸的感覺。

「妳們是誰？」

「在下覃小蝶。」

羅蘭道：「黃蜂谷主？久仰，聽說妳已經嫁給丐帮帮主應天雄了，妳到這兒來作什麼？」

「我並沒有嫁給應天雄，姑娘不可誤聽人言，再說姓應的已經死了……。」

「那妳是應家的寡婦了，寡婦門前是非多，妳怎能如此拋頭露面，到本侯府找起男人來了？咱們這裏不歡迎妳這樣的女人，再說狄飛虹到關外辦事，要半年之後才能回來，妳們算是白跑一趟了，方四，請她們走。」

羅蘭斷章取義，硬指覃小蝶是應家的寡婦，她不歡迎黃蜂主婢可以，但不能侮辱別人。

侍書一聲嬌叱道：「妳敢侮辱咱們谷主，本姑娘宰了妳！」

她拔出長槍就待動手，羅蘭主婢及府前的守衛也摘下兵刄，氣氛立即顯得緊張起來。

覃小蝶不願就此鬧僵，因而阻止侍書衝動，並向羅蘭雙拳一抱道：「狄飛虹既然不在，咱們改日再來，告辭。」

沒有人留難她們，因爲羅蘭知道黃蜂谷主名震江湖，是一個不易招惹的人物，她却吩咐守衛道：「以後她們再來，只要向我報告，不得告知狄總教練，如果誤了事，小心你們的腦袋！」

守衛轟然答應，說道：「是，小的不敢。」

羅蘭不再理會他們，轉身逕向西花廳走去，因爲狄飛虹正在那兒教授武功，她原是想去找他的。但她才走了幾步，前進的方向又變了，她不再去西花廳，而是返回她的紅樓。

跟隨她的婢女小春小琪是她的心腹，尤以小琪生性狡慧，每能先意承旨，因而甚得羅蘭的寵愛。

回到紅樓以後，羅蘭的臉色似乎越來越難看了，小琪微微一笑，道：「小姐！凡事都有一個解决的辦法，光煩惱有什麼用？」

羅蘭哼了一聲道：「解决？哼，妳知道覃小蝶是何等人物？黃蜂谷主名震江湖，武功之高，當得是罕有敵手，妳說如何能夠解决？」

小琪道：「小姐忘了原總管了，天下的事似乎沒有他辦不到的。」

羅蘭點點頭道：「說的也是，小春，妳去請原總管來。」

小春應了一聲，立即奔出紅樓。

侯府總管原承宗是一名塞外異人，當年羅勁用兵邊塞之時，救了一位生病的老婦人，她的兒子就是原承宗，爲了感恩圖報，所以他就追隨羅勁了，此人身負絕學，但却深藏不露，在侯府之內，他是一個頗受尊敬，又像謎一般的人物。

他隨小春來到紅樓，雙拳一抱道：「小姐有事？」

羅蘭道：「原叔請坐，我有一件事十分爲難的事想請原叔代爲拿個主意。」

原承宗就座之後說道：「小姐在說笑話吧，還有什麼事能夠難倒妳的？」

羅蘭道：「眞的嘛，原叔，否則我就不麻煩你了。」

原承宗說道：「既然如此，妳就說說吧。」

羅蘭道：「黃蜂谷主覃小蝶原叔知不知道？」

原承宗道：「知道，她適才不是來過了麼？」

羅蘭道：「原叔都知道了。」

原承宗道：「是知道一點。」

羅蘭道：「原叔既然知道，那就替我拿個主意。」

原承宗略作沉吟道：「小姐當眞喜愛狄飛虹了？」

羅蘭面色一紅，略顯羞意的道：「是的。」

原承宗說道：「如果我勸小姐忘了他呢？」

羅蘭道：「不，原叔，你爲什麼要這麼說？」

原承宗道：「我是爲小姐好，這也是替妳拿的主意。」

羅蘭搖搖頭道：「這是什麼主意？我不要。」

小琪道：「總管，你叫小姐忘了狄公子，總該有個理由吧？」

原承宗道：「這個當然，只要小姐願意聽……」

羅蘭道：「你說吧，原叔。」

原承宗道：「狄飛虹是一個江湖人，平時浪跡四海，居無定所……」

羅蘭道：「我知道，我不在乎。」

原承宗說道：「侯爺必然在乎，小姐總不能丟下侯爺不管吧？再說，狄公子已經有了紅粉知己，要他移情別戀是不可能的。」

羅蘭道：「如果那位紅粉知己在世上消失了呢？」

原承宗愕然道：「小姐，妳……」

羅蘭哼了一聲道：「怎麼，原叔不肯帮忙？」

原承宗道：「小姐，天下沒有絕對的秘密，如果將來狄公子知道了……」

羅蘭道：「那是我的事，原叔不必担憂。」

原承宗說道：「這是一件大事情，關係小姐與狄公子的未來，希望妳再考慮一下。」

羅蘭說道：「不必了，我已經考慮過了。」

原承宗長長一吁道：「小姐既決心如此，承宗遵命就是。」

羅蘭道：「多謝原叔，但不知何日可以完成？」

原承宗道：「覃小蝶武功極高，她那四名貼身婢女均非等閒之輩，她們還帶有異種黃蜂，一旦發現危機，必定放出黃蜂螫人，所以咱們必須一擊得手……」

羅蘭道：「原叔是要親自出手？」

原承宗道：「承宗不敢往臉上貼金，我還得另請高人。」

羅蘭道：「那得多少時間？」

原承宗道：「這是急不來的，承宗盡力而爲就是。」

羅蘭道：「好吧。」

× × ×

楓林客棧緊靠潼河，距離侯府並不太遠，覃小蝶主婢就住在這兒，晚餐之後她們聚在一起討論日間之事，司棋說道：「小姐，妳看二谷主他是不是當眞到關外去了？」

覃小蝶道：「不，他在潼關，而且正在侯府之內。」

司棋道：「那——小女人爲什麼要騙咱們？」

侍書噗哧一笑道：「這還不明白？妳眞的一個木頭腦袋。」

司棋搖搖頭道：「我是有點明白，但總覺得其中另有玄虛。」

拂琴瞪她一眼道：「廢話，小姐，待會咱們到侯府瞧瞧，不相信咱們就找不到二谷主。」

覃小蝶道：「定遠侯羅勁久歷戎伍，威震邊陲，手下奇人異士極多，絕非一般官府可比，咱們如果前往探查，必須特別小心，再說二谷主身負通匪殺官的罪名，由於定遠侯愛才，才要他充任總教練，咱們夜探侯府，如若被發現而引起衝突，一旦傷了人，只怕會對二谷主不利。」

司棋道：「只要找到二谷主，咱們就一走了之，我不相信小小的侯府能夠攔住咱們。」

拂琴哼一聲道：「如果能夠一走了之，又有誰能攔阻二谷主？俗語說貧不與富鬥，富不與官鬥，這點道理妳都不懂！」

司棋櫻唇一噘道：「小姐，妳瞧大姐，人家才說了一句，她就編排我一籮筐的不是，這不是欺負人麼？」

覃小蝶道：「好啦，讓我想想，咱們該小該去夜探侯府。」

拂琴道：「去是應該去，但不必人多，由小婢陪小姐前往如何？」

覃小蝶道：「好吧。」

× × ×

三更，浮雲掩月，夜色混暗，這正是夜行人行動的最好時機。

覃小蝶主婢此時已悄悄接近侯府，及舉目向前一望，她們不由大吃一驚。

侯府雄踞半山，黑壓壓一片房廊，四週林木青葱，蔭森森可蔽天日，此時這幢閒人止步的侯府，竟然刁斗森嚴，崗卡林立，戒備之嚴，如臨大敵一般。

更可怕的的數十盞孔明燈在往返照射，使侯府四週一片光明，縱然是虫蟻只怕也藏身不住，覃小蝶主婢又如何能夠接近呢？

躲在大石之後的拂琴道：「小姐，這分明是衝着咱們來的嘛。」

覃小蝶道：「不錯，可見侯府之內確有能者。」

拂琴柳眉一挑道：「這點陣仗算不得什麼，咱們只要放出蜂兒，管教他們天下大亂。」

覃小蝶道：「使不得，這樣他們會怪罪二谷主的。」

拂琴道：「可是小姐，難道咱們就此罷了不成？」

覃小蝶道：「咱們當然要找到二谷主，但須想出一個萬全之策，走吧，咱們回店再作商議。」

回到客棧，如畫捧來茶水，道：「回來得這麼快，到底見到二谷主沒有？」

拂琴嘆口氣道：「侯府戒備得像鐵桶，連鳥兒也飛不進去，咱們又不便硬闖，只好失望而回。」

司棋忽然啊了一聲道：「小姐：我想出辦法來了。」

覃小蝶道：「哦，妳說說看。」

司棋道：「大姐適才說侯府的戒備連鳥兒也飛不進去，如果咱們叫神鷹到侯府的上空鳴叫，二谷主就會知道咱們來到潼關了。」

覃小蝶道：「看來也只好如此了，司棋如畫，明早天一亮妳們就趕回黃蜂谷，帶幾隻鷹兒儘快回來。」

司棋道：「小姐：咱們還是在這兒見面麼？」

覃小蝶道：「是的，如若咱們必須搬到別處，也會留下記號，或是留幾隻蜂兒給妳們帶路的，時間不早了，大家歇息一下吧。」

翌晨司棋如畫走了，她們走後不足一個時辰，楓林客棧就出了岔子。

「各位客官，官爺來查房了，請大家到食堂裏來。」

在店小二招呼之下，客人紛紛來到食

當，覃小蝶主婢三人自然也不例外。

官爺是一名軍官帶着十名士卒，及五名衙役，查房的原因，是潼關來了一批盜匪，準備在此地鬧事，官府為防患於未然，斷然採取兩項措施，一是所有的旅客，限當天離開潼關，二是不能當天離開的，全部集中營房居住，由官方負責管理。

當然，誰也不願到營房去作變相的囚犯，當官方宣佈之後，楓林客棧也就變得門可羅雀了。

這是一件想不到的意外，但對覃小蝶主婢並未造成多大的困擾，江湖人四海為家，任何一個廢墟破廟，都是她們的容身之處，現在她們就寄居在潼關南門外約莫十餘里的一座破廟之中。

「小姐，妳看這件事是否別有蹊蹺？」拂琴對官方查店的宣佈心有所疑，才提出來與覃小蝶討論。

「我也覺得是針對咱們來的，如果當眞這樣，此事就頗堪玩味了。」

「依小婢看，問題就出在那小女人身上，但不知她是羅侯爺的什麼人，為什麼要如此對待咱們？」

「聽說羅侯爺有一子一女，兒子在京師為官，那小女人可能就是他的女兒。」

「那就糟了，如果她對二谷主……」

「不要瞎猜，二谷主義薄雲天，心如鐵石，豈是一個侯爺之女所能動搖……」

「小姐說的是，那麼咱們的處境就危險了！」

「她也許有心要除去咱們，但放眼天下，能夠奈何咱們的並不多見。」

「話是不錯，但小心一點總是好的，」語音一頓，接着說道：「三妹，由現在開始，不分日夜在咱們的住處佈置黃蜂大陣。」

侍書應聲奔出，片刻之後，這座原本杳無人跡的破廟，就已變為銅牆鐵壁，無人能越雷池半步的堡壘了。

時間在慢慢溜走，轉眼已是七天，在這幾天之中，拂琴侍書曾經易容進過城，除了採購食物，也順便瞧瞧潼關城裏有沒有什麼異狀。

結果沒有，潼關一如往日。

× × ×

這是一個不太理想的天色，陰霾滿空，風沙撲面。

一名荊釵布裙的鄉下村姑，提着一隻裝滿了雜物的口袋，迎着風沙緩步走出南門。不久她就撇開官道，踏上一條羊腸小徑。

村姑走山徑應該不算出奇，但她的身後却遠遠跟着兩名賊頭賊腦的勁裝大漢，他們亦步亦趨的緊釘着村姑，顯然不懷好意。

村姑似乎沒有發覺有人跟踪，仍然手挽布袋，緩步而行，始終未曾回頭瞧看一下。

追躡這種無知的村姑，應該不會讓她脫出視綫之外，但在轉過一塊大石之後，竟然失去她的踪跡。

追踪者神色一呆，兩人倏地一分，同時展開搜索，由他們迅捷的身法判斷，必有一身不俗的武功。

在一陣搜尋之後，他們又回到巨石之前，其中一人道：「王兄，有沒有瞧到那個女子？」

另一人道：「沒有瞧到，我說余兄，憑咱們兄弟一身所學，竟會讓一個女孩子在眼皮底下丟掉，如果傳出去，咱們泰嶽雙雄就不必再混江湖了。」

姓余的哼了一聲道：「我就不信她能逃出我兄弟的掌握，走，咱們追下去。」

他們繼續向前追趕，脚下剛剛移動，身後忽然傳來一聲冷笑道：「不必追了，兩位，本姑娘就在這兒。」

泰嶽雙雄呆了一呆，身形霍的一轉，兵刃已經取到手中，這對名震江湖的殺手，身手果然不凡。

姓王的向村姑打量一眼道：「妳就是黃蜂谷主覃小蝶？」

村姑說道：「聽說泰嶽雙兇是兩名冷血殺手，你們得了誰的銀子，要殺黃蜂谷主？」

姓王的道：「聽口吻姑娘不是黃蜂谷主了，余兄，咱們走。」

村姑攔住他們的去路道：「我沒有說不是黃蜂谷主，何況你們還沒有回答我的問話，怎能一走了之？」

姓余的道：「這麼說姑娘就是覃谷主了？」

村姑道：「這個麼，你先告訴我是誰僱你們來的，我自然會告訴你我是不是覃谷主。」

姓余的面色一寒，說道：「姑娘，咱們只是不想殺錯人，才跟妳說了不少廢話，如果妳一定要死，咱們只好破例免費一次。」

村姑冷冷道：「本姑娘要不是想知道僱你們的是誰，早就打發你們上路了，怎麼，還是不肯說？」

這兩帮人說起話來南轅北轍，答非所問，殺手只要知道村姑是不是他們要殺的，村姑却想明白是誰僱他們來的，雙方在言語上無法得到結論，最後只得訴諸武力了。

姓余的殺手一挺掌中的緬鐵軟刀，口中一聲叱喝，揮刀劈了過去。

此人刀出帶風，快速絕倫，寒芒一閃之間，便已指向村姑娘的螓首。

這是江湖罕見的快速刀法，只此一刀，就能使村姑斷頭，威懾江湖的殺手，果然名非倖致。

然而他這威力驚人的一刀痛擊，並未收到預期的效果，刀尖似乎較往常短了一些，相差約莫五寸，沒有夠上距離。

高手出招，不差分寸，尤其身為殺手，更重視此等功力。如今他這極具自信的一招，竟出了難以原諒的差錯，那麼他心神的震動，自然非同小可了。

這樣他又犯了分神的大忌，緬刀還沒有收回，胸腹之間已連中兩指，這位名噪江湖的冷血殺手，便已動彈不得了。

村姑眉兒一揚，衝着姓王的道：「對不起，你這位朋友不聽話 所以叫他站一會兒，你呢，說是不說？」

姓王的殺手哈哈一陣狂笑道：「瓦缸不離井口破，我兄弟殺人無數，今日栽在谷主的手裏，倒也算不得丟人。」

語音一頓，接道：「國有國法，行有行規，幹殺手的如果不能替僱主保密，還有誰肯僱用殺手？出招吧，谷主，王某請

妳一併成全。」

村姑嘆口氣道：「看來你們是至死不悟了，不過有一點你弄錯了，我並不是黃蜂谷主。」

姓王的殺手大怒道：「妳是誰？竟冒充黃蜂谷主，戲弄咱們兄弟！」

村姑笑笑道：「我幾時冒充谷主了？是你們一廂情願的硬往我頭上栽嘛。不過我跟谷主倒是頗有淵源，你們聽過黃蜂四婢麼？我就是四婢之首的拂琴。」

姓王的殺手錯愕良久，然後嘆息一聲道：「妳動手吧，王某認栽。」

拂琴道：「你想死？但我並不一定要殺你。」

姓王的殺手道：「咱們不能說出僱用咱們的是誰，姑娘必然不會放過咱們，是麼？」

拂琴道：「你們當眞至死不說？」

姓王的殺手道：「動手吧，姑娘，看來咱們無須多說廢話了。」

拂琴沉吟半晌道：「你們兩手血腥，殺人如麻，現在居然想對付咱們谷主，我殺你們並不為過。」

她口中說要殺人，却屈指一彈，震開了余姓殺手的穴道，同時由衣袖之內取出一柄匕首，道：「單打獨鬥你們不是我的對手，我不想佔便宜，你們一起上吧。」

王姓殺手向余姓殺手道：「余兄，你還好吧？」

余姓殺手道：「我很好。」

王姓殺手道：「拂琴姑娘的話你聽到了？」

余姓殺手道：「聽到了，咱們技不如人，只好恭敬不如從命了。」

其實姓余的適才一招之中便丟人現眼，他不僅感到窩囊，而且早已滿腔殺機，如今拂琴讓他們聯手，豈不正中下懷。

他向姓王的打了一下招呼，身形忽然投空而起，逕向拂琴的上空躍去。

姓王的殺手使的是一柄大板斧，當余姓殺手躍起上空之際，他也騰身揮斧猛擊，他們一上一下，配合得妙到巔毫，受攻擊者上下無法兼顧，必然會難逃刦數。

拂琴武功過人，搏殺的經驗十分豐富，當姓余的殺手躍起上空之際，她已經想到會有怎樣一個後着。

因此她足尖一點，去勢若風，不退反進，以無可比擬的速度，向姓王的殺手迎去。

她在騰身躍起的同時，匕首也甩了出去，一綫白光急如閃電，十分準確的插在王姓殺手的咽喉之上。

她嬌小的身形跟着到達，正好接着王姓殺手鬆手掉落的板斧，再嬌軀一擰，振臂急揮，板斧挾着寒光，送進剛剛踏着地面的余姓殺手的胸膛之內。

這幾下動作快如電光石火，只不過舉手投足之間，就連斃兩名名滿江湖的高手，不過拂琴並不感到快樂，她知道這只是一個開始，往後只怕會有數不盡的麻煩。

她埋掉兩名殺手，提着布袋趕回破廟，所幸景物依舊，她的心總算放了下來。

她將布袋交給侍書之後，當即將途中所遇稟告覃小蝶，然後提出她的意見道：「小姐，圖謀咱們之人，多半不會就此罷休，咱們這個臨時住所，也不能算作隱秘，是不是應該換一個地方。」

覃小蝶道：「要殺我的人自然不會罷休，換地方不見得就能躲過別人的追索，好在司棋她們應該回來了，這幾天咱們小心一點，待她回來再作打算。」

拂琴道：「是。」

接連兩天都很平靜的過去了，但在第三天的晌午時分却發生了驚人的意外。

黃蜂是她們放廟外作警戒的，此時竟飛進廟裏，繞室飛鳴，好像外面的防綫已被人攻破了一般。

覃小蝶與拂琴首先奪門而出，侍書匆匆將黃蜂收入葫蘆，也跟着奔出廟外，但見西北角上一片火光，順着風勢正向破廟方位蔓延。

此時正當仲秋，草木半已枯黃，只要在山林中放上一把火，必然會造成燎原之勢。

覃小蝶向火勢瞧了一眼道：「咱們走。」身形一轉逕向相反的方位走去。

拂琴緊跟在覃小蝶的身後，說道：「小姐，妳看是不是有人故意縱火！」

覃小蝶道：「我想是的。」

侍書道：「如果眞是這樣，此人就太可怕了，他知道咱們的黃蜂怕的就是火，竟然使出這麼一招！」

拂琴道：「敵人不會只想將咱們逼出破廟，前途只怕另有埋伏。」

覃小蝶道：「那是當然，不過前面沒有火，咱們的黃蜂仍可發揮威力。」

她們邊走邊談，很快就越過一座山頭，待到達半山之際，一股尖銳的破空之聲忽然傳進她們的耳鼓。

覃小蝶一懍道：「是利箭，快躲到石後。」

附近正好有一塊巨石，足夠她們三人藏身，只不過大火一直在她們的身後追逐，巨石可以阻擋利箭，却無法阻隔身後的大火。

這是一項十分可怕的危機，如果想不出解決之途，後果就難以設想了。

侍書道：「小姐，咱們衝出去。」

覃小蝶搖搖頭道：「聽適才利箭破空的嘯聲，對方必然是神箭門的，這般人不只是箭法奇準，力道之強也堪稱江湖罕見，除非別無選擇，咱們不能冒這個險。」

其實當她們躲到巨石後面之際，拂琴已經將黃蜂放了出去，只要等待黃蜂攻擊奏效再出去就不會冒神箭攻擊的危險了。

她們由石後向前查看，發覺七丈之外是一條突起的橫岸，該處草木叢生，瞧不到半點人影，但適才那幾支箭分明是由那兒射過來的。

黃蜂飛行快速，七八丈距離眨眼可到，而且任何一個武功高強之人，也難當黃蜂的集體圍攻，按說此時的敵人，應該正在手忙脚亂之中才對。

但橫岸那邊靜悄悄的 瞧不出半點異狀，莫非那兒沒有敵人！」

既是心有所疑，倒不如出去瞧瞧，但拂琴只不過剛剛現身，一股銳嘯已破空而來，如非迅速躍退巨石之後，這一箭就可能貫胸而入。

她拍了一下還在劇烈跳動的胸口道：「小姐，那般人的確藏在橫岸之後，為什麼不怕咱們的黃蜂攻擊？」（未完‧12）

俠情中篇故事／陳瑜‧文　可飛‧圖

旋風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上官靖等三人遇上了黃衫客夫婦，這對夫婦在江湖上有名的難惹人物，後來武林中人就改叫他們為黃雲妖怪，男的還算正派，但脾氣古怪些，故稱為怪；女的叫白髮冷仙娘，從小一頭白髮，人美聲嬌邪氣，人稱為妖，二人喜穿黃色，故有此綽號，雖然難惹，見了上官靖高興，願較量武技贏則收為徒，平手則認作小兄弟作忘年交，經過較量認作小弟，見面禮以千年蟾蜍珠相贈，能辟劇毒，話別後上官靖趕到八公山，遇到白衣教派人邀請竹逸先生入夥，上官靖先後將竹逸先生的師兄和唐門的副總管黃鼠狼制服，用蟾蜍珠辟毒趕走了唐世良……

得訊變計劃　暗渡天井湖

「那好。」上官靖道：「方才唐世良來過了，你總聽到吧？」

黃鼠狼道：「在下聽到了。」

上官靖道：「可笑他『毒煞掌』沒有奏功，又從大袖中施放出七縷彩絲．那自然是唐門極厲害的毒粉了，但依然被宮某一掌震飛出去，你也聽到了?」

黃鼠狼聽得大感懍駭，「毒煞掌」是唐門中最厲害的毒功，他說出七縷彩絲自然是「七絕散」了，「七絕散」乃是唐門三種嚴禁的烈毒，這年輕人不懼「毒煞掌」，不畏「七絕散」，他難道不是人?!

他瞪大烱烱雙目．看着上官靖．幾乎不敢相信，口中只得應了聲：「在下聽到了。」

上官靖回到右首一張竹椅上坐下，說道：「這是說黃朋友已經沒有後援會來救你了?!」

黃鼠狼現在聽出來了，問道：「宮少俠的意思……」

上官靖朝他悠閒的笑了笑，才道：「既然沒有人會來救你，那麼黃朋友唯一的出路，只有自己才能救得了自己，這話你應該懂吧?

黃鼠狼本是一個狡獪如狐的人，但因對眼前這個年輕人有了莫測高深之感，心理上不免受到很大的威脅，說道：「宮少俠可否說得明白一些?:」

上官靖道：「我說沒人會來救你，只有你自己可以救自己，這自救之道，就有兩種，第一種．你可以用武功對付宮某，但不是宮某小覷你，憑你這種能耐，想和宮某動手，那還差得遠，但有一點，你倒不妨可以試試！」

黃鼠狼方才面向着裏面，沒有看到上官靖和唐世良動手的情形，唐世良使出「毒煞掌」和「七絕散」，還被上官靖震飛出去，只是聽上官靖自己說的而已，心中自然並不完全相信；但二莊主不敵敗退總是事實．因此他才不敢輕舉妄動，聞言問道：「宮少俠的意思是……」

上官靖微微一笑道：「你穴道已解，宮某坐在這裏，可以讓你走出五步，如果黃朋友能夠逃出去二丈以外，宮某就讓你把四個手下一起帶走，不再難為你，黃朋友認為夠公平嗎?!」

黃鼠狼自然不信，他坐着不動，讓自己走出五步，既已走出五步，還怕逃不出二丈以外?

這話連隱身屋後的竹逸先生也不相信，聽得微微攢眉，心想：「我已告訴過他，這黃鼠狼十分狡獪，放他出去，還想捉得回來?」

黃鼠狼沒有立即回答，望着上官靖，沉吟道：「宮少俠坐在這竹椅上不動?」

「當然！」上官靖微笑道：「宮某如果站起身來，就算宮某輸了。」

黃鼠狼道：「宮少俠說話要算數?!」

上官靖大笑道：「宮某說出口來的話，自然算數。」

黃鼠狼道：「現在可以開始了吧？」

上官靖道：「你自己數着步數，走出五步，然後你可以用任何方法逃走，只要能夠逃出二丈就算你贏了。」

「好，在下那就遵命。」黃鼠狼聽他口氣如此堅決，自然不敢小覷了他，當即舉步朝外走去，口中數着：「一、二、三、四、五。」走到第五步，已經跨出木門，但在第五步，腳下一停，回頭道：「在下那少陪了！」他在回頭說話之時，腳尖猛力一點，一個人就像箭一般縱身朝前掠去。

上官靖果然端端正正坐在竹椅上，就在黃鼠狼話聲甫落，雙足堪堪縱起，他右手也及時抬起，朝前招了下手．說道：「回來！」

這「回來」兩個字說得並不响，但黃鼠狼縱起的人，突覺背後傳來了一股極大吸力，把他一個人嘶的一聲，憑空攫了回來，一下落到上官靖的面前。

這下直把黃鼠狼驚出一身冷汗，心頭暗暗駭異的道：「這小子幾時學會了崑崙派失傳已有百年之久的『縱鶴擒龍』神功！」一個轉身，連連抱拳道：「宮少俠神功蓋世，在下認輸了。」

上官靖朝他微笑道：「方才宮某說過，你自救之道，共有兩種，逃走只是第一種而已，目前你已經試過，在宮某面前要想逃走，是辦不到的事。」

黃鼠狼雙目轉動，問道：「在下想聽宮少俠的第二種。」

「第二種非常簡單，只有兩個字……」上官靖徐徐說道：「黃朋友能夠做到了，也可以帶着你四個手下離去。」

黃鼠狼覺得自己平日善用心計，但今天在這年輕人面前，就有黔驢技窮之感，望着他說道：「在下願聞其詳。」

「合作。」上官靖只說了兩個字，但雙目之中神光陡射，沉聲說道：「在下想知道的，黃朋友只要老老實實的說出來，就是合作，如果黃朋友有半句虛言，或是想故弄狡猾的話……哈哈，宮某不是名門正派出身，你總可以想得到後果是如何的了。」

黃鼠狼只覺他兩道眼光，宛如兩柄鋒利的長劍，冷芒逼人，你只要看他一眼，就會不寒而慄，心頭不覺暗暗發毛，忖道：「這小子好精純的內功，好濃重的殺氣，不知他究竟是什麼路數?」一面連忙抱拳，說道：「不知宮少俠要問什麼，只要在下知道的，在下自然願意奉告，決不保留。」

「哈哈！」上官靖忽然大笑一聲！

這笑聲鏗鏘如同有物，直震得黃鼠狼兩隻耳朵嗡嗡作响，吃驚道：「宮少俠何故大笑?」

上官靖朝他微哂道：「宮某說過，黃朋友在宮某面前最好少弄狡猾，宮某如果問你的話，若有遺漏之處，黃朋友自然不會說出來的，因此宮某並不想問你什麼，黃朋友還是自己說出來的好，這樣你若有遺漏之處，宮某就可以聽出來了。」

隱身屋後的竹逸先生聽得暗暗點頭，忖道：「上官老弟這番話，說得極對．讓黃鼠狼自己說，確然比問他一句答一句好得多，這樣一來，任你黃鼠狼最狡猾，也使不出花樣來了！」

黃鼠狼作難的道：「這要在下從何說起呢?」

上官靖冷峻的道：「黃朋友就從自己說起好了。」

黃鼠狼只得說道：「在下本名黃五郎，江湖朋友開在下的玩笑，叫在下黃鼠狼，是四川唐門的副總管……」

竹逸先生以「傳音入密」說道：「上官老弟要他報個出身。」

上官靖道：「你沒說出身。」

「出身……」黃鼠狼臉上很難堪，勉強說道：「少林逐徒，在下本來是不想說的，在江湖上遊蕩了些年，蒙二莊主垂青．携回四川，至今已有二十餘年。」

「在江湖遊蕩了些年」，這句話就打了馬虎眼，上官靖就沒有聽得出來。不，連竹逸先生這樣的老江湖，也被他矇混過去了。

上官靖哼道：「黃朋友倒是會避重就輕，應該言歸正傳，說說如何和白衣聖教勾結的經過了。」

「白衣聖教?」黃鼠狼惶恐的道：「在下並沒和白衣聖教有什麼勾結，這教在下如何說呢?」

上官靖冷笑道：「那你到這裏來幹什麼?」

黃鼠狼道：「在下是奉二莊主之命，來接應戚供奉的。」

上官靖說道：「你知道戚供奉是什麼人?」

「不知道。」黃鼠狼道：「在下只知道戚供奉是二莊主的朋友，他是竹逸先生的大師兄，如此而已！」

上官靖道：「方才來的唐世良，就是你們二莊主?」

黃鼠狼道：「是的。」

上官靖問道：「唐紀中呢?在唐門是什麼身份?」

黃鼠狼道：「他是二莊主的公子。」

上官靖道：「唐世良的父子勾結白衣聖教，你真的一點都不知道?」

黃鼠狼道：「在下只是一個下人，這種事情，在下如何會知道?不過據在下所知，二莊主很少出門，勾結白衣聖教，只怕並非事實。」

上官靖一手摸着下巴，偏過頭去，暗中以「傳音入密」朝裏首問道：「前輩，

還要問他什麼嗎？」

竹逸先生也以「傳音入密」說道：「咱們沒有證據，再問也未必問得出來，老弟放他走吧！」

「好！」上官靖道：「你既然否認和白衣聖教有勾結，那就算了，不過黃朋友最好給我記着，下次如果發現你眞有勾結的話，就沒有這樣便宜的事了，你帶他們走吧！」

黃鼠狼心裏鬆了一口氣，暗自忖道：「你小子若論江湖經驗，比起老子來可還差得遠哩！」一面抱抱拳道：「在下記下了。」

上官靖站起身來，用衣袖朝四個灰衣漢子每人拂了一下，四個灰衣漢子穴道頓解。

黃鼠狼朝他們喝了一聲：「你們隨我走！」

首先舉步往門外走去，四人也急步跟了出去。

李小雲一下跳了出來，說道：「大哥，看來是唐世良父子勾結碧落山莊，那是不會錯了。」

竹逸先生跟着走出，一面笑笑道：「黃鼠狼爲人狡猾，他說的話，也未必可全信。」

李小雲說道：「那爲什麼又要放他走呢？」

竹逸先生道：「咱們問也問不出所以然來，不放他走，又能把他怎樣？」

李小雲朝戚供奉呶呶咀，問道：「師父，他怎麼打發呢？」

竹逸先生道：「上官老弟，你替他解開穴道，老朽想和他談談。」

上官靖舉手在他肩頭一拂，解開了戚供奉的穴道。

戚供奉雙目乍睜，看到竹逸先生就站在他面前，不覺嘿然道：「師弟要怎樣對付愚兄？」

竹逸先生道：「大師兄，小弟只想問你幾句話……」

戚供奉道：「問老夫什麼？老夫無可奉告。」

李小雲道：「師父要問你的話，你不說也不成啊！」

戚供奉哼聲，道：「你們殺了老夫好了。」

上官靖凜然道：「在下看在劉前輩份上，才替你解開穴道的，像你這種喪心病狂的人，根本用不着和你多費唇舌，依了我，早就廢去你武功，還可讓你多活幾年，也不至再去爲虎作倀，危害武林。」

「廢去武功」這四個字，果然比用刀架在他頸子上要管用，戚供奉聽得臉色微變，默然沒有作聲。

竹逸先生忙道：「宮老弟，你和徒兒先到屋後去，還是老朽和敝師兄談談，他雖不義，總是老朽的師兄。」

上官靖點頭道：「好，我們進去。」

李小雲走了兩步，回頭道：「師父別再上他的惡當。」

竹逸先生等兩人進去之後，拉過一把竹椅，在戚供奉下首坐下，抬目道：「大師兄，你應該想想，我們是從小一起長大的同門師兄弟，小弟一向對大師兄十分尊敬，怎麼說，你總是奇胲門的人……」

戚供奉截着道：「老夫離去之後，早就不是奇胲門的人了。」

竹逸先生道：「大師兄怎麼會加入白衣聖教的呢？你可知道所謂白衣聖教，就是昔年危害武林的魔教？」

「魔教？」戚供奉大笑一聲道：「哈哈，師弟可知魔教這兩個字，乃是自視爲名門正派的一些人硬加到人家頭上的惡毒名稱？白衣聖教乃是佛門一支，主張光明正大，沒有派系門戶之見，要以毅力戰勝黑暗，這有什麼不好？老夫在奇胲門，連老鬼都瞧不起我，人家却敦聘我當供奉，奉若上賓，以備教主的諮詢，這樣還不夠嗎？」

「唉！」竹逸先生輕輕歎了口氣道：「大師兄，這是他們在利用你……」

「誰說？」戚供奉道：「他們利用我什麼？老鬼認爲我沒出息，沒出息的人，有何利用價值？會受到如此禮遇？好了，老夫不想和你談這些，人各有志，你還有什麼話要問，問完了，老夫就要走了。」

竹逸先生道：「大師兄可知白衣聖教教主是誰嗎？」

戚供奉道：「老夫不知道。」

竹逸先生看了他一眼，說道：「大師兄身爲供奉，怎麼會不知道他是誰呢？」

戚供奉道：「老夫一共只見過他兩次，如何會知道？」

竹逸先生道：「那麼唐世良呢，大師兄總和他很熟了？」

「不錯。」戚供奉說道：「老夫和他很熟，他是唐門二莊主，你不是已經知道了？」

竹逸先生道：「他在白衣聖教又是什麼地位呢？」

戚供奉道：「唐世良只是老夫的朋友。」他顯然不肯說。

竹逸先生聽大師兄的口氣，心知他執迷不悟，絕不肯回頭的，但不管他聽不聽，自己和他總是同門師兄弟，勸他的話，不聽也總是要勸的，因此輕輕歎息一聲，說道：「大師兄，我們總是同門師兄弟，大師兄就是聽不進去，小弟也非說不可，白衣聖教處心積慮，和武林各大門派爲敵，自古以來，邪不勝正，這道理大師兄應該懂……」

「我自然懂。」戚供奉不耐的道：「我已經說過，白衣聖教乃是佛門的一支，它並不是邪教。」

竹逸先生嘆口氣道：「但他們多行不義……」

「不用說了。」戚供奉站起身來說道：「師弟說來說去，還是這幾句話，老夫聽得煩了，你當你的奇胲門掌門人，我當我的白衣聖教供奉，人各有志，老夫要走了。」

竹逸先生跟着站起，說道：「大師兄，爲人一世，走錯一步，終身悔之莫及，小弟希望大師兄好好的想想。」

「哈哈！」戚供奉走到門口，忽然大笑一聲，停步回頭道：「老夫活了一大把年紀，還有什麼後悔不後悔的？老夫看在和你同門師兄弟的份上，也要告訴你一句話，不接受白衣聖教敦聘，他們只怕未必會放得過你，你多注意才好，老夫言盡於此……」舉步往外行去。

竹逸先生拱手道：「小弟不送了。」

上官靖、李小雲從屋後走出。竹逸先生搖搖頭道：「你們都聽到了，唉，大師兄生性倔强，一向就不接受別人勸說，不然，當年也不會負氣而去脫離師門了。」

李小雲說道：「師父，他叫什麼名字呢？」

竹逸先生道：「戚繼祖，唉，白衣聖教利用他什麼呢？」

李小雲道：「碧落山莊的入轉入地下，一里方圓，岔道紛歧，也許是他設計的了。」

竹逸先生唔了一聲，憬然道：「不錯，先師在日，要大師兄專攻土木之學，大師兄雖志不在此，但也被逼着學過幾年，建造地道，那已是綽綽有餘了。」

李小雲問道：「師父懂不懂呢？」

竹逸先生笑道：「當時先師原想把本門兩種奇學分傳給大師兄和爲師二人，繼承先師衣鉢，大師兄負氣出走，爲師對土木之學，縱然小時候沒有學過，但這兩門學問，載在『奇胲經』上，爲師是奇胲門的掌門人，書總看過了。」

李小雲道：「師父，那就快些走了，大家在等着你老人家呢！」

「好吧！」竹逸先生接着道：「這一來，爲師眞的和大師兄作對了！」

李小雲哼道：「他此來的目的，大概也是爲了怕師父知道地道秘密，所以要師父歸順白衣聖教，不歸順他們就把你老人家毒斃，以絕後患，師父還有什麼好顧慮的？」

竹逸先生道：「爲師並不是有什麼顧慮，只是大師兄……」

李小雲道：「這人無藥可救，師父還理他作甚？」

三人走出大門，竹逸先生關上了門，又移了幾盆花，和一些鋤頭、扁担之類的東西，橫七豎八的放置到門口。

李小雲道：「師父，這是做什麼？」

竹逸先生笑而不答，接着走出竹籬，竹逸先生又在附近撿了一些竹根、石塊、疏疏朗朗的散置在門口，含笑道：「上官老弟，你們走在前面，老朽還有些事。」

上官靖和李小雲依言走在前面，穿行竹林，回頭看去，竹逸先生在竹林中轉來轉去，每走幾步，就俯下身去，好像在地上揀着些石塊，東移西移的。

李小雲笑道：「師父大概在佈置什麼奇門陣法，這些竹根木石眞會管用嗎？」

上官靖道：「不管用，劉前輩何用這麼費事？要知奇門陣法，出自易經，這是一門博大精深的學問，妳若是不信，這片松林，進去了只怕再也走不出來呢！」

李小雲道：「眞有這樣神奇，那師父爲什麼不教我呢？」

上官靖笑道：「如果不神奇，還叫奇胲門嗎？妳拜師不過幾天而已，既是劉前輩唯一的傳人，還怕劉前輩會不傳授給妳嗎？」

李小雲喜孜孜的道：「這回師父到碧落山莊去，我就要師父教我。」

正說之間，竹逸先生已從竹林中走出，含笑問道：「徒兒，看妳這麼高興，有什麼事嗎？」

李小雲道：「大哥說師父在竹林中佈了奇門陣法，什麼人也走不進去，這回師父到碧落山莊中，有的是時間，師父就可以教徒兒了。」

竹逸先生笑道：「妳年紀還小，只知新奇，要知這門學問，極爲深奧，初學的時候，只怕妳會感到枯燥無味，沒有耐心，那就學不會了。」

李小雲道：「不會的，師父，你一定要教給我。」

三人沿溪而行，走沒多遠，只見一個身穿緇衣的老尼迎面而來！

這條路只通竹逸先生的竹廬，別無去處，這緇衣老尼怎麼會找到這裏來的？竹逸先生不覺放緩腳步，悄聲道：「這老尼不知又有什麼事？」

李小雲問道：「師父認識她嗎？」

竹逸先生道：「爲師並不認得，但此人身手極高……」

雙方一來一往，很快就遇上了。緇衣老尼腳下一停，雙目湛然，打量着上官靖、李小雲兩人，合掌問道：「二位小施主，不知那一位是宮飛鵬宮小施主？」

上官靖問道：「老師父要找宮飛鵬有什麼事嗎？」

緇衣老尼目光直注上官靖，問道：「你就是化名宮飛鵬的南宮靖了？」

上官靖拱拱手道：「在下上官靖，從前確是叫南宮靖，不知老師父有何見教？」

緇衣老尼道：「好哇，南宮靖，你害得小徒好苦，老尼今天總算找到你了，還不快跟老尼去？」

上官靖道：「在下和老師父不相識，怎麼會害了令徒，老師父莫要認錯了人？」

緇衣老尼臉色一沉道：「你不是就叫南宮靖嗎？老尼怎麼會認錯人？方才要不是無意中聽到有人說起你宮飛鵬就是南宮靖，老尼還找不到你呢，你走是不走？」

李小雲跨上一步，要待開口，竹逸先生以目示意，要她不要作聲，然後拱拱手道：「老師太請了，妳找上官老弟，總得先把話說清楚了。」

緇衣老尼道：「你就是人稱竹逸先生的劉施主了？」

竹逸先生拱手道：「不敢，在下還沒請教老師太的法號如何稱呼？」

緇衣老尼冷冷的道：「老尼沒有法號。」一面朝上官靖不耐的道：「南宮靖，你隨老尼走吧！」

上官靖眼看竹逸先生碰了她一個釘子，心想：「這老尼怎地如此不通人情？」一面笑道：「老師父要在下跟妳去可以，但妳總該明白告訴在下究竟有什麼事？」

緇衣老尼道：「去了你自會明白。」

上官靖道：「老師父不肯說，在下那就恕難從命……」

緇衣老尼雙目寒芒暴射，冷然道：「你說什麼？」

上官靖道：「在下既不認識令徒，何用隨老師父去呢？」

「好個忘恩負義的小子！」緇衣老尼怒聲說道：「老尼說出來了，你想不去成嗎？」

上官靖大笑道：「怎麼不成？」

緇衣老尼沉哼一聲道：「看來老尼只有把你擒回去了。」

李小雲憋了多時，這時實在忍不住了

，冷哼道：「妳能把大哥怎樣？」

緇衣老尼突然右手一抬，閃電般朝上官靖左手抓來。

上官靖沒有躲閃，左手三個指頭反向對方手腕拈去。這一下雙方出手可說奇快無比，緇衣老尼一把扣住上官靖脈腕，上官靖三個指頭也拈住了對方脈門！

這一瞬間，上官靖但覺對方扣住自己的脈腕的手竟然冰冷如鐵，有若一道鐵箍，若非自己練成佛道三種曠世絕學，早就全身痠麻，用不上力氣了，自己三個指頭拈上對方的手腕，也感到冰冷如鐵，心中暗暗奇怪，忖道：「難道她會是鐵手？」

緇衣老尼雖然一把扣住了上官靖的脈腕，但她的脈腕也在同時被上官靖三個指頭拈住，她瘦削冷峻的臉上忽然飛過一絲詫異之色，目注上官靖，問道：「拈花手！你是不滅和尚的什麼人？」隨着五指一鬆，放開了上官靖的手腕。

上官靖聽她說出師父的名號，那自然是師父的熟人了，也慌忙三指一收，抱拳道：「老師父說的，正是家師。」

緇衣老尼沉哼道：「你師父果然調教出了一個好徒弟！」

上官靖道：「老師父認識家師嗎？」

緇衣老尼又哼了一聲，問道：「那你認不認識蕭臨川？」

上官靖躬身道：「蕭師叔在下自然認得，他老人家也時常指點在下武功。」

緇衣老尼問道：「你師父沒和你提起過老尼？」

上官靖道：「在下沒聽家師說過。」

緇衣老尼點點頭道：「你師父不會跟你說這些的。」她神色漸霽，接着道：「你既是不滅和尚的徒弟，那就更非跟老尼去不可。」

上官靖雖然不知老尼來歷，但聽她口氣，一定和師父、蕭師叔極熟，這就恭敬的道：「在下雖然不知令徒是誰，但老師父既然認識家師，在下恭敬不如從命，就跟老師父去好了。」

緇衣老尼又朝竹逸先生道：「二位也不妨一起去。」

竹逸先生聽她提到天殺星蕭臨川，不覺心中一動，登時想起一個人來，連忙拱手道：「老師太見邀，劉某自當同行。」

緇衣老尼沒有再說，轉身走在前面，上官靖跟在她身後走去。

竹逸先生在路上以「傳音入密」朝李小雲叮囑道：「徒兒，妳大哥的事，自可由妳大哥自己處理，這位老師太以難纏出名，妳切莫招惹她。」

李小雲只得點着頭，心中却暗暗忖道：「連黃雲妖怪都奈何不了大哥，還和大哥結為兄弟，這老尼姑難道比黃雲妖怪還會厲害？」

前面的緇衣老尼一直沒有再說話，她領着三人，由八公山向東，一路舉步如飛，上官靖和竹逸先生跟在她後面，自然不會很吃力，但李小雲是女孩兒家，內功較弱，這一陣工夫，已經跑得氣喘心跳，連粉額上都有了汗水。

總算路程並不太遠，就已到了一座小山腳下，緇衣老尼循着石條舖成的山徑，往上行去。

竹逸先生看得暗暗驚詫，自己在八公山住了幾十年却想不到相距不過幾十里路的一座小山上，却隱居了這樣一位昔年名震黑白兩道的高人，自己竟然一無所知！

小山當然不會很高，半山腰上，一片疏林間，却有一座看不起眼的小廟，你不走到近處，是不會發現的。山門上一方橫匾，寫着「桂花庵」三個大字，風雨剝落，也只有走近了才看得清楚。

緇衣老尼也沒和三人招呼，推門而入，三人跟着走入，竹逸先生示意李小雲掩上了門。

進入山門，就是一座彌勒佛的神龕，轉過神龕，是一個小天井，天井中間有一棵高大的桂花樹，幾乎覆蓋了整個小天井，大概這「桂花庵」三字，就是因這棵桂花樹來的了。

緇衣老尼剛踏上大殿前面的石階，只見從殿上迎出一名佛婆，合掌道：「老師父回來了？」

緇衣老尼只唔了一聲，就道：「妳快去叫徒兒出來。」

那佛婆答應一聲，轉身往裏就走。

緇衣老尼這才轉過身來，朝竹逸先生抬抬手道：「劉施主請坐。」

竹逸先生連忙拱手道：「老師太不用客氣。」

緇衣老尼轉臉朝上官靖看了一眼，說道：「小施主已經到了小庵，可以把面具取下來了吧？」

上官靖只好依言從臉上揭下面具。

緇衣老尼不覺又看了他一眼，還沒開口，只聽神龕後面响起一個嬌脆的少女聲音叫道：「師父回來了？」像一陣風般閃出一個一身青布衣裙的長髮少女來。

緇衣老尼本來尖瘦冷漠的臉上，剎時間有了慈藹笑容，說道：「徒兒，妳看誰來了？」

青衣少女迎着緇衣老尼出來的人，驀地一呆，她才看到和師父同來的還有三個客人，再聽老尼這一說，她一雙明澈如水的眼光一下落到上官靖的臉上，不禁驚喜的道：「會是大哥，真是大哥來了。」

這一瞬間，她幾乎是在夢中，僵立下來，清瘦的臉頰上，忽然掛下兩行珠淚！

上官靖也給她這聲「大哥」叫得楞住了，這青衣少女臉色蒼白清瘦，但更顯得楚楚動人，只是依稀之間，似曾相識，却想不起在那裏見過？不禁愕然道：「姑娘是誰？在下好像在那裏見過？」

「真是負心人！」緇衣老尼陡然間怒容滿面，大聲道：「我徒兒為了你盜取解藥，身中『魔火練形』，幾瀕於死，差幸遇上老尼，也費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從生死邊緣挽救過來，她日日夜夜掛念着你，連睡夢中都叫着『大哥』，『大哥』的，你這忘恩負義的小子，居然當了面，連認都不認她了，好，我去叫不滅和尚來評個理，他這種徒弟是怎麼教出來的？」

上官靖聽得一頭霧水，張目道：「老師父，在下真的不……」

緇衣老尼愈聽愈怒，不待他說下去，就厲聲喝道：「好小子，你再說不認識我徒兒，老尼就一掌劈了你。」

青衣少女急叫道：「師父……」

緇衣老尼怒聲道：「妳還要護着他，妳沒聽他連認都不認識妳！」

青衣少女流淚道：「師父息怒……」

緇衣老尼是個火爆脾氣，也沒讓青衣少女說下去，就截着說：「他這樣無情無義，怎不教為師生氣？」

青衣少女哭道：「師父聽弟子說咯，大哥……他……他是不認識弟子……」

「妳說什麼？」緇衣老尼這回瞪大雙目，望着青衣少女，錯愕道：「他不認識妳？那……妳是一頭熱，唉，孩子，妳怎麼這樣死心眼？」

「不是的。」青衣少女脹紅了臉，急道：「徒兒……沒有告訴他真名字，那是……化了名……」

緇衣老尼口中唔了一聲，點頭道：「沒錯，當日老尼救妳回來的時候，妳是穿着男裝的。」

李小雲輕笑一聲道：「對了，妳是丁玉郎！」

一言提醒了上官靖，口中哦了一聲，目注青衣少女，笑道：「原來姑娘就是丁賢弟。」

青衣少女清瘦的臉上，飛起兩朵紅雲，低低的道：「我……叫丁瑤……」

緇衣老尼直到此時才轉怒為喜，藹然笑道：「好了，好了，你們總算認識了，劉施主，你們大家坐下來談吧！」

大家落坐之後，丁瑤（青衣少女）朝李小雲襝衽道：「你是宮二兄吧？」

上官靖笑道：「其實宮飛雲也只是她的化名，說起來丁姑娘也認識，她就是龍眠山莊的李小雲。」

李小雲笑着取下了面具。

丁瑤忽然啊了一聲道：「大哥莫非就是宮飛鵬？」

上官靖點點頭道：「因為那時大家誤認愚兄就是旋風花，愚兄只好找上劉前輩，替我易了容，所以改名宮飛鵬的。」說到這裏，目注丁瑤問道：「丁姑娘怎麼會身中『魔火練形』的呢？」

丁瑤道：「大哥總記得在渡船上，你責備我把南宮靖騙去碧落山莊，被人用陰手封閉了『腦戶穴』，落個終身白痴，其實我一點也不知情，我告訴過你，我正在找他，我會設法的……」

上官靖點點頭道：「妳說過。」

丁瑤道：「後來我回到莊上，就去找閻婆……」她怕上官靖不知閻婆是誰，接着就補充道：「閻婆就是莊中掌管『迷失散』的人，我問她是不是給南宮靖服了『迷失散』，她不肯說！我又問她南宮靖在不在莊上了，她說奉老夫人之命放出去了，我自然不信……」

她一口氣說到這裏，正好佛婆給大家沏上茶來。緇衣老尼說道：「大家請喝口茶。」

丁瑤接下去道：「當天晚上，我用黑布蒙臉，偷偷進入閻婆房裏，用小石子打中閻婆穴道，原本只想盜取迷失散的解藥，那料找了一回，依然找不到她解藥放在那裏，只好去搜閻婆的身，閻婆經過這一陣工夫，已經把受制的穴道解開，我去搜她的身，她却乘機扣住我的手腕，呷呷笑道：『二姑娘，妳不用蒙面了，副總管交代過，迷失散解藥任何人都不能給。』

「我心中一急，被她抓住的右腕一抬，從腕底打出一支神箭，原是取她『肩井穴』的，沒想到她聽到機簧聲，順手往下一拍，袖箭反而打中她的心窩。我心頭慌張，眼看她已經沒有救了，匆匆從她懷中搜到幾個藥瓶，就很快退出，回房一看，總算其中有一瓶是迷失散的解藥。

「那天晚上幸好你們都潛入碧落山莊，所以閻婆被殺沒人懷疑到我頭上。我得到了解藥就急着要找你，後來乾娘回來，帶回來了一個南宮靖，先前我還以為是大哥，但看他神智很清楚，口音也不對，仔細觀察，他的一舉一動都不像大哥……」

上官靖笑道：「他是侯元改扮的。」

丁瑤又道：「直到那天晚上，在石門山突崖上，我使出旋風花，被宮飛鵬擊落，我聽到大哥『傳音入密』的話聲：『原來賢弟就是旋風花……我不知道大哥就是宮飛鵬，只當大哥隱身在我們後面，就叫了聲『大哥』，急急往谷外找去……」

緇衣老尼插口道：「為師也是今天路過一處茶棚，聽到有幾個人在低聲交談，其中一個錦衣少年說道：『爹遇上的那個宮飛鵬，就是南宮靖。』接着，另一個穿黑袍的嘿然道：『這麼說，他們也是找竹逸先生去的了。』『為師就是從他們這兩句話，才找到了妳大哥。」

李小雲輕聲道：「師父，那穿黑袍的準是唐世良，錦衣少年叫他爹，那是唐紀中了。」

上官靖問道：「丁姑娘，後來呢？」

丁瑤似乎因他叫自己「丁姑娘」，目露幽怨，看了他一眼，續道：「那時，正有一條人影，朝谷外奔去，我就一路追了上去，叫着：『大哥，你停一停。』」

上官靖道：「妳沒有追上他？」

丁瑤續道：「一直追出七八里外，他才停了下來背着身道：『妳認錯人了，我不是妳大哥。』說完朝一些樹林中走去。

「他學大哥的聲音學得很像，我一時情急追了進去，叫道：『你是大哥，請你相信我，我並不是有意把你騙到碧落山莊去的，我這三個月來一直在到處找你。』

「那人冷冷的道：『找我做甚麼？妳有「迷失散」的解藥？』

「我說：『沒有解藥，我會急着找你嗎？』

「那人道：『好，我相信妳，把解藥給我。』他轉過身，伸出手來……」

上官靖問道：「這人是誰呢？」

丁瑤道：「等他轉過身來，我才看清楚，她竟然是副總管管巧巧！當時我心頭不期一楞，氣道：『管副總管，妳是有意捉弄我？』

「管巧巧格格笑道：『二姑娘，原來閻婆是妳殺的，妳知道閻婆的身份嗎？』

「我說：『妳說甚麼誰殺了閻婆？』

「管巧巧沒有理我！自顧自的道：『閻婆是教裏的護法，不然，怎麼會要她掌管本教的獨門藥物？妳拿到解藥，一直在找南宮靖，我早已得到消息，今晚，妳還有何說？』

「我道：『妳管着我嗎？』

「管巧巧笑道：『小丫頭，別說是妳了，連妳乾娘，我都管得着，妳乖乖的跟隨我回去吧！』隨着她從懷中取出一方執法令牌來。

「我心知隨她回去，必然會受到極嚴

厲的處分，大哥又心神被迷，沒有解藥，就無法恢復清明．這解藥得來不易．以後再也弄不到了，想到這裏．就豁出去了，隨手撤出長劍。

「管巧巧冷笑道：『妳果然吃裏扒外，還想反抗！』

「我沒有和她多說．挺劍就刺　那知她武功極高，徒手和我打了十幾個回合；就被她一掌擊中左肩，就在此時．只聽有人哼了聲：『魔火練形．你居然會是魔教餘孽．又在這裏害人了！』那時我已經感到遍體如同火燒．昏了過去．是師父她老人家把我救來此地的。」

緇衣老尼笑道：「老尼化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把她體內魔火逼出．這丫頭無時無刻不在掛念着『大哥』．還說要落髮為尼……」

丁瑤被她說得滿臉通紅，叫道：「師父……」

緇衣老尼道：「為師說的．難道還是捏造的不成？妳還說只有一件心事未了，就是要找到『大哥』．給他解去迷失散；就要皈依我佛．我佛怎麼會收一個塵緣未了的人當佛門弟子？」

說到這裏：忽然臉色一正．目注上官靖．說道．「現在你們都說清楚　上官小施主．瑤兒從前是你結義兄弟　現在應該是你結義的妹子了．老尼方外之人．原本早已不問塵俗之事．我就把徒兒交給你了，你要好好待她．不然的話．老尼自會找你師父算帳。」一面朝丁瑤道：「好了，徒兒妳隨大哥去吧！」

丁瑤聽得噗的跪倒在地，咽聲道：「師父，大哥他神智已經恢復了，徒兒已經沒有心願了．徒兒願意跟隨師父．再也不下山去了。」

「痴兒！」緇衣老尼藹然道：「妳心願雖了，塵緣未了．妳並不是佛門中人，為師要妳下山去，妳怎可留在這裏？妳總該知道為師傳妳劍法之時，就曾和妳說過．妳用旋風花造下的殺孽．要妳自己去洗脫．妳學的是『蕩魔劍法』．自然要替佛門去掃蕩魔障．這是昔年為師學劍時的一樁心願，如今為師已經身入空門．該由妳替為師去完成了。」說着從大袖中取出一個小小布包，遞給了丁瑤．又道：「妳好生收着。」

丁瑤只得含淚接過，抬目問道：「師父．這布包裏是什麼呢？」

緇衣老尼道：「妳日後自知。」

丁瑤不敢多問．應了聲「是」。

緇衣老尼站起身合掌一禮道：「天色不早．你們可以走了．恕老尼不送。」說完．自顧自往裏行去。

竹逸先生站起身．拱拱手道：「老師太．在下等人告辭。」

丁瑤呆呆的站着，還不肯走。李小雲依然把面具覆到臉上，拉着丁瑤的手．說道：「丁姐姐，我們走吧！」

丁瑤目含淚光，點點頭，說道：「我去拿劍。」匆匆奔了進去，沒多一會，她果然提着一個長形青布囊走出。

竹逸先生道：「我們走吧！」

一行四人走出桂花庵．只見那佛婆急匆匆趕了出來．叫道：「丁姑娘．妳等一等。」

丁瑤回身道：「佛婆……」

那佛婆把手中拿着的一個青瓷小葫蘆．遞到丁瑤手裏，說道：「是老師父要我送來的．這是『冰雪丹』．只要先吞服三粒．就可預防火氣侵體，不用再怕『魔火練形』了。」

丁瑤接過．含淚道：「師恩浩蕩．佛婆妳給我謝謝恩師。」

佛婆含笑道：「老師父不是交代了妳任務嗎．丁姑娘只要辦完了，就是報答妳師父了。」

丁瑤點頭道：「我會替師父完成心願的。」

那佛婆笑道：「那就好．丁姑娘去吧！」說完．就回身走人．關起了山門。

李小雲道：「師父．我們要快些走了．天快黑了呢！」

竹逸先生微微一笑道：「妳就是急性子．咱們就是要等天黑了才下山。」

李小雲道：「為什麼？」

竹逸先生道：「咱們此去碧落山莊沿途必然有人攔擊，說不定人家已在暗中等候着咱們，因此這一路上最好不讓人發現，而且咱們四個人，最好分開來走，妳和丁姑娘一路，為師和上官老弟也分開來，各走各的，這樣就沒人會注意了。」

李小雲問道：「難道我們還怕他們不成？」

「不是怕他們。」竹逸先生道：「他們明的不敢來，可以給我們來暗的．多少總是麻煩．而且也會躭擱了行程。」

上官靖道：「劉前輩說得是，我們自然儘快趕去的好。」

李小雲道：「好嘛，我和丁姐姐要怎麼改扮呢？」

竹逸先生笑道：「這個還要為師親自給妳們易容才行，而且還得多準備兩張面具，因為大師兄也精於易容，妳火候不夠．別人縱然瞧不出來，却瞞不過他。」

李小雲道：「師父，那就快些給我們易容吧！」

竹逸先生道：「你們跟我來。」他走在前面．不但並沒下山．反而朝小山上行去。他的意思，三人當然懂，小山頂上、不虞被人看到，李小雲心裏有些不以為然，覺得師父謹慎過了頭。

一會工夫，就已登上山頂，竹逸先生含笑道：「上官老弟，現在先由你担任把風。」

上官靖道：「在下省得。」

竹逸先生取出易容扁盒；一面朝李小雲、丁瑤二人說道：「妳們兩人．不戴面具．是祖母和小孫女．戴上面具．就變成姐妹二人了，從這裏到蚌埠．不用戴面具．過了蚌埠，就要戴上面具。」

兩人點着頭，李小雲咭的笑道：「徒兒會改變聲音，自然當老祖母了。」

竹逸先生沒有作聲，迅快的給兩人易好容．李小雲變成了一個七老八十的老婆婆．丁瑤看去只有十五六的小姑娘．都像鄉下人。然後從衣袋口取出兩張面具．遞給兩人，說道：「這兩張面具；一個十六七歲．由丁姑娘改變．另一個只有八九歲的小女孩．妳已練會了『縮骨功』，就由妳改扮．衣物可以到蚌埠街上去買。」

兩人接過面具．收入懷中。

竹逸先生又道：「現在該妳們去把風了，上官老弟，你過來。」

上官靖依言走來，在大石上坐下，李小雲、丁瑤立即一個向南，一個向北走了開去。

竹逸先生道：「老弟從這裏到蚌埠，可改扮成布販，由蚌埠起，就得戴上面具．充當車把式，替她們姐妹二人趕車。」他口中說着．雙手已迅快的替上官靖在臉上易容．幾句話的工夫，已經竣事．隨手也遞過一張面具。

上官靖收入懷中，李小雲問道：「師父呢？」

她話聲剛落．竹逸先生忽然脫下長袍．翻了過來，一個人也隨着轉過身去．等他把衣衫穿到身上，再轉過身來，雙手合十，低喧一聲佛號道：「阿彌陀佛，老衲只是一個沿門托鉢的窮和尚罷了！」

原來他轉了身，已變成一個容貌枯瘦的老和尚，頭頂也多了兩行戒疤，手中果然托着一個鉢頭，身上長袍也變成了一件灰衲！

如非親眼目覩．誰也不相信會變得如此快法，劉轉背．果然名不虛傳。

丁瑤看得目瞪口呆，說道：「劉前輩變得好快！」

李小雲笑道：「不然，他老人家還能稱劉轉背嗎？」

竹逸先生道：「好了，現在咱們可以下山了，不過咱們得從山後另一條路下去。」接着又朝兩人叮囑道：「記着．妳們祖孫兩人是去蚌埠探親的．下山之後，還得去準備一隻竹籃．放些土產．衣服也要改換。」

李小雲道：「徒兒知道。」

當下由竹逸先生領路，從山後小徑下去。四人就分成三撥，李小雲、丁瑤就去附近農家買衣物，上官靖却連夜趕去鳳台縣城中買了幾匹布。竹逸先生雖然自顧自走了．但他還在暗中跟在兩位姑娘身後。

第二天，就各自上路，一路上雖有先後．但還可以互相照應．只是不打招呼而已！

到了蚌埠，就已各自改換了身份．依然各走各的．李小雲、丁瑤改扮成姐妹兩個，就僱了上官靖的一輛馬車．竹逸先生因兩位姑娘有上官靖同行．自可放心，他外號劉轉背，自可隨時改變各行各業的人．更使人不可捉摸。

這一路上他們果然隨時都可以發現有人在注意着路上行人．也不時有快馬從身邊馳過．但經過竹逸先生這番安排．居然瞞天過海，人不知鬼不覺的抵達了五河。

第三天傍晚．四人都已趕到渡口，遇上王牙婆、孫小乙停在蘆葦間的一條小船．李小雲發出暗號。

王牙婆蹲着問：「四位是什麼人？」

李小雲咭的笑道：「王婆婆．我和大哥回來了。」

孫小乙探出頭來喜道：「是大哥和二姐！」

李小雲道：「還有家師。」

王牙婆道：「你們快上船。」

四人跳下小船．孫小乙帮着一名水手迅快的划着船。

上官靖給竹逸先生和丁瑤引見了王牙婆，一面問道：「王婆婆，這幾天可有動靜？」

王牙婆道：「沒有．對方縮在地道裏，連鬼影子都不曾見一個，老夫人天天都盼望着你們早些回來．才有辦法破他們的迷陣。」

孫小乙一面划槳，一面問道：「大姐不知有沒有消息？」

李小雲道：「大姐去萬松山莊．路程比我們遠得多，那會這麼快就回來了？」

小船雙槳如飛．不過頓飯工夫，就已到達對岸．上官靖、李小雲領着竹逸先生、丁瑤二人上岸之後，一路急行．離碧落山莊快到十丈左右！

突見兩條人影．快若殞星，一下落到四人面前．剛喝了聲：「來人止步！」

左右兩邊，也及時出現了八個人影，遠遠站定。上官靖一眼就看出當前兩人乃是黃龍寺的慧修．慧持．敢情今晚是他們當值了．急忙跨了一步．拱手道：「二位師父請了，在下是上官靖。」

李小雲接口道：「我們迎接家師回來了。」

慧修，慧持聽他們口音極似．但面貌却認不出來，正待開口。

只聽遠處傳來南山樵子陶石田的聲音笑道：「沒錯，是上官老弟和李姑娘，他們臉上大概易了容所以二位認不出來。」

竹逸先生跟着跨上．舉手在兩人臉上抹了一把，笑道：「方才在船上．老朽忘了叫你們洗去易容藥物了。」

經他輕輕一抹．上官靖、李小雲立即恢復了本來面貌！

陶石田呵呵笑道：「竹逸先生果然名不虛傳。」

竹逸先生拱手道：「見笑！見笑！」一面回頭朝上官靖望來．目光含有詢問之意。

上官靖連忙低聲道：「這說話的是終南陶前輩，人還在門樓上呢！」

竹逸先生連忙拱手道：「久聞陶石老大名，容隨後拜見。」

陶石田連說：「不敢。」

上官靖隨着又引見了慧修、慧持。

慧修忙道：「上官少俠快請劉老施主入內奉茶．貧衲師兄弟失陪了。」說完；迅快退出．左右八個人影．也隨着隱去。

上官靖心中暗道：「這裏和賊人相距咫尺．防守自然要如此嚴密了。」一面陪同竹逸先生進入碧落山莊大門。

只見卞藥師和趙之欣、徐永昶三人快步迎了出來。卞藥師拱着手道：「久聞劉老哥大名．今日總算見到面了．快請裏面坐。」

上官靖急忙替三人引見了．就相繼進入大廳。

這時正是晚餐時候．老夫人和終南三老、（陶石田隱身在門樓上值班．不在廳上）青松道長．風雲刀柴崑等人．都在廳上．聽到上官靖、李小雲把竹逸先生請來了．立即在上首一席撤換杯筷，騰出了四個坐位。

當下仍由上官靖替大家介紹了竹逸先生。大家對竹逸先生可說聞名已久，但沒有人見到過他，見了面自有一番寒暄．不必細表。

接着丁瑤走上前去，朝老夫人噗的跪了下去，說道：「乾娘，女兒給妳老人家請安。」

老夫人輕咦道：「妳是瑤兒，怎麼會和靖兒他們一起來的？」

李小雲在旁咭的笑道：「瑤妹妹棄邪歸正，自然跟着大哥來了。」

老夫人伸手把丁瑤扶了起來，含笑道：「起來，起來，來了就好。」她自然聽得出李小雲的口氣，當着大家不便多問，一面抬手肅客，就請竹逸先生上坐。

竹逸先生再三謙讓，却不過大家的盛意，只好坐下，上官靖站着向大家報告了此行經過。

青松道長驚異的道：「他們居然把黃衫客和冷仙娘也請來了，這位教主倒是神通廣大得很！」

銀拂叟向天倫呵呵大笑道：「但他想不到老怪會和上官老弟一見投緣，結爲忘年兄弟，這一來，咱們倒可減少不少麻煩了。」

飯後，撤去殘席，兩名武士給大家沏上了茶，卞藥師喝了口茶，攢攢眉道：「這四川唐門一向不准子弟參與江湖紛爭，這回竟連唐世良也會和他們勾結，眞是出人意料之事！」

天池釣叟姜超然哼道：「那一門派都保不定有不肖子孫，唐世良自甘墮落，和賊人勾結，那也不足爲奇。」

剛說到這裏，只見一名黃龍寺的灰衲僧人匆匆走入，朝青松道長合十一禮，說道：「老施主，剛才在大門口不遠，出現了一個女施主，給小僧師兄弟截住，她聲稱有急事要見上官施主。」

原來青松道長經大家推定，担任了總值日，卞藥師爲副總值日。

卞藥師問道：「大師父可曾問她是什麼人嗎？」

那灰衲僧人道：「二師叔問過她，她不肯說，看她神情，好像十分焦急。」

卞藥師回頭道：「上官老弟，你快出去看看？」

李小雲站起身，說道：「大哥，我也去。」

竹逸先生道：「徒兒，妳還是讓上官老弟一個人出去的好。」

卞藥師心中一動，也含笑道：「不錯，她既是找上官老弟，說有急事，人去多了，反而不好，上官老弟，你快去吧！」

上官靖俊臉微紅，點點頭道：「在下這就去。」

當下就和灰衲僧人一起往外行去。跨出大門，只見階下果然站立了一個青衣少女被三個灰衲僧人品字形把她圍在中間。

上官靖目光一注，認出那青衣少女正是幾天前，在地道中領自己去見假冒娘的「老夫人」的那個使女飛虹，這就叫道：「妳是飛虹姑娘！」

飛虹喜道：「上官公子還記得小婢的名字。」

那領路的灰衲僧人朝其他三人打了個手勢，就一起悄悄退去。現在這大門口的石階旁，只有上官靖和飛虹兩人了！

上官靖含笑問道：「飛虹姑娘找在下不知有什麼事嗎？」

飛虹嬌靨一紅，嬌聲道：「不是小婢要找你。」

上官靖說道：「那是什麼人要找在下呢？」

飛虹目光左右一瞥，走上一步，悄聲道：「是管副總管要小婢來的。」

上官靖心頭一動，暗道：「會是管巧巧！」

飛虹沒待上官靖發問，接着道：「管副總管有一封極爲重要的信，要小婢務必交到上官公子手裏，這封信十分重要，絕不能讓任何人知道，小婢是偷偷溜出來的，上官公子快收好了。」她隨着話聲，果然從懷中取出一個摺疊得很小的密封，迅快塞到上官靖手裏，又道：「小婢要走了，管副總管還等着小婢呢！」

上官靖問道：「她沒有交代妳什麼話嗎？」

飛虹搖搖頭，神秘一笑道：「大概要說的話都已經寫在信上了。」

上官靖道：「謝謝妳。」

飛虹道：「不用謝，管副總管待小婢很好，給她送封信，也是應該的了，哦，小婢得趕快回去了。」說完，急匆匆的朝左首轉角奔去。

那四個灰衲僧人原本站在遠處，看到飛虹沒有向外走去，却奔向轉角，不覺跟了過去，那知轉眼之間，就已失去了飛虹的蹤影。

一名灰衲僧人連忙朝上官靖叫道：「上官施主，快請過來。」

上官靖聽他在叫自己，不知發生了什麼事，急忙走了過去。

那灰衲僧人道：「上官施主，方才小僧師兄弟就是在這裏轉角上發現她的，現在她奔近轉角，一轉眼就不見了。」

上官靖聽得暗暗一怔，忖道：「這轉角處，一定有一個地方可以通往地道的了。」但凝目細看，却又看不出什麼痕迹來，這就說道：「這裏可能有一個地道的出入口，幾位師父要多加注意才好。」

那灰衲僧人連連點頭道：「小僧立即去禀報敝師叔，加派兩個人到這裏來。」

上官靖不知管巧巧要飛虹送來的密函上寫些什麼？聽飛虹的口氣，好像十分重要，大廳上大家都在等着自己，萬一這封密函上寫的只是些傾訴衷情的話，自己怎好拿進去？一念及此，趕忙撕開封口，抽出一張素箋，只見上面字體十分潦草，而且是用眉筆寫的，顯然這封密函，是匆忙寫成。

這就凝目看去：「據報，你們去請劉轉背快要來了，我們奉命今晚就要撤走，碧落山莊下面，已埋下了大量火藥，定在子刻引爆，屆時恐將悉數化爲灰燼，我不得不通知你，越快離開越好，行動務須隱秘，至囑，匆匆致書，無暇多敍。巧巧手書」。

上官靖看得大驚，急忙拿着密函，回身往裏奔了進去。

卞藥師看他急匆匆的回了進來，正待問話，上官靖已把密函朝他的手中塞去，說道：「藥師前輩，你快看了這封信再說吧。」

李小雲說道：「大哥，是誰寫的信給你？」

上官靖道：「是管巧巧。」

卞藥師看他神色有異，急忙低頭看去，不覺失色道：「這如果是眞的，那就得趕快撤離此地了！」

上官靖說道：「管巧巧不可能騙我們的。」

卞藥師轉身就把密函朝青松道長遞去，說道：「時機緊急，道長快請看了，大家再作計議。」

老夫人問道：「管巧巧信上有什麼消息呢？」

上官靖就把管巧巧要飛虹送來密函，大致說了一遍。

老夫人沉哼道：「管巧巧會把這麼重大的消息透露給咱們？這賤人不知在要什麼花樣了！」

李小雲道：「伯母，妳老人家弄錯了，據雪姐姐推測，從前的副總管，其實是管玲玲，她只是借用了她妹妹名字，後來她假冒了伯母，才要管巧巧改扮副總管的，上次給大哥解藥，也是管巧巧，她這封密函，侄女認爲百分之百不會假的。」

老夫人聽得一怔，朝上官靖問道：「解藥是管巧巧給靖兒的？」

李小雲搶着答話道：「伯母，詳細情形，等雪姐姐回來，自會給妳老人家禀告的，現在，還是先商量這封密函上的事要緊。」

老夫人心裏有些明白，管巧巧上次居然肯把解藥偷偷交給靖兒，如今又透露這樁重大的消息，自然和靖兒有了兒女私情，靖兒不好當着大家說出來，敢情已告訴了沈雪姑和李小雲，李小雲才會帮着她大哥如此說的，這就頷首道：「如果管巧巧密函是眞的，咱們確實要儘快離開這裏才好。」

上官靖俊臉微紅，說道：「據孩兒想來，管巧巧這封信上說的，應該可以相信，劉前輩和孩兒等人這一路上易容改裝，分開來走，對方一直沒有發現我們，還不知道劉前輩已經到了這裏，與其讓我們請到劉前輩去破他們地道，還不如先下手爲强，把我們這裏的人一舉消滅。」

卞藥師道：「不錯，他們此舉，不過損失一座建造費時的地道迷陣，但消滅了咱們這些人，至少消滅了他們一大半心腹大患。」

銀拂叟道：「看來咱們不但要趕快撤離此地，而且行動也要特別秘密，給他們來個將計就計才是。」

老夫人抬目道：「向老的意思……」

銀拂叟微微一笑道：「最好咱們先隱藏起來，好讓他們以爲咱們全數被炸死了。這樣一來，他們地下迷陣已毀，就只好在地上活動了。本來他們在暗處，咱們在明處，現在他們認爲心腹大患已去，就可毫無顧忌，或者會有所行動，咱們只要靜待他們有行動的時候，就可以一舉把他們撲滅。」

青松道長道：「咱們這許多人，如何能隱藏得起來呢？」

風雲刀柴崑道：「這個不難，咱們目前有五條船，可以從莊後向天井湖撤退，峯上鎮有一所大宅院，是兄弟一個遠房侄子的，家裏人口不多，只有母子二人和一個老僕，大部宅院却空着，咱們可以住到他家裏去，就不易被對方發現。」

銀拂叟道：「如此就好，青松道兄，你是總值日，時間緊迫，事不宜遲，道兄這就下命分撥撤退才是。」

竹逸先生道：「向道長說得是，咱們這裏人數不少，正宜分撥撤走，上官老弟，你先陪老朽各處去走走吧！」

卞藥師問道：「劉老哥要去那裏？」

竹逸先生笑道：「這許多人如果一下撤走，對方可能就會發覺，兄弟想去各處看看，順便也好略使小計，故佈些疑陣，如果有對方的人前來覷探虛實，就不致被他們識破了。」

李小雲道：「師父大概又要搬些石頭竹木，在莊外佈奇陣了。」

竹逸先生笑叱道：「妳眞會嘵舌！」

卞藥師哦了一聲，笑道：「兄弟忘了劉老哥是奇胲門的掌門人，精通奇門遁甲，眞是失敬之至！」

當下就由上官靖陪同竹逸先生往莊外行去。

青松道長也立即要趙之欣、徐永昶、萬點星、孫小乙四人，調撥船隻，趁着夜色，把所有莊上的人，分爲三撥，由院後悄悄撤走，來至天井湖，然後依次上船渡江。

不過半個時辰，大家業已神不知鬼不覺的抵達對岸。竹逸先生也足足化了半個多時辰，圍着碧落山莊四周，放下了不少石塊、磚塊，佈置了奇門陣法，才舒口氣笑道：「好了，咱們現在可以上船了。」

上官靖跟在他後面，好奇的問道：「劉前輩，如果有賊人前來窺探，這陣法有什麼變化呢？」

竹逸先生微微一笑道：「來人只要踏入陣中，就會迷失方向，走了半天，依然回到原處，除非識得陣法的人，才能走得進去。」

上官靖道：「劉前輩的師兄呢，他走得進去嗎？」

竹逸先生道：「大師兄當年負氣出走，所學不多，大概也不易參得透吧！」

上官靖道：「看來學問一道，當眞浩瀚如海，皓首也未必能夠窮經！」

竹逸先生回首望着他含笑道：「上官老弟天資聰明，如果想學奇門遁甲，老朽自當傾囊傳授。」

上官靖笑笑道：「小雲是前輩衣鉢傳人……」

竹逸先生微微搖頭道：「小雲是女孩兒家，不宜學這些東西，而且她也只是一時好奇，未必會有恒心，依老朽看，你老弟是最適當的人選了……」

說話之時，已經來至江邊，孫小乙就坐在大石上等候，看到兩人，連忙站起身來，說道：「這是最後一條船了，快請上船。」

竹逸先生、上官靖二人跨下船艙，孫小乙和一名水手立即掉轉船頭，朝對江划去。

再說沈雪姑和上官靖、李小雲分手之後，獨自上路。

她因自己是送解藥去的，自然越快越好，因此日夜趲程，第三天上午已牌時光，就已趕到黃山腳下，目光所及，不由得怔住了！

（未完・卅六）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東方白・文 可飛・圖

彈劍狂歌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江涵被囚禁，葉伯庭想救他，馬芳芳顯出幾手要葉伯庭向凌鶴求情，說出蒙面人的底細，葉伯庭不甘示弱，打不過只好回去求會主再來，凌鶴暗地跟踪，在路上守候，接搏蒙面人和葉伯庭，勢均力敵，難解難分，突來惡扁鵲，蒙面人怕被識破急遁，惡扁鵲原是找江杏，却制止了惡鬥，無意中找到囚禁江涵之處，見梁不凡原想將江涵打死，却錯打死了江杏，原來江杏將江涵放走，自己綑在蔴袋代兒子受罪……蒙面人和葉伯庭找到凌鶴居處，卒將凌鶴打至重傷倒地而去，惡扁鵲回來已遲，診斷救治只有兩法：一成白痴或武功全廢成普通人……

冤有頭清算 債有主要償

李婉如道：「死我都不怕，妳少操這份心！」

馬芳芳道：「婉如，我們倆個同病相憐，應該相互照應。」

李婉如停在門外 馬芳芳又道：「回來吧！在我身邊誰也不敢欺負妳。」此言一出，李婉如走得更快，她的性子比馬芳芳還拗。人影一閃，馬芳芳迎住面，道：

「婉如，我說的是實話 但不大好聽。」

「妳本來就高明，要不，怎麼會連葉伯庭都怕你？」

「婉如，和我在一起，當今頂尖高手，咱們也敢碰一碰。」

「所謂頂尖高手是指哪些人？」

馬芳芳眉梢一挑，道：「當然是指凌鶴和兩個蒙面人這流的人物。」

李婉如心頭駭然，但不能不信，剛才以筷子較量，自己比人家相差太遠，就難怪葉伯庭望風而逃了。

「回來吃了東西一起走，告訴妳，我們要在武林中風光、風光，幹一件驚天動地的事。」馬芳芳道：「再說，妳還沒告訴我，為何離開他們呢！」

兩人返回野舖子，邊吃邊談，李婉如說了她自己出走的原因。

馬芳芳道：「江涵被江杏放掉之後，你們再也沒有遇上他？」

「沒有！就是遇上，也沒有人敢動他了。」

「沒有人敢？」馬芳芳一臉殺機。

「妳好像特別恨小江。」

「妳不以為他可恨？」

「當然，只不過我看得出妳更恨他，為什麼？」

「因為他搶走了我的姪子馬小鶴，當時他們父子把孩子當作球丟來丟去，所以我恨他們。」

李婉如是聰明的女人，知道必然另有原因，卻不點破。

× × ×

凌鶴失去了武功。他的心情之苦可想而知。

他非但失去武功，十二個時辰之內還要忍受一次亂經之痛。這是因為傷得太重，經脈已亂，但人體之內有一股先天力量，在十二個時辰內會自動調整經脈一次。

也許凌鶴之能不死，其生機就在于十二個時辰內有一次自律經脈的本領吧。

姜不幸的傷勢沒有他重。卻在第二天變痴。她已不再關心凌鶴和小鶴，凌鶴和別人關心她，她也不知道。

她是一個太重視情感的人，她只要想起凌鶴忍人之所不能忍，身上有千餘道創痕，武功與日俱增，父仇指日可報，卻忽然遭此不幸，就有椎心之痛。

她太不甘心。她為他不平。她知道凌鶴是個倔强的人，表面上逆來順受，內心比她還苦。

一個人若是整天被這種情緒所困擾，不痴不瘋才是異數。

她有時會哼着兒歌，有時會指着鏡中的自己傻笑，還說鏡中的她是個二百五。

娟娟的心性最接近姜不幸，她為姜不幸流的淚最多，而現在，孩子必須找奶娘，娟娟專門照料姜不幸。他們已悄悄搬了家，距原來的鎮上有四十餘里。

深夜，姜子雲和曲能直在一屋中低聲聊天。

「惡扁鵲」外出未歸，姜不幸已睡，娟娟為凌鶴送來一碗藕粉羹。

「娟娟，我們欠妳的太多。」

「凌大哥，我不喜歡聽這句話。」

「娟娟，妳不要再在這兒操勞了。真的！這對妳太不公平了！」

「凌大哥，你要攆我走？」

「娟娟，我實在為妳抱屈！尤其我已是廢人，今生再也報不了你的大恩了！」

「凌大哥，請不要再說這些話，如果你攆我走我才會恨你。」

凌鶴長嘆一聲道：「這是何苦？」

「凌大哥，這些話你如果再說一次，那就是瞧不起我。」

「妳看這局面，妳能一輩子侍候兩個廢人和一個孩子。」

「大哥，你是不是以為我不能？你為什麼就不能瞭解我？」

「娟娟，我們的前途，也可以說這一輩子，幾乎可以一眼看到底，不可能再有奇蹟出現——」

娟娟回頭就走。

凌鶴道：「娟娟，我實在是以為妳太不值。」

「我以為值就夠的了。」娟娟泫然離去。

凌鶴很想安慰她幾句，但他很自卑，一個武功儘失，病懨懨的人，還有什麼資格？揚起的手又無力地放了下來。

這工夫兩個人影倒映在門外。

武功雖失，經驗卻不會失去。他知道敵人不會放過他，除非這口氣已不存在。

「什麼人？請進來吧！」

那是兩個年輕人，都長得很英俊，凌鶴道：「在下對兩位雖然素昧平生，卻能猜出兩位的身份。」

二人之一道：「你知道我們是誰？」

「必是三六九、四五六或二五八三人之二。」

二五八道：「你居然還沒有死！」

「我也有此同感。」

「這話是什麼意思？」

「沒有什麼，我居然沒有死，連我自己都不耐。」

「你膩了這個世界？」

「也許我已在响往另一個世界。」

「那很簡單，我送你去。」二五八走過來，伸手就抓住了凌鶴的衣領，凌鶴沒有掙扎。掙扎也沒有用。

二五八和四五六笑了起來，在數日之前，他們兩人聯手接不下凌鶴十招，凌鶴一言不發。事已至此，有什麼好說的？

正是所謂：伏魔先伏自心，馭橫先平此氣。既濟未濟，宇宙如此，人生也是如此，抱怨又有何用？

二五八說道：「你的威風真夠瞧的，現在呢？真會裝孫子。」他把凌鶴摔在地上。

四五六走近，一腳踩在凌鶴的脖子上，道：「要不要留他的活口？」

二五八道：「爹說他已經完了！不必難為他。」

四五六道：「可是他居然沒有死！莫非爹還指望他能赴八月仲秋之約？」

二五八道：「這當然已不可能，但副會主本以為他活不成，他要死的。」

另外有人在後面道：「二哥，你們是聽爹的還是聽副會主的？」

原來三六九也來了。四五六和二五八是雙胞胎，只是二五八先生下來，所以二五八是老大，四五六居次，三六九比他們少兩歲。

二五八道：「可是爹也沒有說不可以殺他。」

三六九道：「他既未死，和爹的約鬥就有效。不能殺他，看到沒有？他的武功儘失已是廢人。」

四五六說道：「老大，咱們找姜不幸去。」

二五八和三六九聽到姜不幸的名字，好像忽然間精神起來。但三六九道：「大哥、二哥，咱們是君子對不對？」

「你少囉嗦！」二五八領先離開。

三六九道：「好色者常為君子，好淫者多為小人。大哥、二哥，我們要保持君子風度。」

三人去找姜不幸，凌鶴爬起來，跌跌撞撞往姜不幸的院中走。

這是個破落戶大宅，佔地極大，前後三進。自遷來此處，凌鶴就自住一小院，希望能設法恢復武功，但每次行功運氣，就感覺真氣寸斷。

他知道不能保護自己的妻子。卻又不能不去阻止他們。

過去他也嚐過「虎落平陽」的滋味，這次更甚。悲哀的是，他已不能保護自己失常的愛妻和愛子了。

此刻姜不幸又在哼着兒歌，望着站在門外的二五八、四五六和三六九兄弟，好像視同無物，或者根本陌生。

她那美好的臉上一片祥和之色。憂患再也傷害不了她。

四五六走近她，去拉她的手，姜不幸一撩一甩，沒有甩開。四五六想去親她。

「二哥。」三六九道：「我們兄弟絕

不是色狼。」

四五六道：「小弟．你少管閑事。」

「二哥．這不是閑事。這關係我們全家的榮譽。」

二五八道：「小弟．那小子巳成廢人，這女人巳經是沒有主兒的人了。」

三六九道：「姜不幸分明巳得了失心瘋，調戲這種女人．於心何忍？」

這時凌鶴走進來．二五八又揪住了凌鶴的衣領就要攢出門外。姜子雲和曲能直聞聲趕來。

姜子雲見少主受辱．大喝一聲撲向二五八．但他只有一腿一臂 身手再高也總是吃虧．何況這三兄弟都是學有專精。

不到十招．姜子雲就堪堪不支。

四五六接下曲能直 論身手他自非四五六的敵手．可是四五六怕他施毒．總佔上風頭。

凌鶴拉着姜不幸的手．她茫然地望着打鬥的人．仍在哼着兒歌 好像根本與自己無關。

凌鶴心頭有無限的酸楚，却不願表示出來．他今生所受的苦難太多了．再加點也承受得了．但是．他不能讓愛妻受到傷害。

正在不可開交之際．三六九低聲道：「哥．醜老頭回來了……。」

這一手還眞靈．他們弟兄目前誰也不怕．就怕「惡扁鵲」。

二五八和四五六巳上了屋面．眞像是兔子見了飛鷹似的。四下打量。四五六道：「老三．醜老頭在哪裏？」

三六九不能不佯作鄭重其事，道：「剛才我好像看到一個長髮披肩的老人一晃而沒。」

二五八怒聲道：「老三，你可不要吃裏扒外。」

三六九道：「什麼叫吃裏扒外？爹絕不會同意你們調戲別人的妻子。」

二五八道：「你有什麼臉說別人？難道你自己就不喜歡她？」

三六九道：「喜歡並不犯法．只要不離譜就行。」

四五六道：「大哥．咱們下去把她帶走。」

忽聞三六九大聲叫道：「醜老頭回來了！」

這一次不是瞎咋唬．果然「惡扁鵲」自前面越牆而入．弟兄三人立刻逃走。

姜子雲和曲能直站在院中．凌鶴和姜不幸站在臥室門口．大家都不出聲．除了姜不幸．都被一股不平之氣所統制。

只有姜不幸還在哼兒歌．她越是如此．衆人的一腔怨氣就更無處發洩。

「是怎麼回事？」「惡扁鵲」道：「那三個年輕人是誰？」

凌鶴道：「老哥．沒有什麼．你是不是又到江大娘墓上去過？」

「惡扁鵲」不出聲。大家的心情都很壞。

姜子雲大致說了剛才的事。「惡扁鵲」道：「原來是那三個小雜種！好小子！下次被老夫遇上有他們瞧的．老夫以後少出門就是。」

姜子雲道：「前輩．你看不幸的症候能不能治癒？」

「惡扁鵲」道：「你們不懂，這種病很棘手．幾乎沒有什麼好法子．但也可能在一夕之間復原。」

娟娟抱來孩子交給姜不幸．這也是「惡扁鵲」交待的治病方式之一。母子孺慕之情．影响深遠．能企發心靈深處的舊時記憶。

姜不幸接過小鶴．把臉貼在孩子臉上。轉身入屋．本能地爲孩子餵奶。

衆人都望着「惡扁鵲」，他的一句話足以左右所有人的心情。

「惡扁鵲」喃喃地道：「盡可能別使她受刺激．也許還有希望……」

× × ×

大雨不停。

出門不便．只有窩在家中．馬芳芳和李婉如正在挑燈夜讀．時巳二更。

「芳芳．妳到底是跟誰學的武功？」

「事關機密．不便相告。反正是一位絕世奇人就是了。」

李婉如道：「妳眞幸運．這種事可遇而不可求。」

「不錯．有緣份就會遇上．躲也躲不過。」

「芳芳．妳說過要做一件轟轟烈烈的大事。」

「我是說過。」

「是什麼大事．能不能透露一點？」

「言之過早。到時候妳會知道。」

「芳芳……」李婉如忽然開門見山，提出了一個問題．問道：「妳還想不想凌鶴？」

說想，不好意思，如說不想，就等于在對方面前表示放棄。於是道：「妳問這箇幹什麼？」

「不能問？」

「當然能。我倒要先問問妳，妳想不想？」

「是我先問妳的吧？」

「我的答案應該和妳一樣。」

李婉如笑笑道：「妳好狡猾！」

馬芳芳說道：「這麼說．妳還在想他了？」

李婉如喟然道：「認識他的年輕女人，不想他的能有幾人？」

馬芳芳道：「說的也是。」

李婉如反問道：「這麼說妳仍在想他了。」

馬芳芳不出聲．好像凝神聽了一會。

李婉如道：「是不是有人來了？」

「好像不是。」她向窗外瞄了一眼。道：「雨巳停．我出去一趟。」

馬芳芳走後．李婉如躺在馬芳芳的床上想心事。她自己的臥室在對面。原來馬芳芳也未能忘記凌鶴．但將來都會落空，況且還有個蕭娟娟。

她忽然覺得枕下有東西．伸手一摸竟扯出一件內衣。

李婉如本想再塞入枕下．但他忽然坐起來．在燈下展開這件衣服一看．忽然發出一聲冷哂。

這是凌鶴的一件貼肉內衣．李婉如記得還爲他洗過一次．其中一個扣子還綻了綫。

李婉如本能地嗅了一下，顯然並未洗過，還有男人身上的汗味，以及獨有的氣味。

到此，李婉如巳猜到馬芳芳把此內衣放在枕下的動機了。

她忽然又笑了起來。

似乎世上幼稚、痴心的女子不僅她一個人。

這時忽然有人走了進來，此人竟是二五八。

他的父親要他們去找一個名叫秦芳芳的年輕女高手．他們三人找得很起勁。

原因是聽說這少女黨相當嬌美艷麗，尤其是二五八及四五六。

今天傍晚．二五八跟踪馬芳芳．果然發現她的輕功高絕．居然跟丟了她．只不過二五八知道她住在這個小鎭之中西南一隅。

於是他開始作地毯式的搜索。

終於被他找到了地頭．李婉如發現這年輕人竟是曾去請「惡扁鵲」爲他娘看病的二五八．因爲那一次李婉如在內間偷窺，認識此人。

二五八打量李婉如一下．覺得這一個不大像今天傍晚跟踪的那一個女郎．但美艷却有過之，道：「妳叫秦芳芳。」

李婉如道：「誰叫秦芳芳？」

二五八道：「妳不是秦芳芳．那你是誰？」

「你管我是誰？你來幹什麼？」

「你知道我是誰？」

「你是二五八．也就是諧音十五的石五。」

二五八一怔．立刻又邪氣地一笑，道：「非常榮幸，承妳記得我的名字。」

李婉如道：「一個小丑而巳。」

「怎麼？我在妳的心目中只是一個小丑。」

「也許你還不及一個小丑，因爲小丑有個神聖的使命．他們會使別人笑。」

「我也能讓妳笑。」他邪氣地噏着詭笑緩緩走近。

李婉如知道他身手了得．且會「千里聞香」之術．沉聲喝問道：「你知道我是誰？」

「不知道。我只要知道妳是個美好可人的女子就夠了。」

李婉如的兵刃不在手邊，此刻巳拉開了架式，道：「石五，你如果敢動我的邪念．我師父『惡扁鵲』不會放過你。」

石五一震，道：「妳是『惡扁鵲』之徒．怎能證明這一點？」

「有一次你去請我師父爲你娘治病，你曾炫露過『千里聞香』奇術．那時我就在內間偷看，所以，剛才我會立刻就認出你。」

石五想了一下．那邪惡的目光又掃向李婉如，李婉如之美僅次於姜不幸．比「八虎」中任何一個少女都美。

像這種淫徒．一旦動了邪念．要撲滅這慾焰是很難的，石五繼續逼近．李婉如先出了手。

結果未超過十二招．她被制住了穴道，倒在床上。

李婉如道：「你敢？」

石五道：「事巳至此．就不是敢不敢的問題了。」

「你不怕我師父。」

「本會有意延攬他．才留他的活口，要不，早就除去了他。」

至此地步，她十分後悔，爲什麼受了點斥責就出走。這不幸的後果豈不是自己找的。

但是．她却又不能不恨凌鶴和「惡扁鵲」，這不幸也是他們所賜的。

這都於事無補，恨並不能解除當前的危困。二五八在這方面．和以前的江涵差不多．在統一會中，他弄過的使女不知凡幾。

只不過，他還沒有弄過像李婉如這麼美好的女子。

「希望以後妳不會仇視我，一回生兩回熟嘛……」這是二五八盡興後離去前像吃飽喝足咬着牙籤打着飽嗝者所說的話。

李婉如不久就自解了穴道．淌着淚，咬牙切齒，這時馬芳芳回來了。

「婉如．妳怎麼了。」

李婉如本來不想說，但這奇恥大辱要想憑自己的技藝討回公道那能辦不到．她哭着說了。

馬芳芳十分震怒，道：「好一個小雜種．未免欺人太甚，怎麼？他本來是來找秦芳芳的？」

「是的．本不是專爲害人而來．八成他把馬字弄錯當作了秦芳芳。」

馬芳芳自然知道原因．却不點破，道：「婉如，放心．十天以內，我能爲妳出這口氣。」

「馬姐，妳眞敢招惹他們？」

「笑話，我的目標本來不是他們下一代，而是蒙面人，妳以爲我是咋唬的，妳等着瞧吧！」

不能忍一時之氣而衝動出走，竟有如此下場，就算能出這口氣又如何？

李婉如返回自己的屋中，躺在床上流淚。

馬芳芳噏着一抹只有他自己可以詮釋的詭笑，也上了床。

有一種人，自己吃過某種虧也希望別人跟進，使別人和他一樣，馬芳芳是不是這種人？

她不久之前似乎發現有人潛入宅內，還向窗外看了一下，然後外出，是否巳發現是二五八來了。

她當然不會串通二五八來侵犯李婉如．見危不救或者故意造成發生此事的機會，又和串通相差多少？

李婉如目前當然還未想到這些，只是以爲馬芳芳外出，二五八乘虛而入，這是命中註定的。

× × ×

深夜，姜不幸在後院雨中唱歌，姜子雲在後門內流淚．凌鶴的失去武功和姜不幸的痴呆，再加上李婉如的失踪．壓得大家都喘不過氣來。

失去武功的巳不可能出現奇蹟．據「惡扁鵲」說，凌鶴的體力能由弱變强巳很難得，姜不幸的痴呆症．全憑命運。

雨越來越大，凌鶴奔入雨中，把她抱入屋中。姜不幸說道：「雨落在身上好涼快。」

「不幸……」在屋中他爲她換衣，還爲她脫去濕透的鞋襪，再把她的臉用水洗乾淨。

姜不幸坐在床然道：茫上「你爲什麼對我這麼好？」

「我們是夫妻嘛！」

「是夫妻？你和娟娟是不是夫妻？」

「妳胡說什麼？」

門外的娟娟臉上有一抹失望之色，悄悄離去，她這些日來負責保護小鶴和奶娘，且爲他們洗衣服。

娟娟從不抱怨，她和李婉如不同，和馬芳芳更不同，除了她不如姜不幸美艷、清麗之外，似乎兩人極相似。

她們都很善良，爲別人設想的總是比爲自己想的多。

姜不幸說道：「你敢不敢舔我的腳一下？」

凌鶴不由一愕，道：「舔妳的腳幹什麼？」

姜不幸「吃吃」笑道：「你不是說我們是夫妻？」

「是啊！」

「你對我好是不是？」

「這還用問。」

「舔我的腳一下，我才相信你對我是眞好。」

凌鶴聽她的語氣，似乎病况並不太嚴重。

「惡扁鵲」說過，盡可能依着她，做些足以啓發他記憶的事，並非無望。

現在的凌鶴，實在是爲愛妻和愛子活着的。

記得很久以前，那時姜子雲和葉伯庭還在一起，凌鶴和姜不幸在破窰中受了傷，他曾爲她洗過臉，夫妻之間這種互助實在不算什麼。

凌鶴俯身舔了她的右腳一下。

姜不幸的天足是天下至美，他過去對她說過，那時候她說他是溢美之詞，她的腳那有那麼好？

姜不幸「吃吃」笑着，說道：「風味無殊鱗脯，色香倍勝鵝黃，是不是，這一隻……」

凌鶴心頭又是一亮，她是有點進步了，能適當運用古人的詩詞或聯語，就證明她康復的可能性極大。

凌鶴又舔了她的左腳一下，正要脫了上衣，讓她欣賞身上千餘道創痕圖案，忽然窗子微响，屋內已站定一人。

「你是什麼人？」

「二五八！」的確正是二五八，凌鶴本能地擋着姜不幸。

石五道：「凌鶴，你告訴我，你的老婆已經送給我了！」

「爲什麼？」

「因爲只有這樣我可以饒你一命！」

「任何人想動她就必須先殺我。」

「我不想殺你，却能使你永遠不能站起來走路，必須爬行。」

「這就是你的威風。」

「不錯，和你以前不可一世一樣。」

「我凌鶴從不仗勢欺人，也不會恃技驕人。」

二五八走近床邊，一手去摸姜不幸的腿，另一手已把凌鶴的衫領揪住摔跌在地上。

凌鶴急忙爬起來去救姜不幸，又被二五八一掌砸出，接着伸手去抓姜不幸．姜不幸往後退。

這時二五八伸出的手忽然停在半空中，不能動彈，原來他的背後站着一個蒙面女人，右手二指按在他的「肩貞穴」上。

「是哪個王八旦不開眼，也沒看看我是誰？」

這蒙面女人雙手一翻，二五八的身子在空中轉了一轉，「蓬」地一聲摔在地上，道：「帶走！」

外面又衝進一個蒙面女人，兩女的身段都十分窈窕。

這女人飛起一脚向二五八胯間踢去，「拍」地一聲，像個汽泡爆破，二五八尖嘶着，凌鶴簡直有不忍卒睹的感受。

他以爲這兩個女人的手段極狠辣。

這工夫那女子已挾起二五八穿窗而出，而凌鶴也聽出了先來這蒙面女子的口音，失聲道：「馬姑娘，妳是芳芳。」

「好好照料不幸姐，我走了……」身影也消失在窗外。

凌鶴大叫：「馬姑娘，另一位是不是李姑娘？」但人已去遠，這工夫姜子雲、曲能直以及蕭娟娟都已趕來。

姜不幸又哼起兒歌。好像剛才沒有發生任何事，那歌聲很單調，並不悅耳，但音色中却充滿了祥和。

在她目前的精神畛域中，似乎沒有不祥和的事。

× × ×

「葉大俠，」梁士君在葉伯庭的臥室門外，說道：「發生了一件非常不幸的事情。」

葉伯庭正在獨酌，獨酌時他總會思念他的兒子。江涵一直沒有下落，他以爲世上沒有比他的兒子十指被弄斷了九根半更不幸的事了，所以他連頭也沒抬一下，道：「什麼事？」

梁士君好歹也是一派之主，如此低三下四，不過是爲子報仇，沒想到黃氏兄弟在此受到重視，他的仇不知何年得報。

他很後悔，却又不能說來就來，說不幹就不幹。

梁士君道：「本會護衛在本莊大門外橋上發現了一具年輕人的屍體。」

葉伯庭陡然一震，一聽說年輕人，他就本能地想到他的兒子，現在他也知道下堂妻江杏已爲兒子犧牲，也聽到犧牲的方式，他再狠再毒，老婆爲兒子死得如此之慘，也不無感動，他沉聲道：「是誰？」

「初步認定是大少爺二五八……」

葉伯庭忽然站起來，問道：「怎麼死的？」

「很怪！他的下部……已不見，似被人連睪丸都割去了！但是，却又好像不是下體流血過多而死而像是斃死的。」

「斃死的？被人扼死的？」

「似乎又不是，因爲他的頸上沒有扼痕。」

葉伯庭大聲道：「那怎能證明是斃死的。」

梁士君道：「由於他的面孔發紫，雙目突出，却又不像中毒……」

「走！」葉伯庭匆匆和梁士君出莊，橋上有人看守屍體，果然正和梁士君說的，下部被全部剜去，血肉模糊，剜下來的下部却不知丟在何處？

葉伯庭心照不宣，二五八常和江涵走在一起，嫖妓，奸淫良家婦女不當一回事兒。

這現象不問可知，必然是被害的女人下的毒手。

葉伯庭發現二五八的口微張着，翹開望進去，喉頭塞着東西，在喉部一捏，「卜」地一聲冒了出來。

居然正是下部失去的東西，被人塞入喉頭噎死的，可知行兇之人恨到什麼程度了。

萬惡淫爲首。葉伯庭自己雖非好色之徒，却自兒子及二五八身上獲得了印證。

「快點抬入莊內。」葉伯庭下令，梁士君指揮部下抬人。

在這兒除了正副會主之外，也就數着葉伯庭了，他首先進莊，報告了會主。

× × ×

梁不凡出了庵門，發現不遠處樹下有人向他勾勾指頭。

梁不凡看清之後心頭大駭，原來是「怒堡」堡主黃世海。

跑，絕對跑不過對方，不跑，包死不活。

如果退回庵內，必然連累石麗人，他寧死也不會這麼作。

現在他只有佯作不識，掉頭向相反方向走去。

衣袂聲傳來，黃世海迎面攔住道：「梁不凡，你剛自庵中出來的！」

「是啊！」

「幹什麼？」

「拜佛！」

黃世海問道：「是你找她還是她找你的？」

這時後面忽然傳來冷漠的女聲道：「乾脆由我來告訴你，是我勾引他。」

黃世海是一堡之主，何等氣燄？此刻却忽然軟了下來，道：「是妳。」

「不錯。」

「妳我乃是名正言順的夫妻，怎麼可以和他……」

「和他什麼？」

「他自庵內走出來，而且作賊心虛，他在庵中幹什麼？這還用問？」

「爲什麼不用問？試問，他能幹什麼？」石麗人厲聲道：「我又能幹什麼？」

「這……」黃世海如被梗住，的確，這兩人就算是同床共枕，又能幹出甚麼事來？但是，吃醋這事兒，往往不一定非幹出甚麼事不可。

絕對的佔有或者擁有，才是一般人所追求的，也就是人類所追求的完整，包括物質和精神雙方面的。

像黃世海和石麗人之間的微妙情感，就是屬于後者精神方面的吧？

黃世海道：「就是如此，你也該給我留點面子。」

「面子？你也重視面子？」

「妳這話是什麼意思？」

石麗人冷笑道：「要面的人會把自己的禁臠作爲要求庇護進身之階的禮物。」

黃世海一張大白臉上立刻充血而赤紅，這種事和一個人的不可一世畢竟是不能共存的。

黃世海盛怒，雖然自尊有其獨立性，絕不因別人的輕視而遜色，但有些人的自尊是需要奮起捍衛的，他冷峻地道：「妳敢侮辱我？」

石麗人道：「是誰侮辱你？黃世海，你本是南荒的化外之民，無人格可言，誰也沒侮辱你，是你自取其辱。」

黃世海忽然撲向梁不凡，道：「我先拾奪了這小子再收拾妳！」

梁不凡跟「惡扁鵲」學過不少的絕活，但「惡扁鵲」的武功不高，和黃世海比自是遜色不少。

還不到二十招就感不支，石麗人道：「黃世海，你是個十足的小人。」

黃世海道：「到現在爲止，我也沒有看到一個君子。」

石麗人厲聲道：「黃世海，你再不住手，我可要出手了！」

「妳要是不出手就是一頭母豬。」黃世海道：「我也好打發你們一道走。」

石麗人果然出了手。

她曾對梁不凡說過，她只會一點武功，其實她比梁不凡高明多多，所以黃世海以一對二，五七十招以內奈何不了他們。

但不久，黃宗海也來了，兄弟二人聯手，未出十招，梁不凡被擊倒，石麗人被黃世海扣住了脈門。

黃宗海一掠而至，提脚就要踹下。

他們兄弟對這種男女間的事都很敏感，他們之所以也有女人，就是要虛張聲「勢」，表示他們能，這個「能」字對他們太要重了。

既然梁不凡和他們同是「不能」的人，爲什麼石麗人和他很快就有了情感？夫妻間的情感，居然不如外人？

「黃宗海……」有人以燕子三抄水的絕頂輕功掠來，道：「別動他！」

黃宗海估計這一脚踹下，梁不凡固然必死，他自 也無把握避開後面來者的一擊。

他車轉身子，來人果然站在他的三步外。

非但他們兄弟二人陡然一驚，連梁不凡也突然愕住，來人居然是馬芳芳。

黃宗海獰笑道：「是妳？」

馬芳芳道：「你是不是，以爲我要不了你們這兩隻猴子——」

黃宗海一向是張飛脾氣，大喝一聲，伸手就要抓她的頭髮，「怒堡」八虎之一的份量，他十分清楚。

但是，一抓落空，人已不見，忽聞黃世海沉聲道：「左後方！」

黃宗海的反應不慢，仍被一脚蹴在屁股上，栽出五七步，差點仆下。

這簡直是不可能發生的事，所以黃氏兄弟不信，兩人一左一右，同時撲上。

這二人聯手就連葉伯庭也未必接得下來，狂猛的掌力，正反的罡勁向馬芳芳左右壓來，他們誠心一招斃敵，絕不讓她拖到第三招。

的確沒過第三招，才一招半。

馬芳芳施出了一式類似「小開門」的招式，在黃世海的左邊肋骨末梢處抓了一把，一脚踩在黃宗海的右腿腿彎上。

黃老大痛得呲牙咧嘴，黃老二單膝跪在地上。

「孺子可教也！免禮。」馬芳芳已收

手，她要不斷地勝，也就是不斷地挫敗對手；打擊他們的肉體，也要打擊他們的自尊，尤其是男人。

她對「二五八」的手段即為一例。

黃氏兄弟到此地步，已不能不信，但他們想不通，就算凌鶴親自教她，在一個多月時間內也辦不到。

只不過他們並未有再試，說了幾句狠話就走了。

當然，他們若非仍然同時輕敵，把自己的一擊估高，是不會在一招半之內灰頭土臉的。

石麗人福了一福，道：「多謝姑娘援手。」

馬芳芳道：「黃世海借花獻佛，他把妳獻給誰了？」她救這兩人，是基于同是天涯淪落人的心理。

石麗人道：「小女子身世蒼涼，且天生殘缺，不說也罷。」

梁不凡抱拳道：「馬姑娘，多謝！」

馬芳芳道：「你們在此不方便，必須遠走，除非你們不作長久打算。」

梁、石二人再拜而退，馬芳芳離去後，梁不凡說道：「石姐姐，我差點連累了妳！」

「這是什麼話？要談連累，應該說是我連累了你，他恨的是我。」

「不，石姐，他恨的是我，我和他們是同樣的人，我能獲得妳的青睞，他卻不能。」

「我們走吧！我們要各自儘快收拾一下細軟，今夜四五更之交，在六里外的山神廟附近見面，然後一起遠走高飛。」

梁不凡道：「石姐，我有什麼特長，竟使妳如此眷顧？」

石麗人道：「你的特長也許就在于你不知自己的特長吧？」二人分手，梁不凡返回小客棧，推開房門，有個人站在黑暗中。

由于殘月未落，屋內尚可視物，梁不凡可以看出，此人竟是個高大的蒙面人。

梁不凡通體沁涼，連黃氏兄弟任何一個尚非敵手，這蒙面人豈是等閒？

他當然知道，跑也跑不掉的，道：「什麼人？」

「梁不凡，你要老老實實回答我幾個問題。」

梁不凡聽不出此人的口音，道：「我為什麼要回答你的問題？」

「因為你不回答就會死！」

「我不回答問題，你憑什麼，就要我死？」

「因為你侵犯了我的權益……」

「我？」梁不凡道：「我連你是誰都不知道，侵權之說誰信？」

「你沒是置啄的餘地！」

「笑話！我要你出去！」梁不凡自被殘之後，對人生已不甚留戀。

蒙面人伸手一抓，梁不凡怎麼閃都不成，心頭大駭。一夜之間，竟遇上這麼多的高手，只不知搖身一變為絕頂高手的馬芳芳和此人相比孰強孰弱？

這僅是瞬間的事，梁不凡的頭髮被揪住，身子懸空，被人家掄了個花，摔在床上。

他的身子摔得不重，但信心卻被摔得四分五裂。

梁不凡不能不想，我侵犯了他的權益，莫非石姐是此人的什麼人？

不久他就想出了頭緒，石姐曾說：要面子的人會把自己的禁臠作為進身之階的禮物？

梁不凡想通了這一點，心頭駭然。

這時蒙面人忽然以「蟻語蝶音」說了一句話，也可以說是下了一道命令。

梁不凡道：「為什麼？」

蒙面人冷冷道：「你不必問理由。」

梁不凡忿然道：「你明明知道我已經沒有你想看的東西了！」

蒙面人說道：「我所要看的，正是這箇。」

梁不凡道：「士可殺不可辱？你乾脆把我殺了吧！」

「如果我所看到的正如事先所想的那樣，我可以改變主意。」

「你事先想像的是什麼樣子？」

「不必囉嗦！快！」

梁不凡只有照作，現在有了石姐，非但不想披髮入山或自絕，他已又重新拾回面對現實的勇氣。

蒙面人仔細看了一會，忽然嘆了口氣，繼而大笑。

梁不凡在這笑聲之下，渾身如被火焚，厲聲道：「你欣賞了一個怪物，而你就是把一個天仙放在這怪物身邊也絕對放心！對不對？」

蒙面人不出聲。

梁不凡厲聲道：「那你為何大笑。」

蒙面人冷冷地道：「我剛才不也嘆過氣。」

「是啊…」梁不凡道：「你是什麼意思？」

蒙面人道：「嘆氣是因為，由有而變為沒有，必有一番生死存亡的心理掙扎；笑的是黃世海和你完全一樣，他卻居然廣蓄佳麗，而最寵的，居然是個……」

他的話中斷，但猜也可以猜出來。

蒙面人大笑起來，是否有同病相憐的感受？

蒙面人道：「梁不凡，你說，你們如何交接？」

「神交身不交。」

「胡說！至少你還未到此境界！」

「石姐教我的。」

「怎麼個交法。」

「很難形容，非夢非幻，似真還假，妙趣橫生……」

「你們要遠走高飛？」

「不錯。」

「如果我要殺死你們？」

梁不凡道：「只要能讓我們死在一起，死又何憾？」

蒙面人又不出聲，停了一會，冷冷地道：「你們快走！越快越好。」說完人已在院中了。

× × ×

李婉如牛喘着般奔回來，上氣不接下氣。

馬芳芳道：「什麼事？」

「快……快點……小……小……」

「小什麼？」馬芳芳道：「好，先喘一會再說。」

「快……要快……小，小江。」

「江涵？」馬芳芳抓住李婉的雙肩，道：「江涵在什麼地方？」

「在……在江杏的墓地中……」

馬芳芳已竄了出去，斷了小江九根半指頭，她還不打算放過他。這些日來李婉如也幫她找江涵。

但是，馬芳芳遲了一步，江涵已經走了。

江涵剛剛回到山神廟，躺在已無神像的神龕上，忽然聽到熟悉的口音，尤其是一個男人嗓音，這種變了音的嗓音，不論在何處都能聽出來。

小江忽然躍下神龕。

儘管在江杏生前他未盡孝道，且幫葉伯庭作盡壞事，但正如古人所說：「樹欲靜而風不止，子欲養而親不在。」大多數人都會在雙親已歿之後才想彌補，其實這是無法彌補的。

小江近來已聽說是梁不凡殺了他的母親，如何能放他？

梁不凡和石麗人來到山神廟旁，忽見廟中走出一人，發現是江涵，不由心頭一震。

以江涵的造詣，他們兩人聯手也未必成。

江涵負着手，自他的手被殘以後，即把衣袖加長。遮住光禿禿的雙手。

每當他看到這雙手，就會想到用掌殺人如何用勁？有指和無指是不同的，用無指的手掌殺人，像用蒼蠅拍拍蒼蠅一樣。

至少剩下半根指頭已無法施展「一指禪」了。

「姓梁的，人生何處不相逢！這世界有時會變得太小，走路要小心會碰上鼻子！」小江的篤定並不過份。

梁不凡說道：「江涵，你也該痛悟前非。」

「的確，我一定會的，一個人總不能壞一輩子，只不過是在宰了你之後。」

「這大概正是你我會弄到這般田地的原因吧？」

石麗人說道：「江涵，你最好離開這兒。」

江涵說道：「我和你們不一樣，我要面對而不逃避。妳不就是統一會中的四夫人？」

「是又如何？」

「那主兒可不大好對付。」

梁不凡道：「有所謂閻王好見，小鬼難纏，我卻以為他是個講理的人。」

「講理？」非但小江不信，石麗人也不懂這句話的意思。

梁不凡自然不便說出蒙面人的事，道：「不錯，就遇上了我們都不怕。」

小江道：「少在這兒吹大氣。他要是在此，你的小腿肚不抽筋才怪，梁不凡，跟我走。」

「到哪裏去？」

「到我娘墓上去，你不否認殺了我娘吧？」

「不否認，我當時把她當作了你，那是因為她在蔴袋之中，事後我懺悔過，凌鶴等人已原諒了我。」

「他原諒有用嗎？」

「江涵，痛定思痛，你現在就該痛悟前非，要不，你的下場恐怕要更慘——」

江涵含怒動手，其疾如電，梁不凡接了兩招，石麗人一看不妙，立刻撲上。

江涵是個天生練武的胚子，為人聰明，只可惜心術不正，要不，他的造詣應能與凌鶴相頡頏。

掌指功夫雖有不同，但功力到了這種境界，自能觸類旁通，靈活運用。所以他那蒼蠅拍似的手掌發出的威力，並不輸于「一指禪」。

梁不凡和石麗人雖不至一二十招內落敗，全力施為，估計也捱不過三四十招。

江涵畢竟也涉獵過巨書上的武功。

果然，在第三十一招上，石麗人膂力不足，被小江一掌震得馬步浮盪，梁不凡馳援之下，自己的防守不免疏失。「啪」地一聲，竟被砸出五步。

石麗人大叫：「不要傷他——」江涵出招靈活、詭譎，看似攻向梁不凡，却反手襲向石麗人。

石麗人穴道被制，梁不凡再次來援，未出五招也倒下了。

稍後，他們被弄到郊外的江杏墓前。

香花素果擺在碑前石桌上，凌鶴等人為江杏營葬，相當隆重。墓地頗大，還有石翁仲等羅列兩側。

小江在燃燒冥紙。這小子總算還有人性，邊燒邊流淚，而且還在禱告：「娘，都是這個不爭氣的兒子害了妳！娘，我總算把仇人抓到，可以為妳報仇了……」

梁不凡和石麗人躺在地上，可以互覷，他們都知道，在陽間重聚的機會幾乎已滅絕，此刻只有多看對方幾眼。

他們的眼神中都有歉意，似乎梁不凡以為拖累了石麗人，石麗人則以為如不是為了她梁不凡不會有此下場。

此刻附近有人淚眼相望，這個人一生中沒有流過幾次淚。他本想出面抓住小江，見他孝心未泯，又有點不忍。

此刻小江已經拜畢，向梁不凡和石麗人望過來。

他的不幸，是十指全折，似乎忘了梁不凡目前比他更不幸。只知道他的十指齊全。

為母復仇應該殺死梁不凡，但若殺了他，就不能讓他活着忍受十指光禿，不忍卒睹的痛苦。

殺了他似乎對他太仁慈了。他尚在猶豫。

最後，他終于決定，斷指而不殺人。他走向梁不凡身旁，說道：「我不殺你，也不妨礙你和石麗人的好合，只要你和我一樣！」

江涵蹲下來抓起了梁不凡的右手。

梁不凡想狂喊但喊不出來，石麗人也是如此。她希望她能為梁不凡分担一半的不幸，那就是折她五根指頭。

這種如意算盤小江當然不會欣賞。

看到這麼修長而完整的指頭，小江眼前映現了他那美好的十指被硬生生折斷的景象，他忽然發出一聲怒嘯。

這時忽然傳來一聲破鑼似的吼聲道：

「小子，你敢——」

兩條身影如大鳥臨空，疾瀉而至，男的是「鬼手丹青」余天彩，女的是「八臂嫫母」高麗花。

但在此同時，梁不凡也發出一聲悶哼。他的右手姆食二指已被小江揑斷。

小江迴身見是這兩個人，並未放在心上。冷冷笑着道：「世上沒有我不敢做的事！」

高麗花見梁不凡已斷二指，怒吼着撲上，號稱「八臂」，膂力自然過人，小江硬接一掌，竟被震退了兩大步。

只不過小江再次攻上，才七八招，也把高麗花逼退了兩步。

高麗花道：「小江，我不行，讓余大彩這老小子來對付你……」她立即疾退一丈。余大彩接了小江三掌，心頭駭然。

他已聽說凌鶴在受盡折磨之後，已入頂尖高手之列，而江涵，居然也不遜色，所謂「八大」眞該退休了。

但是余大彩比李占元及郭家駒等人高明得多，十五招以內，小江沾不到他的便宜。

那知高麗花可不講什麼身份，她說讓余大彩對付小江，只是想聯手生擒小江，只是不便明說出來。

現在她又出了手。

小江以一對二就吃力了。高麗花的身子不遜八大家任何一位。小江自忖取勝不易，萬一被制穴道的石麗人及梁不凡二人有一人自解穴道脫困，三對一是脫不了身的。

小江竄出墓地時，在暗中流淚的人本想生擒他，終于看在江杏面上，放了他一馬。

余大彩解了二人的穴道，且爲梁不凡的斷指上藥包紮。還問了一些話，他大感驚奇。終于想到，自他爲麥俐繪像，與凌鶴分手後，武林中又發生了這麼多的事。

在此同時，娟娟和奶娘在隔壁另一幢民房中照料孩子。凌鶴和姜不平在小酌。他希望能儘快使她康復。愛妻遭此不幸，他不能不引咎自責。

「不幸，妳嚐嚐這烤鷄，是不是「風味無殊麟脯，色香倍勝鵝黃」？」

姜不幸沒有吃，却哼起兒歌來。她時好時壞，好的時候，和正常人差不多，壞的時候就會唱歌。

凌鶴脫了上衣給她看，說道：「不幸，妳看。」

他身上的傷痕是她百看不厭的。他希望藉這傷痕喚回她的記憶。他們初相識時，她曾爲他解圍，他曾要求看他身上的傷痕。

這記憶是深刻的。任何一件男女初相識時的事，都能終生不忘。

姜不幸望着他一身縱橫交錯的傷痕，記憶之門又逐漸開啓。她忽然伸手去撫摸，道：「阿鶴，這是多少疾苦編製成這麼美好的圖案？」

凌鶴心頭一動，這正是正常人所說的話，他握住了她的手，說道：「阿幸，還記得在那小破廟中妳曾摸過我的傷痕的事嗎？」

姜不幸想了一下道：「很久了吧？我記得一點，阿鶴，你的武功……」

凌鶴本要嘆氣，他忽然警覺，阿幸的失常不正是爲了這件事。怎可再提此事？他道：「阿幸，我的武功雖失，也並非全無希望……」

「你認了吧！」李占元竟站在門外。

凌鶴道：「李占元——」

李占元揮揮手道：「跟我走吧！」

「跟你走？到哪裏去？」

「你現在只有服從的份兒！」

「那可不見得！你他娘的老來變節，甘爲邪魔外道跑龍套。你說，你是不是越混越回去了？」

姜子雲站在李占元身後，李占元可不怕殘了一腿及一臂的姜子雲，冷峻地道：「姜老賊，你自身難保，還要管閑事。」

姜子雲道：「你要能分辨出何爲正事，何爲閑事，也就不會爲虎作倀了！」

李占元道：「姓姜的，如果十招內我擺不倒你，姓李的掉頭就走。」

姜子雲道：「是哪個師娘又教了你幾手？」李占元滑步欺近劈出一掌。

姜子雲獨臂一撩，立被震退一步。

四肢齊全的人，總是佔便宜，姜子雲反攻過去，李占元再狂擊三掌，又把姜子雲震退了兩步。

巧的是，「惡扁鵲」師徒又不在家，事實上這不是巧合，他們師徒在家他也不敢來的。

未出五十招，姜子雲竟被擊昏在地。

李占元拍拍手道：「凌鶴，帶着你的老婆和孩子跟我走。」

凌鶴爲了阿幸，他不能不忍，道：「李占元，你眞的不信有所謂天理嗎？」

李占元揮手打斷他的話，道：「凌鶴，你以爲今夜可以不跟我走嗎？」

凌鶴道：「李占元，我知道你還記我的仇，以前我曾折辱過你，但那只怪你的武功不濟！」

李占元冷笑道：「你現在能接下我半招？」

凌鶴道：「不能。」

李占元道：「半招都接不下的人，自然要聽人擺佈。」

凌鶴漠然道：「那可未必。」這時姜子雲動了一下，即將醒來，李占元一脚把他踩昏。

李占元道：「這樣吧！你若能自我胯下爬過去，我就放過你的老婆和孩子！」

殺人的方式之中，這是最冷酷的一種吧？

姜不幸道：「我爬行不行？」

李占元道：「妳是女流之輩，妳爬沒有用。」

凌鶴冷峻地道：「作人不可過份，李占元，我的骨頭沒有你的那麼軟！」

李占元上前揪住他衣領，把他摜在地上，道：「爬不爬？」

姜不幸大叫一聲之後，忡怔了一會，又哼起兒歌來。凌鶴不由切齒，剛才李占元若是不來，說不定阿幸會就此清醒過來了。

凌鶴道：「你可以宰了我，但你不能使我變成懦夫。」

「我以爲能！」

「那是因爲你自己的善變，隨波逐流，以致以爲別人也和你一樣。」

李占元上前一掌把他打出五六步，姜不幸「嘻嘻」笑着上前去拉他，道：「你爲什麼要打他？」

李占元揍出一掌，居然被姜不幸擋開

。這正是一種自衛的本能。因爲她的身手本來就高于李占元。

只是李占元近數月來功力大增而已。

李占元冷笑道：「好！我就給妳一次自衛的機會。」但姜不幸並未攻上，似想去拉尚未爬起的凌鶴。

李占元又是一脚，竟把姜不幸踹出三四步外。這當然是由于她根本沒有提防之故。

姜不幸剛站起來，李占元又是一脚踢出，那知昏迷已醒的姜子雲忽然抱住了這隻脚。他本想扭斷他的脚踝，却低估了他，大力一踹，姜子雲的腹部被踹中，口角滲出血絲。

但姜子雲只要還能爬起來，就不許任何人動他的少主人和姪女，他厲聲道：「李占元，你不是人……」

李占元揪住凌鶴的頭髮，拖到姜不幸身邊，想把他們的頭髮結在一起，這樣比較容易弄走。

只可惜姜不幸不知抵抗，反之，她和姜子雲聯手，李占元尚非敵手。

現在他擊昏了凌鶴和姜不幸，姜子雲又撲上來。他已受傷，且僅有一腿一臂，自非李占元的敵手。未出七八招，姜子雲又被砸昏。

李占元點了兩少的穴道，扛起來就走。但才出鎮就被一人攔住。李占元外弛內張，道：「麥兄，是你。」

「不錯。正是區區，李兄扛的是什麼人？」

「是…是本會的叛徒……」

「不對吧！麥某看得出是誰。男的是凌鶴，女的必是姜不幸姑娘。」

「是又如何？在下奉會主之命行事，諒麥兄不致插手。」

「李兄，把他們放下也好談話。」

「麥兄，你眞要架樑？」

「這不是架樑，李兄，你眞以爲『統一會』能成大事？」

「試問麥兄，當今武林各大門派誰能與之抗衡？」

「呸！有奶便是娘！李占元，就憑這兩句話，你也配這『八大』之名？」

李占元道：「麥秀，我知道你已非吳下阿蒙，但你家李爺可不在乎你。」放下兩少，二人就動上手。

麥、李二人都學過巨書上的武功，造詣差不多，麥秀即使稍高些，也非七八十招內所能見勝負的。

就在這時，忽然人影倏閃，有人不打招呼就攻向麥秀一掌，而且凌厲無匹。此人竟是「四五六」。

麥秀對付李占元半斤八兩，加上此人又是施襲，急忙撤招閃讓，却仍被掃中肩部，跟蹌後退。

李占元不會浪費這大好機會，自後面一脚踩出。

麥秀不可能閃過這一脚。這時忽然有人大喝一聲，道：「收回你的蹄子——」

李占元並未收回，却減了兩成力道，踩中了麥老二，疾轉身形。

麥秀仍然栽出五七步，差點倒下。

但是，當李占元和「四五六」看清來人是「惡扁鵲」時，兩人互視一眼，立刻逃離現場。

麥秀抱拳道：「這位前輩可是……」

「『惡扁鵲』。」他倒也乾脆。

「眞是失敬！這就難怪他們見了前輩就望風而逃了！」

「小麥，你能及時改邪歸正，眞難爲你。」

「有前輩作榜樣，那敢不回頭。」

「惡扁鵲」大笑着道：「罵得好！」說着已解了凌、姜兩少的穴道。

凌鶴除了感激，實在無話可說，麥秀愕然道：「以凌鶴和姜姑娘的造詣，怎麼會陷在李占元手中？」

「惡扁鵲」道：「說來話長，小麥，你敢不敢和我們在一起？」

麥秀道：「晚輩當然要站在正義這一邊。」

× × ×

李婉如把酒菜都已擺在桌上，等候馬芳芳。

她和馬芳芳的遭遇相同，已不再奢望得到凌鶴了。可是馬芳芳和她不同，她要的很難放棄。

馬芳芳適時趕回來。李婉如道：「又發生了什麼事，妳的臉色不好。」

「我非殺李占元不可！」馬芳芳說了李占元差點擄走凌鶴和姜不幸的事。

李婉如說道：「芳芳，妳崇拜凌鶴，因爲他是英雄，可是，他現在已不是英雄了！」

「他還是英雄。妳不懂！」

李婉如自被「二五八」沾污之後，就不再妄想。她知道芳芳的想法不切實際，只是不願打她的興頭。

至少，李婉如以爲她爭不過姜不幸。她爲她滿上酒，道：「來，乾一杯。」

馬芳芳道：「爲什麼乾杯？」

「就算爲凌鶴和姜不幸脫出魔手而乾杯吧！」

馬芳芳道：「不幸姐的痴呆症恐怕好不了！」

就算好不了，凌鶴似也不好移情別戀。只是李婉如沒有說出來。她現在已變成旁觀者了。

這時馬芳芳剛要挾菜，忽然又放下筷子道：「什麼人？」

老實說，李婉如根本沒有發覺有人來此。

「是我。」

「你是誰？」

「一代奇俠黑中白的千金黑蘭英復仇的人！」

這句話李婉如一字也不懂，但馬芳芳却字字瞭然，道：「本姑娘知道遲早會有人出頭。」

來人道：「那是因爲妳未能把黑祿殺之滅口。」

馬芳芳和李婉如來到院中，發現此人竟是幪面的。來人道：「另有一事，也順便一問，統一會少會主『二五八』可是你殺的？」

馬芳芳道：「正是。」

「爲什麼那麼狠毒？」

「如果他犯了淫行，以那手段對付他算不算狠毒？」

「不算！」幪面人說道：「他侵犯過妳？」

（未完•十五）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金童・文　可飛・圖

骨肉兩情仇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葉青對自己身世一無所知，鬼諸葛利用他們父母之間的矛盾，使葉青和其父黑鷹令主對立爲敵，又利用其父小妾紫衣仙子熱戀葉青之矛盾，分化他們的家族，保存自己，怕仍有不妥，主使苗疆神魔和七煞令主暗殺葉青母親——女華陀，嫁禍黑鷹令主，使葉青腦海紊亂，懷疑父仇、母仇是不是黑鷹令主所爲，及後由玄冰幽女口中知道自己母親就是女華陀，恍然覺悟鬼諸葛和紫衣仙子，林中爭執的「把柄」就是嫁禍紫衣仙子，黑鷹令主就是自己的父親，明白身世之後決定找鬼諸葛報仇，先赴四派約鬥之事，到華山獨鬥四派掌門佈下四極大陣……

隔牆認父子　赤峯覓仇人

這時葉青才看清，原來，這首排十二人身後其餘道士，皆以劍尖搭在前一排背上，以次相叠，顯然是在引渡眞力。

他這時心中駭然，以一人之力抵敵五六十人，顯然在力量上就吃大虧 難怪剛才八成功堅不摧的神功一擋之下，反覺得如此吃力。

無雙子一見葉青功力如此沉厚，神色也不禁一凜 聞言長劍一收，示意收勢，陣法恢復原狀 冷冷道：「閣下還有什麼話說？」

葉青這時一改剛才語意 冷冷的說道：「假如在下僥倖出陣 希望今後恩怨二結！」

他這番完全是拖延時間 腦中苦思應付方法。

倏然峨嵋掌門上元僧大喝道：「閣下尙言之過早，進陣闖出後，再說不遲！」

葉青一聲怒哼，心想：我入陣 站於中央，豈不挨打！

就在這刹那，他決心在外圍游鬥，爭取主動，這念頭一閃而過，口中冷笑一下，一聲輕蔑的冷哼從鼻中發出：「上元和尙，你要死，就先試試我的鷹符神功！」

語聲一落，衣袂一動，「幻龍身法」已經展出，人已像幽靈一般，倏然欺近峨嵋僧衆，雙掌一推一切，「玉帝臨闕」，已猛然襲出！

他招式一出，天空倏然響起一陣焦雷，場中立刻漫起一片殺機！

上元僧見他不到中央入陣，先行出手，早已有備，左手一揮，右手禪杖就向葉青手腕掃去。

只見一排禪杖猶如天空烏雲一般，疾捲而起 杖勢劃空生嘯，平地勁風陡起！

葉青以一敵衆，豈肯硬接，一聲長嘯，仗着「幻龍身法」及「玄武八式」兩般深奧奇學，身形陡然騰空，雙掌一甩，一招「龍降九幽」，十成「天狼神功」向下壓去。

峨嵋衆僧紛紛驚呼，身形亂晃，陣法立亂。

要知道，眞力固能接渡，但葉青由上向下劈來，好像一柄刀斬肉醬一樣 無法再聯手抵抗 何況「幻龍身法」身形太快，這一變招 使得峨嵋上元僧失聲驚呼！

一陣慘厲的嗥聲和着雷聲響起 使峯頂陡添無窮殺機！早有三個僧侶中掌倒地身亡。

但這種現象 只是葉青僥倖得逞 否則 四極陣那有如此容易被破 否則四派豈敢聯手邀戰。

正在這時 只見華山派掌門一聲大喝：「閣下還不進陣 打！」

隨着「打」字方落 十幾柄精光耀眼的五行輪 像十幾個月亮 陡然向葉青半空中的身形襲到！

葉青臨空翻身閃避 倏然見少林掌門一聲大喝，一百零八少林弟子 驀地後退五尺。

這不進反退的現象，看得葉青一呆，就在這時，身後崑崙長劍又到 銀光如大海浪濤 一層一層洶湧而到。

原來少林那一手 全是誘敵之計 葉青一怔之下 先機已失 身軀又不能永遠停在空中 身後長劍一逼 不由自主地向中央落去。

這正是四派心中所希望的等葉青落入陣眼中心 少林陣勢首先發動 佛號齊響，僧衣亂飄 刀林齊擧向葉青蜂湧遞出。

金風漫空，光寒風頂 氣勢凌厲已極，葉青知道不妙 身在中央 四方受敵，局勢甚爲不利。

但他豈會懼怕 見勢喝聲吐氣，一招「風動萬物」，向襲身兵刃推出，瑯瑯之聲連響，十幾道寒光冲天飛起，十幾名少林弟子手中兵器 竟被他劈飛。

葉青剛擋住少林一撥襲擊 三方面的三派羣襲 又告襲至。

只見劍如波瀾 林如鳥飛，一陣陣像萬馬奔騰的湧到 烏雲密佈 狂風怒吹，景象懾人已極 場中人影亂晃 不時響起叱喝之聲！

葉青雖被圍困 但仍豪氣冲天，仗着身法招式 左拒右擋 前攻後守，打得激烈非凡。

他抽空離魂指連彈 三般絕學，交互運用 場中立刻響起悶哼慘叫 仍然被他掃中幾個倒在地上。

但是四派今日之戰 志在必得 前仆後繼 亡命猛撲 情況凄厲悲壯 令人心悸！

葉青這時殺紅了眼，他知道不下辣手，則後果不堪設想。

我不殺人，人要殺我，在這種生死一髮之間 他周身運足「天狼神功」，雙掌飛舞 掃出陣陣狂飆 接着嘯聲，必有一聲慘號響起 場中立即又少了一個生命。

三十招一過 四派掌門一見仍不能使葉青就範，心中皆感到寒意。

突地！上元僧一聲大喝道：「天極在天，地極在地，陰陽交錯，無極自動，轉陣！」

這喝聲一過 葉青只覺得眼前人影亂晃，四派高手像走馬燈一般，飛快地在旋轉，而且轉的圈子，漸漸擠向中央，一股無形的潛力，逐漸令人窒息。

好像周圍的人，硬要把自己擠出去一樣。

葉青漸漸心驚了，他覺得這「四極大陣」果然神妙異常，使人無法思議 而當初一見時，即像四方陣，又是那麼平淡無奇！

在這刹那 葉青面罩重霜 鐵青的臉色中，透出無限的懍人殺氣，目光如刀，迅速一掃，一聲大喝，右手微曲如鈎，覷準劍影刀光，疾速無倫地向寒光中撩出。

左掌一陣環掃，身形陡然上昇！隨着場中響起一聲慘嗥，一條禪杖，已到他手中，兵器在手的他翻身下撲，鑌鐵禪杖，撩起一團光圈 向下面人羣中掃去。

「四極大陣」倏然分開，葉青這一杖，竟然撩空，這時，他孤注一擲 身形不停 手中禪杖，龍形一抖，和身猛撲，「天狼神功」已盡量聚於杖身。

一陣金鐵交鳴之聲，暴然響起，四派高手竟想不到葉青一身力道竟如此深沉，寒光竟被他蕩出一片缺口，寒星四射，火花漫空。

葉青手中一輕 目光一瞥 因這猛一運功 因連擋三十二條刀器襲擊，杖身竟斷成十幾節。

但在這刹那，他豈肯錯過這稍瞬即逝的缺口，「幻龍身法」中的精奧之式「九曲三轉」已經施出，刷地一聲，竟闖出陣外，剛出陣口，陡覺肩上嘶地一聲，衣裂袖破，火辣生痛！原來已被劍鋒劃破二道口子，鮮血泉湧。

但他還是暗呼僥倖，一聲長笑，身形已向峯下落去。

四派掌門一見不由大怒，少林掌門喝聲，道：「葉施主，你難道就這麼走了不成？」

葉青冷冷狂笑道：「在下已闖出陣，爲何不能走！」

峨嵋掌門上元僧大喝道：「要走，留下命來。」

身形一劃，飛快接踵而進，這一問一答，雙方已落峯腰！

葉青匆忙回首一瞥，只見人首洶湧，近二百人在身後拚命急追，不由心中又急又怒。

此刻，他眞力消耗過甚，已感力乏，速度大減，心知要擋脫這四派追踪，實在困難。

仰望天色，將近薄暮，心懸紫衣山莊，心中更急，於是，他專門挑地形複雜的地方亂奔，但他漸漸聞到身後叱喝之聲，漸漸奔近。

處此當口，要戰無力，要走無法走脫，不知如何應付。

天色漸漸灰黯，他想假如利用夜色，或可隱身，豈知一打量地形，不覺暗暗吃驚 原來已走到一絕谷之中，四周峭壁矗立，根本無路可通！

一見谷外，人影亂晃，顯然四派高手已經追到！不由心中一橫，轉身正想迎上，陡然聽到谷外一陣驚呼，接着一陣叱喝，金鐵交鳴之聲暴響。

接着，慘嚎連起，令人毛髮悚然！

葉青心中一怔，掠身出谷一看，只見百餘名胸綉飛鷹的黑鷹會幇徒，竟突然出現，向四派高手圍攻！

這時，他知道一時是他們得訊趕來，

未違想及其他，身形疾掠，如一縷輕烟，向驪山飛疾。

葉青一見黑鷹會帮徒竟現身相助，與四大門派高手激戰，立刻，毫不停留，向驪山疾掠！

時正傍晚，恐大路有人，驚世駭俗，看準方向，翻山越嶺，通過少華山直奔驪山。

這時，他已深知父親黑鷹令主對自己的愛護，不遺餘力！

由黑鷹會的帮徒突然出現，證明這批人的確耳目滿天下，隱現無常，江湖上的傳言並不虛假。

想起自己昔日恨之切骨，那種形同叛逆行為，不由引起一絲內疚！

母親已死於鬼諸葛毒謀之下！現在只剩下父親，是自己唯一的親人，雖自幼未見生父，不覺一股孺慕之情，油然而生、

轉念至此，葉青暗暗嘆息，一種無法的言喻苦惱，在心中起伏！

自己向紫衣山莊奔去，在這種場合之下，團聚會面，有着一份窘迫和尷尬。

於是，他對紫衣仙子玄玉旦有着一份矛盾的心理。

自施照霞影踪全無，消息杳然後，經紫衣仙子溫柔的深情加上艷玉無雙的美貌，雙重夾攻下，自己覺得確實愛上了他！

何況，昔日為了斷腸仙子淫藥，她已不惜犧牲自己清白相救。

這份愛情，自己應該滿足，而且更應該保護……

可是，誰又想到自己以為死敵的黑鷹令主竟是自己父親，因而心愛的紫衣仙子，變成了後母！

雖然這種關係已經情斷義絕，但是武林中的人，最講究宗法尊卑，自己怎可亂來，而令人不齒！

父親黑鷹令主要殺她，自己如插手，豈非變成大逆不道！

但是，如坐視不動，以前的恩惠怎麼辦呢？！大丈夫有恩報恩，有仇報仇，豈可言而無信？！這是一個死結，深深地結在葉青的心房中。

他身形不停，飛快掠瀉，腦中細細分析這種恩怨！

紫衣仙子不能不救，但又不能傷父親的心，這件事的確棘手難辦。

於是葉青想到紫衣仙子第二次在峨嵋見面，山洞中所說的話，這女人的確是紅顏薄命，她嫁了一個自己所不願嫁的人，假如以這點來看，她之謀害父親黑鷹令主確有可諒宥之處！

但是，以自己母親被遺棄，及父親因此差點死亡來說，她是不可饒恕。

本來，天下是是非非，要分清一個絕對的界限，是極困難的一樁難事，葉青智慧再高，這一顛倒，反覆思量，也是弄得頭暈腦漲，這問題，他不是第一次分析，但最後終是毫無結果！

於是，他仰天悲嘆，決定還是照原來的決定，解救紫衣仙子這次危難！

這不講恩怨，自己這一舉動，只是為了報恩。

在繁紛苦惱的思緒中，時間慢慢地過去，在時間過去中，驪山漸漸接近。

初更，終於到了驪山東麓，這條路與長安登山根本不同，必須經過一個山頭。

於是，他在迷茫的心情下，身如大鵬翔空，向山頂飛騰！

他考慮如碰到父親黑鷹令主的話，應該先說什麼話……

思念之中，他已翻過山頂，居高臨下一望，紫衣山莊像一隻高低不平的盒子。

燈火明滅，好像並無異樣，葉青心情慢慢沉重，身形如一縷輕烟，滾滾而下。

一到紫衣山莊門口，燈光依舊，但他陡然感到氣氛不對，莊外一個人也沒有，冷清清地大異往昔！

見此情形，不覺心中一驚，立刻升起一絲不祥的預兆。

不由腳下輕輕一點，翻牆而入。

身一入牆，目光一掃，不由一聲驚呼，機伶伶地打一個寒噤。

他暗暗告訴自己，黑鷹令主已預先到達。

牆中的景氣，令人毛髮悚然，滿地皆是鮮血，一個個屍首，躺在血泊中，露出恐懼駭人的面目！

熱鬧的紫衣山莊在離去一日夜間，即變成了陰風慘慘的人間地獄，葉青暗暗慨嘆，目光向內一掃，大廳中竟人影全無。

此刻，他不禁暗暗忖道：「塲中這批人，不過是莊中普通武師及莊漢，那些頂尖高手如黃衫客蓬萊仙翁等，又到那裏去了？」

轉念至此，心中不禁一凜，匆忙四下一掃，立刻逐房搜查。

但紫衣山莊幅面廣大，重房疊屋，一條條九曲迴廊，猶如迷宮一般，葉青空自着急，進行却慢！有時差些迷失方向，東西莫辨！

走過三層院落，倏然一條黑影，橫空而降，葉青心中一驚，喝道：「是誰？」

那條黑影，倏然停身，一見葉青，忙急急道：「葉少俠，你來晚了，快去救紫衣仙子！」

葉青一見來人，竟是北海孤叟，聞言一驚道：「紫衣仙子在何處？」

北海孤叟長嘆道：「她被黑鷹令主擄入莊中機關，老朽等空自聞聲，却無法破壁相救！」

二人一面說話，一面縱身向莊院深處掠去！

瞬眼之間，葉青已見到一間房中，人聲嘈雜，縱落一看，莊中差不多的高手均齊集在此！

黃衫客一見葉青到達，臉色悲切痛苦道：「葉少俠來啦！唉，黑鷹令主學會神功，老朽等雖然力搏，仍保不住仙子安全，眞是愧煞！」

葉青這時已無暇出言安慰客套，急急道：「現在人呢？」

蓬萊仙翁搶着道：「那魔頭一人入莊即傷莊中武師十餘人，老朽及紫衣仙子，合力拚搏之下，竟吃他挾住仙子，遁入此屋，我們進入一看，四處雖無門戶通路，却人影全無，只聞壁牆中隱隱傳來仙子慘叫一聲，現在已聲息全無！」

葉青煩惱地一擺手，閃身而入，倏然轉身，說道：「在下來晚一步，當盡全力，但是，各位請立刻到前廳等待，不必在此！」

他是心中顧忌羣雄知道其中複雜關係，為保持父親及自己顏面，出言逐客。

但羣雄一聽此言，不由神色皆形一怔，黃衫客道：「少俠何意……」

葉青臉色一沉，搶着道：「各位能擋黑鷹令主一擊嗎？」

羣雄神色一震，葉青冷冷道：「在下是好意，人多反而不便，萬一其出現動手，各位豈不又入枉死城！」

這話在羣雄聽來大有道理，立刻各自抱拳，道：「少俠既然如此吩咐，我等就先行告退！」

他們知道葉青此刻身具神力，看法完全不同。

葉青眼見他們退出，身形連接掠起，向外院縱去，立刻轉身，細細察看房中機鈕！

但紫衣山莊當初建造的巧妙，豈是一時之間所能察出的。

葉青一看時間不能再拖，遂運足內功，對空大聲道：「玄玉旦，妳在那裏？」

他中氣十足的喊聲，震的房中門窗俱顫！

語聲一落，牆壁中，隱隱傳出一陣悽慘的哭聲：「葉青，救我！」

一聽紫衣仙子回答，他心中一鬆，喊聲道：「紫衣仙子，妳怎麼啦？機鈕在何處？」

這次傳來的語聲，却不是紫衣仙子。

「孩子，你何苦為一個淫婦如此！我蕭翊一定要慢慢折磨她，到死為止！」

「爸……」葉青語聲激動，第一次稱呼黑鷹令主道：「你何必如此想不開，就看我面子，饒了紫衣仙子一次！」

牆中又響起黑鷹令主語聲：「孩子，你什麼話，我都順從你，但這件事，辦不到！」

「爸，你難道要你孩子做一個負義之人！」

「孩子，你並不負義，你母親就死在鬼諸葛與她聯合計謀之下，我是為你母親報仇！」

葉青聽得心頭猛震，幾乎不相信自己的耳朵，急喊道：「眞的？」

「葉青，他騙你，不要相信他，快來救我啊……」

紫衣仙子悽厲的呼喊着，但是旋即響起一陣慄人心魂的慘嚎。

接着只聽見黑鷹令主道：「這件事，我打聽得清清楚楚 妳以為我不知道嗎，打！」

紫衣仙子厲聲喊叫着，一陣陣令人心酸身抖的喊聲，斷斷續續地透入葉青的耳膜中。

但葉青這時怔疑着，他思索着這突然其來的消息，令人震驚的眞象。

倏然，只聽得紫衣仙子尖呼，叫道：「葉青，你忘了我救你，忘了我們間的愛情？」

葉青心中矛盾已極，大聲道：「玄玉旦，請妳告訴我，父親的話是否眞實？」

「葉青，我的肚子裏已有了你的孩子啊……」

紫衣仙子這句回答的話，又大出葉青意料之外，他心中顫動了，這是孽種，是因為斷腸仙子淫藥而產生的孽種！

這時，只聽黑鷹令主一聲厲吼：「淫婦，我豈能讓這孩子生出來，有妳這句話，我更要殺妳……」

挾着語聲，紫衣仙子響起一陣悽厲的長嚎，於是牆中隱約傳來的聲音，復歸於平靜！

葉青强壓震顫的心情，大聲道：「爸，你走了嗎？」

「孩子，我馬上要走，因為在這種情形下，我們相會，實在太難堪，孩子，父親一切為你，希望你不要怪我，以後相處時間太多，現在咱們二個主要的是查明鬼諸葛下落，孩子，小心自己，我走了！」

葉青此刻落了二行英雄虎淚，黑鷹令主的話，語重心長，在這種情形下，相見不如不見。

他默默無言，轉望漆黑的夜空，只有二顆星星在霎着眼睛，天邊是無邊際的黑，就好像自己的生命。

在這刹那，葉青好像得到了什麼，但是又好像失掉了什麼。

他得到什麼呢？！失掉什麼呢？！紫衣仙子！

不！他失掉的不是「紫衣仙子」，而是第二次的愛情，於是失踪了的施照霞，那清秀的倩影，又在眼中浮起，恍眼之間，那影子，又變成了斷腸仙子臨死時的笑容！

唉！葉青長長嘆了口氣，他感到生存在這世界上是毫無意義！

這時，他好像參透了人生的眞諦，鑽進了佛經上所說的「四大皆空」之境！

其實，葉青並不如此，他所以有此灰黯的想法，只是受了些刺激，心靈中感到一片空虛。

愛情，對一個人的影響是多麼大，自古英雄豪傑，誰又能夠打破這一關。

葉青呆呆望着蒼空，半晌才像游魂歸竅一般喃喃道：「生的依舊存在，死的已經死了，生死一分，恩仇已了，念在她昔日相救一塲，我也應該替她收屍，好好埋葬！」

這是對紫衣仙子困難的立場中，最恰當的處理。

但是，怎麼進入那複道呢？！葉青猶疑了一會，陡然退身幾步，沉氣叱聲，運足「天狼神功」向牆壁劈去。

一聲震天動地大響，烟塵揚空中，嘩啦啦一聲，牆壁立刻倒塌一半，一道複道，呈現眼見，他衝入塵霧，走進複道，順着轉彎抹角，赫然一個恐怖的人影，映入眼際！

葉青目光一瞥，禁不住打一冷顫，映入眼簾的景象太慘了。

一個人釘在牆上，二足二手斜形撐開，身上衣衫破碎，頭上已一片焦爛，毛髮全無，顯然是用火燒去，前胸開膛剖腹，腸血流得一地。

旁邊牆上隱約寫着幾個大字：「孩子，你願意蕭門一世英名，留下笑柄嗎？」

這恐怖的屍體，不用說，就是紫衣仙子玄玉旦，一天以前還是一代艷光四照的佳人，但此刻，却面目全非，變成了一具恐怖猙獰的屍體！

「紅粉骷髏，白骨佳人」成了最好的寫照！

葉青默默地掉了二行清淚 他不能怨恨父親 假如自己站在他的立場，也會這樣做，一洩切骨之恨。

他也不悲傷紫衣仙子的死，因爲自己母親是在她陰謀下送了命。

這二行眼淚 只是爲了又一樁逝去的愛情而嘆息。

葉青掌勢一抖，牆又塌下一塊，於是一個恐怖的屍體 立刻被敗牆碎磚所埋沒，一場春夢 終告結束。

他喃喃自語道：「讓她埋葬吧！過去的已經過去了，未來的重新開始！」

拭去淚水，他緩緩踱步而出！

房外已站着一羣高手！

顯然 因爲剛才的巨震聲，把他們震動而招來！

當羣雄一見葉青臉上木然冷漠的神色，俱各一震 蓬萊仙翁首先道：「少俠，紫衣仙子……」語中之意 已不說可知！

葉青呆呆望着衆人 倏然一拱手道：「本莊莊主已經身亡……各位盛情已可到此爲止 就請各位明天離開這裏吧！」

語氣中毫無表情 淡然無味！

羣雄聞言 愕然相覷！

但是誰都知道紫衣仙子與葉青訂有婚約 現在她已死 葉青目然而然當上一莊之主 當然可以說這話！

於是 黃衫客首先道：「少俠受刺激過深 既然如此說，在下就此告辭！」

語聲一落 身形立起 向茫茫夜色中逝去 羣雄眼見不是滋味 也相繼告別離去。

場中只留下紫衣山莊總管雙戟天王，見衆人已走，忙恭身道：「少俠還有什麼吩咐？」

「你留下二名親信，管理此莊，其餘的人全部解散，莊中所有金錢一律餽贈衆人！」

雙戟天王怔一怔，說道：「少俠……這……」

葉青搖手阻止道：「你不必多言，我明天即要離莊 同時，你要注意 此地一草一木 切勿移動，尤其這座倒塌的房屋，不准整修！」

雙戟天王雖然不知葉青用意何在，但看到他那種古怪已極的神色，不敢多言，忙應諾而去。

震動江湖一時 別樹一幟 轟轟烈烈的紫衣山莊一夜之間烟消雲散，變成一座淒涼的冷宮。

於是江湖上轟傳着黑鷹令主一夜之間掃平紫衣山莊的消息！

於是，江湖上謠傳着少年奇俠葉青戰敗的消息 對他離開紫衣山莊有着各種猜測！

誰也不知道其中詳細的情形，但是只有一個人——鬼諸葛！他是唯一清楚內情的人——

鬼諸葛那裏去了呢?沒有人知道！

葉青就在黎明時 懷着迷茫的心情，離開了紫衣山莊，他在謠言中，奔南走北，只是爲了一個心願 找到鬼諸葛。

因爲母親之死，在他與黑鷹令主之間興風作浪 幾乎造成父子拚命的局面，這都是鬼諸葛一個人的奸謀詭計。

葉青對他恨透了頂，誓必殺了而甘心！對於父親，倒淡然忘之！

假如他還有一個願望的話，那就是想找找施照霞，這個天眞純潔的少女！

於是，他到處探聽，翻山涉水，不辭辛勞！

他的武功、身手，因閱歷經驗大增，已到了驚世駭俗的地步，可是，現在武功的增進，並不能彌補他的內心的創傷，幾次情感上的歷程，使他又回復到孤僻的境地。

這日傍晚，他已走到長城邊緣的古北口，北方早寒 黃葉漫天，寒風瑟瑟。

葉青那雙含煞精光閃閃的目光，顧盼着道路兩旁，望着禿枯樹，心中有一股沉重的憂鬱。

鬼諸葛的隱踪潛跡，至今毫無消息，使他感到憤怒和煩惱，他躑躅於官道上，迎着逐漸失色的晚霞，正想入鎮休息。

倏地——遠處響起一聲凄厲的長嚎；接着一條人影，身軀搖晃地飛奔而來。

葉青心中一怔 疾速迎上，精光閃閃的目光一掃，不由一驚。

來人一身黑色勁裝，胸綉飛鷹，顯然是黑鷹會帮徒！

此刻滿身血污，搖搖欲墜，一見葉青，蒙面巾上發出一聲斷續的急語！

「葉少俠，我找到了……他……在藏……派……」

葉青以前對這批人仇視，但是，現在因觀念的改變，一種愛屋及烏的心理，使他對黑鷹會有一份好感！

這是因爲黑鷹令主就是他父親的緣故了。

此刻一看對方身受重傷，忙飄身過去，一把扶住道：「他是誰?」

「鬼……諸……葛……」

葉青精神一振，急急道：「快說……他在那裏……」

「大……漠……藏派北支禪宗……」

那人語聲到此，已漸微弱。

葉青大急，忙將他的身軀搖晃幾下道：「你怎會知道的……」

「本會首領，發出生死前，函令南北武林高手，不准藏匿鬼諸葛，如經發覺而不通風報信，滿門梟首……故而接到關外武林通報……」

語聲未落，頭一墜已悄然無聲，葉青摸摸他胸頭 已氣息全無，不由嘆息了一聲。

他這時才知道父親黑鷹令主也在極力搜查鬼諸葛下落！

這個消息使他久壓的仇恨之火，立刻熊熊燃燒，立刻把屍體埋藏在路旁叢林之中，身形急射，直向關外掠去。

久日的江湖奔波，他知道藏派北支禪宗，雄峙關外，好手輩出，只因係信奉喇嘛教，不大進入中原，故功力如何，鮮有人詳細知道。

這時，他想起了昔日遇到的「天靈」「地靈」「人靈」三尊者！也是大漠藏派好手，那時尚難擋自己一擊！

於是，他心中冷冷一笑，加速身形飛馳。

藏派北支座落於赤峯附近！一片大約二十三畝的莊院，中間圍着一座金碧輝煌

的古廟，這就是化外人民信奉活佛的聖地，普通百姓，皆朝夕膜拜，不敢正視。

四周圍着的莊院，正是藏派高手居住之處！

二更。

天上寒星正輝，新月黯淡。

倏地——一條黑影，如幽靈般出現在這房屋的牆角，這種美妙快速的輕功，令人咋舌。

只見那條黑影，略一探望，輕如飄絮，即向中間的喇嘛廟掠去。

那知身形尚在半空，驀地——半空中響起一聲大喝：「何人擅闖聖地——」

接着喝聲，四周圍火把立燃，黑沉沉的夜空，立刻照耀得如同白晝。

五條人影，疾向那條黑影截去，挾着一片狂飇，向前怒湧。

那條黑影，心中暗吃一驚！

他料不到此地防範得如此嚴密，以自己的輕功、身手、竟避不過監視的耳目。

一見五道掌風，如狂濤大海，洶湧而來，一聲輕嘯，身在半空，美妙地劃一弧形，昇起七尺，疾速而瀉。

出現一個目露煞光，面含冷峻的美俊少年。

這是誰?!

嘿！正是葉青！

足尖一落地，他即傲然屹立，目光一掃，那攔擊自己的五條人影，也同時飄落場中，現出五位碧芒四射、神態威猛的老者。

其中有三人，正是昔日敗在自己手下的「天靈」「地靈」「人靈」三尊者。

三尊者一見來人是葉青，不由臉色一變。

這時，四周房中，立刻湧出十餘位男女不一老少俱全的藏派高手，一個個氣勢沉着，精光閃閃的目光，齊向葉青注視。

只見天靈尊者首先沉聲道：「原來是橫掃中原，大名頂頂的中原奇俠葉相公；今天突然深夜到此，不知有何指教！」

葉青一見這許多人，也自心中暗驚；聞言哈哈一笑，說道：「原來三老尚識得故人，在下此來，太已唐突，先向各位告罪！」

場中藏派羣雄鼻中都輕輕一哼！

葉青知道擅闖別派重地，是犯了人家忌諱，以前在峨嵋，就是如此，結下始終無法解開的恩怨！此刻心想，既然是爲鬼諸葛而來，何必多生枝節！對這些憤怒表情，也不以爲意，恭手緩緩道：「在下此來，是爲尋找一位鬼諸葛，尚請三位老丈，引出一見，並無他意！」

他此刻應對談吐，改變不少，完全講究了江湖禮節。

但是爲首五位老者，一聞此言，靠左邊一位無名老者立刻臉色一沉道：「藏派高手人名綽號中，並無鬼諸葛其人，少俠來此豈非找錯了地頭！」

葉青聞言一怔，目光一瞥對方，臉色沉着含怒，也測不出是眞是假，不禁暗忖道：「難道我聽錯了?還是那個黑鷹會帮徒說錯了！」

他飛快的回憶一下，覺得絕不會，於是故意冷冷一笑，道：「老丈何必虛飾，在下所找的鬼諸葛並非是貴派中人，不過風聞來此求庇，故而想求一見！」

那原先發言老者嘿嘿一笑，道：「老夫宗壇護法左達軻，活了七十歲，却從來沒有碰到過這種奇事，閣下所尋，既非本派高手，怎會來此向老夫要人，豈非天大笑話！」

葉青聽得一楞，心頭不由微愠！正想出手，另一站在三尊者右邊的老者也冷冷一哼接道：「依老夫祭壇護法管三羊看來，閣下好像是別有用意！」

這一着相當厲害，一頂帽子，先向別人頭下一套，不論是非，先就有理！

葉青聞言微怒，他想不到對方這麼刁猾，不由怒道：「老丈以爲在下來此用意爲何?!」

祭壇護法鼻中微微一哼，道：「這個閣下自己最爲清楚，老夫又非閣下肚內蛔蟲，怎能知道！」

葉青仰天狂笑道：「既然不知道，何必胡猜，豈不有失堂堂護法身分！」語聲到此一頓，轉向「宗壇護法」左達軻道：「老丈眞要包庇鬼諸葛?!」

「祭壇護法」管三羊被葉青頂得臉色微紅，聞言搶先冷冷道：「既已說明沒有，還有什麼包庇不包庇，敢情你以爲藏派無人專找碴子而來！」

葉青見好言無法使對方說出眞象，不由激發孤傲之性，又是一陣大笑，笑畢，不屑地道：「在下如爲尋釁而來，五位老丈早已躺在地上說話了，還會站得這般安穩！」

此言一出，五老臉色俱變，要知這三尊者二護法在藏派中地位也是崇高不凡，豈能受人如此譏諷，宗壇護法首先大喝道：「尊駕竟敢藐視本派無人，就讓老夫量量你的身手！」

語聲一落，雷目如炬，左手一揮，周圍的藏神高手，立刻屏息退出三丈，讓出一塊空地。

場中三尊者，二護法，身形一動，立刻拉開距離，沉勢蓄氣，準備動手！

周遭的空氣爲之一緊！

幾十道目光俱都緊注場中，靜待搏鬥，他們都知道三尊者二護法在派中雖不算頂尖高手，也屬一流之選，這場搏鬥一定精采絕倫。

葉青星目含煞，暗暗冷笑，倏然腦際閃過一念，心想，這一打不要緊，但鬼諸葛鬼計多端，一見藏派高手不敵，再行遁走，天下如此遼闊，還到那裏去找?!白費周章，徒耗功力，實在有些不合算！

轉念至此，不由强壓怒火淡淡一哂道：「五位老丈，眞要動手?!」

祭壇護法見對方這種不愠不火的樣子，更加有氣，叱道：「難道還裝假不成，老夫眞非教訓你擅闖之罪！」

葉青銳利的目光巡視緩緩地一掃，冷冷的，道：「我看還是不要動手爲妙！」

五老聞言一怔，葉青接着對中間的三尊者，說道：「三位老丈大概已經知道在下的功力深淺，爲何不告訴二位護法，也好讓他們知道，流血受傷，並不是一件好事！」

他語言譏諷，三尊者聽得臉色一變。

的確，昔日三人聯手，竟被葉青三招擊傷，這種神功，至今餘悸猶存，目前不

過因爲二位護法發怒，不好示弱，但心中巳怦怦亂跳。

現在被葉青一提，心頭不由猛震，情不自主地看了二大護法一眼。

宗壇護法及祭壇護法一聞此言，神色一怔，轉首向三尊者望了一眼，彷佛覺得奇怪。

因爲昔日雖見三尊者受傷而歸，却因三人不肯說誰？故不知道就是吃了葉青的虧！

這一怔呆，葉青冷冷笑道：「二位護法老丈，停手如何，假如打得身敗名裂，多不好看！」

二位護法，一聽這話，恍然悟通，但豈能被人譏誚，雙雙暴怒，叱道：「小子留下一手，看看是否眞行！」

叱聲中，身形左右一劃，二道掌風，猛告推出。

藏派的密宗罡功，號稱一絕，這一聯手合擊，氣勢豈同小可。

一層無形的氣浪，立刻向葉青湧去。

三尊者一見護法發動，目光一閃，三人身形倏欺，也猛告出手。

顯然，三人心中雖懼，但依恃勢衆，預備展開圍攻。

葉青一見仍要動手，心中怒火大熾，目含懾人的煞氣，口中發出一聲森寒的冷笑。

這聲笑聲陰厲刺耳，聽得周圍觀戰的藏派高手，心神不禁一震。

在這刹那，葉青身形一晃，左右一繞，五老只覺得眼前人影一花，也沒看清什麼一回事，只覺得一股似剛如柔，凌厲無儔的勁氣，無形潛溢中，自己掌風，如被高山擋住，不能推出分毫。

五老心中一凜，急忙撤掌換式，但掌勢剛收，一股反震之力，立刻隨着掌力反掌過來，砰砰一聲震天撼嶽大響，三尊者及二護法，被逼得倒退六步，竟看不出對方施的什麼功力招法。

十邊目光一閃，見葉青仍然目含煞氣，凝神佇立着，但臉上却變成鐵青，現出一片怒火。

這一招妙絕天下的「幻龍身法」挾着「天狼神功」出掌抵抗，不要說三尊者，二護法沒有看清，就是周圍靜靜觀戰的藏派高手，也沒有一個看清楚，只覺得人影一花，場中五位巳被震出七八步，看得衆人心中凜駭不巳。

葉青强拚五人聯手一擊，雖然佔了上風，但胸頭也血氣波動，到底一個人，神功再是通天，眞力到底有限。

但他臉上絕不露出一點痕跡，在衆人震驚之際，屹立原地，暗暗飛快運功一週，覺得並無受傷，心中方覺稍定。

不過，現在他心情更加凝重，暗察形勢，萬一對方羣襲怎辦？

轉念至此，如要避免這種後果必須震住對方。

雙方這一凝視，心事雖各不同，但緊張、迫窒的氣氛，却隨着時間，愈來愈濃厚了。

這不過電光石火般的時間中完成，倏然——葉青口中響起一陣冷笑！緩緩道：「五位老丈，現在不如罷手，煩請引出鬼諸葛一見如何？」

驀地——祭壇護法管三羊一聲厲喝：「憑什麼向本派耍人，打！」

話未畢，雙掌幻出一片金色光芒，千重掌影，向葉青猛撲。

其餘四人一見管三羊動上手，知道以一敵一，必吃大虧，齊聲怒哼，身形一彈，立刻把葉青團團包圍！

「大漠金沙十八手」，如狂風駭浪，向葉青周身要害着着制命進擊。

只是一層層迷迷濛濛的黃色霧烟，漸漸加濃，更加看不出葉青的身形！

觀戰的藏派高手這時臉上都現出一些笑容，誰都想，五老聯手，天下沒有人可擋得十招，這少年早晚會完蛋。

豈知笑意剛起，場中突然响起一聲怒叱：「不識好心，找死！」

「死」字未落，包圍圈中，葉青身形，突然昇起，倏然翻身下落，右掌平胸向下猛揮，左掌一掃！

一股威勢無儔的颷風，立刻如泰山壓頂，掃向場中五位老者掃去。

二大護法，竟隨着他這一揮一掃之勢，響起一聲悶哼，身形如風吹落葉，倒飛出三丈，叭、噠連響，摔在地上，張口噴出一道血箭。

三尊者一見情勢不對，心中本早留餘地，立刻紛紛暴退三丈。

這突然變化的情勢，使得觀戰高手發出一聲驚呼，不約而同，立刻急掠入場，護住二大護法，衆目所見，二位護法傷勢頗重。

這時，藏派高手，紛紛兵刃出鞘，屹立怒視！

但，誰也沒有出手之意，因爲剛才葉青那一手，確實使衆人凜懾不巳。

場中緊張的氣氛，更加迫人，瀰漫着一片殺機！

葉青飄落當場，目光如剪，緩緩一凜，冷冷道：「請問鬼諸葛何在？」

場中沒有一個人回答，葉青倏然劍眉猛挑，瞋目叱道：「我再說一遍，鬼諸葛何在？」

藏派羣雄，臉色更加憤怒，都沉默不言。

但各人手中的兵刃都在微微激動，彷佛是震駭，也彷佛內心在激動。

葉青嘿嘿一聲冷笑，道：「各位如再不開口，怨不得在下雙掌掃平這赤峯山莊，要你們個個掌下亡魂！現在請各位在五步之中給我回答，否則，後悔莫及！」

語聲中，身形一步一步向羣雄欺去。

那知腳下方動，半空中突然響起一陣大喝：「藏派北支禪宗重地，假如容你這般容易打發，豈能在大漠立足百年！」

挾着喝聲，一條高大金色人影，電射而至，輕輕飄落。

葉青心中一驚，目光一掃，只見場中巳出現了一個喇嘛僧人。

頭頂毘盧帽，身披金色袈裟，身高八尺，臉色清癯巳極，白眉細目，但開闔之間，一條條精花，猶如黑夜閃電，顯然內功巳到登峯造極之境。

葉青雖然見過震懾天下的金、銀、銅、鐵，四令，鬥過武林中七派掌門，但對這老僧的外表，却仍然暗自心驚。

行家眼中，一看就知深淺，依對方的

表，實在是個罕見的奇人。

這僧人一出現，場中高手，齊都躬身高呼「活佛！」雙目不敢仰視。

這時，葉青這才知道對方身分，只見老僧目光微微一閃，仍似垂簾人定一般，屹立當場，右手微微一揮，似是回禮，遂即雙手合什，道：「老僧斑特拉克，忝爲藏派北支禪宗主持，耳聞施主登門强脅要人，老僧來晚一步，竟至二大護法受傷；請問是何道理！」

葉青仰天狂笑道：「在下雖然半夜闖寺，於理未合，但情非得巳，母親血仇；不可不報，何況先行告罪相詢，貴派五人聯擊，先行出手，高僧何不先問問清楚，再行責人！」

「活佛」斑特拉克白眉微聳，沉聲道：「如此來說，倒是本派的錯了，請問施主仇人是何人？」

「鬼諸葛曹鏗！」

「鬼諸葛？」活佛微微一哼，問詢道：「此人並非本派中人！施主何以到此逞强？」

葉青嘿嘿冷笑，道：「佛門不打誑語，高僧能說此人未曾來此？」

活佛倏然精光一閃，敞口大笑，道：「老僧從不打誑語，鬼諸葛確未來此，不過——」

葉青心中一緊，釘上一句，道：「不過什麼？高僧說話，何必吞吞吐吐！」

「老衲知道他在何處。」

「什麼地方？」

活佛微微一哼，突然臉色沉重，道：「什麼地方，如施主未曾傷人，老衲當該奉告，但是，現在情形又自不同了！」

葉青目中煞氣又聚，冷冷道：「高僧準備怎樣？」

「請施主一露身手，看看是否有資格，去那個地方——」

葉青傲然道：「在下自信天下還沒有能使區區皺眉不能去的地方！」

活佛嘿嘿冷笑道：「好傲氣，但是老衲話還未說完。」

「大師還有什麼話？」

活佛道：「看看施主有沒有資格聽老衲之言！」

葉青聽得心火大起，狂笑道：「大師既想與在下一搏，何必大兜圈子說話！」

活佛沉聲肅容道：「老衲句句是實言，施主就請。」

「請」字一落，僧袍微飄，身形陡欺三尺！

葉青目射寒光，大喝道：「老和尚且慢！」

活佛電目陡睜，冷冷道：「施主還有什麼話？」

「假如在下僥倖得勝，大師是否眞願說出鬼諸葛藏匿之處？」

「武林人物，千金一諾，施主但能勝得，老衲當親自帶路，但是，要是敗了，嘿嘿，怪不得老衲把你幽禁終身！」

語聲一落，脚下巳漸移動，目光炯視，雙掌合什，緩緩向葉青推出。

葉青此刻亦不敢大意，全神貫注。

面對着一個武力莫測的高手，不敢再冒險妄動，予人於進擊之機！

要知高手對招，開始一陷入被動，立居敗勢，就是扳回平手，亦是吃力無比，眞氣大耗。

故葉青一見對方臉下輕輕移動，立刻漸漸旋身，始終面對老僧，沉勢凝視，雙掌也緩緩前推。

雙方隔空剛推出五寸，立刻身形分開，身形飛快地移挪了另一個方位。

在場外人看來，這不像是搏鬥，好像是在擺架勢！其實，誰知就這剛才二人巳在這未滿一招中，巳試出了對方的內功深淺。

老和尚一招之下，暗暗心驚。

對方年紀不過二十歲左右，內力修爲，竟與自己八十年功力相伯仲，在勢均力敵之下，他不敢硬使功力，立刻游走。

葉青何尚不是一樣，一見老和尚游走，立刻身動，輕輕移動步伐，沉氣待敵！

於是，場中鴉雀無聲，情勢懾人，藏派高手一見活佛親自出手，臉上皆緊張地注視二人的身法。

大家都知道自有藏派以來，誰都不知道這位活佛功力到了何種地步！

因爲平時根本看不到這位最高主持人露過身手！當然，這是因爲老和尚根本沒有動手的機會。

今天，可說是破天荒的第一次，也是藏派有史以來的第一次！

由活佛的親自出手，可見他對葉青的功力，是何等的重視。

這一戰的勝敗，因而亦關係藏派百餘年的聲威！

故而雙方雖然未動手，但觀競的高手，一顆心早都巳吊上了喉嚨口。

漸漸地，兩人身形愈動愈速，兩人的距離也愈走愈近。

由三丈的空間，變成二丈……剛進七尺圈子，葉青猛地一聲長嘯，右掌平胸，掌緣向外，平揮而出，左手猛然廻圈，現陽掌，迅然推出。

這正是「玄武八式」中的第一招「五帝臨關」！

如今在葉青手中施出，猶如迅雷，快得令人看不出掌勢如何出手的。

幾乎在同一時間，活佛班特拉克，僧衣一振，一聲震山撼嶽大喝，喝聲中，右掌平胸，左臂斜飛，白眉軒動中，搗出一股至剛至猛的掌風，掌風剛出，脚步斜踩，一閃身，右掌巳經切向葉菁右肩。

這是藏派至高武學「雷音神拳」及「小天如來掌」。

如今二套不傳絕學滲合運用，襯着老和尚一副莊嚴肅然的臉容，使人看來有不可侵犯之態！

一招方起，場中立刻湧起一道烟霧，霹靂連聲，震得衆人耳中發聾！

這二人招式，根本使人無懈可擊，全身要害防備得毫無一絲空隙。

只見塵霧四揚中，二條人影，一會即分，二縷金、白二色淡烟，繞場疾滾！

片刻之間，烟消塵散，視界清晰，二縷淡烟也倏然而止。

始見仍然對立着，互相距離七尺，目中精光，如四道晶亮的電光。

（未完・十三）

司馬洛傳奇故事

黑嶺魔宮

馮嘉・文　可飛・圖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司馬洛到菲律賓旅遊，在一個偶然的機會認識了露意絲，露意絲要求司馬洛替她到一座黑山尋找她的父親，司馬洛也認爲這黑山可能有古怪，便答應了露意絲，起程當日，司馬洛已降到一處密林中，但露意絲却遇難而死……司馬洛落入地底湖，接着便來到一座地下宮殿，遇上一個瞎眼的廚師霍斯塔，霍斯塔告訴了司馬洛有關宮殿內的事，並要司馬洛快點離開，以免他們的皇帝回來，那時就難逃厄運，司馬洛企圖找尋出路，但不成功，他只好又回到廚房中，要霍斯塔找個地方，讓他躲藏起來．霍斯塔答應了……

魔宮老主人　把玩金屬魚

「來吧！」霍斯塔拉着他的手　領他離開廚房　走進另一條走廊　走完了那條走廊　再下了幾級樓梯，便到了一間很大的房間，這裏顯然是一間宿舍　裏面擺放着至少二十張床　排成一行一列的　就像軍營裏一樣　霍斯塔伸手指指，低聲說：「看見那邊嗎？」那裏有一隻入牆大櫃子，是用來放衣服的　但櫃子很大　衣服佔不滿　你可以躲到那裏面去。這裏是奴隸宿舍　沒有人會看見你的　而皇帝也從不到這下面來。晚上你可以睡在其中一張床上，我每天會替你準備一些食物　放在廚房，你自己去拿怎麼樣？」

「很好。」司馬洛點點頭，道：「謝謝你！」

「你自己照顧自己吧。」霍斯塔拍拍他的肩：「我不能陪你，我還有很多工作要做！」霍斯塔說完便走了。

司馬洛在房間裏走來走去。現在房中是沒有人的　那些床上都摺疊着整齊的被褥，其中大部份還放着私人的衣服，有男也有女。大概放着衣服的床就是有人住的，而沒有衣服的床就是空置的。現在，人們則全部出去工作了。司馬洛計算一下時間　現在應該還是夜晚　最多不過是凌晨二三時左右，他們却都去了工作　難道這裏的人是晝夜顛倒的嗎？但是想起來，這其實也是無所謂的，因爲這個地方反正是不見天日的了，晚上和日間又有甚麼分別呢？

司馬洛走過去打開那座大衣櫃，看看裏面，果然，裏面是很寬大的，簡直像一間小房間，前排掛滿了衣服，躲在裏面，的確可以睡得很舒適。

司馬洛正看着時，忽然聽見腳步聲循着走廊而來，便連忙心虛地躲進櫃內，而把櫃門關剩一綫　向外張望。

進來的是一個很年輕的菲律賓少女，頭髮很長，一直垂到臂部，而且是烏黑油亮的。

如果不是雙眼經過了縫合手術　司馬洛相信她會是一個很美麗的女人。雖然如此，她的身裁還是十分誘人的　因爲她是一個剛剛發育得充份成熟的少女　而身上那件簡單的薄布衣服對她的身體起不了甚麼遮蔽作用。

她並不知道有人在看她　因爲照她所知，這裏是沒有開眼的人的，因爲她從容地，把背上的鈕子解開了，拿起一塊布，揩抹着身上的汗　顯然她是剛剛經過吃力的工作。

司馬洛看着時，她又把衣服的上截也褪下了，下面是完全沒有其他衣服的。年輕的乳房驕傲地挺聳着，乳頭暗棕，而中央微現着玫瑰紅色，那深深的乳溝之間，凝着晶瑩的汗珠，而她用那塊布小心地揩抹着，每當她舉起手臂時，司馬洛就可以看到她腋下的毛濃如茂草之叢。他不禁深吸起來了，因爲這實在是太富於誘惑性的場面了。

接着這少女便把那件衣服整件褪下來。下身祇有一條薄薄的尼龍三角褲，本來

是湖水藍的，因爲舊，已經差不多變成白色了，而這褲上還破了幾個大大小小的洞。隔着那半透明的尼龍質，他可以看到一塊濃黑的三角型。她大概因爲多做粗重工作，腿部綫條不太柔和，但却很結實，另有一種健康青春的味道。

她一面抹着下身的汗，一面向衣櫃走過來，而當她走到衣櫃的前面時，她便索性把那條三角褲也褪下來了，棄在地上，於是她便是無遮無掩地袒裼裸裎於司馬洛的面前了。她就站在那裏，繼續揩抹縫隙部份的汗。她是站得那麼近，司馬洛簡直可以嗅到那一陣輕微的汗味。

現在的司馬洛是相當痛苦的，因爲他是一個正常的男人，他不能使自己不去看，但愈看之下，生理上的需要就愈使他有快要爆炸的感覺；如果現在有旁人，他就祇好蹲下來以避免醜態畢露了。另一方面他又要忍着那愈來愈緊促的呼吸，以及忍着不做那件普通男人都會做的事；就是衝出去把她按倒，發洩一番。

終於，這個少女已經抹好了身子，便打開衣櫃，伸手到衣櫃中那條掛衣架的棍子上摸索着。由於眼睛看不見，他們找尋衣服是另有一套辦法的，那就是先摸着棍子的盡頭，逐個衣架數過來，數到了正確的號碼，取下衣架，衣架上掛着的便是自己的衣服了。

這個少女數到棍子的中一段，從那裏取下了一條三角褲和另一件簡單的薄布衣服穿上，便匆匆地走了，似乎她還有工作忙着做，連洗一個澡也不夠時間。

司馬洛嘆一口氣，也用衣袖抹着額上，原來額上不知何時已經凝滿了汗珠。他希望這個宿舍的奴隸之中不要太多這種美女，不然，他在這裏住上一星期，就可能也變成瞎子了，因爲他的眼睛沒有機會休息呢！

現在的司馬洛是已經很疲倦的，他最需要的是睡一覺。但是在睡覺之前他還有一件事要做的，那就是看清楚宮中的情形。山洞中的情形他是已經大致清楚了，但這座宮中還有些甚麼地方，有些甚麼設備呢？他必須也查出來的。照霍斯塔所說，宮裏祇有一個開眼的人，就是那位皇后；因此，司馬洛祇要能避開皇后的注意，就可以通行無阻了。

於是司馬洛把腳上的靴子脫掉，以減少腳步聲，然後便離開宿舍，走到上面的宮中去。

這座皇宮和眞的古代皇宮一樣，數起來至少有一百個房間，其中大部份是空着的客房，房中的裝飾設備都是一流水準的，此外還有藏書豐富的書房，牆壁上嵌滿了獸頭標本的狩獵房等等。奇怪的是，在書房裏找不到任何私人的書信，因此司馬洛無法知道這個奇怪的皇帝究竟是甚麼名字，或者有些甚麼名字的人是和他有關的。另一方面，司馬洛也找不到任何科學設備，甚至一件科學儀器，那麼，霍斯塔聽到的所謂機器聲究竟是從何而來的呢？可以肯定，不是來自這宮中，而是來自那度關上了的鋼門裏面。如果這山洞中是有一科學實驗場的話，那一定就是在那鋼門裏了。

司馬洛希望他有辦法能進入鋼門之內參觀一下。

接着，司馬洛就到達了宮中的最後一部份。

這一部份也就是皇后所住的地方。司馬洛希望他在這裏會有所發現。

他踏入了一座巨大而豪華的廳子，走進了廳子盡頭的門。那裏面是一條走廊，沿着走廊有幾個門口，司馬洛小心地走到第一個門口。他首先是嗅到一種奇妙的香氣，也不知是用甚麼香料製成的，使男人嗅了之後，就希望會有一個女人在身邊。這香味是隨着一陣薄薄的水蒸氣飄出來的。司馬洛小心地向門裏頭張望。看見的第一件東西是一座古色古香的屏風。

屏風後面正傳來淙淙的水聲　彷彿那後面有一座泉水似的。司馬洛躡着腳上前，透過屏風的縫隙望進去，他的心忽然大跳起來。

那裏面是一座裝飾得多姿多采的浴池，面積差不多等於外界普通泳場中的一座泳池，而池中的水面正升起着空氣。司馬洛馬上就明白了，這是一座溫泉，浴池就是環繞着溫泉築成的，但使他心跳的却是那個正在池中沐浴的人，那是一個女人，而既然是正在沐浴，那身上當然是沒有衣服的了。她正站在池邊的淺水中，祇有膝蓋以下的部份浸在水中，膝以上就自然是完全呈現於眼底了。司馬洛一看見她，生理上就起了勃然的反應。

雖然同是女性，雖然同是菲律賓人，她和剛才那個女工却是完全不同的。如果兩個都是上帝的作品，那麼前一個是粗枝大葉地雕就。而這一個却是經過精細的打磨和雕琢，甚至顏色也是經過調配的——她的皮膚是那麼白，就像整個人都是用最上好的象牙雕成，然而却沒有象牙那麼硬。她的頭髮黑而長，現在是掠到了肩後，兩乳是椒形，豐滿而碩大，由於重量關係顯得稍爲下垂。小腹是平坦的，雙腿渾圓而綫條柔和，並不太長。這是一個有着充份的東方美的女人。她正在用一條毛巾在輕輕地洗着身子。也許因爲她是司馬洛在這裏見到的第一個開眼的人，所以更覺得她可愛了，他知道這就是皇后了。

司馬洛在那屏風後面看着，呆了整整半分鐘，才恢復過來。這個女人正在洗澡，一時不會離開浴池，這不正是他進入裏面的最好機會嗎？於是他悄悄出了浴室，沿着走廊繼續走，到了第二個房門口。

這房間原來是用以擺放衣服的，挨着牆邊有一隻架子，架上是一條十幾二十呎長的橫杆，而橫杆上就掛滿了衣架，每隻衣架上都是一套衣服，而且顯然是屬於同一個女人的衣服。一條十幾二十呎長的橫杆，其上掛滿了衣服，那麼衣服之多，是可以相見的了。她在這裏果然是過着皇后一般的生活，可惜就是沒有自由而已。除了那條橫杆之外，房中還有好幾隻大櫃子，這些櫃子裏面放的則是貼身的衣服，沒有甚麼特別的東西。

於是司馬洛轉到第三間房間去，這房間顯然就是寢宮了。房間的中央擺着一張直徑至少有十二呎的大圓床。這却是並不古典的傢俬了。事實上房中其他的擺設也都是現代化的，一椅一桌之微都是最新的欵子。那張豪華的梳粧枱的鏡是三面的，

讓人能照到自己的側面，而梳粧枱上散放着難以勝數的化粧品。

司馬洛看着這張床，就想起了剛才那位皇后。這個魔王，不論他是誰，不論他是有甚甚麼野心。總之可以肯定的一點就是，他很懂得享受。和這樣一個女人在這樣一張床上做愛，世上還有比這更高的享受嗎？而且，房間的三面牆壁（除了擺梳粧枱的一面）都是鑲鏡的，躺在床上，就可以從鏡中看到自己的七情六慾。

接着司馬洛的視綫就給一件奇怪的東西所吸引了，那東西就放在梳粧枱的左邊，是一件大約一呎長的金屬物體，是一條金屬的魚，塑造得很好，雖然全由直綫構成，但活靈活現，栩栩如生，但如果把它當作是一件擺設裝飾品，就似乎太大一點了。司馬洛走過去，把它拿起來，很輕，是用輕金屬製成的，而且一拿起來，它的尾巴及翅便自動擺動起來，因為這些部份都是裝得靈活的，司馬洛不禁奇怪地皺起眉頭。

這究竟是甚麼東西呢？不會是用以裝飾的小擺設，倒反而像是甚麼機械的模型。總之，這東西與這房間的氣氛是完全不配合的。他把這條金屬魚傾側一點，尾巴和胸翅便又立即因重心不勻而擺動起來了，真靈活！

司馬洛正想把這魚放回梳粧枱上的，又看見了另一件東西，門口站着一個人，他從梳粧枱鏡可以望到身後的房門口的，他看見皇后已經進來了，正用一條橙色的大毛巾裹着身子。一時，司馬洛祇能呆在那裏，因為距離太遠，她要叫喊的話，他也是來不及阻止她。她並沒有叫喊，祇是站在那裏看着他，眼中有着一種奇怪的表情。

司馬洛慢慢地轉過身，然後一跳跳到了她的面前，但她迅速退後一步，說：「不要！」

她的聲調居然是很權威的，司馬洛竟不由自主地服從了，就在她的面前站住，她上下打量了他一遍，說：「我早就知道你來了，你究竟是誰？」

「我——呃——我是迷了路，無意中跌下來的。」司馬洛說：「我正在找路出去，你可以帮帮我的忙嗎？」

皇后搖搖頭道：「我也不知道出去的路是怎麼走法，但貝加呢？你殺死了貝加嗎？」

司馬洛不敢承認，也無法否認。

「你一定殺死了貝加。」皇后說：「我看着你把那隻狗也推下水的。」原來司馬洛在宮外的行動她一直都看到：「朋友，這一次你真是闖下了大禍！當我丈夫回來時，他一定會殺死你！」

「那麼不如你現在先殺死我好了。」司馬洛可憐地說。

她笑起來：「為甚麼我要殺死你？我不喜歡殺人的，我不喜歡暴力，殺人是我的丈夫會做的事！」

司馬洛小心地打量着她。她說起話來時溫柔而端莊，沒有一點暴戾之氣。也許她所說是真的，殺人是她丈夫才會做的事。「那麼，」司馬洛說：「你能不能帮我一個忙呢？我是沒有惡意的，我祇是想離開這裏吧了！」

她的嘴唇動了一動，似笑非笑的，接着皺起鼻子：「你一身都臭，你何不去洗一個澡再回來，然後我們再詳細地談談呢？你可以用我的浴池！」司馬洛遲疑着時，她又微笑催促：「去吧，那祇是一座溫泉，不會把你溶掉的！」

在這種情形下，司馬洛也祇有聽從她的吩咐了，於是他轉身要走。

「等一等。」皇后說道：「你叫甚麼名字？」

「司馬洛！」他沒有轉過頭去，因為從牆上的鏡是看得見她的。

「司馬洛，唔，這名字還好聽。」她點頭：「你可以叫我蓮花！現在去洗澡吧，然後回來，我們再詳細地談談！」說着她的右手放開了，讓毛巾的一部份跌落，右乳便整個呈現。她的暗示是很明顯的。

司馬洛把那條金屬魚放回，出了房門外。

十五分鐘之後，司馬洛又回來了。他的身上現在裹着一條白色的大毛巾。「真抱歉。」他苦笑着道：「我沒有衣服可換了！」

他發覺這時房中的燈光已經很暗，變成僅可辨物的程度了，而皇后正斜斜地躺在那張大圓床上，身上蓋着一件黑色的、薄如蟬翼的披肩之類。

「不要緊。」她說：「我也沒有穿很多！」她忽然把那件黑色的蟬翼披肩掀開了，露出身體來，她身上根本就沒有穿甚麼，和剛剛浴罷的時候一樣，司馬洛深吸一口氣，連忙轉身，到處都是鏡子，他還是可以看見她。

她笑起來：「怎麼了，害羞嗎？」

司馬洛通過牆壁上的鏡子，怔怔地看着她。她的肉體就好像是專為那一件事而存在似的，而且，剛才在宿舍裏，司馬洛的慾火也已給那個女工撩撥到難以抑制的程度，因此現在，他終於決定來者不拒了。於是他慢慢地轉向那位皇后，讓身上的毛巾跌落地上。

司馬洛的身裁是強壯而結實的，身上肌肉豐富但並沒有多餘，因而他的綫條也是優美悅目的了，就着純審美的觀點而謂，也許他會更勝過她的。

她轉過來正對着他，兩腿分開，臉上現出一個奇怪的微笑，她說：「我還不知道你叫甚麼名字！」

「司馬洛，我叫司馬洛！」

「你可以叫我做蓮花！」她一手執住他的手臂，把他拉過去。

他們的身體既已是全無衣服的阻隔，所以很容易就合在一起了。司馬洛祇是對她作了起碼的調情，因為她已經完全準備好了，生命之門已經淋漓着分泌液體，方便來客的滑入，這之後她就用手腳緊箍着他，盤骨好像一隻有力的磨盤一般輾動着，使他用不着動作，事實上他的動作變成了是不由自主的。就這樣轉着轉着，兩個人很快就登上了極樂的高峯，她嘆一口氣，便放鬆下來，而且不祇是四肢的放鬆，她的肌肉也同時放鬆了。她的肌肉有着奇妙的吸吮力，一直都在吸吮着他，比最好的乳膠更柔軟，但是卻緊緊地吸着，這也是使他無法持久的一個原因。幸而，她也並不需要他持久。

司馬洛想離開，但她立即把他抱着。「不要！」她夢囈般地說：「我要你——留在我的裏面！」

這是一種暗示，表示她並未滿足，而剛才那一次祇是前奏而已。司馬洛祇好停留着，同時盡量讓神經鬆弛，以使體力快一點自動補充，他很想和她談談，進一步刺探這裏的情形，因為開眼的人總比瞎眼的人知道得多一點的，但目前他實在太疲倦了。

漸漸，她的盤骨又開始輾動了，起先祇是慢慢地，當癱軟的又剛硬起來，而變得雄氣勃勃時，她便加快。這一次，司馬洛比較能忍耐了，因為第二次時，神經的敏感程度是低減了的，於是他盡量發揮他在這方面的經驗和技術，迎合她的每一個動作，在她需要快的時候快，在她需要慢的時候慢，她也不知道有過多少次極樂的痙攣了，而姿勢也改變過了不少次，直到最後，她尖叫起來，一個劇烈的抽搐使她全身都要散開似的，接着她便用手推司馬洛的胸。「不——不要！——」她夢囈般地說：「夠——了！」

但司馬洛還是繼續了半分鐘，因為他自己的熱情也是需要宣洩的，他的身子好像弓弦一般挺直，然後也和她一樣，鬆弛下來了。他們好像兩個棉花製成的人一般癱軟在那裏。

「陛下，你在叫我吧？」有人在耳邊問。

司馬洛的身上通過一陣冷顫，幾乎要跳起身來，一掌擊出去了，但接着又醒悟到來的一定是個盲人，不會看見他的，所以便不動了。他從眼角裏瞥見來的是一個中年的女傭人，顯然是蓮花的極樂的尖叫把她招來了的。

蓮花也輕拍司馬洛的背，示意他不要動，然後，她笑起來才說：「哦，沒有甚麼，我一定是做了一個惡夢，你走吧！」

那個女傭人走了，司馬洛鬆一口氣，與她分離，而在她的身邊躺下來，這一次，她並不反對他離開了。

她滿足地嘆了一口氣，幽幽地說：「你真好，司馬洛，你真好！我也忘記了我已經多久沒有過男人！就是以前有的時候，也從來沒有這樣好的！」

從她的反應，司馬洛也知道她的確是一個已經很久沒有過男人的女人了，他不禁奇怪。他說：「你不是有丈夫的嗎？你的——呃——皇帝，難道他不跟你睡覺的嗎？」

「當然，他是和我睡覺的。」蓮花不屑地扭曲着咀唇：「但他有他的一套，他喜歡用他的一套，他喜歡用他的手和舌頭，卻從來不用他應該用的東西！」

司馬洛道：「聽說這是你們的國術的呢！」

蓮花瞪他一眼道：「這並不好笑！如果祇是用作前奏，我是當然歡迎的，但全部祇有這些，你可以想像到我是多麼難堪了！」

「嗯。」司馬洛點頭：「我明白，這傢伙也太浪費了！你知道嗎，蓮花，你是一個特別可愛的女人，很少有像你這麼可愛的，當然，我是指你的肉體，在性格方面，我對你還知道得不多！」

「謝謝你！」蓮花似乎感動地執住司馬洛的手：「不知道已經多久沒有人對我說過這種話，我簡直已經忘記了被讚美的滋味了！」

司馬洛坐起來，在那柔和的燈光下打量着她，而她也毫不害羞地橫陳在那裏，而且還把兩手放在後腦，以便身體不會受到任何遮掩。司馬洛看着她，心裏在分析着她。她是一個菲律賓人，一直都用英語和他對話，而她的英語說得很純正，文法正確，這表示她是有着相當教育程度的，而且她的一舉手一投足也有大家風範。似乎她的出身也相當良好。至於她的引他上床，當然不是千金小姐的行為，但這也難怪，把任何生理正常的女人關在這裏，長期地祇加以撩撥而不給以滿足，都會有這樣的表現的。

司馬洛說：「你究竟是甚麼人，蓮花？你怎會在這裏的？」

蓮花微笑：「我本來是一個富家小姐，但在我長得最美麗的時候父親就因為走私破了產，而且被私梟槍殺了。我給賣到妓寨去，但是在正式做妓女之前，我的丈夫買了我，把我帶到這裏來。我在這裏已經五年。這就是我的生平了。我猜你的下一個問題就是：我的丈夫是誰，對嗎？」

「嗯。」司馬洛點點頭：「他究竟是誰？」

「他告訴我他是世界上最偉大的科學家。」蓮花冷冷地說：「除此之外他就不告訴我甚麼了！我對他所知也很有限！」

「他在這裏又是幹甚麼的呢？」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蓮花說：「我也沒有興趣知道。他是在這裏弄甚麼機器的，一弄起來時那聲音吵得真可怕！」

「就在山洞那鋼門裏面嗎？」司馬洛問。

「是的，那就是他的實驗場了！」

「你懂得怎樣進那裏面去嗎？」司馬洛問。

蓮花懷疑地看着他：「你似乎問得太多一點了，朋友！我以為你是對逃走感興趣！」

「你知道我是怎麼來的嗎？」司馬洛問。

「我不知道。」蓮花說：「但總之我知道你殺死了貝加！」

「你對逃走不感興趣嗎？」司馬洛又問。

蓮花聳聳肩道：「為甚麼我要逃走呢？我在這裏住得好，吃得好，又有這許多人服待我！還有別處可以找到這裏生活的嗎？」

司馬洛怔怔地看着她。這個女人，她似乎既不喜歡那個魔王，但是又不太反對他的，她祇是求有安定生活就行了。他對她的態度似乎應該小心些。

「那麼。」司馬洛說：「你肯帮助我逃走嗎，蓮花？」

「如果我能夠帮你，我是會帮你的。」蓮花說：「但我也不知道怎樣出去！」

「到山上去的路也不知道嗎？」司馬洛問：「有一條路從這裏通到山上去的，貝加和他的狗就是循這條路來往！貝加沒有跟你提起過嗎？」

蓮花搖頭：「沒有，我從來不跟貝加談話的，我不喜歡他，因爲他老是像主管看守奴隸一般看守着我，也許，假如貝加的獵狗活着，牠是可以帶你出去的。但現在，你是連最後一個機會也失掉了！」

司馬洛聳聳肩：「那麼看來，我是被困在這裏了！」

「看來是如此了。」蓮花微笑。

「你可知道。」司馬洛道：「當你丈夫回來的時候 他就會殺死我嗎？」

蓮花點點頭：「這是一定的，他喜歡殺，不論殺甚麼他都喜歡，而且，他明天就要回來的了！」

「也許我會先殺死他！」司馬洛說。

蓮花笑起來：「你沒有機會的！他有那麼多保鑣！你沒有機會碰他一下的。」

「那麼我怎辦好？」司馬洛問。

蓮花由頭到腳打量了他一遍 欣賞着他身上的結實的肌肉，然後她伸出一隻手，撫着他的背，道：「你可以暫時躲起來，司馬洛 我丈夫不一定知道你在這裏的。這山洞這麼大，有很多地方好躲，他不是永遠都留在這裏 他逗留一個時期又會走的，等他走了之後，你又可以想辦法出去了！」

「這是一個主意。」司馬洛說：「但在這期間內，你不會出賣我嗎？」

「不會。」蓮花搓捏着他背上的肌肉：「我不會出賣你的 司馬洛 因爲你對我還有用處，你可以做我丈夫做不到的事情！」

她的意思自然就是要司馬洛留下來做她的洩慾工具。這雖然不是一件苦差，但司馬洛卻也並不樂意去做。不過，這是權宜之計 目前 他是不能不暫時屈服的。他嘆一口氣，躺下來：「我看也祇好如此吧了。」

蓮花的手改爲在他的胸膛上活動，使他的男性本能又躍躍欲動，但司馬洛極力忍耐着，因爲，他還有好些問題要問她的，而他要趁這個機會了。他說：「這裏常常有外人進來的嗎？」

蓮花搖頭：「這裏是一座荒涼的小島，爲甚麼會有外人到這裏來呢？」

「我的意思是有沒有外人誤闖進來。」司馬洛說：「就像我一樣的。」

「沒有。」蓮花又搖頭。

「在最近一兩個月內都沒有？」司馬洛問。他是想探問洛特力的下落，但是他又不放心指名道姓。

「沒有。」蓮花又搖頭：「但即使有我也不一定知道的。如果有人在我丈夫在的時候下來，那就一定會給他殺死了！而我對殺人是不感興趣的！我不會問！他也不會告訴我！」她奇怪地看着：「你在找甚麼人嗎？」

「也許吧。」司馬洛說着又改變話題，轉向梳粧枱，看看那條金屬魚：「那東西眞奇怪，是甚麼呢？」

蓮花聳聳肩：「我不知道，是他放在這裏的，他上次拿進來放在這裏，沒有拿走！似乎這是和他的研究有關的，我不感興趣！」

司馬洛卻很感興趣，他下床，過去把那條金屬魚拿在手上，小心地察看。

這魚是中空的，裏面究竟收藏着一些什麼，無法知道，因爲並沒有門口可以窺進裏面 司馬洛奇怪這究竟是什麼模型。這個魔王正在這裏研究一種奇怪的東西，這種奇怪的東西顯然就是這條鐵魚了，但是，這條鐵魚是作什麼用的呢？

「放下那東西好嗎？」蓮花說：「我不是叫你來玩玩具的！來，和我做愛！」

她在床上躺倒 伸張四肢，等待着他。

司馬洛無可奈何地遵命了。

在目前，他的身份和一個奴隸差不了多少，如果他不盡量取悅她，那她是可以給他很大的危險的。

一小時之後，大汗淋漓的蓮花終於推開了司馬洛，好像一條離了水的魚一般喘着氣，兩眼翻白。她已經得到了最大的滿足，很可能是她有生以來最大的滿足。至於司馬洛的方面，他是無享受可言的，他祇是在服務而已。

蓮花終於能說話的時候，就喘着氣說：「你！——可以走了，司馬洛，我——不再需要！」

司馬洛遲疑着：「你答應不向你的丈夫透露我的存在嗎？」

「當然不。」蓮花說：「你有可以躲的地方嗎？」

「我可以躲在工人宿舍的衣櫃裏！」司馬洛說道。

「唔。」蓮花點點頭：「那是一個好地方！現在，到那裏去躲起來，我沒有叫你不要出來，因爲我的丈夫是隨時會回來的。等他走了之後，我們再見面好了！」

司馬洛再瞥了一眼梳粧枱上那條奇怪的金屬魚，便離開了那裏。由於他對這個山洞和這座魔宮的大致形勢已觀察過了，在那個魔王回來之前，他是不能作進一步的發現的，所以他就直接回到工人宿舍去，躲進入牆衣櫃內，睡下了。一躺下來，他差不多馬上就睡着了，因爲他實在太需要睡眠。

當他再醒來時，已經是不知多久之後了。是一陣繁忙的動作聲把他驚醒了。他爬起來，爬到櫃門前面，就着門縫向外張望，外面的巨大房間中人來人往的，滿是那些瞎眼的奴隸，男男女女，總有二十人之多。他們正在起床穿衣服。於是司馬洛知道自己實在是睡了很久了，因爲這些奴隸們在他睡着時已收工回來睡過覺，現在又起床開工了。

司馬洛感到一陣興奮，也感到一陣陰冷的恐懼。很顯然，那個魔王是已經回來了，而無疑地，他已經發現了貝加被殺的事，他一定已派人在外面找尋司馬洛，但是，當他在外面找不到時，他會不會到這裏面來找呢？如果在這裏面找，司馬洛是根本無法逃脫的。他們可能人很多，而且一定有着精良的武器配備，而司馬洛則祇有一把笨鈍的長槍，他祇能希望那個魔王不相信他是已經在這山洞裏。

不久，那些奴隸們一個一個都出去了，宿舍又祇剩下了司馬洛一個人。他仍留在衣櫃之內，不敢出去，現在不是睡覺的時間，外面活動着的開眼人可能很多，他出去是隨時有被發現之虞的，一定要等到大家都睡着了，他才可以冒險出去探視一下。

在那衣櫃裏，司馬洛沒事可做，祇好

又打起瞌睡來，一面感到肚餓難耐，要再等到大家都睡覺了之後，才能到食物房去偷吃，那豈不是要等得很久？但是霍斯塔倒很體貼他，因爲大約一小時之後，霍斯塔就匆匆地進來了，他一直走到衣櫃前面，從袋裏掏出一包三文治，遞給司馬洛，司馬洛感激地接下了。

「別出去！」霍斯塔低聲警告司馬洛：「他們正在上面找你，你一出去他們就會把你槍殺的了！」

「他們人很多嗎？」司馬洛問。

霍斯塔冷笑：「這一點還用問嗎？你看我準備了多少食物便知道了！」

「好吧。」司馬洛無可奈何地聳聳肩：「我不出去好了！」

「他們目前還不會懷疑你是已經到了這下面來。」霍斯塔道：「但看天份上，不要擅自出去！貝加的死，使那魔鬼生氣極了！如果捉到你，他會用最殘忍的方法把你處死的！」

「但如果他們找到這下面來。」司馬洛苦笑：「我卻是無路可逃的！」

霍斯塔咬着下唇想了一想，終於道：「好吧，如果他們決定到這下面來找你，我一定會聽到一些風聲的！我會下來通知你，另外找一個地方給你藏身！」

「這樣最好了。」司馬洛點頭：「謝謝你，霍斯塔！」

霍斯塔的頭一側：「唔，好像有人來，我得走了！」

霍斯塔匆匆離去了，司馬洛則狼吞虎咽吃着那包三文治，很遺憾沒有可以喝的。當他吃完了之後，正感到無聊時，耳朵裏聽到一種奇怪的聲音。那就像是噴射飛機正在機場上發動噴射引擎一般的聲音，尖銳無比，時遠時近，使人耐難，司馬洛不由自主地用兩手緊緊掩着耳朵，一面奸奇心大起，躍躍欲動，很想出去看看那像伙正在攪什麼鬼，因爲無疑地，這聲音就是來自山洞後面那鋼門裏的，而很顯然，那魔王是正在做他那奇怪的實驗了。但他還是極力自制着，因爲他記起霍斯塔準備的食物是那麼大量，從那些食物來看，那魔王果然是帶回來了很多手下，他是不大有希望能夠不被察覺而離開皇宮，進入那山洞裏的。

那聲音持續了差不多一小時，在這一小時之內，司馬洛不能不老是用雙手掩着耳朵，但仍然不能完全把聲音遮掉，耳膜長期受刺激，使他漸漸感到暈眩了。

然後，很突然地，那聲音就停止了。司馬洛嘆一口氣，鬆開兩手，躺倒下來。一時間，那靜寂也是刺耳的，耳朵習慣了嘈吵，一旦變回那麼靜，反而感到不舒服了。就在這輕微的不適之中，司馬洛睡着了。

也不知道睡了多久，忽然有人開門，使他一驚而醒，馬上冒了一額冷汗。他不應該睡的，因爲他們很可能下來找他！開櫃門的人把桿子上掛的衣服撥開，司馬洛便一手按着身邊那把長槍。但是，開門的祇是昨天那個菲律賓少女，她似乎習慣了在同一個時間到這下而來換衣服和抹汗的（司馬洛在這下面不見天日，不知道時間的過去，但他相信距離她上次出現至少已經二十四小時了）。她現在仍然是一絲不掛的，長長的頭髮垂在胸前，遮着雙乳。她正在找尋她的衣服。司馬洛連呼吸也强忍住了，因爲和她太接近，而他知道盲人的聽覺是特別靈敏的，她很可能會聽到他的呼吸聲。

接着，她忽然停了手，好像有所發現似的，把臉龐轉向司馬洛。雖然她不可能看見，司馬洛還是感到一陣心慌。隨即，她彎下身來，手伸向司馬洛，把他腳邊地上那張包裏三文治的紙拾了，一面用菲律賓語喃喃着不知說了些什麼，似乎埋怨人們不該把紙屑亂扔。她把紙捏成一團，拿到宿舍一角落，丟進一隻廢紙籮裏，然後才再走回衣櫃面前，這一次，是來拿衣服了。司馬洛從那個有利地位欣賞着她的身體。

然而司馬洛並沒有機會細細地欣賞她。他才剛鬆了一口氣，更大的恐怖便又來臨了！因爲一陣皮靴聲從門口傳來，通過她的腋下，他看見又有一個人進來了。而這個並非盲人，是開眼的！他的身上穿着一套軍人般的黃斜布制服，腰間有槍和子彈。一個菲律賓人，身裁矮矮的，但是黝黑而結實。是那個魔王帶回來的保鑣的其中之一個。

至此，司馬洛不能不冒險一下了。他連忙一滾身，滾到了櫃內最高的一堆衣服後面。在那裏，他仍然可以看見那少女的上身，不過遠一點的人他就看不見，因而遠一點的人也看不見他了。

司馬洛這一動作的聲息馬上吸引了那少女的注意，她皺起眉頭向櫃內窺視，又用菲律賓話問了一句話，司馬洛對菲律賓話是一竅不通的，不過簡單的總學過幾句，他知道她是在問：「誰在那裏！」

司馬洛眞想打她一拳，因爲經她這一問，那個打手是一定過來看看的了。於是他不顧一切，一手抓起身邊的來復槍，槍咀指着櫃外。

那皮靴聲走過來了。那人也用簡單的菲律賓話回答：「是我！」

司馬洛鬆了一口氣，那種放心的感覺眞是舒服得難以形容的。那人以爲這少女是在問他呢！而這一來，那少女的注意力給扯到後面去了，她連忙轉頭，一隻手已經從後面伸來，握住她的雙乳。她嘩然大叫，拚命掙扎，要把那雙手推開，而這樣做着時又沒有空躲避那人吻她的臉。那人哈哈大笑着，滿是鬚腳的臉像一隻刷子般在揩擦着。

司馬洛緊緊地伏在那裏，通過兩堆衣服之間的縫隙看着。那少女終於把那人的一隻手掙脫了，但也許是那人故意放手的，因爲這隻手隨即移下去，放到一個更重要的部位上，手指蜿蜒如蛇。那少女連忙把兩腿緊合，因此便不得不讓上面那隻手爲所欲爲了。她的咀也不斷咒罵着，那人卻吃吃笑，上面那一隻手在那褐紅色的尖峯上作着溫柔而技巧的調弄。

對一個瞎眼的女人施暴，這眞是十分惡劣的行爲，然而在目前的處境之下，司馬洛卻是愛莫能助的。事實上他自己一向嚴守的原則也已經打破了；這原則就是：不碰別人的妻子！而蓮花就是一個有丈夫的女人，雖然她這丈夫與別不同的。

外面，那個打手終於不耐煩地把女人

攔腰一抱，整個抱起了。女人叫罵着踢着兩腿，也始終無法抗拒那人的氣力。那人把她放在一張床上，用自己的腿子纏着她的腿子，使她無法動彈，而繼續對她調弄。這一次，他的調弄簡直是無所不至的。

忽然，司馬洛慶幸自己並沒有出頭了。也許熱帶的少女是特別熱情吧，也許這兩個人以前是早已有過這一手，他不知道，總之，他看見那少女漸漸放鬆了抵抗，雙手不再是撐拒，而是緊緊地攬住那人了。而且她的腿也和他纏得更緊。

後來，她更不耐煩地去扯他的衣服。於是那男人便站在地上，動手解除「武裝」。那少女早已是一絲不掛了，所以便祇是躺在那裏，等着，兩腿不耐煩地一開一合的。

後來，他又和她貼近了，於是他們飢渴地合爲一體。看她的狂熱和熟練，司馬洛知道她已不是處女了。但，這有甚麼要緊呢？這是人人都有權追求的歡樂，早點求到，也許還是一件可喜的事。

不過，司馬洛仍必須保持警惕，因爲在事後，他們可能還會到衣櫃來的！

這雙男女雖然身材矮小，但却是熱情如火，而且持久力强，他們竟能完全不停止動作地，一直維持了半小時之久，最後，那個打手大大地嘆息一聲，痙攣地再聳動了幾下，便癱軟下來了，而那個少女好像還未曾求得最高滿足似的，顯得心煩意亂，好像一條活魚一般在對方的身下再騰跳了一陣，便也不動了。

兩個人好像兩團黏土般軟在那裏。司馬洛微笑，這倒是相當精采的表演，比他見過的一切小銀幕電影都要精采，因爲起碼，這是眞戲眞做，而做的又是兩位健將，可惜他不能拍掌，而祇能繼續靜待在那裏，而且在已經沒有甚麼可看的時候要看着他們，以防他們進一步合作甚麼對他有危險的行動。

終於，那個打手打了個呵欠，便站起來，動手穿回衣服，而那個女子則仍躺在那裏，用菲律賓話和他笑談着，而且還不時伸手去摸他的身體，顯然對他剛才的侵襲不但不以爲忤，而且十分歡迎呢！

那打手穿好了衣服，拍拍那少女的屁股，便笑着走了，而那少女仍躺在床上，哼着小調，回味着剛才的享受，兩腿不斷地一開一合的。這樣再過了十分鐘，她才毅然滾身下床，到宿舍一角去放了一盤水，洗滌身上的汗水及其他液體。司馬洛這才鬆了一口氣，希望她已經忘記了剛才衣櫃內的古怪。

當她再走到衣櫃面前來取衣服時，司馬洛連忙摒住呼吸，一動也不敢動。她原來還記得剛才的異聲，皺着眉，向內傾聽了一陣，聽不到甚麼，才聳聳肩，拿了衣服穿上，也離開了這間宿舍。

司馬洛等她走了五分鐘之後，才出來，悄悄地走到宿舍的一角落，剛才她洒水的地方。原來這裏有一個小洞引進泉水來，又由另一個洞把泉水排去的。司馬洛狂飲一番，解除了食後的口渴，才再回到衣櫃裏，思索起來。

照目前的情形來看，這個魔王是有很多隨身携槍的打手的，剛才那人就是其中之一個。在這種打手遍佈之下，司馬洛要偷偷地出去偵察，那是一件很難的事。不錯，他大可以等到這個魔王走了，洞中沒有開眼的人時才出去，正如蓮花所說一樣，那時他是會安全的。但他也知道那個時候，他一定不能知道那山洞裏的秘密了，那人一走，山洞一定會給再封閉起來的。司馬洛是一個好奇心很重的人，好奇心常常使他做出對自己的性命有危險的事情，而現在，好奇心又使他躍躍欲試了。不過，試也總得等大家都睡了之後才可再去試，而現在是太危險一點了。

於是，司馬洛又再閉上眼睛，讓自己墮入夢鄉中去。

當他再醒來的時候，耳朵裏已經充滿了鼾聲，他忙通過櫃門的縫隙向外望，原來宿舍裏已充滿了睡覺的人，那些奴隸們全都睡着了。司馬洛色然而喜。不管外面是甚麼時間，總之在這山洞裏已經是夜間，是睡覺的時間了，於是他拿起了他那把長槍，推開櫃門，小心地踏出去，鼾聲仍繼續着，此起彼伏的，那些盲人們都不知道他的存在。

司馬洛小心地上了一層樓梯，到了上面的宮中，從第一處有窗口的地方望出去，就看到了一幅奇景。那些山洞裏現在是燈光大明的，不是山石那種磷光，而是人工的燈光。那度金屬的庫門已經打開了，可以看到裏面是另一座極大的山洞，比外面這一座還要大得多，而山洞裏却是亮着眩目的燈光的。

山洞裏充滿着繁忙的活動，司馬洛的視野不夠寬，不能看清楚全部，祇是約略看到裏面是充滿了原子設備的，很可能裏面裝着一座原子反應爐。這傢伙，他究竟在幹甚麼？

洞裏活動着的人，穿的都不是普通的服裝，而是像太空人一樣，穿着銀色的臃腫的衣服，全身都遮蓋住，而頭上也罩着一隻圓筒，祇在眼睛的部份有一條狹長的透明，容許視綫通過。這些人在洞內走來走去，也不知道正在做着甚麼工作。此外，在洞口的外面也還有兩個這種打扮的人，面對而坐，並不在做甚麼，身邊放着槍。可能這兩個人的責任就是守衛洞口，不讓那些盲人闖入。在這種情形之下，司馬洛知道他是無法乘人不覺而潛入那山洞的。他的心不禁一陣癢，好奇心使他感到十分難耐。

在窗前呆了一陣，他終於依依不捨地轉過來，改爲向宮內走去，走向蓮花的寢宮。既然他無法看清楚山洞內的情形，他也要看清楚這個魔王的眞面目，才算不虛此行的。

他很小心地，躡着脚前進，途中經過一間一間的客房，有些是關着門，有些則是已經開了門的，通過開了的門，司馬洛可以看到房中睡滿了打手，每一間房睡了四五個之多，關上了門的客房裏顯然也是一樣的。照此看來，這個魔王帶下來的打手人數超過三十人了！司馬洛不禁打了一個冷顫。三十多人，衆寡懸殊，他雖然是一個本領高强的人，可也無法敵得住三十多人的。

終於，他到達了蓮花的寢宮，通過了那座大廳，進入走廊，就聽見第一間房中水聲淙淙，他記得這就是那間內有溫泉的

浴室，於是潛進門內，通過屏風的縫隙，向浴池窺一窺。浴池之內，正在出浴的人不是蓮花，而是一個老人，這個老人的身子矮而短，前額斜而光禿的，頭髮鐵灰色，因爲年紀老而變得稀疏了。他倒是全個科學家模樣，有一雙智慧的眼睛，下頷蓄着山羊鬚，也是鐵灰色的。他慢慢地洗着，一副若有所思似的，也許正在思考他的科學問題。這是一個菲律賓人，肯定是一個菲律賓人，司馬洛相信在出去了之後，他是還可以找到這人的，因爲菲律賓是一個沒有甚麼作爲的國家，傑出的科學家不會多到數不清的，因此，雖然蓮花說不出這人的眞名實姓，司馬洛還是相信可以找到他的。

這個人出浴是毫無看頭的，於是司馬洛退出了浴室，繼續前進，轉入了那間放置衣服的房間。在這裏，除了蓮花的衣服之外，還添了另一套，就是一套那種銀色的太空人模樣的衣服，就這樣棄在地上，顯然是那個科學家脫下的，除此之外還有一套男人的便服棄在旁邊，當然就是那人穿在「太空衣」下面的常服了。

司馬洛連忙蹲下來，把這套常服的衣袋搜了一遍，但很可惜，甚麼都沒有，沒有一張可以供給他甚麼綫索的文件之類。

接着，赤脚的脚步聲來了，司馬洛好像跳水一般撲到地上，滾進房中那張臥榻底下，躲了起來。

那老人踏進來了，身上圍着一條毛巾，司馬洛好笑地認得，這也正是他上次浴後所用的那條毛巾。

老人在這裏棄下了裹身的毛巾，再從衣櫃裏找出一件織錦的睡袍，披上，便出去了，顯然是到蓮花的房間裏去要與蓮花共渡良宵。

司馬洛等他走了五分鐘後也出去。

蓮花的房門半掩着，司馬洛用不着偷偷開門也可以望進房裏。他望見的情景是使人惡心的，不錯，那傢伙是正在享受良宵，但是對於他自己是良宵吧了，對於蓮花却顯然不是的，一如蓮花所說，他正在口手兼施地向蓮花調弄着，使蓮花難以抑制地在床上輾轉，本來，這種耍弄是女人所歡迎的，但是如果單是要弄，而事後得不到滿足，那就很苦了。現在蓮花就是這樣的。

這並不是值得看的戲，不過司馬洛不能不看下去，因爲他希望能聽到那人一些口風，一些對他有用的口風。結果，那人的口手之慾歷時半小時才告滿足，到那時，蓮花已經是混身大汗，不斷呻吟着了。而在這時，他還要强逼蓮花作她最不願意作的事，就是用手去爲他服務，蓮花呻吟着表示不願意的時候，他便用力在她的屁股上擊了一掌，提醒她誰是主人，誰是奴隸，於是蓮花便祇好從命了。

當蓮花爲他服務着時，司馬洛可以看到這人的器官是有正常的反應的，並非喪失了機能，這使蓮花更受折磨，因爲能夠滿足她的東西就握在自己的手中，但是却不能加以利用，好幾次，她都要騰身而上，但他總是殘忍地一掌擊在她的臉上。到最後，她的慾火也烟消雲散了，祇是默默地繼續爲他服務。

終於，那個老頭子長嘆一聲，緊閉雙目，身子一陣痙攣，便得到了最高的滿足，這之後，他便癱軟地躺在那裏，由蓮花用一條濕布抹去彼此身上的排泄物。後來，她也在他的身邊躺下來，休息着。

過了好一會，他才張開眼睛，一伸手：「替我把我的魚拿過來吧！」

門外的司馬洛心中一陣興奮，希望這人在拿着那條金屬魚的時候，就會說一些有關魚的話。他看着蓮花小心翼翼地把魚拿過去，心中嘆一口氣，覺得這人眞是太古怪了。眼前放着這樣一位美人兒，自己的機能又不是不正常，却不加以享受。怪不得心理學家說，多用腦的人總是有些變態的，而這就是變態的一種表現了。喜歡找尋畸形的享受，喜歡看別人痛苦。

金屬魚到了那人的手中，那人把玩着，發出一聲滿足的嘆息。司馬洛心裏焦急極了，很希望蓮花說一些話，問問那人關於這魚的事，但是蓮花却祇是躺在那裏閉着眼睛，對這些一些都不感興趣。

那人好像小孩子在玩玩具般，搖動着那條金屬魚，向前面的空氣推進，後來轉了一個圈子，把魚的頭撞在枕頭上，咀裏說：「轟！」他的意思似乎就是說，這金屬魚撞到了目的物之後，就會爆炸。那麼，這東西是一種魚雷之類嗎？

那人說：「你知道嗎，蓮花？當世界到了我的手中時，我會把世界最大的鑽石給你！」

司馬洛在心裏暗笑。原來這又是一個狂妄的瘋狂科學家，在做着甚麼征服世界的美夢。這已經見過不少，從來沒有一個能夠成功的，甚至成功一半。不過，他也警惕地想到，雖然這種人註定失敗，但如果不及時加以制止，他們還是會在失敗之前造成很大的傷害的！

蓮花張開眼睛，似乎對這話感興趣。她斜睨着他：「很多謝你的最大鑽石，陛下，但那時，我還要住在這裏嗎？」

「當然不！」那老頭子擁着她，輕吻她的臉頰：「那時，我是世界的主人，你當然可以住在你喜歡住的任何地方了！」

「多謝你的恩典，陛下。」蓮花說：「但這一切，甚麼時候才可以實現呢？」

「很快，很快。」那自稱爲王的人嚴肅地允諾她。

「多快呢？希望不會在十年之後。」蓮花幽怨地說：「那時我已經老了，你雖然不會把我關起來，但是也不會給我大鑽石了！」

老頭子哈哈大笑起來，騰出一隻手拍着她的屁股：「不會的，蓮花，決不會等到你老的時候，很快就會成功了，很快，這一點我可以保證！」說着他又瘋狂地吻蓮花，由頭到脚，吻遍她的全身。司馬洛眞爲蓮花感到難過，因爲看來，她又要再受一次精神肉體的折磨了。幸而這一次，老頭子却是適可而止，又再拿起他那條金屬魚來，用手拿着，推來推去，咀裏在說着：「轟！紐約！轟！巴黎！轟！雪梨！轟！横濱！轟……」似乎全世界都可以給他那東西隨便炸到。

那魚究竟是甚麼呢？是一種魚雷還是一種飛彈？但是，蓮花却在那裏睡着了，沒有再替司馬洛提出甚麼問題，司馬洛只能在那裏暗暗咬牙焦急。（未完・二）

俠義傳奇長篇故事／司馬龍・文
可飛・圖

魔蹤俠影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黑白兩道的武林人物，都齊集在死谷中覬覦那盤龍星蜍吐出來的「毒龍火丹」，每人都不敢上前攫奪，坐壁觀鬥，想漁人得利，岳雲龍、蒼髮神君、賽諸葛三人向盤龍星蜍進攻，岳雲龍奪得火丹後，跟着那些黑白武林人物都圍剿過來，尤其是白衣神君和紅衣怪人圍攻最烈，蒼髮神君、賽諸葛力敵天龍幫衆，使岳雲龍能够且戰且走，趕回秘洞中，而秘洞內楊元秀潛伏挾持凌秀風，使岳雲不敢出手，跟着白衣神君、紅衣怪人亦趕至，岳雲龍提出停戰條件，願將青霜劍奉送給楊元秀，作爲交換凌秀風，雙方正在談判爭持……

刃兇徒喪友　憶往事內疚

這時，金環劍楊元秀厲叱一聲，右手如電，招式怪異奇幻，連綿拍出六道勁風，襲向岳雲龍三人。

岳雲龍此刻實在盛怒異常，爲着一個凌秀風，使自己忍氣吞聲，稍斂殺焰，這在他個性來說，實是悲恨已極！

楊元秀凌厲掌勢已到，他又不敢下辣手，驀地，他放下擒住蒼髮神君的右手，詭異已極的圈起一道軟綿勁風，左手一帶，把諸葛妙機拉至身後。

這幾個連串動作，都在電光石火的須臾間，的是巧妙無比！

一個人抵消了那六道掌風。

楊元秀掌勢疾出，脚下踏着奧妙的「移形換位」身法，帶着凌秀風軀體，以使人目眩神速的速度，飄出了洞外。

岳雲龍厲叱一聲，全身如影隨形，也飄忽閃出洞外。

紅衣怪人剛才吃過大虧，見岳雲龍撲出來，瘦小的身軀，潛然飄進，雙掌微提，急擊岳雲龍上盤十二要穴，短腿齊飛，踢向岳雲龍的氣海等穴。

招式奇絕毒辣，西藏密宗門的絕學，的是名不虛傳。

出手之快，宛如電雷奔閃。

威力之鉅，更是無與倫比，勁風激盪，風聲銳嘯，懾人心魂已極。

岳雲龍倏覺眼前一花，勁風激蕩中，自己全身要害，已籠罩於對方掌腿之下。

岳雲龍目眶欲裂，殺機已霹，左掌一提，揮出一道深沉似海的浩瀚勁氣，脚下疾然一旋，騰躍開去——

「錚！」地一聲龍吟輕嘯，青霜短劍已然出鞘。

青霜短劍一出鞘，那邊白衣神君夏秋桐，心中大駭，也發動凌厲攻勢，雙掌圈起一輪一輪弧影，一道一道深沉似海的綿綿勁氣，團團疾湧而出。

岳雲龍暗下了決心，要速殺了這些人，右手青霜劍，上騰下翻，凝成圈圈層層的劍氣，仿若長虹經天，指向紅衣怪人捲去。

左掌疾速的圈成圓形，一圈圈的酷寒勁氣，如宇宙中的罡風，排蕩着湧向白衣神君夏秋桐發出的氣勁。

岳雲龍對付這二個勁敵，已然施出辣手絕招，發出的掌勢，倏如巨浪排天，洶湧而出。

威勢之猛，端的是裂胆驚魂，威猛懾人。

金環劍楊元秀深知岳雲龍武功厲害，縱是白衣神君與紅衣怪人功力深厚，也難抵擋多時，若是他們受傷，那麼自己更是人單勢孤。

他本是城府深沉之人，腦中疾速一轉，立刻想到一着詭計，心中暗忖道：「現在岳雲龍只關心凌秀風生死，自己若帶着凌秀風加入戰圈，他許多凌厲辣招，定不敢施出，功力大打折扣，以自己三人之力，展開迅速的攻擊，不難把他斃了，若是不行，還可利用凌秀風，毒龍火丹，安身以退。」

他這想法實在陰險毒辣已極，一聲冷叱，他左手橫抱着凌秀風身軀，飄閃過來，右掌凝聚起全身功力。一陣奇詭一圈一彈，勁氣洶湧，已如一串串綿密的珠泡，倏然破空迎上岳雲龍左掌發出的掌勁。

可憐的凌秀風，他如何能抵受那種如削四溢的勁風，一聲懾人心魂，悽厲慘叫響起，人已昏死過去——

岳雲龍聽了這聲慘叫聲，心腸寸斷，鋼牙咬得格格作響，直被他們暴風雨的凌厲攻勢，逼得搖搖欲墜，危險已極——

金環劍楊元秀，喉嚨中響起一聲嘿嘿的得意奸笑，道：「大家速斃了他！」

這三位陰險歹毒的武林一等高手，各自一聲陰森森冷笑，不約而同，功力凝聚雙掌，在狹窄的空間，雷奔電閃般，辣招齊出。

招招俱是絕學，式式凌厲歹毒絕倫。

岳雲龍被這一陣搶攻，直逼得又退進洞口，欲奔出來援救的蒼髮神君、諸葛妙機又被阻塞洞內。

岳雲龍已被激起了牛性怒火，鼻孔中一聲輕蔑不屑的冷哼，青霜劍芒抖轉，圈起一片密如珠網的萬千劍氣光幕左掌猛地向後一帶，又倏然一伸一震。

一道奇極的綿綿勁氣，已如江河倒瀉般，滔滔而出，那超越尋常的威猛勁力，已挾着排山倒海之勢，漫捲而至。

分自極怪異的角度，在狹窄的空間疾出……

岳雲龍這一出手的接連四五招，一氣呵成，招式之精妙，深奧，更是傾古凌今，懾人已極！

那邊金環劍楊元秀，的是陰辣絕倫，他左手倏然一帶凌秀風的軀體，直向岳雲龍的掌勢。

岳雲龍怕擊斃凌秀風，發出的掌勁猛然一收，但這時楊元秀却嘿嘿一聲冷笑，趁隙而入，右掌猛劈連擊。

只見漫天掌影挾着無匹勁風，有如天崩地裂，呼嘯捲向岳雲龍身上各處要害。

一聲悶哼，岳雲龍右肩頭已被楊元秀擊中一掌，若不是他暗中已把「玄天冰魂」眞氣佈滿全身要害，早重創吐血。

雖是這樣，岳雲龍胸中氣血也一陣翻騰洶湧，雙肩搖晃，又退了兩步。

金環劍楊元秀、白衣神君夏秋桐、紅衣怪人這三個混世魔王，他們已決心把岳雲龍格斃而後已。

一見他受創，出招更是有如捲雲閃電，運掌出腿，勁力四溢，如削的銳利在空氣中呼嘯，激蕩着。

岳雲龍知道自己再這樣下去，便要飲恨泉台，自己父親恩師血仇未雪，絕不能這樣就死，事情已到此種地步，當下把心一橫，一聲深蘊悲愴，凄厲的長嘯響起。

岳雲龍手中青霜劍，有若矯龍般，耀眼刺目的寒芒，伸縮不停的電掣翻飛着。

他這時已不再顧忌凌秀風，只想快速把敵人殺死，縱是凌秀風受不住劍氣，掌勁激蕩因而死去，自己也算替他報了仇。

岳雲龍這一斷然的決定，凌厲辣招，已如狂風暴雨般，指向敵人要害，劍招、掌風、腿影，電光石火的一剎那，一連串疾出。

有若天羅地網，挾着山崩海嘯的威勢，翻捲湧出。

周遭頓時找不出一絲空隙，尋不到任何一寸沒有勁力充斥的空間。

岳雲龍功力深奧怪異，出手之間，都是含着生死幻滅之道，招術之奇詭迅速，更是千變萬化，令人防不勝防。

楊元秀、白衣神君、紅衣怪人直被岳雲龍這一陣疾攻，迫得又連連後退。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雙雙暴喝一聲，道：「龍兒，你專對付楊小子，我們接其餘兩個，不要再存善心，直至對方殘死爲止。」

語音甫出，蒼髮神君呼延慶，身軀如電，旋至紅衣怪人身側，雙掌凝聚畢生功力，「嗨！」的一聲暴喝——

二股凌厲的狂飈，恍若山崩浪排，浩浩不絕的勁風，以拔山塡海的威勢湧出，將紅衣怪人籠罩在內。端的裂胆驚魂，使人心駭不已。

紅衣怪人正在避閃着岳雲龍的攻擊當兒，立感一股重如山岳，窒人氣息的勁風，由頭頂疾壓下來。

紅衣怪人左掌迅快一提，圈了個半圈，右掌五指箕張，一連彈震出幾縷幽風，「波！波！」響起一串珠爆聲。

蒼髮神君那片剛猛無儔的勁風，已完全被他那幾縷奇詭的幽風，消散的無影無踪。

蒼髮神君一見掌勁被其消散，暴喝一聲，身形急如鷹隼般，晃身掠起，掌腿齊出，瞬間連環拍出六掌、踢出四腿。

身手之快速、凌厲，可謂至極。

紅衣怪人在蒼髮神君的掌山腿影之中，也展出奇妙詭異的身手，一陣怪詭飄閃，雙掌也銳厲無匹的攻出七八招。

一時兩人在這塊突岩右側，打得難解難分。

那邊諸葛妙機身軀急速撲出，疾速的微晃，閃到賽孔明諸葛妙機身側，左掌轉了一圈，呼的一聲，擊出一股凌厲的狂飈，右掌駢指如戟，疾速點向白衣神君夏秋桐的「氣戶」、「將台」兩穴。

白衣神君夏秋桐，咀角泛起一絲獰笑，右脚微旋，斜飄出六尺，右掌疾若閃電，拂出一道波濤潛勁，盤捲向諸葛妙機。

諸葛妙機此刻也拚出老命，他眸中疾

射出一道寒光，怒哼一聲，全身勁力，運聚右掌，一陣揮動，一股排天巨浪勁颷，配合着左掌，硬生生迎接過去。

劈拍！一聲大響——

接着——響起一連串綿密珠爆聲，原來諸葛妙機一接對方掌勁時，因功力懸殊，震得一陣搖晃。

白衣神君夏秋桐乃是極端陰辣之人，身軀疾速飄進，又在眩人眼目的快速之下，連綿擊出八掌。

諸葛妙機雙掌倏封、倏劈，接下八掌後，已被逼得後退五六步，身子緊靠在洞壁上。

他此刻胸中氣血，洶湧澎湃，翻騰不已，嘴角已滲出絲絲鮮血，眸中射出一股怨恨、凄涼、悲愴之光。

白衣神君夏秋桐，目中暴出一股殘狠、怨毒的眸光，一聲寒森魅笑、凌厲、毒辣絕招，已如狂風暴雨般，連綿而出。

諸葛妙機胸中充滿憤怒，求生的本能，使他拚出儘有的力量，狠辣絕招，也自極怪異的角度遞出。

兩人都欲置對方於死地，又是在這狹窄的突岩激鬥，的是極其驚險、慘厲，若是一招失手，便要跌下岩底，粉身碎骨。

但見掌風排空呼嘯，身形腿影翻飛。

蒼髮神君與紅衣怪人、諸葛妙機與白衣神君，四位武林絕頂高手，眞是打得風雲變色，極端驚險、慘烈。

窒人氣息的凌厲狂颷，充滿整個空間，呼嘯激蕩，和虛空銳厲的山風相互攻着，響起一陣陣扣人心弦的音調。

金環劍楊元秀，在蒼髮神君與諸葛妙藻雙雙撲出的當兒，他已知形勢不利，疾速的閃身暴退出去，一直退到離岩底邊緣一丈左右停住。

岳雲龍右手舉着青霜劍，星目暴出一股駭人的眸焰，含怒逼視着楊元秀，若煞神的身軀，向金環劍一步一步挪移，逼近着。

楊元秀眸光一接觸到岳雲龍那道使人昏眩的銳眸，心底裏不禁起了一陣寒慄，那是免不了的死亡的恐怖。

他身軀略顯顫抖，右掌疾速按在凌秀風腦門，厲聲喝道：「岳雲龍，給我站住，再逼近一步，立將他腦袋劈碎。」

岳雲龍聞言，嘴角勾起一絲莫測的冷笑，身軀若似鬼魅般，仍然一步一步向楊元秀挪移着，右手青霜劍平舉，作勢欲刺之狀。

他已離楊元秀不過一丈左右了，楊元秀這時內心眞是駭怕極了，雙腳突起一陣搖顫，如厲鬼的喝聲道：「岳雲龍，你耳朶聾了嗎？」

岳雲龍驀地停住身形，臉罩寒霜，鼻孔中響起一聲輕蔑，極端不屑的冷哼，嘴角掀動，冷寒入骨的語音，說道：「楊元秀，你現在已意識到死亡的恐怖了吧！哈哈……」

岳雲龍突然仰首一聲搖撼蒼穹怪笑！笑聲是多麼充滿嘲弄的意味！又是如此深含着仇恨的報復！而又像是抑制內心的一種極端悲愴。

凄厲？刺耳——

任金環劍楊元秀是跋扈江湖武林的頂尖高手，但此刻他在這閻羅魔者，煞殺的氣焰陡盛之前，生命像是突然變成那麼輕渺，生與死之間相隔的距離，也變得只有一綫，而這界綫，却又是那麼脆弱，而又短促的。

岳雲龍充滿各種意識的駭人怪笑聲，仍然繼續不絕的搖曳着。

這種奪人心魂，生死恐怖的怪笑聲，的確是令人窒息的。

人們在面臨着死亡的時候，有的接受着死神的安排，根本不希冀反抗。

而另外一種人，却是認爲無望，或是逃避不成的時候，便會奮然而去反抗，臨死也不放過渺小的求生掙扎。

當然，這反抗的結果，不是逃却了死亡，便是加速了死亡，而其中往往絕大多數，都是屬於後者的。

金環劍楊元秀，是如何暴戾跋扈的人物，怎能這樣甘願束手待斃，而且自己的武功，並不是如此不濟事，自己曾經也擊敗過他。

雖然現在要殺他的希望，渺小的很，但也得試一試。

他很快的下了一個抉擇，左手的凌秀風，猛地往身旁一拋。

右手疾速的往肩後一拔，「錚！」地一聲輕響——

金環劍立刻圈起一道精芒如電的濛濛劍氣，挾着「嘶！嘶！」破空風聲，直向大笑不止的岳雲龍捲去。

這是他生命幻滅前的拚鬥，所以，一出手就是辣招，劍光盤繞，如浩蕩江河，縱橫無際，又好似水銀瀉地，無孔不入。

岳雲龍直到劍氣逼身生寒，方才驚覺，他身軀微挫，飄忽的怪閃開去。

楊元秀一招落空，手中金環劍疾速一陣顫抖，劍身響起鏗鏘之聲，爆出一片神采奪目的金光，挾着勁氣銳嘯之聲，又驟然奔至。

岳雲龍腳剛沾地，凌空劍風又已電射而至，腦智立刻清醒起來，腳下倏地施出「星象迷踪身法」，又奇詭怪異的飄忽開去。

楊元秀腳下也猛施出少林的奧妙絕技：「移形換位」，急速旋着，怒叱一聲。

金環劍一抖一震，劍光突盛，劍氣帶起嘶嘶尖銳厲嘯，左掌也逼出一股凌寒澈骨的勁風，由外圈廻旋而入。

來勢之快，的是千古罕見。

岳雲龍長嘯一聲，直劃雲空，宛如龍吟虎嘯，悽厲悲壯，其聲凝震山谷，四週廻音，嗡然不絕。

緊隨着，青霜劍暴起一片凌寒光華，投入楊元秀的劍氣之中。

祇聞一陣清詭響亮，鏗鏘的金鐵交鳴之聲——

兩道精芒奪目的劍光，立刻絞結在一處。

劍光密如春潮，風狂勢疾，罡氣洶湧，令人窒息。

楊元秀發出他成名的壓箱底絕技，「風雨飄飄」、「風雲變幻」、「風號雪舞」，連環三絕招。三招相繼而出，威力駭人，空氣激蕩，劍氣森寒，端的是毒辣無比。

岳雲龍最近雖然武技突飛猛進，但對於楊元秀這三連環絕招仍然忌憚三分。

青霜劍立刻圈起條條的青虹，有若蛛網密佈，層層不絕的形成一道精芒迸射的光牆，在此片劍牆之中，也連續刺出七八劍。

劍劍都含着凌厲變幻，奇幻莫測，奧妙絕倫。

楊元秀這一拚命的打法，眞也有萬夫莫當之勢，岳雲龍一時之間，却也無法取他的性命。

兩道灰濛濛的光華，就有若海中兩條巨大的怒鯊，翻騰戲浪，風狂勢疾，如冰雪啣接，罡氣洶湧，令人口鼻皆窒。

而那位靜躺在地上，身受重傷的凌秀風……

此刻，已被侵骨生寒的劍氣，掌勁驚醒了過來，他睜開那雙充滿血絲的虎目，神光渙散的凝視着鬥場。

但是那麼慘厲，驚險——

但他此時心內沒有恐慌，也沒有關心雙方的生死，原來他內心有自信的，岳雲龍一定會替他報仇。

他一生就只有這樣一位引爲安慰的摯友，但他離開他了，靜靜的去了，永遠脫離這個慘酷的紅塵。

他要流淚，但那不是眼淚，而是鮮紅的血絲。

他要嚎啕痛哭，但却不是外表的聲音，而是內心的嘶吼——

他是多麼的慘痛，他是天下最悽慘的人。

他恨蒼天，也是天下最恨蒼天的一個人。

爲什麼？爲什麼？因爲上蒼剝奪了他的一切，使他臨死前也不能發出一聲哀吼、嘶喊，而是毫無聲息的死去。

凌秀風身軀開始顫動，他拚出全身殘餘的精力，他要爬到岩緣去自殺，他默默的哀禱蒼天，不要再奪去他自殺的力量。

他極盡悽切、痛苦爬到岩緣，他的生命，也只有一綫之隔，他轉過頭來，那雙神光渙散的虎目，凝視着那翻騰閃躍的岳雲龍。

這是最後一瞥，以後就是陰陽之隔。

他心底泣血的哀叫道：「岳兄，別了！永別了！你的浩海恩情，只有來生報答了，我是多麼不願離開你，但是蒼天殘酷不仁，逼使我不得不和你訣別……」

「唉，岳兄，我不應該這樣無聲無息的訣別你，但是，我又要怎樣？不能語言，不能嘶叫，不能嚎啕痛哭，四肢殘廢，生命已若遊絲，唉！我要以這枯乾的精血，在地面上寫下一些遺言，才能安慰心靈的愧疚。」

凌秀風用牙齒咬破自己的舌頭，絲絲鮮血由嘴角一邊滲透出來，他那慘厲臉上的肌肉，一陣陣抽搐着，使人知道那是極端痛苦的。

他俯下身軀，舌頭伸着，滴滴的鮮血，灑在地面上，寫道：

「岳兄：

兄弟於此與你永別了，蒼天不仁，予我此種痛苦，不如自求解脫，兄弟這一生蒙受兄恩，尚未圖報，便永絕塵世，飲恨泉台，這是我至死心內仍愧疚的，此情此恩，深仁厚澤，兄弟縱然在九泉之下，也銘心刻骨，永世難忘。

半面碧鳳寶旗秘笈曰：『碧鳳是碧鳳，秘笈即是秘笈。』其意絕奧深刻，兄定能悟解，血液涸乾，此命求絕——

凌秀風血書。」

銳厲的勁風，如泣如訴的呼嘯着，凌秀風軀體若波浪似的顫動着，他費了很大氣力才昂起首來——

但他眼簾裏的一片模糊，一丈以內的景物，都無法看清楚了，死神的魔爪已緊緊扼住了他整個靈魂。

那張慘厲的臉容，更加猙獰慘厲，蒼白地無一絲血色。

他提起最後一口殘餘氣息，向崖底一滾，整個軀體就像斷了綫的風箏，向那六十幾丈深的絕崖滾落，滾落着……

終於，他離開了這個炎涼的塵世，是那麼寧靜、安詳，無一聲死前的哀叫，人世間一切榮辱，都已不再影響他了。這是殘酷的，悽慘的，一個有骨氣的正義之士，竟是這種悲慘的結局。

凌秀風如果九泉有知，定能夠知道岳雲龍未來是怎樣個結局。

斷人肝腸的慘酷事，仍是緊跟着這羣豪義之士。

岳雲龍現在仍不知凌秀風已自求解脫了，只見青霜劍化着一條倏忽變幻的青影，上下翻飛，萬道白光，形成層層如濤的劍山，罡氣凜烈。

金環劍楊元秀，屢鬥岳雲龍不下，已經神昏氣浮，但他爲着生存，緊咬牙關，手中金環劍更凌厲，毒辣，萬千劍影，狂風暴雨般，迎頭直向岳雲龍罩下。

蒼髮神君與紅衣怪人，功力皆在伯仲之間，此時仍難分秋色，不過他們也愈見激烈，勁氣旋風如雷，衣衫鼓起波波浪潮，身形千變萬化。

再看白衣神君與諸葛妙機這邊，那就不同了。

諸葛妙機已面臨生死邊緣，混身斑斑血漬，傷痕纍纍，臉容蒼白，長髮俱散，狀似厲鬼，胸部倏起倏伏，强自拖延時刻而已。

殘狠、歹毒的白衣神君夏秋桐雙掌雙腿的攻勢，更見駭人兇猛。

驀地——

岳雲龍口中發出一聲凌厲長嘯，嘯聲高昂冗長——

挾帶着一股悽涼、仇恨、悲愴……嘯聲甫出，岳雲龍擊出的招式，更加凌厲，左掌右劍，恍似一個兇煞之神，斜劈，倏擊，一道勁氣，挾着窒人氣息的澈骨寒氣，綿綿不絕揮出。

金環劍楊元秀腳步一陣踉蹌，已被逼到懸崖邊緣。

岳雲龍殺機已起，右手短劍，恍似一條飛天青虹，劍氣萬千，森寒的劍氣，絲絲疾響，充塞整個空間。這種威勢，端的裂胆驚魂，威猛懾人。

楊元秀一眼突然瞥到怪石林立的崖底，心中不由大駭，厲叱一聲，絕招陡出，左手以最快捷的速度，驟然彈出一絲幽幽陰勁。

右手金環劍倏然一沉，以極怪異的傾斜角度，反制岳雲龍的「帶脈」、「五樞」、「維道」三穴。這招變化，出奇異常，居然能夠透過岳雲龍密如春潮的劍牆，

凌厲毒辣，使人防不勝防。

岳雲龍已存心致楊元秀於死地，見勢，星目暴出一股駭人昏眩的光芒，一聲冷澈骨髓的寒笑——

岳雲龍手中短劍，突然施出蓋世的凌厲劍術：「天都魅踪七絕劍式」第五招「星飛虹影斷腸紅」。

周身劍氣盤繞生輝，冷電精芒，四處逆射，奇幻莫測。

浩蕩劍影之中，泛出十股細如拇指，却又銳利無匹濛濛劍氣，奇快絕倫，直透過楊元秀護身氣牆，襲擊十處致命要穴。

金環劍楊元秀一見岳雲龍施出這劍招，臉上立刻變爲死色，腳下施出那詭異的「移形換位」斜側閃避。在同時，腕中金環劍，舞成圈圈銀光，宛如龍翔鳳舞，晶瑩霞采奪目。

驀地——

響起一陣絲絲的勁響，楊元秀的劍光倏歛——

接着——一聲極盡悽切的慘嘷，楊元秀胸腹間的「幽門」、「陰都」、「曲隔」、「大赫」四處要穴噴射出四股血箭。

楊元秀面容慘厲，肌肉抽搐成條條極端痛苦的曲綫，右手中的金環劍緊插着地面，勉强支撑着身軀，目中暴出一股極爲怨毒的兇光。

由他那全身顫抖與右臂波動之形狀，使我們知道他已到無能爲力使自己挺立起來，他嘴角微一掀動，但却沒有迸出聲音來——

岳雲龍臉容冷漠，毫無一絲表情，星目噴射出一股使人難解其意的寒芒，右手青霜劍，緩緩的平舉起來。

楊元秀雙目凶光已漸漸渙散了，身軀也緩緩的蹲了下去……

冷酷無情的岳雲龍，手中青霜劍芒，恰在這時刺進了他的心胸，一股血箭又暴射出來。

隨着岳雲龍左掌一揚，揮出凌寒澈骨，剛猛無儔的氣勁。

「拍！」一聲輕脆的響聲……

金環劍楊元秀沒有半絲哼聲，整個軀體，若似一個紙球，被一陣强猛的勁風，吹得飛騰出去，也向着崖底滾落，滾落下去……

他結束了罪惡的一生，進了十八層地獄，人世間不會再受到他的淫威了。

就在岳雲龍擊斃楊元秀之時，後面突傳來一聲慘哼！

岳雲龍疾速轉過身，星目瞥掃過去，諸葛妙機已倒臥血泊之中，白衣神君夏秋桐擧着右掌，猛又劈掃了過去！

蒼髮神君呼延慶，離諸葛妙機較近，看得眞確，悲慟欲絕，悽厲大叫一聲，脫出紅衣怪人的掌圈，身軀電閃過來，掌山腿影，有若天羅地網，挾着山崩海嘯的威勢，兇惡懾人的湧向白衣神君。

白衣神君夏秋桐，掌勁剛要掃出的刹那，猛覺一股逼人呼吸的氣勁，重如山岳，壓擊過來。

他猛把擊向諸葛妙機的掌勁一變，身軀隨着詭異一旋，「呼！呼！」二股剛猛無儔的勁氣，有若天崩地裂，呼嘯起向蒼髮神君。

「劈拍！」一聲暴響，雙方勁氣互相接觸，銳風厲嘯、激蕩！

蒼髮神君胸頭猛感一震，急撲的身子，猛被阻落，夏秋桐雙肩却一陣搖晃，退後兩步。

驀在此刻——

蒼髮神君突聽身後，響起一聲幽寒的魅笑，一股陰風已從背後疾壓上來。

自岳雲龍擊斃楊元秀，諸葛妙機倒地，到蒼髮神君背後又受襲，這一連串的動作，只不過是電光石火的一刹那！

岳雲龍轉過身來之時，這一連串的事情，已都接續發生，此刻被紅衣怪人由背後偷襲蒼髮神君，目眶欲裂，暴喝了一聲！

岳雲龍身形已如電光驟閃般，飄飛了過來，手中青霜劍光突盛，劍氣帶起嘶嘶尖厲銳嘯，分成兩股交叉射至。

來勢之快，的是千古罕見。

這招正是「天都魅踪七絕式」第二招：「流虹一綫天疑裂」。

紅衣怪人見岳雲龍施出這種劍術，心中大駭，雙掌疾速圈起幾十道弧影，腳下施出閃避這劍式的絕學，一陣倏忽怪閃，終於，使他脫出這招襲擊。

岳雲龍冷哼一聲，劍勢陡轉，「天都魅踪絕命劍」第一招：「殘虹飛魂飄天涯」，已驟然施展出來。

劍勢如流星劃空，搖曳之中，晶瑩奪目。

森森的劍氣，帶着嘶嘶破空之聲，那懾人的精光，奇速絕倫，使人莫測劍式，指襲那個方向。

紅衣怪人縱然是西藏密宗門的弟子，但他却沒有學習過本門的絕世劍術，而岳雲龍這招的變化，又是那麼快速絕倫。

祇聽一聲慘叫，劃破雲空，紅衣怪人一條左臂，已與身體分了家。

一聲刺耳的怪嘯揚起，紅衣怪人身軀猝然飛起，直向那條奇險小道飛逸而去。

驀在此刻——

岳雲龍身邊也疾速絕倫擦過一條白影，隨着紅衣怪人方向，便要逃去。

岳雲龍知道他便是白衣神君夏秋桐，怎能容他逃走，一聲悽厲欲絕的長嘯起處，身形已如巨鷹飛掠而出。

白衣神君夏秋桐雙掌震退蒼髮神君之時，那雙狡獪機警的眸光，四週一掃視，已不見了金環劍楊元秀，他知大勢已去，三十六計走爲上策。

這念頭剛起的刹那，又傳出一聲慘叫，紅衣怪人的左臂已被岳雲龍砍斷，他那敢再作遲疑，身形疾速的飛出，但却比紅衣怪人慢了一步。

他一撲飛出去，身形剛落地，欲再起之時，猛覺身後風聲颼然，他這一駭，眞嚇得失魂落魄，雙臂疾速一抖，身形又如電暴起。

岳雲龍此刻身騰空中，見狀，身子便不落地，全身倏然一弓一伸，直似一條九天神龍，整個身形疾速絕倫的暴飛出去。

這一騰之勢，恰好趕上白衣神君夏秋桐的身子，祇見青霜短劍突暴起一股眩人眼目的巨光。

一聲慘厲的悲號聲，聲震山谷！

白衣神君夏秋桐整個頭顱，已被青霜劍芒絞成粉碎，鮮血迸濺，一具屍體，也

向崖底滾落下去！

岳雲龍此刻煞殺之氣已燃，一聲厲嘯，便又要追殺那紅衣怪人。

倏地——

傳來蒼髮神君，悽厲已極的嘶叫聲，道：「諸葛兄，你別死！」

岳雲龍聽聞此聲，心腸寸斷，倏然捨去追殺紅衣怪人之念，身軀猛地折回，疾速的飛到突岩上，青霜劍入鞘，撲至諸葛妙機身邊。

蒼髮神君此刻緊抱着滿身血漬的諸葛妙機軀體，嚎啕痛哭着。

蒼髮神君與諸葛妙機，是數十年生死與共的結義兄弟，看到諸葛妙機慘絕之狀，那能不使他哭得死去活來呢？……

人說：英雄不彈淚，那只不過未到傷心時。

岳雲龍對這兩位伯伯，雖然相處不久，但感情已極爲深厚，他淚痕滿面，大叫一聲，疾撲了過來，道：「呼延伯伯，諸葛伯伯怎樣了！」

蒼髮神君身軀一陣顫動，激動的語音，帶着泣聲道：「龍兒，他已經死了！」

岳雲龍悽厲大叫一聲，道：「諸葛伯伯，你不要死，你不要死呀！」

他厲聲嘶叫着，雙手搶過諸葛妙機的軀體，那是僵硬的，慘厲的！

岳雲龍仍不放過一綫希望，雙手急把諸葛妙機的脈門，還有些微的跳動，但已離氣絕不遠了。

岳雲龍雙手如電，在諸葛妙機全身的奇經八脈，各處穴道，一陣急速的連拍，最後右掌停在他的氣海穴處。

一股奇熱的氣流，已由他掌心，疾速透入諸葛妙機的體內，四處奔竄，一會兒，已然走過三十六周天。

這時，岳雲龍額角汗水如雨淋下，但他仍不中斷的替諸葛妙機貫輸眞氣。

漸漸地，諸葛妙機臉色倏起了變化，但仍是那慘厲，毫無一絲血色。

「咕！咕！咕！」諸葛妙機腹部突響起一連串的咕聲。

驀地——

諸葛妙機胸部一陣輕微的起伏着，隨着臉皮一陣掀動，終於，微微張開了那雙慈祥的眸子，白多黑少的眼球，滾轉了幾下。

蒼髮神君一見他醒了過來，心中驚喜萬分，急叫道：「諸葛兄，你醒來了，眞的你醒來了。」

諸葛妙機那張慘厲的臉容，泛起了一絲苦笑，嘴皮掀動，細若蚊哼的聲音，道：「呼延老弟，我已經不行了，唉！我眞高興，我還能夠見到你們的臉容。」

蒼髮神君激動的語音，道：「諸葛兄，你不會死，你不會死，龍兒能夠把你治好！」

岳雲龍臉色冰寒，遲疑了一陣，才說道：「諸葛伯伯，你放心，我會療好你的傷。」

唉！岳雲龍說出這些話是多麼沉痛，其實，諸葛妙機心脉已完全暴裂，他現在蘇醒過來，只不過是功力深厚，一口未散的殘餘眞氣，和岳雲龍綿綿不斷的眞氣支持着他，延遲一些時刻，離開人間，而這時刻，是如何的短暫。

岳雲龍說這些話，只是不使呼延伯伯失望悲痛，與這垂死的伯伯，心裏稍爲安定一點。

諸葛妙機這時知道得很清楚，自己命運已快結束了，但他不悲傷，因爲死，這是任何人都要經歷到的，有別者，只不過是遲早而已。自己活了這一大把年紀，死了又有何惜，所以他非常安靜。

諸葛妙機聞言，嘴角又起了一絲微笑，道：「呼延老弟，世間沒有百年不散的筵席，你不要太悲慟，若是這樣，我在九泉之下，也心裏難安。」

蒼髮神君聞言，着實知道他不久便要離開塵世了，他悽聲道：「諸葛兄，我們兄弟當眞就這樣別了嗎？……」

諸葛妙機躺在岳雲龍的懷裏，那雙眼睛望着空中浮雲，從一塊菱形須臾變成了球形，最後一變成了不成形的一堆，似若有所悟，喉嚨裏發出細小的聲音，道：「世上的事，都是在這樣令人不察覺中，漸漸地改變，等到人們發覺出它的改變時，昔日的一切也就烟消雲散，不留一絲痕跡了。」

蒼髮神君不解他所說何意，道：「諸葛兄，你在說什麼？」

諸葛妙機像似沒有聽清楚蒼髮神君的問話，沉吟了一陣，突向岳雲龍望了一望，悽聲問道：「龍兒，伯伯已將接近油燈枯乾之時，我有一些話要問你，你能夠坦白的告訴我嗎？唉！我知道你絕不會據實告訴我的。」

岳雲龍在諸葛妙機看着天空那塊浮雲之時，他也凝目望着，所以，諸葛妙機的話意，他完全懂得，這時一聞諸葛妙機問自己的話，他也知道要問的是什麼。

他爲着不使他失望，忙開聲道：「諸葛伯伯，你有什麼話儘管發問，龍兒絕對據實相告。」

諸葛妙機丹田那口殘餘眞氣，已將接續不起來了，但他此刻的腦智却無比的清醒，他悽然輕微地嘆了一聲，道：「龍兒，我知道你要答覆我的問話，內心一定非常的傷痛，唉！我還是不問了，不過，伯伯在臨死前，向你鄭重的叮囑：

「你父親一生正義，鐵面無私，但最後仍在奸人陰謀之下，飲恨泉台，現在只剩下你一個孤子，岳家就只有你一人接續香烟，你絕對要珍惜你的性命，你武功蓋世無匹，放眼當今武林裏，已沒有一人是你的敵手，我想：你報仇是沒有問題，所以，你一定不會死在仇人之手下，所以我要叮囑你不要自殘性命，無論任何不能夠解脫的事，或是多麼慘痛的事，你絕對不要英雄氣短，自己尋短見，你現在答應我好嗎？」

蒼髮神君此刻若有所悟，他雙目也望着岳雲龍。

岳雲龍聽得汗流浹背。心中忖道：「唉！天呀！我怎能夠再活着，我已經鑄錯人間，一失足成千古恨，那還有補救的地方嗎？

「珠妹，妳實在太可憐了……我眞對不住妳，爲什麼蒼天是這樣安排我們的命運，亂倫！亂倫！這是多麼慘痛呀！若是珠妹，知道我和她是同胞兄妹之後，我想她也無顏人世，唉！我一定不要使她知道

，她腹中已有我的一塊結晶，傳宗接代之事，這定可以做到……。」

諸葛妙機眼睛已緩緩的閉上了，但他臉上露出一絲失望的神色，他似乎在等待岳雲龍給他一個安慰的答覆。

蒼髮神君忽然急聲道：「龍兒，你快說呀，諸葛伯伯要死了？」

岳雲龍聞言，腦際掠過一道靈光，急道：「諸葛伯伯，你安心的去吧！岳家絕對百代香烟不絕。」

諸葛妙機痛苦、失望的臉容，露出了一絲安慰的微笑，但他那裏知道岳雲龍語意，絃外之音呢？……諸葛妙機終於死去了，上西天極樂世界了。

蒼髮神君哀嘶一聲，道：「諸葛兄，你眞的忍心去了嗎？」

語至此處，他的語音已被哭聲所掩沒了。

生離死別，是最斷人心腸的。

岳雲龍望着諸葛妙機的仙去，再觸痛起悲慘的遭遇，他的心也爲之破碎了，他放聲大哭着。

如泣如訴的哭聲，隨風飄蕩着，此時此地，籠罩一片愁雲慘霧。

驀地——

岳雲龍心裏突又泛起一絲不祥之兆，他忙站起身來，星目含滿淚光，疾速瞥掃着地面，那裏還有凌秀風的影子……。

岳雲龍心中一急，悽厲的叫道：「凌兄，秀風兄！你在那裏？」

山谷中又蕩起了回音，凌兄秀風兄，悠悠不絕……。

岳雲龍心更碎了，他急忙奔至懸崖邊緣，一眼看到凌秀風留在地面上的血書，他厲嘶一聲，道：「凌兄呀，你也去了，你也去了……」

「天呀！你當眞如此殘酷不仁嗎？……」

語調悽涼、哀怨，如杜鵑啼血，雛鳥嘶叫，聽之使人心酸、斷腸！

這個人間，總是炎涼的慘酷的，處處都是斷人心腸的悲傷事。

而此刻，已是麗日當中，正午的時分了——

猛地——

岳雲龍眼望着浩瀚虛空，若似夢囈，吶吶語道：「凌兄那半面碧鳳寶旗曰：『碧鳳即是碧鳳，秘笈即是秘笈。』

「我懷中這半面碧鳳旗：『有碧鳳無秘笈，有秘笈無碧鳳。世人愚者愚，碧鳳秘笈全是空。』」

岳雲龍突然呵呵的一陣撼震蒼穹的長笑——

笑聲充滿的悲愴、悽涼。

倏地笑聲頓歛，他瘋狂似的大叫道：「空！空！空爲着碧鳳秘笈，身敗名裂，拋頭顱，洒熱血，得到的完全是一場空，『世人愚者愚』，這句是多麼嘲弄世人的愚笨，其意不也就是說：我即是愚人，別人却比我更愚嗎？啊！是夢、是幻，完全是一場空，人生本來就是一場空……」

岳雲龍大聲呼嚷，右手由懷中拿出那半面的精緻小旗，脫手擲下懸崖底，他仰首一陣呵呵長笑。

岳雲龍現在內心傷痛不已，再一讀到碧鳳旗上的字意雖然悟出字意，有帶着愚弄的意味，但他那裏知道碧鳳旗上的字，字中有字，意中有意。

唉！他已把這半面碧鳳寶旗丟下崖底，完全符合了那位蓋世奇人所說：世人愚者愚，碧鳳秘笈完全是空。

啊！眞的完全是一場空呀！

若是岳雲龍不被創傷的心情，擾亂了腦海，他定能悟出碧鳳寶旗上的字句，更含有極深刻的語意，而成爲一個長生不老，超世蓋代的奇人。

碧鳳寶旗，在這一代的得主，完全已是撲了一場空，但以後得主是誰，能不能得其眞實，冥冥之中，上蒼自有安排。

蒼髮神君雙手抱看諸葛妙機的屍體，滿臉悽蒼之色，緩步走到岳雲龍的身後，悽聲問道：「龍兒，凌秀風是否已經作古了。」

岳雲龍悽涼的浩嘆一聲，點一點頭，並沒作答。

蒼髮神君一眼掃到地面上的血書，也不禁滴下熱淚，默默哀誌着這位悽絕的凌秀風慘酷身死。

蒼髮神君哀慟有頃，才說道：「龍兒，此處是你諸葛伯伯斷魂所在地，我們兄弟雖然不能同日死，但也要同地死，同一穴……」

岳雲龍轉過身來，悽聲說道：「呼延伯伯，你是不是要永陪諸葛伯伯屍體於此地？」

蒼髮神君呼延慶，微然點頭，道：「龍兒，伯伯一顆心，在今天已完全破碎了，我早已厭倦江湖，早先和你諸葛伯伯隱居深山，尋求那顆『毒龍火丹』，只不過是爲要洗雪你父之恥辱，但現在天鵬兄已有你這麼一位後人，報仇有人……」

岳雲龍已知他話意，截斷他下面的語音，道：「呼延伯伯，龍兒也有許多未了之事，要待去做，仇人我定會很快使他們有所報應，請你勿慮。」

蒼髮神君呼延慶眸中射出一股極爲慈祥，關切的柔光，凝視着岳雲龍，充滿悽涼的語音道：「龍兒，你諸葛伯伯臨死之語，你已經答應了他，你要切記之，但願老夫在此洞中的殘餘歲月還能夠看到你，更希望見到我的媳婦、孫子。龍兒，切勿給我失望。」

岳雲龍聽到蒼髮神君每一句話，有如一支銳利的劍，戳刺進他的心，他星目暴出一股極愧疚，慘痛之光，默默凝視着蒼髮神君。

岳雲龍發覺這位伯伯，在這短短的時間裏，由一位容光煥發的中年人，變爲一個老態龍鍾的古稀老者，滿頭發白的蒼髮，條條的皺紋……

岳雲龍心中不禁一陣傷痛，熱淚已像雨點般，撲落地面。

蒼髮神君臉上肌肉，也一陣抽搐，老淚縱橫，嘴角掀動，欲言又止。

岳雲龍突然嗚咽着道：「呼延伯伯，龍兒在元月一日，華山絕頂神瀑血戰之後，定要來此地見你最後一面。」

蒼髮神君內心失望的悽嘆一聲，但他暗自忖道：「啊！他的心意，眞的如此堅決嗎？只要他臨死前，能再來見我一面，定有方法使他改變此意。」

蒼髮神君腦際思索着，當下說道：「

龍兒，你眞的無論如何，絕對要來見我一面？」

岳雲龍心痛已極，微然點頭，道：「呼延伯伯，龍兒呆此愈久，內心創傷愈重，只好就此別了。」

語音甫歇，岳雲龍轉過身子，疾速絕倫地飛撲出去。

蒼髮神君滿臉悽楚，雙手緊抱看諸葛妙機，那慘厲的屍體，順看臉上皺紋流落地上，凝立原地，眼睛一瞬不瞬地注視着岳雲龍背影，直到消逝了之後。

唉！塵事有若雲烟，瞬息萬變，詭譎難測，難道他還眞能夠相見嗎？

岳雲龍展開疾速身法，左轉右騰，曼妙已極的在一條奇險徑道上奔馳，眨眼間，人已鑽出入口的岩縫。

他長長的呼了口氣，回頭望着這座高聳入雲的削壁，禁不住的內心的創痛，星目又滴落幾滴晶瑩的珠淚。

他漫步向崖下走着，腦際萬千思潮，有若大海中層層的波濤，洶湧澎湃，無盡無止，而他的心，更加傷痛。

約過了一盞茶工夫，岳雲龍已走下這座斷崖。驀地——

一聲極爲響亮的佛號，驚醒了岳雲龍極度悲痛的心緒，佛號過後，緊隨着一聲沉重的語音，說道：「岳檀越，久違了，老衲玄清及本派掌門，在此恭候尊駕多時了。」

岳雲龍聞聲，星目暴出一股駭人寒光，疾速瞥掃過去。

只見離自己三丈外，已凝立着一位身披黃色袈裟的老僧，正合掌當胸，與自己作禮，此人正是少林碩果僅存的三老之一玄清僧人。

玄清右側凝立着一位寶相莊嚴，紅光滿面的胖大和尚，身着灰色袈裟，雙手却懷抱着一隻綠玉佛杖。他們身後並排站着四個小沙彌。

岳雲龍看得心中不禁一震，暗忖道：「此人大概就是少林當今掌門——慧空禪師了，他懷中所抱的那根綠玉佛杖，不就是少林開山之寶嗎？聽說少林派如沒有重大事故，絕不請出那隻綠玉佛杖，照這樣看來，今天少林派已來了不少人。」

岳雲龍疾速一打量，思忖後，臉色倏寒，冷冷的語音，道：「玄清大師，你們今天大概來了不少人？爲何不一一請出相見。」

那邊少林掌門慧空禪師，目見岳雲龍這股冷傲氣息，臉上立泛起一絲怒色，但他是一派掌門之尊，爲保持風度，只有默默不語。

玄清大師，看到岳雲龍那雙極爲銳利的眼神，心中不禁一驚，暗忖道：「此人武功大概又進展許多了。」

於是，他雙掌合什，道：「岳檀越的眼光確是銳利，本派已來了一大羅漢陣的人數，現在正於前面空地，恭候大駕。」

岳雲龍聽得心中驚駭不已，少林派自開山以來，極難有幾次調動過那大羅漢陣圍剿敵手，今天，他們爲着自己一人，竟而勞師動衆，可見他們已存心要制服自己，既然這樣，我索性就闖一闖亘古以來，鮮有人能闖過的大羅漢陣，是具有何種威勢。

岳雲龍腦裏疾速一陣盤旋，下了決定後，呵呵一陣仰首狂笑，道：「岳某，何德何能，却引起武林九大門派之一的少林派，勞師動衆……

「哈哈！那麼岳某就見識見識，傳誦武林已久的羅漢奇陣，縱然是喪命陣中，也是值得的，哈哈！」

岳雲龍這一番話，連嘲帶諷，刁損已極。

少林掌門慧空禪師，怒哼了一聲，又念了一聲震耳的佛號，道：「岳檀越，說話也要稍爲收歛些，大羅漢奇門陣，自古以來，只不過有二人闖過，若是你能闖過的話，本派門下弟子，以後絕不會向你尋仇，甚至還可聽你差遣。」

岳雲龍笑說道：「好極！好極！岳某確有件事，要拜託你們奔勞一下，這樣最好不過的了。」

玄清僧人聞言，心中不禁一震，暗忖道：「難道這廝，眞是蓋世奇人——青霜老人，天宏禪師的化身嗎？」

玄清僧人口中喧了一聲：「阿彌陀佛」，沉聲道：「岳檀越，我們今天之來，是立意點化施主，並非記恨昔日恩仇，請你再作三思，放下屠刀立地成佛。」

岳雲龍冷笑一聲，道：「大師你話錯了，放下屠刀，立地就可成佛，你們何必身在空門？請問人生在世，是必須身入空門，才能成其正果？」

玄清大師與慧空禪師，這兩位得道高僧，佛理極深，但一聽岳雲龍辯語及問話，實使他們驚駭異常。

玄清僧人又喧了一聲佛號，道：「岳檀越，佛門自古以來便是養眞修性，洗脫罪惡之地，施主之所問答，可見你定非凡人，趕緊皈依佛門，以期成正果。」

岳雲龍冷然說道：「歸佛，成正果，此都是無一定之路，亦無一定之理，人各有志，事在人爲，但得於人無害，於理無虧，誅惡亦爲念善，又何患其不成正果？

「至於成仙成佛，仍是無關係之談，須知我即是佛，佛即是我，空即是色，色即是空，有我無佛，有佛無我，只要滲透禪機，便成仙成佛。

「佛是普救衆生的，如果不入佛門之人，在塵世上能爲大家做點有益的事，那不是與佛的普救衆生無異了。

「如果我們事事以自己的利益爲先，就不會有佛之心，如果是這樣，縱然是身入佛門，又於事何補。」

玄清僧人與慧空禪師，聽了岳雲龍這番隱含禪機，玄奧絕倫的眞理，內心各暗自佩服，此人的是一位蓋世罕逢的奇才。

玄清僧人雙掌合什，沉聲道：「岳檀越有如此深高見識，已離我佛不遠，如施主能夠捨去私人恩怨，止殺，亦即離正果匪遙。」

岳雲龍輕聲一笑，道：「岳某乃是闍羅之神，降臨人間，是要使那些卑賤邪惡之徒，得到一個惡果報應，難道大師們認爲這不是行善，造福蒼生。」

慧空禪師至此，已對岳雲龍另有一種觀感，口中立喧了一聲：「阿彌陀佛」，臉容莊嚴，語道：「施主，殺人乃是一己之見，私人間的恩仇，那見得是爲伸張正義……」

岳雲龍星目射出一股駭人的寒煞，由鼻孔發出一聲輕蔑不屑的冷哼，截斷慧空禪師下面的語音，冷然的道：「慧空禪師，你乃是中原武林最大門派——少林的領袖，定然慧眼照人，視清善惡，但你却是慧眼無珠，縱容惡者，猖狂跋扈，爲害武林……」

岳雲龍這種當面指責，實有損對方掌門尊顏，慧空禪師臉泛怒意，沉聲喝道：「施主住口，你這種含血噴人，有何眞理證據？」

岳雲龍又是一聲冷入骨髓的寒笑，道：「大師，岳雲龍難道沒有證據嗎？只是說出來太失你體面了，少林派自古以來，便教規森嚴，大師一手造成之罪過，難免也要遭受良心的指責。」

慧空禪師着實被岳雲龍這番言語，激得盛怒異常，喝道：「施主你有何證據，趕快說出，老衲若有對不起祖師之處，自應當視罪輕重懲罰，若施主謊言謬論，你亦應當負此責任。」

岳雲龍傲聲一陣冷笑，臉色冰寒，澀聲道：「大師岳某問你？你有位俗家關門弟子，名聞江湖的武林雙英之一——金環劍楊元秀否？」

慧空禪師一聽對方說出自己弟子金環劍楊元秀，臉色不禁驟變，原來關於楊元秀之惡跡，武林中人早已傳聞，慧空禪師當然也有風聲傳入。

岳雲龍見他色變，冷笑了一聲，又道：「大師，你知道自己弟子，背師學藝的事情否？而他和一些敗類，魑魅魍魎之輩，狼狽爲奸，你又知道嗎？金環劍楊元秀泯盡天良，無情無義，殘害自己共患難兄弟，武林雙英之一的追魂八絕掌凌秀風之事，你又知道嗎？」

岳雲龍思及凌秀風之慘死，此刻心情激動異常，他之問話，聲色俱厲，暴怒異常。

慧空禪師此刻臉色變爲鐵青，全身也氣得有些微顫抖着。

岳雲龍由鼻孔中發出一聲輕蔑，不屑的哼聲，道：「哼！我想你們這些名門正派，公正無私的俠士，定然不知道這些事實……。」

慧空禪師怒吼了一聲，喝道：「岳檀越住嘴，本門弟子，觸犯門規，自有規誡，嚴厲處置。」

岳雲龍冷笑一聲，道：「太遲了，已經太遲了，和他有極深血仇之人，早已把他處死了。」

慧空禪師厲喝一聲，道：「岳檀越，是誰擅自處死本派弟子？」

岳雲龍淡淡一笑，道：「大師，你們要替劣徒復仇嗎？哈哈！只要你們有能力，定也能如願。」

慧空禪師厲喝道：「岳檀越是你……你……」

他心情激動，暴怒，語音爲之頓塞，左掌一揮，呼的一股極爲强猛的勁風，直向岳雲龍盤捲過去。

玄清僧人臉色凝重異常，他生怕掌門人這掌觸怒了這個魔星，一有不測，關係着整個少林聲威，所以，他一見慧空揮擊一掌，袍袖猛地微拂，發出一股綿柔勁氣消逝了慧空擊向岳雲龍的那股掌風，多虧玄清見機得早，不然，慧空可有苦受了，他掌風擊出的當兒，岳雲龍早把「玄天冰魂」眞氣，提凝至極限，準備以極爲凌厲霸道的反彈之震力反擊。

玄清僧人袍袖拂出阻止，之後，急忙說道：「請掌門人暫息怒，等下自有羅漢陣制伏他。」

岳雲龍冷笑一聲，道：「時候不早了，岳某也急要見識見識，這聞名於世的奇學，有何過人之處。」

玄清僧人聞言，心情更加凝重，低喧了一聲佛號，道：「岳檀越，你如這樣執迷不悟，後悔就來不及了。」

岳雲龍冷然道：「廢話少說，岳某已等得不耐煩了。」

玄清僧人說道：「好！施主就隨我們來！」

語畢，玄清、慧空帶着四個小沙彌，直向一處谷道走去，岳雲龍隨後跟着。

片刻功夫，岳雲龍已進入一處小谷平地，谷中早已凝立着一百零八個羅漢，狀如泥塑，氣氛肅穆森嚴。

岳雲龍星目射出一股湛寒眸焰，冷冷道：「大師等這種佈置，大概是早已存心處死在下，然否？」

玄清僧人喧了一聲「阿彌陀佛」，沉聲道：「岳檀越擾亂整個武林，我們爲着天下江湖武林興衰存亡，只得傾力以赴，維護武林安定，拯救天下蒼生。」

岳雲龍臉色冰寒如霜，冷然問道：「大師，你們剛才已經說過，只要在下能闖過羅漢陣，則答應替我做一件事，此諾言是否履行？」

慧空禪師怒聲道：「武林中人，最重信義，一諾九鼎，那有言而無信之理，哼：你一入羅漢陣，恐怕永遠也再不能出來了。」

岳雲龍冷笑一聲，道：「好極！好極！那麼岳某即時就破陣給你們看！」

玄清僧人驀然心中一動，沉聲道：「岳檀越，請視蒼天好生之德！」

岳雲龍那不知他的語意，一聲冷入骨髓的寒笑，道：「大師，儘請放心，岳某絕對不殺無仇無怨之人，青霜短劍，絕對不用，只靠一雙肉掌破陣。」

原來玄清僧人心中突然一動，一股不祥之兆襲上心頭，好像岳雲龍已破此陣，一百零八個少林弟子，全部斷頭殘肢，倒臥血泊之中。

所以，他疾速以話扣住岳雲龍，以免慘事發生。

玄清僧人雙掌合什爲禮，道：「施主若眞有此心，但願我佛佑你。」

驀地——

岳雲龍一聲奪人魂魄的厲嘯起處，身形猝然急起，彷若巨鳥翔空，臨空盤旋，又似龍飛九天，輕盈曼妙至極的投入羅漢陣中。

他氣態從容，凝神靜氣，佇立當中，星目中暴出一股懾人心魂的眸焰，疾速打量着陣式。

這羅漢陣，共由一百零八個和尚組成，陣式分作十二撥，每撥九人。

這些和尚，現在全部面容嚴肅，單掌當胸。

他們一排排縱橫而立，整齊之中，又

覺得十分從容。

岳雲龍心內突然生出一種異樣之感，忖道：「這羅漢陣果然名不虛傳，以正氣勢，便可使人心生出凜寒之念，此陣暗蘊着一種極强，極韌之力，犯者必死！我想天下任何高人，站在此陣之前，心理上先得輸了一着……」

這時衆僧鴉雀無聲，似有所待，而不立刻出手攻他。

岳雲龍在這刹那間的空隙中，又忖思道：「昔年青霜老人與天宏禪師，能夠破解此羅漢陣，那麼我就無法破此陣嗎？」

他正困惑地沉思不休，倏地，一聲充滿無窮威力的長嘯，劃破蒼空——

接着——猛然，一聲禪唱，響澈雲霄。這一聲禪唱之後，緊跟着小谷中衆僧，同聲誦了一聲佛號，滿谷中勁風排空激蕩，僧衣亂飄。

岳雲龍但覺眼前一花，跟着全身都感到：受着無數股，無法形容的潛力壓迫，呼吸迫促，頭暈目眩。

宛如驀地全身投入極大極急的漩渦中，身不由己地旋轉着，要沉沒下去。

如是局外觀戰之人，則一點也瞧不出這種羅漢陣有點異狀，僅僅瞧見那些和尚齊齊揮動寬大衣袖而已，岳雲龍是局中之人，才感受有如天旋地轉一般。

少林派今天出動少林精華，羅漢奇門陣一百零八個和尚，是準備擧手擒拿岳雲龍，他們選擇這谷地，作爲施展羅漢陣之處，乃是有計謀的。

這道平谷地方，說大不大，說小不小，恰好能夠容納一百零八個和尚，居然也不顯得擁擠。

可是，若要多站一個人，却又似乎沒有地方容納。

岳雲龍站在羅漢陣正中心，也是這道谷地的正中央，正是這種情形。

在那麼多的和尚中，僅僅多他一個人，便似乎十分多餘累贅，有如眼中刺，非拔不可。

岳雲龍早已把潛伏體內的「玄天冰魂」眞氣，佈滿萬千毛孔，綿綿泛透而出，形成一堵凌寒氣牆，這時被四面八方的潛力一迫上身，却自然地生出一種抗拒之力，把襲來的潛力完全地卸掉。

周遭空間，被這種相擊的勁氣，蕩起迴旋，四周壓力頓增。

那一百零八個和尚，又齊齊誦了一聲佛號，響澈雲霄。

岳雲龍心中一懍，暗忖道：「這個羅漢陣，眞個要發動攻勢了。」

驀地——！他腦際靈機一動，身軀倏然飄閃幾步，擧掌作勢，像是要攻擊迎面離他一丈開外的那一撥和尚。

岳雲龍的動作快得異乎平常，衆和尚剛剛瞧清楚他跨前幾步，岳雲龍猛地又以眩人眼目的速度，怪忽已極的退回原位。

果然，這時身後突然一股巨大潛力，疾湧而至。

岳雲龍疾速一旋身，雙掌平推而出，二股宛如驚濤拍岸，巨浪崩天般的掌風，盤捲向那股潛力。

他眼光觸處，不覺微驚，原來後面那撥九個和尚，倏然成一條彎曲龍蛇，每人雙掌互按在前面和尚的肩後，只有最前面一個和尚，雙掌平推，那股極大的潛力眞氣，便是由最前面那和尚掌緣，逼迫出來的。

岳雲龍早就有打算，後面那撥和尚會攻來，於是，他轉身冷不防盡運全身功力，把這一撥擊退，並且打算以着絕快速度，搶得主動之勢，繼續逐個擊破。

說時遲，那時快——

岳雲龍雙掌推出之力，已與對方的那一撥和尚，九人形成的一股力量撞上。

岳雲龍就在這刹那，清嘯一聲，另外抽出一掌，曼妙絕倫的往右側擊去，緊跟着左肘一沉，往身後猛撞過去。他掌勢肘撞，完全是種虛張聲勢，爲視清陣中變化的奧妙，然而，這時岳雲龍的功力不比等閒，擧手投足，都是生死幻滅之道，隱含無比潛力。

就在岳雲龍鐵掌平肘之動作間，數股剛猛無儔的潛力，已然疾撞出去。

但是，這時四週圍站立的和尚，剛好都揮掌揚袖，九個人合成一股眞氣，又已自四面八方，齊齊攻到，和他的內家眞氣一接觸，激蕩起四溢的銳嘯旋風，全部潛氣，已互相抵消得無影無踪。

人影驟閃間，這幾撥和尚，在眩人眼目的快速下，已經全部更換了位置，又齊齊揮掌揚袖。

他們有時成長龍陣，有時一撥九人同時揮掌揚袖連擊，變化奇詭絕奧，生含魚龍變化之妙，端的使人鬼神莫測。

岳雲龍又感覺到，他們九人合成的潛力，强勁威猛，就好像自己人，在同一刹那，迎向九人的力量。這種陣法，的是天下最詭奇，最奧妙，最凌厲的陣法。

倏地——一道靈光疾速掠起岳雲龍腦際，他電光火石般忖道：「不好！自己老是被逼在中心，和他們鬥力，縱是有蓋世之勇，也將落個筋疲力盡，而束手被擒，因對方是交替更換，戰至四天三夜，也不會感到疲乏，現在倒不如硬衝過去，即使羅漢陣奧妙無窮，困住自己或是五步濺血，也死得壯烈些，若老是困守這裏，也不能窺得全陣奧秘……」

岳雲龍突然掌拍、肘撞，又發出數股力量，抵消四面八方襲來的勁氣，假借稍歇攻勢的空際，猛往空中一竄。

這一縱，足有五六丈高，其實，若是岳雲龍要施出蓋世的輕功——銀河天梯，脫出這二十丈方圓的谷地，簡直是輕而易擧的。

但是，他知道假借輕功脫出羅漢陣，並非眞實功夫，昔年青霜老人與天宏禪師，脫出羅漢陣重圍，也都是由地面上脫出的。

冷傲、倔强的岳雲龍，當然他也不願讓別人專美於前。

岳雲龍騰起空中，眼光速督掃着地面，以觀全陣奧妙之處。

但當他眼光四週掃處，立知此陣式，的確蓋世無匹，厲害絕倫。

原來，這時那十二撥和尚都又快又疾地反覆移動，只見衣袂飄飛，人影閃動，却不聞半點步聲，其步法、身法，又都是具有少林最奧妙的「移形換步」身法。

這一百零八個和尚，本是一撥撥縱橫站好，如今移動時，却不是以每一撥單位

而移動，而是個別的交換位置。

這一撥三個去了左邊，却打由右邊來了三個補充，更換的速度奇快，直配搭得天衣無縫。

不僅如此，連行列變化，也是這樣東西亂湊起來，如操練行軍。

是以看去，這谷中的和尚，呈現一片混亂，一團糟，其實却有條不紊。

岳雲龍身在空中，感覺到下面沒有一絲空隙，可容他落足下地。

岳雲龍雙臂猛地一震，又把下落的式子，昇高幾丈，前後移動，但他已計算出不論落向何處，都不容他插足。

說時遲，那服快——

岳雲龍一眼瞥射到一絲空插，整個身軀頭下腳上，如流星飛瀉般，疾速撲襲而下，但是，地下的和尚根本沒有一個抬頭看他，岳雲龍見狀，心中一聲冷笑，腰上一使力，一掌輕擊向一個和尚的光頭。

這一掌要是擊中，那和尚的腦袋非要碎裂開花不可，誰知人家理也不理，照舊走動。

他的掌力到處，驀地由旁邊透出一股極大的吸力，把他的掌力吸到一旁，擊在地面之上，這實是奧妙無比，處處隱含相輔相成之妙。

岳雲龍沒有辦法，只得硬生生的橫劈一股凌寒澈骨的勁飈——

但是，地下的僧衆，人隨勁飈風聲疾走，袍袖依然飄擺不定，若無其事一般，這時，岳雲龍陡感一股奇大吸力，括得自己身形不由自主，直向人堆中跌墜。

這一刹那間，他已感到全身力氣用不上來，心知這正是羅漢陣的無比妙用，百忙中疾換了一口眞氣，上身一挺，身形便硬生生地懸在虛空。

這時他身形離地不過八尺，下面的光頭亂閃，已讓開一丈方圓的空地，岳雲龍驀然縮起雙腿，變成在空中盤膝而坐的姿勢。

驟閃間，岳雲龍已坐在地上——

在此刻，羅漢陣中昇起一聲宏大的佛號——

慧空禪師在陣外有得眞確，長吁一口氣道：「師叔，總算把這厮擒住了……」

一言未畢，只見陣法仍然推動，跟着，忽聽到岳雲龍恍似晴天霹靂的一聲大喝，幾個和尚如蜻蜓般，四處亂飛。

玄清僧人悽涼的長嘆一聲，微微顫慄的語音，道：「掌門人，難道我們少林派的威名，就在他手下冰消瓦解嗎？！」

原來岳雲龍在盤坐落地之後，體內的「玄天冰魂」眞氣，已隨着雙掌，迅速絕倫的連環劈出，極爲强猛的霸道眞氣，震得連環攻他的九個和尚，如飛而起，羅漢陣立時被岳雲龍掌勁衝擊之力，弄亂一處環節。

這時岳雲龍只要即時挺身而起，以雄渾奇絕的掌勁開路，雖未必把全陣破去，但却可以借這混亂之際，衝出羅漢陣的圍困，可惜羅漢陣變化却比他快了一步，岳雲龍剛剛挺起身來的時候……

只聽一聲梵唱！聲震蒼穹——全陣由迅速的動勢，波蕩、歸於靜寂……。

那些游走的僧侶，倏然間一齊停下，九個被岳雲龍掌力震飛的和尚的留的空位，立時被後一撥的和尚補上，而那九個被摔出的僧侶，却轉到最外的第十二撥，羅漢陣由混亂、殘缺，重歸完整，都在電光火石的一刹那完成的。

慧空禪師見狀，輕鬆地吁一口氣，說道：「師叔，今天鹿死誰手，大概還難預料。」

玄清僧人深知岳雲龍武功蓋世，所以，他聞言臉色沉重異常，微嘆了一口氣，悽然道：「掌門人，不是老衲長他人志氣，滅自己威風，這厮武功深不可測，剛才，他是不願辣手傷人，所以被逼困陣中這麼久，唉！看他形態，好像已要激起兇性，那麼慘酷之陰影，隨即要發生了。」

岳雲龍驀地站起來，定神望去，只見羣僧彼此把臂相連，結成了一排一排的肉牆。

奇怪的是一個個都把眼睛閉着，臉色十分嚴肅，唇齒啓動，不知在念誦甚麼眞言，聲頗低沉，但另有一種肅殺氣氛。

一種寂靜的神秘，造成了無比的緊張氣氛，岳雲龍很靈敏的感到，這是暴風雨來臨之前，暫時的平靜。

岳雲龍這時身形岳峙，抱元守一，凝神卓立。

可是他腦際疾速忖着，這番如不略施辣手，可能已不行了，啊！對！自己如要破去此陣，只有以聲東擊西，以絕快的速度出擊，專以點穴法制敵。」

（未完・十八）

下期預告

新派風趣小說，清涼有勁。

不逗你笑
不算本事

小草包

王寶寶著